
武侠世界
第36年
20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風水兵法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圍魏救趙」。孫臏原名孫賓，與師弟龐涓師妹張儀同拜於鬼谷子先生門下學藝，三人抱負均各不同。孫臏求學謀略兵法，以戰克戰；龐涓乃欲求爲帥建功立業學問，以便獲得榮華富貴；張儀欲學神算推算之術，拯救世人……蕭玉寒先生筆下的風水兵法故事精采絕倫，龍脈之說有根有據，玄學之論深入淺出，兵法之爭有聲有色，欲知膾炙人口的「圍魏救趙」、「增兵減灶」故事詳情，請閱本故事，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新刊辛棄疾先生撰著的另一部故事「七巧賭坊」。辛棄疾先生的作品向來明快、簡練，令人百讀不厭，頗受廣大讀友歡迎，請繼續捧場。

麥長庚先生撰著短篇「美人如玉鞭如虹」故事短小精幹，一併獻上供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城市戰爭」，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0期
(總號18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圍魏救趙

風水兵法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拜師學藝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盤古開天闢地，女媧補天，共工怒撞不周山，伏羲攀天梯妙演八卦，神農鞭藥嚐百草，大禹治水，黃帝屢敗屢戰勝蚩尤，渭水之濱夏朝鼎立，夏滅商興乾坤幻變，姜子牙八卦玄機輔周一統天下。

周家八百年，合久必分，春秋列國，戰國風雲。齊、楚、趙、魏、燕、韓、秦，七國爭雄，諸子百家，共競風華，醫、卜、星、相、巫、合縱、連橫、兵法家。晉分三雄魏、趙、韓，魏欲圖霸中原，招賢納士，四出爭鋒，併吞衛、宋，欲滅趙、韓，唇亡齒寒，齊爲自保，必救趙國，於是魏、趙、齊三國爭鋒，震驚天下的中國兵法大戰傳奇故事發生了。

＊　＊　＊

利祿薰心

風雲幻變，烽火彌漫，時正夏末秋初，在周國故都陽城（即今河南登封縣告成鎮）北面的三條山路，此刻正有三位少男少女，向一座聳入雲天的山峯奮勇攀登。

三條山路均極險極陡，分從東、南、西三面蜿蜒曲折向上，滙合於峻極插於天的峯巔。

三位少男少女，均年約十五、六歲，卻毫不畏懼，為達某種目標，拚力向山巔攀爬而上，東面山路，是一位樣貌奇特，濃眉大眼的少年人，他攀爬累了，便大口的喘氣，並不掩飾自己的疲困，但卻絕不停步，依然咬牙奮勇攀爬。

西面山路的少年，長得十分英俊，一表人物，他攀爬累了，並不肯顯露出來，閉緊嘴唇，決不喘氣，寧願停了下來，歇息一會，再向上攀登。

南面山路的少女，體態輕盈、嬌美如花，她的內力似勝於兩位少年，加上她身輕如燕，因此攀爬山路，並不感艱辛，反而一路向上，一路格格嬌笑，似乎攀登險峯是一種無尚的樂趣。

終於，三人不約而同，一齊攀上山巔，又不約而同的異口同聲叫道：「咦！此處風光無限好，為甚偏沒有傳聞中的恐怖鬼谷？」

三人這一聲大叫，不由便各自吸引了對方的注意，於是三人各自向對方奔來，終於會聚於峯巔的正中央了。三人各向對方凝注一眼，忍不住便不約而同的發問了。

南面山路的少女尖脆的笑道：「喂！你等也欲尋那『鬼谷』麼？」

東面山路樣貌奇特的少年奇道：「你二人知道『鬼谷』在何處嗎？」

西面山路英俊的少年卻狐疑的眼珠一轉，疑惑的道：「咦？你們尋那『鬼谷』做什麼？」

三人這般一問，雖然各懷心事，但目的顯然一般無異，均是欲尋那「鬼谷」而來了。

那少女先就格格的笑道：「我等原來不約而同，皆欲尋鬼谷而來，那就多此一問，誰也不必回答啦！」少女一頓，卻又比兩位少年爽快的道：「我叫張儀，來自趙國，你二人呢？為甚來尋這鬼谷呢？」

東面那少年尚未答話，西面那少年卻搶先的狐疑道：「咦？你問這幹麼？我為甚要告訴你？」

少女——張儀笑道：「我張儀尋那鬼谷，是想學那先知神算之術，以便預先獲悉我的運命如何，這有什麼神秘不可告人呢？彼此若坦誠公佈，便可結個伴兒，同去尋那鬼谷啊！」

東面那少年一聽，便亦爽快的大聲道：「我來自齊國，姓孫名賓（孫臏），尋鬼谷欲學那謀略兵法。」

張儀俏目一轉，盯着西面少年道：「你呢？你不是有甚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西面少年此時才無奈的咯咯一笑道：「說便說啦，有甚不可告人？我叫龐涓，來自魏國，所以要尋這鬼谷，乃欲求那為師，建功立業，以便榮華富貴之學問，嘿，我有信心，我的目的必可達到。」

三位少男少女互通姓氏，互訴來意，彼此的距離一下子便拉近了。原來東面山路上來的少年叫孫賓，西面山路上來的少年叫龐涓。三人之所以攀此險峯，均是欲尋一處叫「鬼谷」的地方，以便求索那驚世的絕學。但可惜三人只知尋到鬼谷，便可以求到驚世學問，亦只知鬼谷在這名為「嶽山」的峯上，到底位於峯上何處，卻誰也不知，一片迷茫。



當下張儀想了想，便決然的道：「不怕！這峯上雖然廣闊，只怕有大小奇峯七十二座，怪洞奇谷無數，但只要我等每日尋一座山峯，鍥而不捨，七十二天後，便必可尋着那鬼谷了。」

東面山路上來的齊國少年孫賓，毫不猶豫的點點頭道：「不錯！只要鍥而不捨，便任何追求均可達到。」

西面山路上來的少年龐涓卻皺眉道：「不好，我並不知嶽山如此險峻詭幻，那鬼谷如此難尋，因此僅帶了十二天的乾糧，若須尋上七十二日，我只怕早就變作餓鬼，也不必去尋那鬼谷了，不如早還家吧！」

張儀微哼一聲道：「天地生人，天地養人，我等有手有腳，怎會變成餓鬼？似你這般畏難，還求甚令你榮華富貴的學問？不如早還家吧！」

龐涓一聽，臉色便一變，正欲

發作。孫賓卻寬容的笑道：「龐兄弟放心，我帶了三十天的乾糧，只須省吃點，大約也足以支撐我等三人的食糧了，若再不夠，也可以打獵摘野果，我保你決不會變餓鬼便了。」龐涓一聽，這才轉憂爲喜，不再與張儀鬥嘴。

三人於是在嶽山峯(即今嵩山)上，周遭亂闖，在三數日間，竟已搜遍了太陽、少陽、明月、玉柱、鳳凰、玉鏡、獅子、鷄鳴、松濤、石幔、羅漢、白鹿等諸峯洞，卻沒發現那「鬼谷」的絲毫影踪。

到第七天的黃昏時分，三人鑽出一座山洞，抬頭一看，只見夕陽斜斜的射着一座山峯，山峯形如一尾天龍，盤卧於天地之中，遍體七彩斑斕，頭角崢嶸，威猛懾人，雄偉之極。

張儀一見，便格格笑道：「好啊！若非夕陽西射，便幾乎走漏了一處奇山妙峯啦！走啊，趁天未黑，再闖一闖這『卧龍峯』！」

張儀說罷，即毫不猶豫，領先向那夕陽下七彩斑斕的卧龍峯奔去，她雖然是女孩兒家，但她的內力似猶勝孫、龐二位男孩子。孫賓和龐涓眼見張儀已搶先的向卧龍峯奔去，也不好怠慢，忍住渾身的疲困，咬牙在張儀後面追趕。

好一會，三人才攀上卧龍峯巔，幸而夕陽尚存最後餘暉，天色未黑，可以瞧清周遭的物事。龐涓不由暗地鬆了口氣，心道：若漆黑難辨，如此險峯，必潛伏毒蛇猛獸，走避不及，那就險之極了！

龐涓心念未了，張儀眼尖，忽地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有巨蟒向這面移動呢！」龐涓一聽，不由大吃一驚，他也不待瞧清，便本能的一步跳到張儀、孫賓的後面去了。但孫賓卻一躍而上，擋在張儀的前面，急道：「張儀妹妹，快！你先爬上巨石上面去吧！」張儀見孫賓自身難保，內力不如自己，竟自告奮勇，替自己擋險，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那你呢？孫賓哥哥，你以爲你自己可以逃得脫麼？」

孫賓緊張的注視前面的草叢，額上冒出冷汗，但仍然强自鎮靜的道：「不怕，我可以瞧清巨蟒的來勢去向，再跑不遲！聽說大蟒蛇窮追不捨，因此勢必要有人留在此地不動，令大蟒蛇有所避忌！你快與龐涓兄弟上巨石上面去吧！」

張儀尚未有所反應，龐涓卻已不管這許多，呼地便竄上身後十數丈遠處的巨石上面去了。張儀卻不肯溜逃，她定睛向前面的草叢看了看，忽地格格笑道：「不錯，不錯，那巨蟒果然不動了，牠果然是欺善怕惡呢！」

張儀話音未落，草叢中忽地捲起一陣狂風，風吹草低，現出一條巨大的蟒蛇，身粗如桶，綠眼如燈火閃爍，竟已在二人身前不到五丈的距離了。

巨石上的龐涓不由僥倖的暗歎口氣，忍不住跌足叫道：「哎，你二人想必是嫌命長了，如此巨蟒，偏逞甚英雄好漢，向牠示强，這豈非送羊入蟒口麼？」

孫賓和張儀此時緊盯着草叢中伏着的巨蟒，也無暇理會龐涓的大呼小叫。略一會，張儀忽然又格格笑道：「孫賓哥哥，這大蟒似乎並無惡意呢！」

孫賓道：「爲什麼？」

張儀道：「不是麼，你看這大蟒目灼灼的盯着我等，分明已發現我等的所在了，牠若是餓急覓食，豈會伏着不動？還不一撲上前，把我等吞入腹中麼？由此足證牠並非把我等作食物啊！」

孫賓想了想，點點頭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但牠不當我等作食物，卻爲甚向我等竄來呢？」

張儀不答，似在思索。

就在此時，草叢中的巨蟒，腰尾盤起，頭部高昂，越過三尺高的野草，探出頭來，綠眼珠一閃一閃，盯着前面的孫賓，頭兒卻忽然連點三點。

孫賓一見，也忽地醒悟，向張儀道：「不錯！不錯！牠似乎眞的並無惡意呢！但牠連點三下頭兒，是甚意思？」

張儀格格笑道：「牠欲向我等示意，傳達某種意思呢！可惜一時卻難猜透其中的含意。」

此時那巨蟒卻忽然向上直竄而起，猶如一支巨大的穿雲箭，直插虛空，騰升數十丈，才又呼地降落下來，身子緩緩向山峯的背面游移，牠的尾巴卻向孫賓這面連連擺動，如向他招呼召喚似的。

張儀一見，豁然而悟，不由驚喜的叫道：「啊！我明白了，牠原來是有意帶引我等到某處地方呢！孫賓哥哥，你敢跟隨牠去麼？」

孫賓毫不猶豫道：「去就去，爲甚不敢？不過還是我在前面，你跟着我後面好了。」

那面的龐涓一聽，卻吃驚的叫道：「不得了，你等跟這巨蟒去，萬一牠引領你等入牠的老巢蛇穴，我等三人合做一塊，只怕還不夠牠飽腹也。」

張儀哼了一聲，似瞧不起龐涓的膽怯，也不理他，向孫賓道：「好啊！那走啊！」說時，她已向前奔去，越過孫賓，緊隨那巨蟒，亦步亦趨，毫不畏懼。

孫賓見狀，連忙急跑幾丈路，搶過張儀的前面，領先而行。後面巨石上的龐涓呆了呆，眼見前面一蟒二人，亦步亦趨，竟也相安無恙，他心道：莫非這巨蟒眞的通靈，此行有甚妙處麼？這般轉念，龐涓便呆不住了，再說若剩下他孤身一人，他也並無此膽量。他溜下巨石，悄悄的尾隨，但也決不走近，保持十數丈的距離，以便遇有兇險，便搶先溜逃。

巨蟒在山峯平台上爬了一段，忽地便蜿蜒向下游去。孫賓等三人一直緊隨，向峯下走去，漸而天色便暗黑下來，一會後，更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走在前面的孫賓，根本瞧不清蟒蛇的影子，只是仔細聽着前面的沙沙蠕動聲，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龐涓在後面越走越心慌，他暗地跌足恨道他二人不知死活，倒還罷了，偏連我也拖下水，做了他二人的陪死鬼了。他有心欲溜逃，但四周漆黑一團，也不知那巨蟒什麼時候餓急了，亂竄一氣，自己反倒先被牠裹腹，因此又不敢私自走開，只好在後面恨恨不已。

龐涓但感一路向下，漸而已身陷一道絕谷中了。

只見兩面是一排陡峭的石壁，也不知有多高，絕谷距山巔有多深遠。就在此時，前面的孫賓忽然停了下來，不再向前走動。又聽他後面的張儀悄聲道：「孫賓哥哥，爲甚不走？」

孫賓道：「前面漆黑一團，連巨蟒的蠕動聲也聽不到了，我想，巨蟒欲帶引我等的目的地，大概已在眼前不遠了。」

「嘿！娃兒，你好有自信心啊！危機兇險四伏之地，竟仍可如此從容鎮靜。」就在此時，一聲蒼勁的聲音呼嘯而至，似近猶遠，似遠卻近，也不知發聲之人身在何處，也不知發聲的是人是鬼、是仙是神？

孫賓也不管是誰發聲，不由便應聲道：「小子不能不鎮靜，也不敢不鎮靜啊！」

蒼勁的聲音道：「爲什麼？」

孫賓道：「此地已身入絕谷之地，漆黑一團，暗處更有巨蟒隱伏，若有兇險，也根本無路可逃，情勢如此，不如靜觀其變，以靜制動了。」

孫賓這般回應，那蒼勁的聲音不由沉默了一會，忽然又呵呵一笑道：「很好！好一個靜觀其變，以靜制動，小子你倒有謀略應變的天份啊！但還有什麼原因尚未坦白說出？」蒼勁聲忽然又加了一句。

孫賓不由一怔道：「什麼？我尚有什麼未坦白道出啊？」

蒼勁的聲音大笑道：「爲甚沒有？與你同來此地的絕非僅你一人，尚有一男一女兩娃娃兒，爲甚他二人閃縮不定，偏你如此從容鎮靜？」

這蒼勁聲龐涓在暗處分明已聽得一清二楚，但他依然悶聲不响，尚未判定吉兇的場合，他是決不會爭先的。

但張儀卻不待孫賓替她回話，已忍不住搶先笑道：「喂！誰說我女娃兒閃縮不前？我女娃兒怕甚麼了，不是已來到此地了。倒是你發話之人藏頭露尾，又不肯體諒人家大男娃兒的心性，偏苦苦追問不息，教人家面紅耳熱、不知如何回答了。」

蒼勁聲奇道：「吾早知你這女娃兒膽大包天，猶勝同來的兩位男子漢娃娃了，但你又怎知那大男娃兒會面紅耳熱？」

張儀笑道：「不是麼？男孩子保護女娃子，那是男子漢的本性，他爲了我女娃兒的安全，不得不沿途搶先，力作鎮靜，但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你故意追問不止，豈非不知好歹、强人所難嗎？他啊，被你苦苦相迫，怎不面紅耳熱？」

蒼勁的聲音略一頓，忽地轟然大笑道：「好！很好！你這女娃娃兒，原來甚有測算忖度的靈性啊，唔，同來三人，一有謀略應變的天份，一有測算忖度之靈性，三佔其二，看來值得老夫現身露面了。」

話音未落，孫賓、張儀、龐涓三人眼前，忽地劃過一道强光，山谷之中，隨即一片銀白，四周景物清晰可辨，原來山谷上面，一輪明月，已從烏雲中躍出來了。

只見山谷中林木茂密，花草遍地，溪水流淌，甚爲幽深雅靜，在一道溪水側面，現出一座寬敞的山洞，山洞中石枱石椅等物俱備，在正中的一把石椅上，端坐一位五綹白鬚，頭上稜角崢嶸的老者，正向三人神秘的眨着眼兒。

孫賓、龐涓二人尚感迷惑驚奇，張儀俏目一轉，卻已格格一笑，道：「老人家，你可以告訴我，這兒是什麼地方嗎？」

五綹白鬚、頭角崢嶸的老者道：「我爲甚要告訴你？你又爲甚要問呢？」

張儀詭秘的笑笑道：「只要你肯告訴我，此地是否叫『鬼谷』？我便知老人家你是誰了。」

老者笑道：「噢！你如此厲害嗎？假如我告訴你，這兒便是『鬼谷』，你知我是誰？」

張儀不假思索，便衝口而出道：「老人家你便是傳聞天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鬼谷先生。」

老者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爲甚我便是那『鬼谷先生』？」

張儀朗聲道：「不是麼？世傳鬼谷形如鬼域，異常恐怖，其實不然，鬼谷者，乃指其地幽深神秘、鬼神莫測之地，因此才以『鬼谷』命

名，今晚得見，已足證如此。那老人家既於此地現身露面，與鬼谷同樣幽深神秘、鬼神莫測，那便必定是『鬼谷先生』無疑啦！」

老者一聽，不由又欣然一笑，他點了點頭道：「唔，就算我便是那『鬼谷子』吧，但你亦未必夠條件稱吾作『先生』呢！」

三人一聽，心中均不由突突一跳，已知眼前山洞中的老者，便是傳聞中洞天徹地、鬼神莫測的鬼谷主人——鬼谷子了，龐涓不由連忙悄悄挪上前來，他深知千載艮機便在眼前，他怎會放過了？

龐涓連忙搶着道：「爲甚不可以稱老前輩爲『鬼谷先生』呢？」

山洞中五綹白鬚、頭角崢嶸老者——鬼谷子，瞥了龐涓一眼，卻不回答，目光依然停注在張儀身上，含笑道：「爲什麼？女娃兒，你可代我回答嗎？」

張儀微哼一聲道：「哼！先生乃學生對授業尊師的稱謂，人家尚未肯收你這學生，你又怎有資格稱人先生。」張儀有點討厭龐涓見福即搶，見險即避的小家脾性，說話也就絕不客氣了。

龐涓被張儀狠狠刺了一下，臉色一變，正欲發作，但轉眼又見那「鬼谷子」欣然點頭而笑，知他甚爲欣賞張儀的回話，便不敢反駁，以免惹怒了鬼谷子。龐涓暗地咬了咬牙，把心中的怒火抑制住，若無其事的笑道：「既然如此，那請問老前輩，如何才夠條件呢？」

鬼谷子目注龐涓一眼，神色略爲猶豫，但當他的目光移到張儀、孫賓身上時，卻又欣然一笑。終於，鬼谷呵呵而笑道：「這樣吧，你等三人，誰能把我從洞中弄出洞外，我便准許誰稱我爲『先生』吧！」

孫賓、張儀二人一聽，均默默思索，如何方可把鬼谷子請出洞外，又知決不可硬來，因爲硬來決非拜師之道。

不料龐涓一聽，想也不想，便呼地搶入洞中，繞着鬼谷子團團亂轉，不知他忙着什麼。

鬼谷子微一皺眉道：「你打算幹什麼？」

龐涓哈哈笑道：「我正用火燒你的山洞，還怕你不出洞外麼？」

鬼谷子凝注龐涓，見他一臉得色，不由微微歎口氣，道：「你用火燒我，我自然只好出洞去了。」

龐涓一聽，不由大喜，立刻跪下叩頭道：「先生既已出洞，那便即我有條件稱『先生』，你亦即肯收我爲徒啦，徒弟龐涓，拜見先生！」話音未落，龐涓已向鬼谷子連叩了三個响頭，也不管鬼谷子是否答允。

鬼谷子微歎口氣，也沒任何表示，既沒答應，但也並沒拒絕。他的目光一轉，落在洞外的孫賓、張儀身上，微笑道：「你二人又如何？已想出妙法來了麼？」

孫賓仍在思索，張儀卻有點急了，悄聲對孫賓道：「快啊！龐涓這小子已搶先一步了，你若再猶豫，便失去拜師的機會了。」

孫賓淡然一笑道：「不然，凡事須謀定而後動，强摘的瓜果不甜，硬拔的禾苗不長，怎可亂來？」

張儀道：「既然如此，我可不等你啦！」

張儀說時，已呼地一掠而上，向鬼谷子端坐的山洞奔去，她已有內力根基，因此動作比龐涓更爲快速。

不料她跑得太快，距山洞口三丈時，忽地被山地的石塊絆了一下，身子立刻飛起半空，重重的摔在地上，再也掙扎不起，一動不動，似乎昏迷過去了。

孫賓一見，不由大驚，他正欲奔上前去救護，不料山洞中的鬼谷子比他更快了數倍，只見他身子一晃，便如一縷雲煙似的疾飄而至。他伸手一探張儀的手腕，不由驚奇的輕咦一聲道：「女娃兒，你血脈穩而有力，絕非昏迷不醒之人啊！」

鬼谷子說時，張儀已一躍而起，拍手格格的大笑道：「好啊！如今張儀也夠條件稱你作先生啦！」

鬼谷子微一怔道：「原來你這鬼女娃兒使計，以苦肉之法誘吾出洞，你別太高興，怎知我定肯收你這鬼女娃作學生？」

張儀笑道：「我怎不能高興？先生不是說，只要把你弄出洞來，便夠資格稱你先生麼？如今先生既已出洞，而且是先生心甘情願，女娃兒我決沒半點硬來不敬，先生所規定的條件，不是已達到了麼？」

鬼谷一聽，不由亦欣然一笑道：「唔，你這條苦肉計，使得十分巧妙，你早已窺透吾之心理，必定會出洞救助，才決然施此妙法。雖然稍嫌取巧，但也足證你的靈慧，比有等人火燒吾山洞之法强多了，好，算你通過入吾門下的難關吧！」

鬼谷子話音未落，張儀已格格的笑着跪下叩頭，連呼「學生張儀拜見先生」了。

鬼谷子向張儀輕拂一袖，一股渾厚的柔力，已把張儀升托起來，她簡直連些微抗拒的機會也沒有。她正驚奇於鬼谷子的「神力」，鬼谷子已欣喜的道：「咦！張儀，妳曾練過一種內功心法嗎？」

張儀搖搖頭道：「沒有啊！我也不知什麼叫內功心法呢。」

鬼谷子微一沉吟，即微笑道：「噢！如此妳小時可有甚不尋常的遭遇？」

張儀想了想，這才笑道：「有了，先生，我記得小時自五歲起，便喜歡跑到我祖父的墳墓後面，那兒有一道山溪，溪水自數十丈高飛降而下，我便脫光衣服，浸入山溪游水去啦，哎喲，羞死人，不說啦！」

張儀這般自暴兒時趣事，孫賓、龐涓尚不明所以，但鬼谷子已暗暗點頭，心道原來如此，這女娃兒的祖墳，必定已佔大地龍脈，她長年置身於此龍脈之溪，潛移默化，其血脈已融入地脈龍氣，幾成不壞之身矣！怪道吾之靈蟒，竟可不遠百里，引她抵達此地，一切均由她血脈中的龍氣導引呢！

鬼谷子心中轉念，不由更對張儀另眼相看，知她已甚見根基，不但足夠條件作他的學生，甚至他日更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呢！又喜她心性靈慧而純柔，日後必可把師門之學發揚光大，不由更滿心歡喜，深慶終覓佳徒，此時就算張儀不拜他爲師，鬼谷子也決不答應了。

不過鬼谷子也並沒說破，因爲他深知大地龍脈，貴在潛移默化，若然外力催激，便是「拔苗助長」，不但無益，反而令其夭亡。

鬼谷子欣然一笑道：「噢，原來如此！」他目光一轉，落在孫賓身上，見他仍在沉吟未決，不由微微一笑，也沒發話，身子一晃，又重過洞內去了。

鬼谷子於洞內端坐，這才向孫賓含笑道：「喂！你這小子，怎的至今仍猶豫不決？你二位伙伴，已搶先入吾門下啦！」

孫賓應道：「是，小子愚昧，無法請動先生自願從洞中走出來，看來拜師無望啦！」

鬼谷子一聽，不由有點失望，他本已看中孫賓的根基甚佳，不料他卻遇難而氣餒，便不悅的沉聲道：「然則你便放棄你所追求的目標了嗎？」

孫賓卻決然的道：「不然，我只是正在思忖，既不能把先生請出洞外，那把先生由洞外請回洞內，是否可以？因未得先生答允，因此猶豫不決而已！」

鬼谷子一聽，不由欣然笑道：「好，遇難而百折不撓，設法化解，謀定然後動，這才是吾門之上佳人選，這當然可以啦！」鬼谷子說罷，毫不遲疑，即大步走出洞外，向孫賓道：「吾已出洞外，且看你如何把我請回洞內也。」

不料孫賓此時，卻鼓掌大笑道：「先生，你所設的入門難關，我通過了！看，先生可是已從洞內自願走出洞外了麼？」

鬼谷子微一沉吟，即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好一着以退爲進的過關妙法，你等三人既已全部通過，吾便收你三人爲徒吧！」

孫賓、龐涓、張儀三人，連忙一擁而上，一齊跪下，向鬼谷子行拜師大禮。鬼谷子又因三人入門不分先後，便按三人年歲排分，孫賓年長，是大師兄，龐涓稍次，爲二師弟，張儀年紀最小，自然是孫、龐二人的三師妹了。

鬼谷子又知三人已餓渴了一日一夜，帶三人到一道山溪飽喝了一頓，又入一座果林，飽嚼了一番。三人但感所吃的果子十分奇特，形如世間的饅頭，入口淡而無味，入腹卻有强烈的甘甜回味，而且吃二個，便把餓了一日一夜的肚子塡飽。這才知道，這果子非同小可，吃一個便足可抵世人的一日食糧了。

第二天一早，鬼谷子又把三人引領到另一座樹林，吩咐三人刮了一堆樹皮，在石上磨成碎末，再從中抽出條條絲繩，又教授三人結繩造衣布。三人也很快便織出一幅衣布來了。

這樣過了半個月，孫賓、龐涓、張儀三人，已學會了在深山絕谷生活的本領，已不愁衣、食、住了。

鬼谷子這才把三人召到面前，和顏悅色的對三人道：「可以了，你等已學悉於深山生活的本事，足可支持三五年歲月了，這便向我求授那等絕世神通吧！」

孫賓、龐涓、張儀三人一聽，均沒作聲，思忖如何向鬼谷子求授自己渴盼的驚世奇學。

三人的神色，落入鬼谷子的眼中，他不由微微一笑，似已窺透三人心中的思想，但並沒發話，讓三人各自仔細思索，鬼谷子深知，三人此刻思索的結果，勢必決定了三人日後的運命前途，禍由心生、福從身起、有洞天徹地之能的鬼谷子，自然深知此人世至理。

* * *

孫賓、龐涓、張儀三位少年男女，默默思索了好一會，山洞中一片寂靜，靜得連三人的心跳聲亦清晰可聞了。

終於，龐涓按捺不住了，他頭一昂，決然的道：「鬼谷先生，請教授我他日爲將爲帥、榮華富貴之道，先生大恩大德，學生永世不忘。」

鬼谷子一聽，也不置可否，只默默的微一點頭，向孫賓、張儀二人道：「你二人又如何呢？」

張儀格格一笑道：「先生，我也不求什麼將帥、富貴之學，只求先生教我有等推測神算之學吧！」

鬼谷子含笑道：「你求這等推

測神算之學做什麼？」

張儀神往的道：「先生啊！當今之世，戰亂如雲，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人命賤如草芥，且夕不保，因此若學了這等推測神算之術，我便可以雲遊四海，闖蕩天下，教人審度時勢，趨吉避兇，普天下苦難之人，便可達觀知命，好好生活下去，不至灰心氣餒，以至自傷自絕啊！」

鬼谷子一聽，也不置可否，只欣然一笑道：「唔，所求甚好，但此求乃爲人不爲己之學，於你自身並無半點益處，你可莫後悔啊！」

張儀決然的道：「先生只要肯教授，張儀決不後悔！」

鬼谷子微微一笑，不再追問，目注孫賓，含笑不語。

孫賓此時才朗聲道：「先生，我欲學兵法，例如變化無窮的六韜三略，鬼神莫測的佈陣行兵之法。」孫賓無疑是最遲回答，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鬼谷子的眼神亦不由一亮，肅然道：「你欲學此法有何打算？」

孫賓不假思索，便朗聲回道：「孫賓的爹娘，於戰亂中喪生；孫賓更目睹萬千民衆，於戰火中掙扎求存，受盡塗炭，深感傷痛，因此早就立誓，勢必除此彌天大禍！但孫賓深知，欲消弭戰禍，唯有以戰克戰，故而不畏千里艱辛，尋訪先生，欲拜求那以戰克戰的學問啊！」

鬼谷子一聽，目中精光一閃，似很爲孫賓的驚人抱負而感動，但稍現即逝，也並無表示什麼。他微一沉吟，便對孫賓、龐涓、張儀三人道：「好，吾便助你等達至各自的心願吧！但成功與否，靠自身的努力，吉凶禍福，亦皆咎由自取，莫怪吾有所偏私也！」

從這一日始，鬼谷子果然按孫賓、龐涓、張儀三人的願望，教授三大絕世奇學。

鬼谷子教授龐涓的，果然是「爲將爲帥」的學問，其中包括武功、技擊，以及統兵征戰、攻城掠地的戰法。龐涓也努力研學、苦練，因爲他深知，憑此學藝，果然可以令他日後榮華富貴。

鬼谷子教授張儀的，便是那等洞天徹地、日月星辰、占往察來的「神數」之學，張儀對此極有天份，也極感興趣，因此研學起來，便得心應手，突飛猛進。不消半年時光，她竟便可以「神數」之學，洞悉天象；又半年後，更可中察人倫；再半年後，甚至已可領悟大地龍脈奧秘了。張儀於「神數」奇學上的進境之速，有如神助，令鬼谷子亦暗感驚異。

不過，孫賓所學的，比之張儀的進境，便稍遜一截，甚至更不如龐涓的進度。鬼谷子教授孫賓的，便是他的志願，那等變化無窮的六韜三略，鬼神莫測的佈陣行兵的「兵法」奇學。鬼谷子教授時盡心盡力，孫賓研學也努力不懈，但不知爲什麼，花了半年時間，對那等六韜三略、行陣佈兵的學問，孫賓的進境，竟如初入門而已，這令鬼谷子也不禁暗暗皺眉。

在鬼谷子的內心深處，對孫賓的期望甚殷，因爲鬼谷子已洞悉孫賓的奇特身世，孫賓先祖的威名，赫赫於世，爲甚孫家這位嫡傳血脈，竟難及他先祖的慧根呢？而且他的運命，潛伏奇災異險，磨劫重重，這一切到底有甚異數呢？鬼谷子深感疑惑，他暗暗打定主意，爲了孫賓日後的前程運命，他非要探究明白不可。

匆匆兩年的時光過去，亦即孫賓、龐涓、張儀三人，拜師學藝已整整兩年了。

這一天早上，鬼谷子忽然對孫賓、龐涓、張儀三師兄妹道：「吾有一道友，姓墨名翟，乃不世奇人，他約我於五百里外的泰山見面。吾離開後，你等須勤加研練，不許偷懶貪玩，知道麼？」

孫賓、龐涓唯唯答應了，張儀的俏目一轉，卻格格笑道：「先生此行，約需多少時日？」

鬼谷子道：「快者十日，遲則月餘，吾必回返，你問這怎的？」

張儀笑道：「沒什麼，只是好計算先生的回程，有甚迷惑之處，及早向先生請教而已。」

鬼谷子目注張儀一眼，她神色中流露的詭秘，如何瞞得了鬼谷子？只見他向張儀道：「張儀，你之『神數』已甚具根基，足可推算百日後的乾坤奧秘了，但切勿因此而向人任意輕洩，切記天機不可輕露，否則，洩漏之人，或妄知之人，必受天譴，徒招災劫，你須切切牢記。」

張儀見師傅滿臉肅然，不敢笑了，點點頭道：「是，師傅，張儀記住了。」

鬼谷子這才含笑道：「好！有所爲有所不爲，這才是吾輩中人處世之道，吾去也，你三人切記吾之吩咐。」

鬼谷子說罷，身形一晃，便已遠在洞外百丈，又再一擺，他的灰色身影，便於鬼谷中消失不見了。

龐涓見鬼谷子已然離開，他再按捺不住了，連忙向張儀追問道：「三師妹，聽師傅剛才言辭所露，你已知其去意，到底是什麼？快說出來啊！」

孫賓卻道：「二師弟，你不聽先生剛才所戒，切勿輕洩天機嗎？若然洩漏，不但說的人會遭天譴，聽得人亦徒招災劫，既然如此，不問也罷。」

龐涓卻不捨道：「不然，大師哥，你太大意了，你可想到，師傅此行，似有什麼隱瞞我等嗎？若能及早知道，也好有所準備，以便應變也。」

孫賓不以爲然的笑笑，沒再理會龐涓的糾纏。張儀卻嗔道：「師傅他老人家對我等一視同仁，絕無偏私，有甚隱瞞你了？偏你如此多疑多忌。」

龐涓笑道：「若非隱瞞，爲甚師傅如此着急，說甚『天機不可洩漏』了，三師妹妳又敢說知一二嗎？」

張儀心性爽直，最受不得此激將法，只見她俏目一瞪，微帶嗔怒的衝口而出道：「說就說啦！我怕什麼了！咦！不對，此事我亦只是推測而已，不可當眞，因此你也只能自己下判斷也！」張儀的「神數」之學已甚具根基，她忽然醒悟，她此時所知的，別人未必知道，也未必能夠知悉，因此已不可像以前般任性而爲，而須含蓄一點了，於是便又加了一句。

龐涓亦極工於心計，他見激將之法已難起作用，便故意歎了口氣，自嗟自怨的道：「哎，算了，我龐涓所學甚淺，怎去推測？隱瞞便隱瞞吧，誰教我技不如人呢？」

張儀見狀，果然大感爲難起來，她表面很兇，其實內心卻軟得很，她見了龐涓滿臉自傷的神氣，心中便不由一軟，忍不住略露端倪的道：「二師哥，你歎什麼氣？此事你遲早會明白的了，我且問你，半年前，師傅是否曾向你和大師哥打探你二人的祖家、祖墳所在地呢？」

龐涓一聽，立刻醒起，半年之前，鬼谷子在閒談中，曾不經意的問起孫賓和他的祖籍、祖墳之事，但鬼谷子稍問即止，並沒追索下去，因此龐涓也很快便忘記了。此時被張儀提醒，才微感吃驚的道：「如此又說明什麼了？從中又能推測什麼奧秘來呢？」

張儀道：「能推測什麼奧秘？我既不知道，便知道也不能告訴你，但可以概述一二，師傅所問，其實暗伏地脈的風水玄機，又與人之運命、前程有莫大淵源。因此可以說，師傅此行，或許與你和大師哥的前程運命之事有關連吧！你莫再追問，問也徒然！」張儀說着，忽地戛然而止。

龐涓又奇又急，忙道：「爲什麼？」

張儀笑道：「一來我所知的僅此而已，二來知的也不可輕洩，因此豈非問也徒然麼？」

龐涓見張儀意態甚堅，知已不可動搖，便只好悶聲不語，因爲他深知張儀的靈慧，比自己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無奈只好見好即收，萬一被她察覺自己的心思，日後若想再在她口中探悉什麼，那便比登天更難了。龐涓哈哈一笑，不再發問，若無其事的走了開去，繼續研練他那「爲將爲帥、榮華富貴」的驚世學藝去了。

此時，鬼谷子已身在嶽山東面數十里之外了。

鬼谷子一路向東面掠去，他的足尖微一點地，身子便飄離地面，向前疾射數十丈，如此足尖疾點之下，他便有如仙家的騰雲駕霧，飄行如飛。不消半日的時光，鬼谷子便已身處齊魏兩國相交的白廟、沙河一帶的地域上了。

鬼谷子的身形驀地一頓，目中精光灼灼，向南北兩面射去，只見南北兩面各聳起一座山峯，山形奇特，北面的山峯如豹，南面的山峯如熊；山色也各異，北面的山峯山呈七彩斑爛，南面的山峯却黑白相間，更詭異莫測的是兩山以中間爲界，北面的山峯屬魏國，南面的山峯卻屬齊地，兩國兩山，遙相對峙，其狀神秘而又怪異。

鬼谷子心中驀地一動，暗道：孫賓、龐涓二人曾向他提及，龐涓的祖籍及祖墳，位於魏國的東面邊沿，孫賓的祖籍、祖墳則位於齊國的北端，龐涓的祖墳座落於北面魏國的碭山，孫賓的祖墳卻位於南面的芒碭山，單是兩人祖墳座落的山名，便已隱伏奇盛的相沖相尅了。

鬼谷子心急電轉，當下毫不猶豫，身形一縱而起，向北面的碭山電射而去，鬼谷子的功力修爲，此時已處人仙之間，當世已罕有其匹，不消片刻，他便挺立於碭山的山巔上了。

鬼谷子放眼望去，只見碭山的東面，恰好正對鄱陽、昭陽、微山三大湖的昭陽湖，亦即三大湖相連的中間狹長地帶。山下竟是黃河的一道支流（即今山東廢黃河），河面甚寬，可惜河床已高出地面，不消多久，便必定淤塞。

鬼谷子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此山雖有形格，亦合山水合抱的龍脈之格，可惜水勢偏狹偏短，水於龍脈，猶如人之血脈，血脈不旺不長，其地力又怎會長久。

鬼谷子已有所判斷，他也再不停留，繞山巔旋繞一匝，驀地在山巔的東面，正對昭陽湖的山角，現出一座山墳，墓形甚大，於山巔之上甚爲矚目。

張儀向山墳掠近一看，不由又暗歎口氣，但見山墳土色呈七彩斑爛，卻以赤紅爲主，山墳的正東面，豎起一座石碑，上書「晉大夫龐根之墓」七個黑漆字，果然是龐涓的祖墳無疑。晉分三國，乃魏、

趙、韓，龐涓的先祖，便是當時晉國的大夫。

鬼谷子暗道：龐涓的祖墳雖有形格，但所得水運偏狹偏短，其子孫血脈運勢應必甚爲短促，乃地力所限，且其祖墳土色七彩斑斕，以赤紅爲主，七彩斑斕主其所出之人心性雜亂，多疑善忌，赤紅則主殺氣，因此所出之人，必定心雜如麻，多疑善忌，更充滿殺戮兇機，如此形格，龐涓的運命如何，已足可判定矣！

鬼谷子轉念之際，龐涓的祖墳頂上，突地衝起一道赤紅之氣，異常强烈，向南面的亡碭山疾射而去，芒碭山上的一角，隨即亦飄起一團白霧，把射至的「赤紅之氣」團團圍罩，「赤紅之氣」於白霧中左衝右突，尖嘯厲吼之聲不絕，但終究難以突出白霧重重的圍困，又聽一聲悲嘯，「赤紅之氣」便在重重白霧中消散了。

鬼谷子目睹之下，不由又微歎口氣，心中甚爲孫賓、龐涓二人的運命擔憂，因爲鬼谷子自然知道，碭山龐涓祖墓射出的「赤紅之氣」，乃主殺戮，直犯芒碭山，若孫賓的祖墓眞的座落芒碭山上，那「赤紅殺戮之氣」，便是直衝孫賓而來；而芒碭山升起的白霧，雖可化解「赤紅殺戮之氣」，但其中已慘受殘酷磨劫了，由此而推斷，孫、龐二人，因其祖宗地脈相沖相尅，豈非已決定彼此絕難和平共處嗎？他二人皆爲吾門下，這一段龍脈「紅白之煞」，卻如何化解？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陣愴然，情急之下，他也不再在碭山逗留，他身形突地一縱而起，施展絕世輕功，竟於碭山之巔，凌空而下，直向南面的芒碭山電射而去。這等功力神通，當世中只怕已絕無僅有。

他三幾個起落，身如大鵬展翅，片刻便已飛越兩山之間的二十里間距，穩穩的降落於亡碭山巔上了。但見芒碭山土色果如剛才所見，白中雜黑，黑白相間，非常奇特。

再縱目四視，在山巔的東南面，果然露出一座山墳的圓頂，雖然是土墳，但體積甚大，遠處亦清晰可辨。鬼谷子眼神一亮，他已隱隱估料得到，這座山墳的子孫血脈，以及墳中的主人是誰了。

* * *

鬼谷子縱身向亡碭山東南面的山墳掠去，僅一下起落，便降於墓前，只見山墳墓碑上，刻了「齊孫氏之墓」五個黑漆字，其餘便一片空白，連墓中之人也不知是誰。

但鬼谷子卻與墓中之人有深交，他一見碑上刻字，便仰天長歎一聲，接而又喃喃的道：「孫子之才，威振三軍，御將如一，料敵如神，不受爵祿，知亡知存，身去名成，書十有三，萬世永存，壯哉吾友孫子武。」

原來墓中之人，竟是近百年前的兵法大宗師孫武。孫武祖籍齊，後受吳國君闔閭所聘，入齊爲大將軍，以弱勝强，大破暴楚，威震天下。但破楚之日，吳王闔閭欲拜孫武爲相之時，孫武卻懇辭不受，他私下對伍子胥道：「你知天道麼？暑往則夏來，春還則秋至，吳王如今四海靖平，恃其强盛，驕樂必生。因此若功成不退，則必有後患矣！」孫武說罷，即決然而去。吳王贈他金銀珠寶數車，孫武在路上，沿途分發貧苦之民，到散盡數車金銀珠寶，孫武已入深山，不知所踪了。

近百年後，孫武這一代兵法大宗師，才被鬼谷子發現，他已身入黃土，長埋黃泉了。

鬼谷子凝神佇立，良久不語。他放眼向墳前望去，只見墳前石碑，恰好遙對鄱陽、昭陽、微山三湖一體的微山湖，微山湖位於三湖的下游，卻比上游鄱陽、中游昭陽兩湖廣闊數倍，形如一個大水袋，微山湖恰好位於大水袋的底部，宏大圓渾，氣勢磅礴，而芒碭山的四周，東南面有澥河、沱河、澮河、濉河、淝河、渦河、唐河等七大河流環繞，西北面則有沙河、濟河兩水迴環，鬼谷子仔細分辨，發覺芒碭山四周恰好是「九水九曲大迴環」之勢格。

鬼谷子不由暗讚一聲，此墓山水形勢甚佳，九水九曲大迴環，當主其地脈運勢綿長也。再者墓前正對三湖之袋底微山湖，乃明堂極爲廣闊之象，如此勢格，墓中主人，其子孫血脈必出一代英材矣！孫武果然目光昭卓，垂暮之年，身入黃土，仍替自己的子孫血脈伏下此驚天妙着也！

暗讚之間，鬼谷子忽然又眉頭一皺，暗道：今日實地查堪，已又確證孫賓乃孫武的嫡孫無疑，賓兒顯然已得祖宗龍脈地力蔭庇，但爲甚他的靈氣反而不及龐涓呢？

鬼谷子轉念之際，驀地想起剛才在芒碭山所見異象，不由又豁然而悟，暗道：孫武當年自選墓地時，龐涓的祖宗必定尚未下葬碭山，因此孫武決意料不着，世事幻變，與此山對峙着的碭山，本屬屏障，但一經龐氏下葬，即導發自身龍脈，與孫氏的芒碭山龍脈，恰成了相沖相尅的兇格。孫武自堪芒碭山墓地，雖然地力雄厚，但屢受碭山龐氏龍脈「赤紅殺戮之氣」冲尅，龍氣必定受損，因此孫氏一脈，與龐氏一脈相遇，便必大受尅制了。

鬼谷子判明此點，不由驀地旋身，滑到孫武的墓碑前，伸手撫按

石碑，頓足歎道：「孫兄！孫兄！可知你當年千着萬着，算差一着，但凡龍脈之地，雖有青龍白虎、前屛後障之形格，卻會於日後移變，你當年斷爲屛障的碭山，如今不是恰恰成了冲尅你孫氏一脈的奇兇之異格嗎！哎，不幸孫、龐血脈，皆入吾門下，其運命卻彼此相冲相尅，這教吾如何化解？當眞難！難！難也！」

他感歎時，忽地一頓，因爲他伸手撫按墓碑之時，碑上的一層浮石粉竟被震脫，觸手有異，仔細一瞧，石粉掩蓋之下，竟有數行繩頭小字，道：「吾知天道，身入黃土，百年之後，必遇故友，未了之願，煩請代勞，吾則無憾……齊人孫子武啓」。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陣震駭，暗道依孫武此留言，他於百年前，便預料今日之事，判斷吾必上此墓前，孫武之能，果然鬼神莫測，但他有甚未了之願呢？

鬼谷子心中轉念，連忙又微運內力，伸掌按壓下去，果然刻字後面，石粉震脫，又另有幾行小字，道：「能視吾第三層刻字者，非吾故友亦必乃異能之士，吾敢請代勞，相助吾之三代血脈。吾自堪此墓，已知卅年後，必有異變，加之子媳，必死於非命，之所以仍選此墓地者，乃判斷此墓地位處先磨後成，先苦後甘之奇格龍脈也。且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是故吾之子媳雖死於非命，吾孫卻因此而發奮，心志堅貞，可望百年之後，藝業有成，吾之一番苦心，皆在於此也，切祈成全，拜托！拜托！」

孫武的的留言至此而戛然而止，鬼谷子不由微一怔，暗道：孫武的未了心願到底是什麼？他又拜托什麼呢？

鬼谷子心中轉念，他撫按石碑的手，不由默加了幾分內力，就在此時，鬼谷子但感掌下微微一震，墓碑上有刻字的部份，竟從中斷裂，一個烏黑的小鐵盒，隨斷裂的石塊掉了下來，墓碑下面卻依然完好無缺，上面的「齊孫氏之墓」五個大黑漆字亦絲毫無損。

鬼谷子目睹之下，眼神不由一亮，他已然明白孫武當年的用意了。他伸手向小鐵盒一勾，小鐵盒便被他的內力吸上掌中。

鬼谷子凝神細注，但見小鐵盒異常精密，渾然一體，四面中的一面上列八個按鈕，分八面排列，中以各種變化線路交通，儼然是一個精密無比的驚天大陣。

鬼谷子不由仰天長歎一聲道：「孫武！孫武！你果然不愧爲一代兵法祖師，單是此鐵盒上的玄機陣法，便把天下人難倒了，若不識此陣法，得此鐵盒亦徒然白費，試問誰可開啓？若以橫力攻之，則盒內之物，亦必銷毀，一番心血依然白費。幸虧你遇上吾臨此地，不然，你的一片苦心孤詣，豈非化作如斯逝水嗎？」

原來鬼谷子細辨之下，已豁然而悟，鐵盒其中一面上列的八個按鈕，竟按一驚天陣法排列，分別是天覆、地載、龍飛、蛇蟠、雲垂、風揚、鳥翔、虎翼等八小陣，由其中的縱橫線路交通變幻，八小陣又遂成八中陣，八中陣又可化爲八大陣，乃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中封，十六中卦生六十四大卦，以至生生不息，無窮變化……鬼谷子不由歎道：「單此開啓鐵盒的陣法，若能精而習之，已足成萬戰萬勝之師矣！孫兄！孫兄！你一番苦心孤詣，鬼谷子又怎可見之不理？吾必助你了此百年心願也！」

鬼谷子至此已毫不遲疑，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玄機妙法，伸指於鐵盒上連按六十四下，恰應了「六十四大卦陣成開啓鐵盒」之法。只聽叮的一聲脆响，鐵盒上製按鈕陣法的一面，竟便彈開，一卷以絲製的文書，赫然於盒中放着，文書正面，赫然是四個金漆之字：孫武兵法。

鬼谷子抽起「孫武兵法」文書，略一翻閱，只見「兵法」又分十三篇，分爲「始計篇」、「作戰篇」、「謀攻篇」、「軍形篇」、「兵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九變篇」、「行軍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用間篇」等，共計十三篇，每一篇又分述二小節，合計二十六節；每一節又分二段，合計五十二段；每一段又按悟性，或悟二計，或悟三計，或悟六計或悟九計，以至無窮無盡，變化萬千。

鬼谷子略一翻閱，便即合上鐵盒，仰天大笑道：「孫兄，孫兄，你畢生心血結晶，均藏於此，其中或許連我亦難明其奧，我亦不欲掠故友之美，當替你傳於孫家血脈，且看他悟得多少便多少吧。」

鬼谷子說罷，向「孫武之墓」拱了拱手，喃喃的道一句：「吾之故友，別了！」便身形飛縱，迅如鵬鳥，於芒碭山之巔飄掠而下。

三日後，鬼谷子便已重返嶽山鬼谷，前後不到七日時光。孫賓、龐涓、張儀三人，迎迓鬼谷子回來，張儀笑道：「師傅，爲甚來去如此迅速？」

鬼谷子見張儀眼隱狡黠之光，知她已猜破自己此行的用意，便呵呵一笑道：「當然，這叫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麼！」鬼谷子心性豁達，他與三位徒弟相處，不似嚴師，倒似是三人的大師哥。

不過，鬼谷子此時的輕輕一句「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卻也暗合天地乾坤、人世百態的要訣，春花秋落，孫賓、龐涓、張儀三人，於鬼谷拜師學藝，貶眼又過去三年半歲月了。

這三年半來，龐涓的藝業突飛猛進，進境神速，他自己也不禁暗暗得意起來，開始躍躍欲試所學了。但他發覺，大師兄孫賓和三師妹張儀，卻越來越沉着，與他說笑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龐涓也不知道，究竟孫賓的藝業達至何等程度。

令龐涓更不安的是，三師妹張儀，入谷五年，如今已是二十的少女，她的樣貌也日漸變化，若初入谷時她尚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茉莉花蕾，那此時便是一朵芳香四溢盛放的嬌花了。而龐涓年已二十一歲，猶如一隻成熟的野蜂，哪有不喜香花之味？因此龐涓心中對張儀已萌生强烈的愛意，但可惜的是，張儀對他這位二師哥，似乎並無什麼好感，她與大師哥孫賓，可以悄悄說上半日話兒，但對龐涓除了一聲招呼外，便多一句的話，多一瞥的眼神也如夢幻雲煙。

這怎教龐涓的嫉忌心不越益强烈，只是孫賓卻渾然不知，他視張儀如胞妹，待龐涓亦如親弟，不分彼此，因此龐涓連發作的借口也尋不着而已。龐涓在心狠狠的道：「哼，我龐涓就絕不信，這人世間的榮華富貴，不會令三師妹的心兒運轉挪移！嘿！我龐涓今非昔比，憑我現下的藝業，當今世上的榮華富貴，已足可手到擒來矣！」龐涓的自信心極强，他對自己的藝業亦極爲自負，因此他倒仍能沉得住氣。

這樣又過了半個月的時光，這天早上，輪到龐涓下山採摘草藥，這是鬼谷子交付他三位徒兒的唯一任務，採來的草藥，鬼谷子用以製造「强筋健骨水」，只要浸入這種藥水中，一日練功的辛勞，立刻便可以恢復，採藥的工夫，每半月輪換一次，前兩次是孫賓、張儀，此時便恰好輪着龐涓。

龐涓肩上搭了一個布袋，其他什麼也沒帶，因爲憑他此時的功力，莫說一株草藥，就是獵殺一頭獅虎，也不必以劍器相助了。鬼谷子的規矩也很古怪，下山出谷採藥，只要裝滿布袋便行，不許多一點，也不准少半分，鬼谷子對徒弟說，草藥生於天地，乃天地之物，夠用便可，絕不能浪費半分。

龐涓走出谷口，一路向嶽山的青草峯疾奔，青草峯上樹木花草密佈，是一處極龐大的天然藥庫。龐涓早已熟習採藥的功夫，因此不到一會，他已裝滿布袋。他正欲下山，忽聽數十丈遠處樹林中，有兩人正大聲議論，其中一句落入龐涓的耳中，令他心中不由一動，情不自禁，便悄悄移動，接近那兩人說話的林中。

原來兩人所說的一句是：「哎，若你我精通兵武，榮華富貴垂手可得，又何須操此藥農生涯啊！」這一句恰好觸着了孫賓的心事，他哪還抑制得住自己的脚步？

龐涓悄移而近，他的武功已甚高，兩位上山採藥的藥農根本察覺不到，依然在大聲議論，似乎「榮華富貴」四字，有着强烈的魔力，便說說也興奮解困，猶如世人的「望梅止渴。」

孫賓越聽越興奮，越聽心跳得越厲害，他再按捺不住了，忽地閃身而出，盯着樹下歇息的兩位藥農，目灼灼的衝口而出道：「老丈，你所說的『榮華富貴』，到底在何處可垂手而得？快說！」

藥農見龐涓來得突然，問得突兀，吃了一驚，失聲道：「小哥兒，你原來也是採藥之人，問這怎的？你可會兵武之道麼？若然不會，問亦徒然。」

龐涓笑道：「那區區兵武之道，有甚了不起，吾之所學，乃統御萬戰萬勝之師呢！」

藥農見龐涓口氣如此宏大，意態如此從容，似乎那「兵武之道」也不放在他眼內，吃驚中不由又添了詫異，連忙悄聲道：「小哥兒，你是齊國人還是魏國人呢？」

龐涓微笑道：「齊人如何？魏人又如何？這兩者有何分別？」

藥農道：「噓，小哥兒噤聲，你知道麼！目下魏國與齊國交惡，彼此以兵戎相見，此地屬魏國境內，若被人聽到，誤以爲你對魏國不利，只怕立刻便會人頭落地！這其中的分別可大如高山與深谷呢！」

龐涓不動聲色的道：「我是魏國人，未知可否告知那榮華富貴之道？若蒙相告，他日有成，必有所圖報。」

藥農一聽，吁了口氣，戒心消去大半了，更不由額手稱慶道：「好啊！小哥兒是魏國人，看來甚有本事，幸虧遇着我等，不然魏國便痛失一位統御萬戰萬勝之師的人材了。」

爲保富貴　謀害師兄

龐涓一聽，立刻便明白兩藥農的心思，他微笑道：「噢！然則老丈所稱的『榮華富貴』之道，便出在魏國麼？」

藥農已隨即接口道：「不錯！不錯！的確出自魏國，小哥兒若眞有大本事，可千萬別放過啊！」

藥農甲聳然動容道：「我二人

送藥入宮，親聽魏惠王向丞相王錯大人下旨，以重金厚祿招聘兵武之材，若有大本事者，更拜將封帥，統御魏國三軍，小哥兒想想看，這是否一條榮華富貴之路呢？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啊！」

龐涓一聽，向兩藥農拱手謝道：「多謝賜告，他日有成，必當厚報！」龐涓說罷，轉身就走，他大概也很焦急，深知「機不可失、時不我待」了。

但走了幾丈遠，脚步驀地一頓，暗道：今日幸好輪到我上此青草峯採藥，才獲悉這一條「榮華富貴」之路，但很快便輪到大師兄孫賓上此採藥，他或會遇上這兩名藥農，屆時豈非被他獲悉此富貴之路，魏國的統軍大元帥只有一個，屆時豈非陷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的困境麼？我龐涓怎可如此輕忽大意？

龐涓心中轉念，驀地折轉身，向兩藥農疾步走去，兩藥農以爲龐涓尚有事相問，倒毫無戒心，向龐涓含笑道：「小哥兒折轉，想必忘了問我等名姓，以便日後圖報？」

龐涓不動聲色的笑道：「不錯，請問兩位老丈是魏國人麼？」

兩藥農大喜道：「是啊，我等正是魏國子民，今日與小哥你有緣幸會，小哥兒知恩圖報，乃大仁大義之人啊！」

龐涓微笑道：「很好，既然你等是魏國之人，想必願爲國效勞，爲免被別國人圖謀魏國，兩位必願付出代價啊！」話音未落，龐涓已出手如電，左右掌齊劈，切於兩藥農的頭側大穴上。

兩藥農連叫聲也不及發出，渾身一震，便倒在地上死去了。龐涓這二掌運了八成功力，就武林高手也難抵禦，何況是毫不懂武功的兩位藥農。

龐涓抄起兩藥農遺下的藥鋤，就地掘了一個土坑，把兩藥農的屍體扔進坑中，塡上泥土，仔細拍平，一切已毫無異狀，就如這世上從來便沒有兩藥農存在似的。

辦好這一切，龐涓卻又跪了下來，向新塡的土坑拜道：「兩位老丈，指引之德，決不敢忘！非是龐涓殘虐，實情非不得已，爲保存魏國之秘，不得不出此下策啊！他日龐涓封將拜帥，必替兩位風光厚葬。」

龐涓拜罷，暗鬆口氣，一躍而起，若無其事的下青草峯，返回鬼谷中來。

他逕直奔入師傅鬼谷先生的洞中，但他的目的並非向師傅交上草藥，而是急着向師傅探詢。

但龐涓走進洞中時，卻不由微微一怔，因爲鬼谷子並不在，大師哥孫賓和三師妹張儀，卻目灼灼的盯着他，似乎早知他會到來。

龐涓心中不由一凜，忙收攝心神，若無其事的笑道：「我去採藥回來啦，師傅怎的不在洞中？」

孫賓默然不語，欲言又止，似甚感爲難，張儀卻沒龐涓這般沉着，她瞪了龐涓一眼，沒好氣的嚷道：「二師兄，你莫問師傅的去向，師傅早知你進洞的用意，因此着我二人在洞中等待。」

龐涓一聽，心頭又突突一跳，因爲他深知師傅鬼谷子的玄機神通，簡直鬼神莫測，萬一剛才自己所作之事，被師傅測算出來，他連一株草木亦不忍多加傷害，又怎會饒恕自己的殘虐？龐涓心中大駭，但仍强作鎭靜，若無其事的含笑道：「師妹說笑了，我有甚用意？不過是進來交呈所採草藥吧了，師傅有甚話留下呢？」

張儀目注龐涓一眼，忽地微哼一聲，道：「師傅說，二師兄你年交二十，運主輔角，左輔角呈黃、右呈白，乃主心生外向，欲圖富貴，躍躍欲試之象，如今細看之下，果然如此。」

張儀道：「輔角乃位於額之兩側，主二十之運宮也，黃主土，土乃地，含走動之意，白主金，乃富貴之兆，合而觀之，豈非心生外向，欲圖富貴麼？」

龐涓一聽，不由又羨又忌，心道：師妹的「神數奇學」，不料已精湛如此，竟連師傅的判斷亦解釋得如此透徹了，接而又暗鬆口氣，知師傅所判，僅限於他的心境而已。

龐涓心中轉念，便忽地把笑臉一斂，正容道：「大師兄、三師妹，不錯龐涓有離谷之意，但並非貪圖榮華富貴，而是欲把師門奇學，發揚光大矣！若此行有成，必把大師兄、三師妹一同引薦，共享榮華。」

孫賓淡然一笑道：「二師弟不必多心，你有此大志，也不枉師傅教授的一番心血，至於世間榮華，孫賓自知並非求取之時。」

龐涓心中暗喜，轉而向張儀道：「三師妹的神數奇學，不料已如此精進，是否可替我測算一下，此行能否得意遂願呢？」

張儀一聽，不由微笑道：「師傅今早外出，着我和大師兄在他洞中等候，又說你既萌去意，又尚有疑慮，吩咐我可代他解釋，如今果然如此，師傅料事之能，當眞鬼神莫測。」張儀一頓，又道：「既二師兄有此疑慮，可到洞外任意摘一枝山花回來，我試替你推算。」

龐涓一聽，也不遲疑，放下藥袋，便走出洞外。不料此時正是六月暑熱天氣，百花早已開謝，山谷中連一株入流的山花也不見。龐涓左轉右轉，尋了大半個時辰，只發

現一株草花。

龐涓無奈，只好把草花連根拔起，一看之下，草花連莖帶根，長不過一尺，非常柔弱，心道：如此質弱身微之物，豈可與吾大志相比，便拋草花於地，另尋上等之花。

不料又尋了大半個時辰，山谷中竟再難尋獲其他花兒，就連那「質弱身微」的草花亦絕無僅有，獨剩剛才拋棄的那一株了。

龐涓無奈，只好重拾拋棄於地的那株草花，返回洞中。孫賓和張儀仍在洞中等候，龐涓無可奈何，只好把草花遞給張儀，笑道：「尋遍鬼谷，竟僅得此草花，似不相稱，未知可否？」

張儀微笑道：「但二師兄此時所摘之花，不分大小强弱，皆可憑此推斷，二師兄不必多疑。」張儀說罷，即把草花仔細審視。這株草花本已質微，再經拋棄地上受日曬多時，竟已半枯萎了。

張儀微一沉吟，即朗聲道：「二師兄，此草花名爲馬兜鈴，花開十二瓣；又此花採於鬼谷，絕無僅有，先被拋棄，日曬而萎，由此即可下推斷矣。」

龐涓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疑惑道：「眞的可下判斷麼？三師妹！你且算算看啊！」

張儀微微一笑，從容的道：「二師兄，你於鬼谷採摘此花，又經日曬而萎；『鬼谷』即『鬼』字，『萎』者『委』也，合而斷之，即一個『魏』字。因此可以推斷，二師兄此去之目的地，必定是『魏國』無疑也！」

龐涓不由臉色驟變，他若非親身歷證，那唯一知他心秘的藥農已被他殺之滅口，他必定不會相信張儀竟可憑「摘花」而明察秋毫，他不由失聲道：「三師妹！你……你還可推斷什麼？」

張儀並沒留意龐涓的震駭，依然從容的道：「此花一開十二瓣，每一花瓣主『榮華』一年也，亦即你此行必得榮華，但爲期只得十二年也。」

龐涓一聽，這才暗地大鬆口氣，心道：但獲十二年榮華富貴，已足抵貧賤之輩百年長生矣！他心意已決，便呵呵一笑，道：「多謝師妹指點，但未知尚須提防什麼呢？」

張儀神秘的笑笑，道：「二師哥採摘此花，曾將之拋棄，『棄』者『欺』也，你先『欺』人，人必『欺』你，一報一應，因果循環，決難迴避！」張儀忽地戛然而止，再不肯多說一句了。

龐涓心道：吾之心願大志既成，即貴爲三軍之帥，屆時誰能欺我？又誰敢欺我？這等虛無之斷，不信也罷，何必因其而自亂心志，龐涓心念電轉，遂不再猶豫，決然的道：「大師兄、三師妹，龐涓去意已決，師傅既已預知，又並無相拒，也不必等他回來，請代我向師傅拜辭，龐涓就此別過了。」

龐涓說罷，即決然轉身而出，片刻之間，已下山去了，他就連一眼也沒有回顧。

孫賓若有所思的歎道：「二師弟爲甚去意如此決絕？師傅教授一場，難道多待一刻向師傅拜辭也等不及麼？」

張儀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因果循環，一報一應，決難避逃！」

張儀一頓，又向孫賓格格笑道：「大師哥，人各有志，怎可相强？也不必爲二師兄歎息，且繼續練好本領，去迎接運命的挑戰磨練吧！」

自龐涓離去後，孫賓和張儀，依然留在鬼谷，每日苦練不息，心志不但沒有動搖，相反更堅穩了。

鬼谷子知悉龐涓已不辭而別，出谷而去，也並無半分不悅，但也並無半點欣喜，他僅淡然一笑道：「天地人間，乾坤奥秘，天下運勢行將劇變，何況人之運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勉强不得，阻逆不得，由其演變吧！」鬼谷子輕輕一句而已，此後也再無任何表示了。

龐涓離開鬼谷，下了嶽山，便逕直向東疾奔，毫不猶豫，直闖魏國都城大梁(河南開封市)而去。

時值東周顯王十三年(即公元前三五二年，又即戰國初年)，春秋二百九十四年間，周國分封的一百五十個諸侯中，吞併小國最多的是晉、楚、齊、秦、吳、越等國。其後越國攻滅了吳國，楚國又攻滅了越國一半，吳、越兩國自此便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北方燕國，本爲弱國，燕昭王招募賢士，得樂毅爲大將，勵精圖治，遂一舉成爲强國之一。另一方面，晉國內韓、趙、魏三家大夫，奪了晉國君的政權，分立三國，分別是魏、趙、韓。至此，戰國七雄正式鼎立，分別是齊、楚、趙、魏、燕、韓、秦。

其中，魏國自魏文侯變法强盛，即連年征戰，先後攻佔了秦國大片土地，逼秦國退守洛水；又於北面、東面、南面四出攻伐，魏國成了戰國初年最强盛的國家，威震天下，是中原諸國的霸主，到魏惠王時，韓、趙、魏三國已互相攻伐，成了時分時聯的三國中原鼎立，龐涓入魏，即魏國正積極圖謀滅趙攻齊的關鍵時刻。

龐涓進入魏都大梁城，他想起被他殺了滅口的藥農指引，便先不入王宮，卻去拜見魏國丞相王錯。

龐涓以其所學，向王錯略示一二，果然已令王錯刮目相看，很快便把龐涓向魏惠王引薦了。魏惠王亦果

然急欲招募兵武之材，聽了相國王錯的舉薦，立刻答應召見龐涓。

龐涓隨相國王錯入朝時，魏惠王恰正進膳，見龐涓英武不凡，一表人材，心中欣喜，放下筷子，起立迎接。

龐涓連忙跪拜，魏惠王又親手扶起他，賜他在面前列座。然後魏惠王才欣然道：「龐涓，相國極力保薦於你，說乃兵武奇材，吾願聞其詳。」

龐涓連忙回道：「草民龐涓，學藝於嶽山鬼谷先生門下，實已得其眞傳也。」

魏惠王一聽，更喜道：「王相國並無提及，不料你竟是鬼谷先生門下，吾素聞鬼谷先生，乃通天徹地、六韜三略、佈陣行兵，無所不精、無所不能，鬼神莫測的絕世高人也，吾久欲面晤，可惜無緣，今日竟與其門人相會，乃吾之奇福也！」魏惠王一頓，隨即又道：「然則龐高士精於鬼谷先生哪種學問呢？」

龐涓不料「鬼谷先生」四字，竟如此震懾天下，他的膽氣不由大壯，便慨然的朗聲道：「龐涓所學，乃安邦定國、攻城掠地，統御三軍的將帥之本領也，龐涓願爲大王效力。」

魏惠王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喜的是龐涓志大如天，甚合心意，驚的是他未知是否志大才疏、大言不慚？魏惠王於是也不置可否，沉聲道：「龐涓，吾魏國東有齊窺，西有秦伺，南有楚謀，北有韓、趙、燕六國鼎立，皆無一弱者也，尤其趙國，奪吾之中山，大仇未報，此情此勢，你何以教吾？」

龐涓咬咬牙，放膽朗聲道：「草民以爲，大王不必擔憂六國窺伺，大可積極圖謀進取，大王不用草民則已，如用草民效力，委之三軍，必教魏軍成萬戰萬勝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天下兼併尚指日可待，更何憂六國之强也！」

魏惠王於驚喜之中，不由又添了興奮，心道：若此子言符其實，則乃魏國之棟樑也，他不由喃喃的道：「龐涓、龐涓！如斯驚人大略，未知是否言過其實？」

龐涓抑住心中劇跳，大聲道：「龐涓所呈，絕無虛言，若不成效，甘願以人頭伏法！」

魏惠王尚在猶豫之際，相國王錯進言道：「大王，依臣之見，如此奇材，可遇而不可求，幸勿失此將材也，大王可先封其爲將，試察其效，再行定奪。」

魏惠王想了想，覺相國王錯之言甚合心意，也便不再猶豫，下旨道：「好吧，吾便封龐涓爲大將，若有功業，再另晉封賞。」

魏惠王旨意已下，自這一刻始，龐涓便立刻貴爲魏國的大將軍了。但龐涓卻遠未滿足，因爲他的目標是統御魏國三軍的「大元帥」，不達此宏偉心願，龐涓決不會罷休。

* * *

晉國分裂爲魏、趙、韓三國前後，位於東方的齊國，西方的秦國，均受晉國的長期侵略，到三晉分立時，秦、齊日漸强大起來，分別於東、西兩面向代表晉國霸業的魏國發起反擊，魏國因此處於齊、秦兩强東西夾擊之中。

在如此不利形勢下，魏惠王爲鞏固獨霸中原的地位，不得不採取遷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增强國力，緩和與趙、韓兩國關係的策略。

魏國的領土，主要包括今山西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和開封一帶，其中被韓、趙兩國縱橫割裂，實即處於四國虎視，八面受敵的惡劣地理環境，因此魏國採與韓、趙結盟的策略，是唯一自保的上策。

龐涓出任魏國大將軍，他的師承之學畢竟非同小可，對魏國所處的不利形勢自然心知肚明，不過，他爲了達至自己統御魏國三軍「大元帥」的宏偉目標，捨「聯趙、韓，抗齊、秦」的上策，採「以進爲守」的下策，四出攻伐諸小國，又不惜與韓、趙爲敵。

龐涓說服魏惠王，經一番練兵訓武，先後出兵攻伐魯、宋、衛、鄭諸小國，四戰四勝，魯、宋、衛、鄭四國國君聯袂入魏朝貢，尊魏爲中原霸主，天下震動。

不久，齊國派兵攻魏，龐涓率軍打退齊國的進攻。魏惠王至此，已視龐涓爲魏國棟樑，不再猶豫，晉封龐涓爲大元帥，並兼領軍師之職，實即由龐涓統御魏國的步、馬、車三軍了。

龐涓的大志已遂，他不由傲然的向人宣示：「天下統軍之材，皆無出吾之右也！」

就在此時，與鬼谷先生齊名的黑翟(即墨子)，遨遊名山，路過嶽山(即今嵩山)，忽萌探訪鬼谷子之念，便逕入鬼谷。剛好鬼谷先生外出，墨翟見到孫賓和張儀，墨翟向孫賓談說天下大勢，孫賓這才知道，中原諸國，正爲「中原霸王」之位，爭鬥得非常慘烈，烽煙四起，天下已幾無樂土了。

墨翟告辭走後，孫賓不由歎道：「不料天下烽煙已然四起，百姓蒼生苦不堪言，孫賓消弭戰禍心願未了，如何可於鬼谷再呆下去呢？」

張儀一聽，意味深長的笑道：「大師哥，按你的運格，亦屆出山之時啦！但未知大師哥如何去消弭戰禍？」

孫賓沉吟歎道：「孫賓赤手空拳，獨力難支，並無消弭天下戰禍的良策，師妹有甚妙計？」

張儀微笑道：「如此驚天壯舉，張儀並非此道中人，妙計安出？師傅不日回谷，大師哥為甚不逕自向師傅詢示呢？」

孫賓道：「吾正有此意，待師傅回山再說吧！」

此時，墨翟卻已身入魏國，他已知魏國大元帥龐涓，亦出自鬼谷先生的門下，便先去拜訪龐涓，並表露請龐涓代向魏國引薦孫賓之意。

龐涓知墨翟之能，與師傅鬼谷子齊名，因此不敢輕怠，以學生之禮與他相見，但說到引薦孫賓之事，龐涓即神色驟變，厲聲道：「目下魏齊交惡，吾為魏人，為國效力，乃理所當然，但大師兄孫賓卻是齊國人，恐難為魏國盡全力，因此龐涓不能因私而忘公，以免誤損國家大事。」

墨翟一聽，不由微微一笑，但並無任何表示，隨即向龐涓告辭。

龐涓立刻派人跟踪墨翟，不久，派出的人回來報說，墨翟已逕入魏王府去了。龐涓接報，即狠狠的咬牙恨道：「這老匹夫，偏為人强出頭，魏國只怕從此多事之秋了。」

墨翟入魏王府，魏惠王素知墨翟之名，聞報走下台階迎接。他向墨翟求示兵法之道，墨翟略略說了一二，魏惠王喜道：「先生何不留在魏國，為吾效力？吾必重加封賞，請先生答應。」

墨翟一聽，見魏惠王意態甚誠，求材若渴，不由微笑道：「吾雲遊天地，豈可受困於一國一城？吾來此另有能士向你舉薦。」

魏惠王一聽喜道：「多謝先生！此人是誰？」

墨翟道：「此人姓孫名賓，乃貴國大元帥龐涓之師兄也，其人有將帥之才，吾自忖不及，大王何不召之？」

魏惠王驚喜道：「原來是龐將軍的師兄，龐將軍之能，已令天下側目，未知二人比較，誰優誰劣呢？」

墨翟微笑道：「按吾所知，孫賓目下時運未濟，因此隱於鬼谷，但此子不鳴則已，一鳴必定驚人之極。至於誰優誰劣，大王日後自可身歷而判斷，又何必急於一時一事呢？」墨翟說罷，不受挽留，告辭走了。

魏惠王立刻把龐涓召來，道：「吾聞龐將軍有同窗孫賓，此人有天下之才，你為甚不向寡人引薦？」

龐涓早有準備，回道：「回大王，龐涓並非不欲引薦師兄孫賓，但他是齊國人，宗族皆在齊國，魏國與齊國目下已勢成水火，趙國又依附齊國，不把大王放在眼內，龐涓正欲領兵伐趙，於此情勢，只怕師兄孫賓，身在魏國，心在齊國，誤了大事，因此不便向大王引薦。」

魏惠王道：「不然，吾聞士為知己者死，不拘國籍用人才，何必拘泥於本國之人呢？」

龐涓無法，只好道：「既大王決意召孫賓來魏，臣這便修書向孫賓示意。」

龐涓拜辭而出，心中忖道：「魏國三軍兵權，皆在我一人之手，天下無出吾之右。若孫賓來此，吾將多一位勁敵矣！哼哼，但教龐涓在此，決不容此事降臨！」

龐涓已打定主意，他果然毫不猶豫，修書一封，派人帶去鬼谷，呈交孫賓。

孫賓接龐涓書函，閱時發覺，龐涓在書函中，竟無一字問候先生鬼谷子，心中便不悅，暗道：「龐師弟怎可如此忘恩負義？如今魏國兵權落在他手上，天下只怕不得安寧矣！」

孫賓手持書函，呈交鬼谷子，鬼谷子略一閱，便向孫賓含笑道：「賓兒之意如何？你若受邀而往，榮華富貴或許便不翼而降也。」

孫賓想了想，道：「先生，孫賓雖不欲求那榮華富貴，但亦決意赴魏國一行。」

鬼谷子微笑道：「為什麼？」

孫賓道：「龐師弟心性偏隘，如今他手掌魏國兵權，四出征伐，令天下烽煙四起，蒼生百姓苦不堪言，吾入魏必令他警醒，消弭戰禍，以保天下太平，若功成之日，即孫賓退隱之時也。」

鬼谷子一聽，不由暗歎口氣，心道：「你若萌此意，便是你與龐涓「祖宗風水鬥煞」之禍降臨了，但此煞劫又決無可避，吾亦只能暗中助你歷劫之後全身而退罷了。」

鬼谷子心中轉念，便對孫賓道：「你且摘山花一枝來，吾為你卜示前程。」

孫賓一聽，站起來正欲出洞，忽見先生的几案上，瓶中供養了一束黃菊花，心道：時正九月天氣，秋深時節，黃菊乃應節令之花。於是便伸手拔出一枝，遞給鬼谷子，輕聲道：「請師傅指點。」孫賓見鬼谷子正在沉吟，沒有接花，便又重行插入瓶中，因為他連一株野菊花也不欲傷折它。

鬼谷子一見，即肅然道：「賓兒，你選此花為卜示前途，可知此花已經採折，亦即已被殘折，不能算完好了，這已判斷了你此行之前途。幸而此花性耐霜寒，風霜難屈，雖經殘害，尚可保存。且此花

素來供養於瓶中，受人器重，又瓶乃金屬之物，而形如鐘鼎，因此你日後必可名刻鼎鐘矣，萬世不衰。又此花經拔再插入瓶中，只怕尚未屆得意之時，終究須歸入瓶中，因此可斷你的功業，必於故土獲取，今日之判，你須牢記於胸。」

孫賓點頭道：「是，師傅，孫賓當牢記謹遵。」

鬼谷子微一沉吟，忽地伸手入懷，取出一卷文書，對孫賓道：「此書乃吾故友孫武所著，集他一生心血而成，兵書十三卷，每卷皆驚世之作，於兵法之道，比吾有過之而無不及，乃於你祖墳中所得，你祖宗之物，當歸還於你，當可助你達成消弭戰禍的宏願。」

鬼谷子把兵書交到孫賓手上，又道：「你先拿回去研讀，三日後再來見我。時間無多，你能學多少便算多少了，三日後吾將取回，決不容此書流入世間，以免遺禍根於天下也。」

孫賓奇道：「弟子少失父母，國家多難，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有此奇書，並未閱之，為甚先生不許讓其流入世間呢？」

鬼谷先生道：「得此書者，若心腸仁厚，則可為天下之利；若心性殘惡者得之，則恐為害天下也，因此不得不慎而處之。」

孫賓忙肅然道：「是，師傅教誨，孫賓必謹記於胸。」孫賓說罷，即携書返回他居停的洞中，研讀起來。

三日後，孫賓即依言把「兵書」奉還鬼谷子。鬼谷子慎重納入懷中，再逐篇考究孫賓。孫賓對答如流，竟無一字遺漏。鬼谷子大喜道：「你遇祖宗之物，即靈慧非常，足證你與祖宗龍氣已滙聚一體矣！你的祖宗龍脈，雖有害於你，亦有利於你，此書當可助你化害為利。」

鬼谷子一頓，目注孫賓一眼，又道：「吾有錦囊一封，可於生死一線、萬般無奈之際啓拆，切記莫遲莫早。又於此時，你可把你的『賓』字，易為『臏』，以化解你運命中的兇劫。」

孫賓接過錦囊，小心收藏好了，又向鬼谷子詢道：「請問先生，弟子何時下山有利？」

鬼谷子一聽，不由呵呵而笑道：「孫賓啊孫賓，你入此谷已整七年歲月，一切皆已足獨立自處矣，吾與你日後重見，只怕已是數十年了，既然如此，你大可放膽歷世去吧，不必患得患失、心存疑慮。」

孫賓無奈，只好跪下向鬼谷子拜辭。他出了洞外，忽見一位少女俏生生凝立，向他含笑不語，孫賓不由亦含笑道：「三師妹，何不請准師傅，與我一道下山入魏去呢？」

張儀格格笑道：「大師哥，我早有此意，亦詢示過師傅矣，但你知道師傅他如何回答？」

孫賓奇道：「師傅如何回答？」

張儀意味深長的笑道：「師傅說，目下尚未到你入魏之時，但魏國你勢必走一遭，一切須依勢格而定也。師傅如此吩咐，我自然只好依從啦！不過……」張儀忽然欲言又止。

孫賓忙道：「三師妹，不過什麼？」

張儀想了想，才若有所思的道：「不過我亦早有預料，我日後勢必須走一遭的魏國了，大師哥此行務必小心謹慎，切勿因一時挫折失意而氣餒，只要渡過運命之劫，日後便可一往直前了。」

孫賓一聽，憶起張儀在龐涓下山時，亦曾替他卜算過前程，如今果然甚為應驗，暗道：未知她和師傅對我運命之判，又是如此呢？孫賓心中雖有疑念，但明知「天機不可洩漏」，再追問下去，師傅和三師妹亦決不會明示，無奈便不再問了。

當下孫賓與張儀殷殷話別，然後孫賓便決然的離開鬼谷，下嶽山去了。

張儀目送孫賓的身影，漸而在鬼谷外面消逝，不由微歎口氣，喃喃的道：「孫賓啊孫賓，你此行志在消弭戰禍，知否卻是惹禍上身？更挑起一場驚天戰火？連我張儀亦將被捲進漩渦？你又可知這一切師傅早已預料而伏下妙着呢？哎……天數運命如此，你孫賓、我張儀、他龐涓，三人皆避無可避了。」

張儀正喃喃自語之際，耳邊忽地鑽入一縷勁音道：「張儀，此乃天運及你等三人之命數所定，你既已自知避無可避，還嗟歎什麼呢？且收拾心情，迎接命運的挑戰吧！」

張儀知是師傅以「內力傳音」，她微一沉吟，即豁然而悟，格格笑道：「是，師傅，張儀因情之所切，不覺着了心魔之惑了。」張儀說罷，再不多言，返回她居停的洞中，加倍努力研悟鬼谷子親授的「神算」奇學，準備應變去了。

* * *

孫賓下了嶽山，一路向魏國都城大梁(今開封市)而去。孫賓的武功根基不及龐涓，因此龐涓入魏不到一日，但孫賓卻花了整整兩日時光。

進城之時，孫賓亮出龐涓的名頭，守城官兵立刻盛情相待，派出一隊兵丁，護送孫賓直抵龐涓府第。孫賓但見龐涓府第豪華不下於王宮，心道：龐師弟果然已在魏國穩得「榮華富貴」了。

龐涓知孫賓抵達，下令大開中門，又走出來親自迎迓，與孫賓執手而進，狀甚親熱。孫賓心道：龐師弟倒甚念同門之情，進了大廳，龐涓吩咐獻茶，孫賓向龐涓謝了引薦之恩。龐涓哈哈一笑道：「大師哥不必客氣，在魏國憑我龐涓一句話，即可無遠弗屆也，待明天一早，我便與你入朝見魏惠王吧！」龐涓說着忽地一頓。

他目注孫賓一眼，忽然道：「但大師哥入魏有甚大計呢？彼此同門，說出來參詳一下。」

孫賓見龐涓甚念同門之情，便坦然道：「孫賓入魏，非求榮華富貴，但望能消弭天下戰禍也。龐師弟若能助我一臂之力，則天下百姓蒼生，亦必拜謝龐師弟的恩德。」

龐涓一聽，心中不由一聲冷笑，暗道：吾之功業，皆於征戰中獲得，若如你所言，消弭戰禍，則吾之豐功偉業，豈非付諸流水嗎？哼哼，你的想法也太天眞狂妄了，天下的戰火，乃由爭天下而生，憑你孫賓一人之力，竟敢自負可以消弭嗎？龐涓心中狠狠的轉念，臉上並無任何表示，他呵呵一笑，道：「大師哥稍安毋躁，一切且待明早見了魏惠王再說吧！」

當晚，孫賓在龐府住下，龐涓特別爲他排了盛大酒宴，遍請魏國的達官貴人，連相國王錯大人，亦應邀赴宴，龐府上下一片熱鬧。孫賓目睹此排場，對龐涓在魏國的非凡地位已深信不疑了。

第二天一早，龐涓果然引領孫賓入朝面君。魏惠王見孫賓抵臨，走下台階迎迓。孫賓連忙拜道：「孫賓乃草野之身，怎敢當此大禮？」

魏惠王道：「不然，你乃龐將軍的師兄，同屬鬼谷先生門下，吾心儀久矣，今得相見，足慰平生！」魏惠王也不去考究孫賓之能，便對龐涓道：「龐將軍，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帥兼領軍師之職，與你共掌三軍兵權，你意下如何？」

龐涓立刻回道：「臣與孫賓，同門結義，他是臣的師兄，豈可以兄爲副呢？不如暫拜客卿之職，待有功績，臣即讓位，甘居其下爲副，請大王明鑑。」

魏惠王想了想，道：「卿言甚是，依卿所奏，便封孫先生爲客卿，賜府第一所，待有功於國，再行賜封。」

孫賓謝恩，退出朝中。從此，孫賓便在魏惠王所賜的府第居住下來。龐涓亦經常前來拜訪，與孫賓過從甚密。孫賓見龐涓甚念師兄弟同門之情，對他的戒心便日漸消失了。

一天，龐涓擺下酒宴，請孫賓赴席，孫賓亦欣然而赴龐府。席間，龐涓與孫賓談及兵法之論，孫賓對答如流，並無半點隱瞞，龐涓越聽眉頭越皺，暗道：怎的孫賓所學，竟遠勝我龐涓呢？

龐涓向孫賓試探道：「大師兄所學，似非師傳所授，未知出於何處？」

孫賓對龐涓已無戒心，便坦然道：「剛才所論兵法，乃出自吾祖孫武所著之『兵法十三篇』也，若論出處，可歸入『孫武兵法』吧！」

龐涓一聽，不由又羡又恨，暗道：鬼谷子這老匹夫，分明偏心之極，怎的傳孫賓以「孫武兵法」，便不授於我龐涓？嘿嘿，幸虧我龐涓搶先一步，已在魏國站穩脚跟，否則必被這老匹夫害苦了。

龐涓的震驚稍縱即逝，孫賓毫無戒心，也沒發覺。龐涓神情一肅，意態誠懇的道：「吾久聞孫武兵法，乃驚世奇學，既然是大師哥家傳之寶，若能借弟一閱，當感激萬分。」

孫賓如實回道：「此事萬分抱歉，因此書經師傳詳解演釋，已勝原著甚遠，已非愚兄家傳之物了。師傅亦只許我閱看三日，當即交還於他，此外並無隻字錄本。」

龐涓一聽，不由又狠狠的暗哼一聲，心道：鬼谷子這老匹夫，分明知道孫賓易受騙，着着預伏先機，提防此兵書落入吾手中，嘿嘿，老匹夫啊老匹夫，你以爲如此便可剋制我龐涓了麼。龐涓心中惡念頓生，但表面上却歡顏相向，絕無半點猜忌，呵呵一笑，不再糾纏於「孫武兵法」上了。

過了數天，魏惠王親臨演武場，特邀龐涓和孫賓同赴。抵演武場，龐涓先行演練兵馬，進退甚爲得法，孫賓暗道：龐師弟果然有大將之才，練兵訓武，甚合法度，可惜尚欠變化神韻，實戰之際，未免易於被敵窺破也。

魏惠王卻得意的對孫賓道：「孫先生，你看龐將軍所訓之軍，是否已達天下無敵之境界呢？」

孫賓對龐涓並無戒心，便坦然回道：「龐將軍所訓之軍，進退甚合法度，堪稱中上之師，可惜尚欠變化之道，易於受制於敵，尚未可誇爲天下無敵之師也。」

魏惠王正當興奮之際，被孫賓潑了一頭冷水，不由皺眉，接而下令道：「孫先生既如此判斷，請與龐將軍各演陣法，以供吾審閱。」

孫賓無奈，只好遵令，龐涓居然亦無異議。

當下先由龐涓演陣，他把令旗一舉，台下數千士兵，便迅即排成一個方正之陣，倒也甚爲快速。龐涓得意的問孫賓道：「孫兄，此陣何名？如何破之？」

孫賓目注一眼，即朗聲道：「此乃方正大矩陣也，進退成排，甚爲堅固，但堅固有餘，變化不足，易於受制。」

龐涓一聽，神色不由一變，魏惠王亦皺了皺眉，對孫賓道：「孫先生既有破陣之法，便請試演排陣妙法吧！」

孫賓至此，已無可推辭，他於是亦手執令旗，跨前一步，向台下兵將大聲道：「衆將士聽令，吾之陣法變幻無方，務必依吾旗號走動，違令者斬！」

台下衆將士一聲「聽令」，孫賓當即把令旗一舉，衆將士即走動起來，很快便排成一陣，異常奇特，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龐涓哪能識得？既不識陣法，又怎去破解？龐涓無奈，只好悄悄藉故靠近孫賓身邊，私問道：「大師哥，此陣玄妙，莫非便是乃祖孫武兵法上所授麼？」

孫賓坦然點頭道：「正是，不過已經吾研悟演化也。」

龐涓忙道：「如何演化？」

孫賓不加隱瞞道：「此即顚倒八門大陣也。」

龐涓道：「有甚變化？」

孫賓道：「若遇攻擊，則立可化八爲十六，再攻則化十六爲六十四門大陣，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以至變幻無休，困敵至死方休。」

龐涓臉色又一變，忙道：「然則可有破陣之法？」

孫賓道：「此陣並無破解之法，因此不出則已，一出必收奇效也。」龐涓無言以對。

龐涓悄悄離開，先向魏惠王私報道：「孫賓所演之陣，乃將八門陣顚倒而排，若攻之則可變十六、六十四門陣，雖然精妙，但吾亦有法破之。」

魏惠王向孫賓詢問，孫賓所答，竟與龐涓所報相合，魏惠王於是以爲龐涓之才，與孫賓不相伯仲，心中欣慰，暗道：當世兩大奇才，皆爲吾魏國效力，吾中原盟主之霸主地位，必可保百年穩固也！

龐涓經此試陣，才知孫賓所學，遠非自己所及，他又羡又忌，再一轉而恨怒交集，心道：可恨墨翟和鬼谷子兩老匹夫，偏把此禍根伏於吾之身畔！吾若不除去，日後必取吾位而代之也！龐涓心中轉念，一條毒計便油然而生了。

過了幾日，龐涓往孫賓府上拜候，言談間，龐涓問孫賓道：「師兄故國乃齊國，今兄已爲魏國效力，何不把宗親迎來魏國，同享富貴？」

孫賓歎了口氣道：「吾雖與你同門，吾之家事，你怎會知悉。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孤苦無依，幸得叔父及堂兄孫平帶吾逃出險境，才僥倖保存生命，堂叔、兄，實乃吾大恩人也，可惜自別後已不知兩人所踪，至今已無法尋訪得着了。」

龐涓微笑道：「那孫兄尚憶念故國故鄉麼？」

孫賓又長歎一聲道：「人非草木，豈能忘本。但如今既已任職魏國，故國之事，也就無法顧及也。」

龐涓笑道：「師兄所言甚是，大丈夫志在四海，又何必執着於故土呢！」

龐涓再說了幾句閒話，便告辭走了。

過了月餘，一天早上，孫賓入朝畢，正返回府第途中。忽地有一漢子趨前，向孫賓問道：「請問你是孫客卿麼？」他的口音，竟是齊國人士。

孫賓一聽，微吃一驚，在路上不便細詢，便把這漢子帶返府中，再細問其來歷，這漢子不慌不忙，回道：「小人姓丁名小二，於齊國臨淄城出身，營商販運爲生，一日忽遇一人，自稱姓孫名平，托我帶一書函到魏國，交給魏國客卿，因此才冒昧相訪而已。」

孫賓一聽「孫平」二字，心中不由一跳，因爲「孫平」正是他的堂兄。孫賓情急之下，也不及細思，立刻道：「吾便是孫賓，在魏國受聘爲客卿，丁小二可把孫平的書函交我便了。」

丁小二依言，把一封書函交到孫賓手上。孫賓拆閱，只見書函道：「愚兄平字達賢弟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家族蕩散，不覺已數年矣。一向以來，愚兄生活無着，只好於宋國爲人耕牧，你叔父一病逝世，異鄉流落，苦不堪言。幸而齊王念舊，招還故里，欲迎吾弟，重振家門，聞吾弟就學於鬼谷，必成大器。茲作書柬，以達吾意。祈望早作歸程，兄弟得以重見。」

孫賓閱畢，他素來感佩堂兄孫平之恩，不由長嘆一聲，即執筆疾書回函，道：「弟已仕魏，未可便歸，候有建樹，再邀兄至，則兄弟亦可重逢見面也。」寫畢，又把黃金一錠，送給丁小二作爲路費。丁小二走後，仍搖頭歎息道：「吾受魏國之祿，豈可不忠魏國之事？但望兄長見字，即赴魏國，吾兄弟便可重逢相見了。」

不料那丁小二出了孫府，卻不出城，反而折轉身，向龐涓府第疾掠而去，原來此人並非齊國來客，亦非營商販運爲生，而是龐涓的心腹家將徐甲。龐涓不動聲色，套取孫賓的家隱，得知他的堂兄孫平於孫賓有恩，便僞作孫平的書函，送去給孫賓。孫賓自小即與堂兄孫平離散，如何分辨是否孫平的手跡，

於是信以爲眞，不但吐露心聲，且寫了回函，托「丁小二」帶回去。

徐甲大功告成，把孫賓的回函呈上龐涓，便得意告退領賞去了。

龐涓拆開孫賓的回函，仔細審閱一遍，竟難從孫賓的回函中，尋到可以入罪的證據。龐涓狠狠咬一咬牙，便毫不猶豫，在孫賓覆函的末段，提筆改寫道：「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懸殊切，不日當圖歸計。若齊王不棄，自當盡力報效！」龐涓與孫賓相處甚密，早已熟悉他的手跡，因此模仿起來，當眞天衣無縫。

當日，龐涓便入宮，私見魏惠王，他示意屏退左右，把僞書呈上，道：「孫賓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恰被臣於郊外截獲。事態嚴重，雖是同門，不敢偏私袒護，祈大王定奪。」

魏惠王閱畢，似猶未盡信，沉吟道：「孫賓心懸故土，莫非嫌寡人尚未盡用其才麼？」

龐涓道：「不然，大王，孫賓祖父孫武，昔爲吳國大將，後來仍歸故國齊土，必不肯爲魏盡全力也。且孫賓之才，並不在臣之下，若齊用之爲將，必然與魏爭雄，乃日後心腹大患，望大王明鑑。」

魏惠王沉吟道：「卿所言甚是，但孫賓應召而來，罪狀未明，若殺之，恐天下以爲寡人殘虐，能人異士便不肯爲吾魏國效力也。」

龐涓見魏惠王雖感震驚，但仍有三分清醒，便不敢太露形跡，回道：「大王之言甚是，臣願往勸孫賓，若肯留魏國，可存其生命，並加重用；若不肯留，大王請將其交由臣處置，臣自有妙法令其懾服，則天下人口實亦被堵住矣！」

魏惠王點點頭道：「依卿之言吧！一切務必善爲處之，莫爲天下人非議！」

龐涓拜辭而出，即往見孫賓，以便進行他的第二步殺着。

* * *

龐涓抵孫賓府上，兩人見面，龐涓示意孫賓摒退左右，才失聲道：「師兄，大事不妙！」

孫賓大吃一驚道：「所爲何來？」

龐涓悄聲道：「聽說齊國有人帶來兄之家書，未知是否？」

孫賓坦然道：「果有此事。」孫賓又坦露家書中有請他還鄉之意。

龐涓頓足道：「這便壞事了，兄亦知如今魏、齊爭鋒，已勢成水火，大王知你有思兄之意，必大爲猜疑，如此一來，只怕師兄便難於魏國立足矣，你我同門之誼，師弟不忍兄蒙難，特來通報一聲。」

孫賓一聽，不由吃驚道：「一個齊國來客，一封家書，不料竟生出如此事端，如今卻如何向大王解釋？」

龐涓微微一笑，道：「吾知大王疑心極重，如今之計，唯有以進爲守，師兄可向大王上奏本，求請返鄉掃墓祭祖三月，大王見你坦誠相對，或會釋疑。」

孫賓無奈點頭道：「這是無法中的辦法吧！一切但依師弟之議行事好了。」

第二天，孫賓果然上朝，龐涓恰好不在。孫賓無法，硬着頭皮，向魏惠王呈上奏章，乞假三月，還齊祭祖。

魏惠王把孫賓此時的奏章手跡，與日前截獲的「家書」對照，匆匆之下，但覺字跡相同，不由大怒，戟指斥孫賓道：「孫賓，寡人待你不薄，爲何你先是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見早萌反叛魏國之心，有負寡人信任，豈可饒恕，寡人先削去你的官職，再發龐元帥府問罪！」

朝中武士奉旨，立刻剝摘孫賓冠帽，五花大綁，押到龐涓的府第。龐涓一見，吃驚道：「孫客卿所犯何事？」朝中武士把魏惠王的旨意宣示，龐涓一臉無奈道：「如此，臣領旨。」

龐涓着武士把孫賓先行押入密室看管，再出來對朝中武士道：「回奏大王，說臣一切自有妙法處之！」朝中武士，回去向魏惠王覆命去了。

龐涓這才重返密室，先替孫賓鬆綁，撫慰一番，這才又慨然的道：「師兄蒙受此奇冤，弟必在大王面前保奏，請師兄放心，先行於弟府中住下，看誰敢傷兄一根汗毛。」

孫賓垂淚道：「吾消弭戰禍大志未遂，生命已危懸一線，幸得師弟周全，孫賓不敢忘報。」

孫賓道：「師哥不必自悲，但教龐涓在世，必可保師哥平安無恙！」

孫賓乍遭奇禍，已毫無主意，只好道：「那一切拜托師弟照應了，孫賓若得重生，皆師弟所賜。」

龐涓道：「彼此同門兄弟，師哥幸勿介懷。」

龐涓說罷，即告辭而出。出了外面，才向密室四周的武士下令道：「汝等嚴加看守，若有閃失，殺毋赦！」

到第二天，龐涓才入宮見魏惠王。龐涓向魏惠王奏道：「大王，經臣查證，孫賓確有私通齊使欲叛魏之罪，但其尚未及踐行，殺之無益，反留天下人於口實，說吾魏國殘虐。不如以臏足黥面之刑加之，使成廢人，終身不能返歸故土，既全其生命，又除去後患，兩全其

鬼谷子對孫臏道：「我便傳你火浴鳳凰無尚神功……」

美，望大王明察。」

魏惠王此時甚恨孫賓，聞言也不思忖，便斷然的道：「卿所言甚善，一切依卿所奏行事吧！」

龐涓領了旨意，返回府第，進入密室，對孫賓道：「魏王十分惱怒，極欲置師兄死地，弟再三保奏，才幸保師兄生命，但須把兄臏足黥面，永留魏國，不得私逃，否則必殺兄無疑。此乃魏國律法，弟亦不敢相違，望師兄諒宥。」

孫賓一聽，心中不由大悲，暗道「臏足黥面」，即把吾膝蓋敲碎，從此不能直立走動，已成廢人，再於面上刺上囚徒之字，則吾終生無面目見故土鄉親父老矣！孫賓仰天長歎道：「蒼天啊！難道孫賓此浩劫，當眞不可避免麼？」

龐涓面色一沉，肅然道：「師兄之生命，尚賴弟以人頭作保，方可保全，若再求免刑律，則龐涓已無能爲力了。」

孫賓萬般無奈，只好長歎道：「一切皆運命所註定，孫賓亦無話可說也！多謝師弟周全生命之恩，臏足之刑，望師弟親自施爲，以求痛快一擊吧！」

龐涓心中獰笑一聲，但口中卻道：「師兄放心，龐涓當親自執刑，以減輕師兄臏足之痛，請師兄隨吾入刑室了此案吧！」

孫賓知此劫勢無可免，只好站起來，跟隨龐涓及一衆武士，進入刑室。龐涓先令人以針刺孫賓之面，成「私通齊國」四字，再用墨塗之，永留面上。

然後又下令把孫賓綁在柱上，龐涓親自動手，手執鐵鎚，運內力向孫賓的右膝蓋猛然一擊，孫賓慘叫一聲，右腿膝蓋已然被擊碎了。龐涓心中一聲獰笑，又揮鎚向孫賓的左膝蓋擊去，孫賓又一聲慘叫，昏絕於柱上。

龐涓令人以水潑醒孫賓，流淚道：「師兄遭此酷刑，實王命國法難違，望兄諒察。」然後又吩咐刑醫，以金創藥敷孫賓的膝部，再用白布包裹，派人抬入書房，讓孫賓好好歇息休養。

龐涓又每日進來，向孫賓撫慰，更每日供應美酒佳餚，令孫賓的創傷早日復原。孫賓不禁又悲又感，他向龐涓道：「孫賓得保存生命，皆師弟所賜，日後必有所圖報。」

龐涓淡然一笑道：「師兄得保生命，吾願足矣，圖報之說，不提也罷。」

過了月餘，孫賓自覺創口已合，他試站起來，不料膝蓋已碎，雙腿無力，一跌跌在地上，費了一番力氣，才勉强爬起，只能盤足而坐了。孫賓悲道：「師傅臨別之際，曾着我於危難之時，改『賓』爲

『臏』字，如今果然不改亦不成，我已成孫臏了。」

從此，孫賓之名，便變成孫臏了。但爲甚會如此？是運命還是人謀？孫臏直至此時，尚難明瞭。

孫臏在龐府中又過了半月。這天晚上，龐涓又來探望，言談間，龐涓忽然道：「師哥不幸已成殘廢之人，你那消弭戰禍的大志，只怕難於踐行矣！」

孫臏悲道：「既已成廢人，大志更無從談起也！」

龐涓立刻接口道：「不然，師兄之大志，自有人繼承之，只看師兄是否樂意吧了！」

孫臏於悲傷中，心神不由一振，忙道：「孫賓當然樂意，只要能遂消弭戰禍的大志，吾雖殘亦無憾矣！」

龐涓微笑道：「那師兄是否相信小弟有此能耐呢？」

孫臏眼神一亮，道：「願聞其詳！」

龐涓道：「吾將以戰克戰，統御魏國大軍，平定天下列國，則戰禍自然便可消弭矣！只是小弟心有餘，恐力有不足，尚望師兄助我一臂之力。」

孫臏歎道：「孫賓今日已成廢人，卻如何助師弟你？」

龐涓微笑道：「這容易之極，師兄只須把家傳『孫武兵法』，傳授於我，則吾便可繼承師兄的未遂大志，平定列國，消弭戰禍也！」龐涓說時，目灼灼的盯着孫賓，神態已無復最初的從容鎮靜。

孫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爲甚龐師弟如此着意於「孫武兵法」？他既如此注重，會否不擇手段以求呢？假若如此，那師傅當日的憂慮，便決非杞人憂天了，孫臏心中雖微感疑惑，但他卻決不信這是龐涓佈下的陷阱，而且相信龐涓尚念同門之情義，因爲一切均太不可思議了，孫臏便告訴任何人也決不會相信。

孫臏心中轉念，便點點頭道：「這樣吧，此事且容我細思，因師命不可違啊！」

龐涓一聽，心中不由狠狠的咬牙道：必是那老匹夫暗地裏，已對我下了結論，他不但不肯把「孫武兵法」傳授，甚至連孫臏亦不准他洩漏半句！哼哼，如今孫臏已落在吾手，他若不答允，管教他生死兩難，吾之所以留他生命，不外欲留他的口，說出那驚世兵法罷了！龐涓心中惡念連轉，但卻微笑道：「不錯，不錯，大師哥且仔細想清楚，再行定奪吧！」

龐涓說罷，不動聲色，便告辭走了出去。孫臏在密室中盤足而坐，仔細思忖，他直思想了三日三夜，依然難下決斷。奇怪的是，龐涓卻也沒再前來催逼。

這天晚上，孫臏心潮起伏，再難入睡。他百般無奈，唯有以師傅鬼谷子所授的「靜心法」，默運氣息，以穩定心緒。幸而他的眞氣尚勉強可以凝聚，運行一周天後，他便漸入物我兩忘的境界了。

他的耳力也忽然精進了不少，隱約間忽地耳中傳入一聲歎息道：「如此一代奇才，我等於演武場上親眼目睹，可惜卻遭此奇禍，成了殘廢之人，魏國痛失英才！」接而又聽有聲音道：「噓！小心！此人如今已是龐將軍的重犯，絕不能輕忽大意，若有差錯，你我人頭只怕難保……國家大事，我等如何敢評論？倒是小心保住腦袋爲妙也！」原來是在書房外面守衛的武士，在低聲悄語。

孫臏一聽，這才知龐涓表面對他客氣，但實際上卻外鬆內緊，在書房外面禁衛森嚴，他孫臏就算身未殘，也決難越雷池一步了。孫臏心中不由又添了幾分疑慮，傳授龐涓「孫武兵法」的事，因此便更難下決斷了。

又過了幾天，龐涓派了一位心腹侍衛，前來打探動靜，見孫臏尚無決定，便冷笑道：「孫臏！你可知你的生命操於龐將軍之手？若非龐將軍以生命保你人頭，你只怕已身化厲鬼了，你竟忘恩負義，連龐將軍的一點請求也不答允嗎？」孫臏一聽，便知龐涓果然急於獲取「孫武兵法」了，只要稍一不愼，他欲加害自己，簡直易如反掌，孫臏無奈對龐涓的侍從道：「吾亦深感龐將軍的大恩，此事且容我再思想一日一夜，第三天必答覆將軍便了。」

侍從冷笑而去，孫臏知自己的生命已懸於一線，若不答應龐涓所求，只怕難逃厄運，但若答允，又師命難違，孫臏當眞進退兩難，他不由又悲又傷，暗道：目下吾之境況，是否已處生死兩難的絕境呢？他心中念及此，忽然又一動，因爲他猛地醒起，師傅鬼谷子臨別之際，曾贈他一個錦囊，着他於生死兩難之際方可拆啓，此時此刻，自己豈非已身處此絕境嗎？

孫臏再不猶豫，探手入懷，幸而錦囊尚在，他連忙拆開，錦囊內有黃絹一幅，上書三個「以瘋求生」的字眼。孫臏正凝注時，黃絹卻忽然見光而風化，化作飛灰，眨眼紛揚而逝。孫臏心道：師傅原來早算出我有此劫難，故伏下此「以瘋求生」的妙計也！

過了二日，孫臏果然答允授龐涓以「孫武兵法」，龐涓大喜，特地設宴，招待孫臏。席間，孫臏剛飲了三杯酒，龐涓正欲開口求索，孫臏忽然大叫一聲，口吐白沫，昏倒

地上。

龐涓驚奇，把孫臏用冷水潑醒，孫臏卻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其狀怪異之極。

龐涓試探道：「孫兄爲甚又哭又笑？哭的是甚？笑的是甚？」

孫臏笑道：「吾笑魏王欲取我人頭，吾卻伏有天兵十萬，大可保吾人頭！」孫臏哭道：「吾哭齊國若無孫臏，將缺一統御天兵之天將也！」

孫臏說罷，向龐涓納頭便拜，一面牽衣撫脚，哀求道：「先生！先生！鬼谷先生！快救孫臏出去，好統御天兵也！」

龐涓道：「吾乃龐涓，你認錯人了！」

孫臏不理，牽住龐涓的袍袖，死也不放，口中直叫：「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龐涓微哼一聲，揮袖甩開孫臏，正欲離去，忽又心生疑惑，便示意侍衛，把孫臏拖入豬圈，以察動靜。豬圈中糞便遍佈，臭氣熏人，聞之欲嘔。孫臏被推進來，卻立刻倒地而臥，他長髮披面，呼呼大睡，狀似瘋子。

龐涓又令人送上美酒佳餚，孫臏拒不進食，反而戟指罵道：「你等又來毒害我麼？」接而將酒食潑在地上。龐涓令人拾狗屎混泥塊，送給孫臏，孫臏立刻接過來，大口吞食，吃得津津有味，食完又伸手向來人笑道：「如此美食，卻嫌太少，尚有供應麼？」

來人把孫臏的情狀回報龐涓，龐涓大笑道：「此必受刺激過度而狂，孫臏既成瘋子，吾再無敵手，天下何足懼哉？那『孫武兵法』，不要也罷！」龐涓一頓，猛地憶起孫臏瘋中之言：魏國捨棄我孫臏，將再無大將，不由又哈哈大笑道：「任孫臏這瘋子自由出入，好教魏人知悉，魏國棟樑，如今便全賴我龐涓支撑了！但須派人嚴密監視，以防有詐！」

龐涓令下，果然便任由孫臏自由出入龐府。孫臏白天出去，晚上即回，但不睡高牀軟枕，卻去豬圈倒地而臥。別人給孫臏食物，他一概不拒，美酒佳餚固然不拒，狗猪之糞也甘之如飴，他爬過的路上，留下一陣臭氣。

魏國三軍統帥龐涓除掉一位心腹大敵，魏都大梁城卻多了一位瘋子，天數運命便是如此玄妙。

火浴鳳凰　奮發重生

匆匆又遇了月餘，這天晚上，在魏都大梁城一角，一座古井欄石階上，正坐着一位長髮披面、手捧猪狗糞便而食的瘋子。瘋子這副模樣，連在遠處監視他的探子，也歎道：「瘋癲如此，尚成甚麼氣候？龐將軍疑心也未免太重了……管他幹麼？不如喝酒去吧！」

監視的探子走了，瘋子卻依然如故，在古井石階上盤足而坐。

過了一會，瘋子的耳際，卻忽地鑽入一聲悲叫道：「大師哥……你……你是否眞的被害成瘋子了？」瘋子不答，依然盤足而坐，渾似不聞，那聲音又尖叫道：「孫臏呵孫臏！假如你眞的被龐涓這惡人逼瘋，我張儀必取他頭爲你報仇……」

瘋子竟然是孫臏，只見他忽地身子一抖，伸指於虛空亂劃起來，落入別人眼中，他簡直是瘋上加瘋了。

但發聲之人，竟然是孫臏的師妹張儀，經多年的歷練，張儀的神通本領，當世已罕有敵手，孫臏的情狀，又豈能瞞過她的目力？她剛才發聲，正是試探孫臏的反應，她立刻便認出孫臏於虛空亂劃的用意，因爲孫臏此時竟以「瘋體」字示意！

孫臏的「瘋體」字道：「三師妹……此地危機四伏，千萬不可大意！龐涓府上形如龍潭虎穴，他更手握千軍萬馬，你單人匹馬，闖龐府猶如送死而已……你快離開，返鬼谷向師傅回報，說孫臏正歷劫災磨，日後自有辦法脫身，莫以孫臏的生死爲念……快，快去吧，遲則只恐有變……」

張儀一見，立刻明白孫臏的「瘋體字」意，她登時已足可證實，孫臏並非眞瘋，而是使計欲謀脫身。而師傅所判斷的，龐涓與孫臏的「運命冲煞」，亦已確證無疑。張儀心中充滿悲憤，她委實意料不到，孫臏身受的災劫竟如此慘酷！她不禁狠狠的咬牙道：「龐涓！龐涓！我張儀若任由你肆虐同門，也愧於當鬼谷先生的弟子也……」張儀心念電轉，便又向孫臏以內力傳音道：「大師哥放心，張儀下山，乃奉師傅方命，你之悲慘遭遇，師傅已然盡悉，並已作巧妙安排，必救你脫險！」

孫臏一聽，又以「瘋體字」寫道：「此地伏有探子，監視吾之一擧一動，吾之形跡，均難逃龐涓的耳目，他只要一聲令下，全城戒嚴，師妹你便插翅難飛了……你盡快離開爲妙！」

張儀的聲音一頓，隨即急促的道：「大師哥，此時非細說之時，一切師傅早作安排，他老人家亦已親臨大梁城了……師傅說，他將以兵法中的『聲東擊西』之計救人……大師哥務必一直呆在此古井之畔，切勿離開，且看我和師傅，如何把魏都大梁，鬧個天翻地覆，替師哥你狠狠出一口惡氣……」

孫臏耳際的尖嘯聲，忽地戛然而止，孫臏就連制止的機會也沒有。孫臏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既然是師傅他老人家親臨大梁城，憑師傅和三師妹二人之能，果然可把魏都城鬧個天翻地覆，我孫臏雖然無法制止，但也是魏惠王疑心太重，龐涓殘虐所致，咎由自取，夫復何言……孫臏心中轉念，又知師傅鬼谷子既作救人的安排，便必定不會更變，也就安靜下來，默運「靜心訣」，最大限度凝聚日漸恢復的內力，以配合師傅和師妹的「聲東擊西」救人妙計。

孫臏在古井石階上，盤足而坐，他偶爾於披面的長髮間隙，偷察一下夜空星斗的位置，但見北斗七星的長尾，已向東面翹起，便知子時、丑時已過，目下已交第二天零晨的寅時末了(亦即零晨四、五點的時分)，孫臏承自家傳「孫武兵法」的十三篇中，其中一篇便是「星斗挪移」，他在受難的歲月中，暗地加倍努力研悟，此時他的「天象星斗」之學，已非常精湛，判斷時辰只是其中的微末小技而已。

就在此時，孫臏忽見東面的天際，騰起一團衝天的火光，隨即燒紅了半邊天，遠遠的，也聽到人聲吵雜，似有千軍萬馬，向城東奔去。孫臏微一沉吟，便即醒悟，暗道：按方位判斷，必是城東的龐涓元帥府起火了！而龐涓手握重兵，他的府第起火，必定調動城中兵馬，趕去救火，城中的禁衞，必定變得空虛，此際便是救人出城的千載良機了……又我所處之地乃城之西面，東面龐府起火，西面救人，果然是妙絕的「聲東擊西」救人妙計！

孫臏心念到此處，耳際忽地聽到東行地面的軋軋聲，他於披面的長髮間隙向南面望，但見一條嬌俏的身影，正推着一輛車，車上同樣有一長髮披面的人，坐在車上一動不動，小木輪車正向此地飛奔而至。

推車飛馳而至的，竟然便是三師妹張儀，別後二年，張儀的功力又精進不少了，此時她僅以二指推車，車上更載了人，卻毫不費力，片刻飛馳而至。

張儀把小木輪車推至古井邊，此時四下無人，一片寂靜，大概龐涓的探子，以及守城的官員，均趕去東面的龐府救火了，張儀也不及與孫臏細說，立刻把車上的那人衣飾剝了；又再一步向孫臏掠去，不由分說，便替孫臏脫去外衣。

張儀把那人的衣飾拋到孫臏的身前，急道：「大師哥！快，穿上衣服，準備起程……」張儀說着，一面急急的把孫臏剝下的外衣，穿在那人身上。

張儀一手把那人提起，放在古井的石階上，只見這人長髮披面，衣飾襤褸，臭氣薰天，盤足而坐，儼然是第二個如孫臏的「瘋子」。

張儀動作快速，閃電般抱起孫臏，放入車中，雙手扶持，推着便向東城門處疾馳而去。

孫臏此時已明白張儀的用意，他微歎口氣，喃喃的道：「好一個李代桃僵之計……但只怕害苦了頂替之人也！他日後落到龐涓手上，還保得住腦袋嗎？」

張儀微哼一聲道：「你知道麼？大師哥，此人便是龐涓派來監視你的探子！若不把他弄僵替代，如何可避過龐涓的耳目？再說這探子若被你逃脫，一樣必死無疑，既然早晚要死，不如在死前做一宗好事吧！」

張儀說着，已推着小木輪車，疾馳到東城門三十丈遠的暗角，她驀地把木輪車停下，目灼灼的盯着城門那面的動靜，只見城門甬道兩面，站了二排守城士兵，緊握刀槍，卻寂然不動。烏黑的鐵鑄城門洞開，卻無人出入，其狀怪異之極。

張儀不由一陣驚愕，也不知守城魏兵弄甚玄虛，就在此時，她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勁音，道：「張儀！猶豫甚麼？城門已然大開，任你進出，還不速速離去？」

張儀一聽，話也不答，即推車疾奔上前，她根本不須思慮，因爲她知道發聲之人，便是師傅鬼谷先生，由他老人家安排的大計，還會有絲毫差錯嗎？

張儀推着木輪車，從兩排的守城魏兵中擦身而過，那兩排魏兵竟毫無反應，猶如泥塑木雕，又如肅然挺立，恭送張儀和車上的孫臏出城。張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師傅行事，果然鬼神莫測，他在龐涓府第放了一把火，引開城中官兵的注意力，方便自己在西面救人；然後他又疾掠到東城門，以他的無尚神通，把守城門的魏兵弄作泥塑木雕，洞開城門，供自己推車坦蕩而出……師傅的「聲東擊西」救人之計果然妙之極了！

張儀推車，疾馳而出。她剛出城門，身後但聽轟隆一聲，烏黑大鐵門已重新關上了，如此一來，城門便立化阻力爲助力，因爲城中的追兵要出來，便非要花一番工夫打開城門，而這一段時間，便足夠張儀帶孫臏逃出險境，化險爲夷了。

張儀推車再疾奔了一段，此時月色忽然明亮起來，車上的孫臏，忽地瞧見推車的張儀，額上滲出汗珠，在銀白的月色中，顯得格外晶瑩。

他心中不由又酸又痛，連忙低聲道：「師妹，辛苦你了……你快

歇一歇，莫爲了孫臏累壞了……」

張儀心中不由亦一陣悲酸，喃喃道：「孫臏呵孫臏，你已被人如此殘害，尚處處先爲他人着想？就不替自己的前程悲傷麼？只要能救你脫險，張儀我辛苦一點算得甚麼……咦？爲甚麼我又不覺疲累？」

張儀忽地輕「咦」一聲。原來她奔馳半夜，內息已感不暢，額上冷汗直冒，拚命支撐之際，背後的神堂穴，忽地一熱，但感一股熱氣透背而入，直抵心俞、肺俞、腎俞諸穴，內息驟暢，勁力陡生。張儀微一驚疑，隨即醒悟，不由格格笑道：「是師傅駕臨了嗎？」

「呵呵！你怎知是師傅降臨？」一縷勁音又响了起來。

張儀笑道：「當今之世，能『以氣化力的神通，除了師傅鬼谷子先生，誰敢自負有此能耐呢……師傅，你快現身出來，大師哥他……」張儀忽然一想，悲憤的急道：「被龐涓殘害成廢人啦……師傅快設法救他脫難啊！」

「哎！運命所註定，相冲相煞，火浴鳳凰，劫後重生！往者已矣，便當逝去如流水吧！」林間小路上面，忽地傳下勁音。話未落，樹梢上面，已呼地掠下一道灰影，在孫臏的木輪車前凝立。

孫臏一見，不由悲從心發，他低低的叫了一聲：「師傅……孫臏已成殘廢囚徒，故以長髮披面，無顏再見師傅啊……」

現身的人果然是鬼谷先生，原來他施展「聲東擊西」妙計，助張儀救走孫臏，即尾隨而行，卻不走地面，在樹梢上無聲無息滑行，直到走出好一段路，這才驟然現身，鬼谷子凝注孫臏一眼，已然透過孫臏披面的長髮，瞧清他臉上的黥字「私通齊國」。鬼谷子微哼一聲，他何等目力超卓，立刻便認出這是龐涓的手跡，因此其餘一切也就不必多問了。

鬼谷子一言不發，右手忽然疾伸，穿越孫臏披面的長髮，按在他面上的黥字上面。孫臏但感臉上有如一陣熾熱火灼，滋滋有聲。鬼谷子托在他臉上的手掌一曲，指尖在他原來黥字的疤痕上疾點。孫臏心潮激蕩，因爲他從鬼谷子的手法便已知道，師傅已替他以無尚內力，抹去黥字，再重新刻上激勵他意志的四字了！

鬼谷子的手掌一抽而起，便突聽張儀一聲低叫道：「好啊！抹去囚徒之記，換上嶄新四字，大師哥！這四字便是『火浴鳳凰』！恰如你的際遇啊！」

孫臏已從鬼谷子的手法，知悉他的激勵字意，他不由感慨的歎道：「多謝師傅激勵，可惜孫臏已成廢人，雙足被臏，囚徒之字雖去，再難行走，實如囚徒一般無異啊！孫臏又怎敢以『火浴鳳凰』自比呢？」

鬼谷子意味深長的笑笑道：「臏兒，你的一切，吾已盡知，你不必細說，也不必嗟歎。只要你有決心、信心、毅力，你便必可成這『火浴鳳凰』了……你明白吾之用意麼？」

孫臏沉吟半晌，忽然把頭一昂，決然道：「是！，師傅，孫臏既然是『火浴鳳凰』之命，也就勇敢迎接命運的挑戰吧！」他一頓，又問道：「孫臏如何選擇日後之路？」

鬼谷子欣然道：「很好，你既然已明白你是『火浴鳳凰』之命運，吾便傳你一套『火浴鳳凰、奮發重生』的無尚神功吧！」

鬼谷子說時，附耳在孫臏耳際低言傳授了一套練功口訣，末了道：「這套『火浴鳳凰、奮發重生』的功夫，專爲你而設，但有小成，即可如常人般行走；若中成者，則又健步而飛；再若得大成，則盤足而可飛渡山川峻嶺也……達何境界，全憑你自己的努力，知道嗎？」

孫臏臉有喜色，欣然點頭道：「多謝師傅，憑此神功，孫臏果然可如『火浴鳳凰、劫後重生』也……但未知孫臏此後的出路又在何處呢？」

鬼谷子不答，卻目注張儀，含笑道：「張儀，你的神數學問，已足可回答孫臏此問，你代師傅回話吧！」

張儀微一沉吟，便朗聲道：「大師哥的命運終歸故土，因此不言而喻，此行當是東面的齊國無疑啦！是也不是？師傅……咦？爲甚又欲離去了？」張儀忽地驚咦一聲，原來她目力超卓，於暗影中，忽見鬼谷子的白眉毛一揚，便知他欲一飛而掠走了。

果然鬼谷子的身形已驟然而起，一縷勁音傳下來：「呵呵！張儀，你的神數之學，已足可與師傅併駕齊驅，你既然作此斷，便必有你之所據，何必多問？猶豫甚麼？吾去也，十二年後，再與你等於鬼谷相見吧！」鬼谷子的勁音戛然而止，他的身影亦消失不見了。

張儀心中若有所失，半晌不語。她偶爾回神，目注孫臏一眼，這才明白，照應大師哥的重責，已落在她肩上了。張儀微歎口氣，猶如俠女下江湖闖蕩，毅然推着木輪車，續向東面的齊國地域疾馳而去。

* * *

張儀推着木輪車，日夜奔馳，三日後，終於進入齊國境內了。

張儀正在思忖，是否逕直奔向齊都臨淄城(即今山東臨淄縣)，因

此時此地，距臨淄尚有足三十餘里。張儀武功甚佳，亦感饑疲，何況車上的孫臏，張儀正尋思先找一處地方落脚，食宿一宵，再作打算。

就在此時，齊都臨淄城方向，大路之上，忽地騰起一陣煙塵，不久便見十數輕騎，快馬揚鞭，直向這面奔馳而來。張儀見人馬來自齊都臨淄，她又深知孫臏的命運，乃應在故土「劫後重生」，因此也毫不驚疑，乾脆把木輪車停下，站在路上，細察動靜。

十數輕騎飛奔而至，領先一位將軍遠遠即向張儀這面大叫道：「來者可是孫臏先生嗎？齊國大將軍田忌，恭迎孫先生駕臨齊地！」

車上的孫臏未及答話，張儀已格格笑道：「果然是『功名歸故土之命』也，甫入齊地，便有大將軍親迎城外三十里了……喂，田大將軍，你怎知那位孫臏先生今日駕臨齊地？」

馬上的大將軍朗聲道：「日前有一位天下聞名而不見其踪的奇人鬼谷先生，降臨敝府第，對田某曉示，三日後，有一位姓孫名臏的兵法大師，進入齊境，誰有幸遇之，誰便又替國家建豐功偉業矣！因此田某今早不惜遠迎三十里，以求先遇該位奇士……姑娘，請問車上之人，是否孫臏先生呢？」

張儀不置是否，卻笑道：「原來是鬼谷先生傳訊，但田將軍是否知道，孫臏先生乃魏國的囚徒，便迎他入齊，不怕魏國不高興，向你齊國狠狠報復麼？」

田將軍大笑道：「吾齊國與魏鼎足而立，逐鹿中原，各爲其主，魏國之棄，恰爲吾之重用，何足懼哉！」

張儀微笑，又道：「雖然，但孫臏先生乃殘廢之人，田將軍以爲，他尚可爲你齊國效力嗎？」

田將軍呵呵笑道：「將帥之才，貴智而不在勇，孫先生雖然殘廢，吾亦知乃魏國奸人龐涓所害，深感同情，亦欲營救，天幸他已安然脫險，今既歸故土，吾傾齊國之力，必可令他復原！務請姑娘和孫先生放心好了！」

張儀一聽，甚喜田將軍的豪爽，便欣然道：「田將軍，實不相瞞，車上之人，果然是鬼谷先生的大弟子孫臏也，請恕他雙足已廢，不利於行，不便下車相迎。」

馬上的田將軍一聽，立刻滾鞍下馬，奔到木輪車前，向車上的孫臏拱手道：「在下田忌，恭迎孫臏先生大駕光臨！若不見棄，便請先到敝府歇息，待身子康復，再上朝參見吾主齊威王，以定行止吧！」

孫臏知田忌是齊國統御三軍的大將軍，又見他如此熱誠，不由微歎口氣，感慨的道：「吾孫臏果然是『火浴鳳凰、劫後重生』之命運也，有幸甫歸故土，便得與田將軍相遇，恭敬不如從命，孫臏便先到田將軍的府上作客吧！」

孫臏又把張儀向田忌介紹了，田忌才知張儀原來亦是鬼谷先生的得意門生，他不由大樂，呵呵笑道：「好！好極了！不料田忌今日，竟可與鬼谷先生的兩大高徒結交！此吾之大幸也！」

田忌說罷，親自推車而行，馬上的十數隨從見狀，豈敢怠慢，亦紛紛下馬，相助推車，一行十數人，擁着車上的孫臏和張儀，一路向東面的齊都臨淄城去了。

自此，孫臏便留在田忌的府上，他絕沒閑着，每日苦練鬼谷子所授的「火浴鳳凰、奮發重生」神功，由朝到晚，由夜入日，無休無歇，偌大的齊都臨淄城中，根本就不見孫臏的形踪，此時齊國君民，也根本不知道，一位將令天下震驚的大兵法家，已然降臨齊國了。

張儀也留在田府，她不放心孫臏，堅持每日替他以內力眞氣療傷，直到孫臏已練成「火浴鳳凰」神功的小成境界，可以盤足而滑，站立如常人般緩移，張儀才鬆了口氣。她確信師傅授孫臏的「火浴鳳凰」神功，的確可令孫臏「奮發重生」了。張儀閑時，也沒歇着，出外週游齊國境內的山川名勝，甚至登臨泰山極頂，縱覽天象，推斷乾坤氣運、天下大勢。在田府的這段時間，張儀的神數奇學，不覺又精進一層了。

眨眼過去半年時光，這天晚上，田忌回府，與孫臏、張儀飲宴進晚膳時，三杯剛下肚，忽然便擲杯不飲，長歎一聲。

孫臏不由微感驚疑，張儀卻在孫臏耳邊低笑道：「田將軍之歎，必與錢財有關，甚或損失巨大呢！」

孫臏奇道：「師妹怎會知道？」

張儀笑道：「你不要問我，且先問田將軍是也不是吧！」

田忌歎息間，見張儀和孫臏目注他微笑，不由奇道：「孫先生、張姑娘，爲甚麼如此好笑？莫非已知田某心中之難堪事麼？」

孫臏果然含笑道：「田將軍，未知是否剛好錢財有失，而且甚巨，因而歎息呢？」

田忌一聽，不由大奇道：「不錯！不錯！吾今日與齊威王賭馬，不料三場皆敗，連輸三局，合計損失近千金呢！但孫先生今日並沒在場，如何知道？」

孫臏笑道：「不是孫臏知道，而是張儀師妹的神機妙算吧了！」

田忌一聽，忙向張儀道：「張姑娘，如何判斷？務請不吝賜告！」

張儀甚喜田忌的豪爽，便欣然一笑道：「田將軍，你的鼻端與鼻樑交界之處，乃主錢銀財物之『財帛宮』也，田將軍的財帛宮有青黑之氣侵犯，自身主財之紅氣不敵而退縮，乃主財物巨損之象。由此可判，田將軍必因財物損失而歎，又田將軍心性豪爽，區區小數，決難令你嗟歎，因此又知所損失財物必甚巨也。」

田忌更感興趣，他目注張儀，滿臉希冀的急道：「張儀姑娘既有此驚人的神通，未知可否助我贏回已失的巨財呢？哎，田某近日，已連輸給齊威王萬金之巨矣！」

張儀卻斷然的搖搖頭道：「田將軍，此乃天數之算，運命所定，財帛之煞，豈可一朝一夕可變，須知人算不如天算啊……張儀決沒此能耐！」

田忌一聽，雖然不敢勉强相求，但悵然若失，滿臉失望。他似乎不單止因財物之失，而且極不服氣，連輸萬金，有失他大將軍的面子。

孫臏見田忌身居大將軍之職，卻性如頑童，好勝之心極重，不由又好笑又有點同情，他微一沉吟，便向田忌含笑道：「田將軍與齊威王如何賭馬？願聞其詳。」

田忌見精於神數奇學的張儀，亦無法助他，對孫臏更不敢寄望，因爲他心道：孫臏雖然精於兵法，但於賭馬這等「鬥力」的玩意上，他能有甚麼妙策！於是便半信半疑的簡單道：「孫先生，吾與齊威王賭馬，雙方均出三匹快馬，賭三場，跑贏即得彩金若干，但近月來，吾每戰皆敗，倒霉之極！」

孫臏卻毫不放鬆，追問道：「田將軍，你每場所選出賽之馬如何？」

田忌不假思索道：「當然是選最佳的三匹馬，依上、中、下三等，去迎戰對方的上、中、下三馬啊！若非如此，更必敗無疑！」

孫臏微一沉吟，又問田忌道：「田將軍，依你之見，齊威王出賽之馬，與你出賽之馬，整體而言，雙方實力如何呢？」

田忌道：「雙方出賽馬匹，整體實力而言，自然是齊威王勝於田某也！因此吾不得不選最强的馬匹出賽，否則就連丁點的勝算也沒有了！」

孫臏一聽，即微笑道：「不然，田將軍，彼强你弱，絕不可以硬碰硬，例如打仗，敵强我弱，便決不能以多數對多數，以少數對少數，以逸對逸，以勞對勞，而須以我之長處，去攻敵之短處……賽馬也一般道理。」

田忌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孫先生以打仗之道，應用於賽馬，果然了不起……然則田某如何勝回一仗呢？」

孫臏胸有成竹的笑笑道：「目下之勢，彼强你弱，宜於强弱分配戰術上巧勝，不可力戰。這樣吧，下一輪賽馬，吾隨你一道前往賽馬場，看看可否贏回一仗。」

田忌大喜，登時轉憂爲喜，與孫臏、張儀開懷暢飲一番。

三天後，又到賽馬之日，秋高氣爽。齊威王田因齊甚極喜賽馬，每逢賽馬日，必盡出馬房精英，與諸將作賽。其中又以齊威王與田忌的賽馬最爲哄動。

賽馬場上，搭了一座高台，分設主客座。齊威王高坐於主座，田忌則坐於客席，四周則是齊國的大夫、將軍，台上笑語喧嘩，台下戰馬排列，異常熱鬧。

不一會，齊威王出賽的戰馬已排列出來，共計三匹，皆是百中挑一的精壯良駒。但田忌的賽馬，卻遲遲未出，毫無動靜。

齊威王田因齊向田忌大笑道：「田將軍，你與吾作賽，連戰皆北，莫非已輸怕了麼？不然爲甚麼不敢排出賽馬來？」

田忌笑道：「大王稍安毋躁，末將這是謀定而動，後發制人啊！」

齊威王大笑，道：「田將軍，吾之上馬勝於你的上馬，中馬勝於你的中馬，下馬又勝於你的下馬，按此形勢，田將軍三場必輸，如何後發制人？田將軍敢以重金下注作賭麼？」

田忌一聽，心中猶豫不決，不由向他身邊的一男一女瞥了一眼，以詢可否。他身邊的一男一女，便是孫臏和張儀。張儀見孫臏竟然敢以「人謀勝運命」，助田忌賽馬，心中又驚又喜，她一面替孫臏擔心，一面亦想一睹孫臏的能耐，便決意隨來馬場，守在孫臏的身旁。

此時孫臏已審察清楚場上的情勢，他微一沉吟，便向田忌從容一笑，點了點頭。

田忌見狀，咬了咬牙，硬着頭皮大膽回道：「大王，田忌每場下注萬金，大王敢應戰麼？」

齊威王一聽，不由大笑道：「呵呵！好極了！萬金一場，三場若輸，便是三萬金也！田將軍，你若連輸三場，吾亦不要你的金銀財物，只須好好替吾打贏三大戰役，以振國威，你敢答應麼？」

田忌尚在猶豫，孫臏已在他耳邊低語一句。田忌即大聲道：「好！君無戲言，就此決斷吧！」

齊威王大喜，決然道：「好！既田將軍無異議，便請排出賽之馬來吧！」

齊威王一聲令下，他的侍從，

已牽出一匹高頭大馬，金鞍銀甲，正是上等駿馬。

田忌遠瞥一眼，心中先就有點氣餒，暗道：吾馬房之中，決無一匹可與這等上等駿馬相比，這三場賽事，尚有甚勝算……田忌發怔時，孫臏已向田忌馬伕悄言了幾句甚麼。馬伕即點點頭，疾奔而下。

田忌的馬伕，疾奔向馬房，他按孫臏之意，把金鞍銀甲上等馬的裝備，配在選出作賽的下等馬身上；又把銀鞍銀甲中等馬裝備，配在上等馬上；再把木鞍木甲下等馬裝備，配在中等馬上，如此一來，田忌出賽的三匹戰馬，下等變了上等，中等變了下等，上等變了中等，與對方的賽馬實力之比，發生了詭異的變化。

馬伕把田忌作賽的三匹戰馬牽了出來，分前、中、後三場排列好位置。從馬匹的裝備來看，田忌出賽馬的等級，與齊威王的出賽馬等級一般無異，即田忌的上、中、下三馬，對齊威王的上、中、下三馬。

齊威王並沒瞧出破綻，他傲然的大笑道：「田將軍，且好好準備，替吾打贏三場大仗吧！」他一頓，便斷然的下令道：「開賽！」

齊威王一聲令下，雙方的馬伕即策馬揚鞭，疾馳而出，但見兩匹賽馬，風馳電掣，向終點奔跑。僅一會，齊威王的賽馬便飛越而出，把田忌的賽馬拉後了一大截。到終點時，田忌的賽馬竟落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第一場馬，田忌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因為他的賽馬實力，竟僅及齊威王的三分之一。

齊威王大笑道：「田將軍，你已輸吾萬金，勢必要替吾打贏一場仗也！」

田忌此時心中惴惴不安，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頭皮道：「大王，輸便輸了，田某亦必替齊國打勝一仗吧了！但尚有二場，若未將全敗，再笑不遲也！」

齊威王見田忌並不氣餒，大喜道：「好！好！再賽二場，教田將軍心悅誠服，好好替齊國效勞！」

第二場賽馬，結局卻大出齊威王意料之外，雙方兩匹中等馬，起初尚鬥得難分難解，但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後，田忌的賽馬，卻突然疾衝而前，比齊威王的賽馬快了近二十丈馳近終點。第二場顯然是田忌的賽馬勝了。第三場的結果，無論賽程、賽況，與第二場幾乎一模一樣，均是田忌的賽馬，比齊威王的賽馬快了近三十丈，因此同樣是田忌勝出。

三場合計，田忌二勝一負，贏了一場，喜獲萬金重彩，恰好把近日輸的萬金贏回來，不多一分，亦不少一毫，玄妙之極，齊威王田因齊，不由一陣發呆，好一會，才驚喜的問田忌道：「好啊！田將軍竟然贏了寡人，好！妙極了……但這絕非田將軍的出賽風格，到底有何等高人相助？快告知寡人啊……」

瞧齊威王此時的神態，絕不為輸了萬金而失望，反而欣喜若狂。

＊　＊　＊

此時賽馬台上，一片寂靜，不但齊威王田因齊，連相國鄒忌、眾大夫等，亦目注田忌身邊的孫臏和張儀，臉上充滿驚疑的神色。

田忌此時呵呵一笑，向孫臏拱手道：「多謝孫先生指點，妙策出賽，以兵法之道用於賽馬，終助田某贏回萬金！」田忌一頓，這才轉過身來，向齊威王肅然道：「大王啊，萬金易求，將才難得，這位高人，便是吾齊國之人孫臏先生啊！」

齊威王一聽，也不待孫臏起身拜見，即把手一擺，急道：「孫先生不必客氣，且釋吾之疑團，到底以何妙法指點田將軍，以弱勝强，贏吾之賽馬呢？」

孫臏微笑道：「回齊王，孫臏之法，乃教田將軍視馬場如戰場，彼强我弱之勢已定，須以巧妙變化來應戰。於是便略加調撥，以田將軍的下等馬迎戰齊王的上等馬，又以上等馬迎戰齊王的中等馬，再以中等馬迎戰齊王的下等馬。如此一來，比賽結果，正如戰場，可獲小勝。」

齊威王一聽，喃喃的沉吟道：「彼以下駟，當吾上駟；又以上駟，當吾中駟；再以中駟，當吾下駟；如此必輸一場，但亦必勝兩場，兩勝一輸，終獲小勝……妙！妙之極了！」齊威王擊掌歎道。

他略一頓，目光一抬，灼灼的凝注孫臏，又道：「如此賽馬妙法，用於戰場，又如何運用？請孫先生不吝賜告！」

孫臏從容的笑笑道：「若於戰場，兩軍對壘，敵强我弱，敵優我劣，則切忌硬碰硬，以己之長戰敵之長；而應揚長避短，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兵法上論之，則為不怕局部之損失，集中己之優勢，全力攻敵之劣，則局部之勝不難獲致，然後集各局部之勝，可取全局之大勝矣！」

齊威王一聽，聳然動容，大喜之下，即起而離座，走到孫臏身前，俯身一拜道：「田因齊拜領先生高論！若蒙先生不棄，留歸故土，為齊國效力，則乃齊國軍民，舉國之福也！望先生幸勿推辭。」

齊威王田因齊，久歷戰陣，身經百戰，等閑之輩，絕不在他的眼內，他對孫臏如此重禮求請，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孫臏正沉吟未決間，田忌忙道：「大王如此隆情厚意，禮待先生，先生幸勿再推辭也！」

張儀亦格格一笑道：「大師哥，你之運命乃『火浴鳳凰』，成就於故土，如今一切已然應驗，你還猶豫甚麼？」

孫臏這才決然的點點頭道：「孫臏乃囚徒之身，蒙齊王不棄，禮遇有加，豈敢不從齊王之請？孫臏這便留在齊國，為故國效力吧！」

齊威王大喜，當即毫不猶豫，宣道：「好極了，吾便即日拜孫先生為齊國軍師，與田將軍一道，合掌齊國的軍政事務！」

孫臏拜謝。齊威王目注孫臏身邊的張儀一眼，含笑道：「這位姑娘，英氣不凡，想必是孫軍師的同門師妹，神通本領亦自不凡吧？」

張儀格格笑道：「齊王，你怎知我的來路？」

齊威王亦呵呵笑道：「姑娘剛才失口而呼孫軍師為『大師哥』，姑娘豈非孫軍師的同門師妹麼？既然乃同門師兄妹，姑娘的神通本事，也必定十分了不起啊！」

張儀一聽，這才知齊威王果然不失為賢慧之君，極知人善用，難怪齊國將士，皆願為他出死力了，

張儀正思忖間，田忌已向齊威王含笑道：「大王，實不相瞞，孫軍師與張儀姑娘，皆師承一代高人鬼谷先生，與魏國大將軍龐涓乃同門師兄弟也。」

齊威王一聽，如釋重負的長吁了口氣，以手加額賀道：「天助我也！吾正為魏國有龐涓之助，所向無敵，無人可破，寢食難安。天幸如今竟連獲孫軍師、張姑娘師兄妹之助，鬼谷先生一門三傑，吾得其二，魏國龐涓，何足懼哉！」

齊威王一頓，又向張儀道：「你既然是孫軍師的師妹，可願出任齊國副軍師之職？」

齊威王此言一出，滿座聳然，因為戰國之年，女子甚少涉足朝政，更遑論軍中要職了。但齊威王竟破此先例，不但重用，而且欲賜封齊國副軍師之職，這對當時的女子來說，只怕比甚麼「王后、王妃」更榮耀了。

不料張儀不假思索，即淡然一笑道：「不，張儀謝辭大王的一番美意。」

田忌不由大奇道：「張姑娘，這副軍師之職，乃無上榮耀，為甚麼推辭？難道姑娘不想助你師兄的故國一臂之力麼？」

張儀卻微微一笑道：「田將軍，張儀的師兄已出任齊國軍師，我張儀過去是孫臏的師妹，現在如此，將來亦必如此；既然如此，師妹助師兄的事業成就，乃天經地義，又何必掛個甚麼副軍師的虛名呢！」

齊威王和田忌一聽，這才豁然而悟，張儀與孫臏的感情之深，已超越師兄妹了，在張儀的心目中，孫臏的事，便即張儀的事，兩人休戚與共，無分彼此，又何必以正副軍師的名銜，把他二人分開呢……

齊威王心領神會，不由呵呵笑道：「是，是，孫軍師即張姑娘，張姑娘亦即孫軍師，分甚正副之名？倒是寡人多此一舉矣！傳令下去，日後張姑娘在軍中出入，眾軍將皆尊她為『軍師妹』吧了！」

齊威王一聲令下，從此張儀在齊國三軍中的名號，便稱為「軍師妹」了。張儀也似乎很樂意這個奇特有趣的稱號，因為她只格格一笑，並沒反對。

自此，孫臏便以一輛特製的木輪車代步，由「軍師妹」張儀緊隨護衛，每日出入齊國軍中，操練齊國三軍，教授排兵佈陣之法。孫臏賞罰嚴明，「軍師妹」張儀又洞察秋毫，他二人緊密配合，僅花了半年時光，便令齊軍脫胎換骨，從一支散漫之軍，一躍而成能征善戰的鋼鐵大軍，兵力雖稍遜中原霸主魏國，但整體的作戰實力，已足可與魏軍併駕齊驅了。

此時魏國的國君魏惠王，尚被蒙在鼓裏，並不知齊國已發生驚人的躍進。

原來當晚鬼谷子和張儀師徒二人，以「聲東擊西」的妙計，先火燒龐府，引起魏都大梁城的混亂，然後趁機救走孫臏，卻留下監視孫臏的探子頂替孫臏「瘋子」的位置，呆在古井石階上面，動也不動。

龐涓當晚救熄了大火，正欲追查孫臏的下落，不料有人回來密報，說孫臏依然呆在城東的古井欄旁，半步也沒離開。龐涓這才放下心來。

眨眼又過了三日三夜，龐涓派出去人回來報告，孫臏依然在古井旁。龐涓生疑，立刻前去察看究竟。他一看之下，便知上當了，但他決不會聲張，以免有傷他大元帥的威名。他乾脆將錯就錯，對手下下令道：「孫臏已然因瘋而僵斃，吾與他同門一場，不可令他曝屍荒野，可把他推入井中，填土封閉，永不准開啟！」

於是龐涓的手下，便把那名頂替孫臏的探子，生推入井，再填土活埋了，從此，魏都大梁城中，果然便永遠失去孫臏的踪跡了。魏惠王事後知道孫臏已墮井而死，亦僅微歎可惜，然後便不再理會此事了。

很快又半年過去，魏惠王對趙國奪魏國中山城之恨，一直耿耿於懷，此時見四周邊境平靜，料想魏國中原霸主地位已然穩固，中山城

被趙所奪之恨，不禁又湧上心頭。

魏惠王把龐涓召來，道：「趙奪我中山城之事，吾此恨難消！龐將軍有何高見！」

龐涓此時眼見孫臏已成廢人，雖然或許已被他逃出魏都，但他雙足被廢，只可爬行，根本已無足為慮，他的雄心不由勃發，極欲統魏國之軍，先滅韓、趙，再滅秦、齊，進而一舉平定天下，教魏國取周朝而代，成天下子之國。屆時他龐涓不但威震天下，甚或可取魏君而居天子之位……因此魏惠王欲動兵之意，恰恰正中龐涓的下懷。

龐涓回道：「大王，中山城距魏甚遠，距趙甚近，長途攻戰，不利於魏；何不以『攻近取遠』之計，就近直搗趙都邯鄲城，趙都勢危，則被趙所佔的中山城勢必不攻而自破矣！」

魏惠王大喜道：「如此甚善，若趙國臣服於魏，則魏後方大定，可徐圖進取也。」

龐涓呵呵大笑道：「果然如此，趙都邯鄲，與齊國僅一水之隔，吾大軍兵臨邯鄲城下，不但可令趙臣服，且必大大震懾齊國，令彼不敢輕舉妄動；待趙國平定，趁勢取齊，則魏之中原霸主地位，穩如磐石也！」

魏惠王欣然道：「正當如此！一切依卿之議，魏國三軍，由卿方便行事調遣吧！」

龐涓拜辭魏惠王，返回他的大元帥府，即傳令三軍將領，齊赴府上議事候令。

三日後，龐涓即親自統率步兵十萬，戰車五百乘，號稱三十萬大軍，從魏都大梁出發，向北面的魏趙邊境快速行進。

其時趙都邯鄲城（即今河北省邯鄲縣），距魏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市）達五百里。魏國大軍北移，雖然行動快速，但亦須五日五夜不眠不歇，方可抵達。

因此魏國大軍，離開魏都大梁，北進經封丘、長垣，抵濮陽，亦即魏軍北進的三日後，趙國便偵悉魏軍正北移的緊急情報了。趙國君成侯趙種，接報立刻召集羣臣商議對策。

當時的天下大勢，乃列國各謀其政，各爭其利。魏國、趙國、韓國，前身皆為晉國，彼此屬兄弟之國，但魏國恃强，久欲併吞趙、韓兩國，韓國因國力最弱，不得不向魏臣服以自保。但趙國則力圖反擊，周顯王十五年（公元前三五六年），魯、宋、衞、韓四國之君朝魏時，趙成侯趙種，不但沒有參加，反而和齊威王於齊國平陵（山東汶上）相會，北面又與燕國交和，積極與魏抗衡。

而齊國為了削弱，趙、魏、韓「三晉聯合」，爭奪中原霸權，亦正積極拉攏趙國，因此趙、齊兩國很快便聯手抗衡魏國。

魏國處於西秦、東齊兩大强國夾擊之下，形勢甚為不妙，被逼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西和秦國，集中力量對付近鄰的齊、趙兩國。

就在趙成侯，接魏國大軍北進的情報，召集羣臣商議對策之際，龐涓統率的魏國大軍，已攻破趙國的邊關重鎮鶴壁城，距邯鄲已不足百里。

趙成侯大驚，向羣臣道：「魏軍勢大，又有魏將龐涓親征，所向無敵，趙國危矣！」

趙將莊豪進言道：「大王，趙國與齊國結盟，趙國有難，齊國自應救助，何不派人赴齊求救？否則以趙之力，實難抗衡魏之進侵。」

趙成侯沉吟道：「此計雖妙，但未知齊國是否肯出兵救趙呢？」

莊豪道：「趙與齊不但結盟，且相鄰為伴，魏攻趙即攻齊，唇亡齒寒，臣以為齊國斷無坐視不救之理。」

趙成侯大喜道：「如此，吾即派卿走一遭齊國，務必快馬加鞭，速去速回！」

莊豪領令，即率十數輕騎，疾馳東面的齊國，不一日，莊豪已抵齊都臨淄城，緊急求見齊威王。

齊威王聞報，果然毫不遲疑，立刻接見莊豪。在場的尚有相國鄒忌、大將軍田忌，以及軍師孫臏、「軍師妹」張儀等人。張儀為保孫臏的周全，片刻也不肯離開他的身邊，她的身份又很特別，又可自由出入朝廷三軍，超然極了，甚合張儀超脫的脾性。

莊豪向齊威王奏呈趙成侯求出兵相救的意思，末了道：「齊王啊，趙國目下兵微將寡，決非魏國之敵，若齊不及早派兵相救，則趙將不保，而魏亦因而坐大，對齊國形勢亦很不利也。務請齊王明鑑！」

齊威王沉吟不語，他思忖一會，才轉向相國鄒忌、大將軍田忌、軍師孫臏等人，沉聲道：「卿等有何高見？」

孫臏默不作聲，似在思謀，相國鄒忌卻搶先道：「大王，決不宜出兵救趙！」

莊豪臉色不由一變，齊威王亦奇道：「鄒相國，為甚麼不宜出兵？吾與趙不是已結盟，共抗魏之强橫麼？」

相國鄒忌道：「不然，大王，目下魏國勢力，趙國必難支撐，齊若出兵救趙，必惹怒於魏，魏軍於攻陷趙都邯鄲後，大得地利，揮軍東進，則齊國危矣！因此與其引火燒身，不如隔岸觀火，積極備戰，以防不測。」

齊威王登時作聲不得，顯然，他雖有救趙之意，但亦畏魏軍的强大，他的憂慮被鄒忌一言說破，神色便猶豫起來了。救與不救？這當真是擺在齊威王面前的一大難題。因此事關重大，牽一髮而動全身，甚至直接關乎齊國的安危，這教齊威王如何不憂慮重重？

＊　＊　＊

齊國議政殿上，此時一片肅穆，魏國的强勢，不但趙國被壓得垂危，就連齊國亦感沉重萬分。

因此就連大將軍田忌，也不敢輕率表態，事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田忌又怎敢肩承此重責？

齊威王見兩大文武臣屬，一是反對出兵救趙，一是心事重重，顯見未有決斷，他的眉頭不由緊皺，目注孫臏道：「情勢危急，孫先生何以教寡人？」

孫臏此時才從容一笑，道：「大王，趙國使臣，軍馬勞頓，何不先派人送他歇息一宿，待明日再作回覆呢？」

齊威王心性聰慧，他一聽便知孫臏已有所決，但不便在趙國使臣面前洩露。齊威王立刻點頭道：「孫軍師所言甚是，莊將軍，請先到別館歇息一宵，明日一早必給答覆如何？」

趙國使臣莊豪無奈，只好先行向齊威王拜辭，但仍緊張的附了一句道：「齊王，魏軍已兵臨趙都邯鄲城下，求齊王早作決斷啊！」

齊威王道：「放心吧！明早必給貴國一個明確答覆便了！」

待莊豪走後，齊威王立刻問孫臏道：「孫先生有何高見？」

此時相國鄒忌、大將軍田忌，兩人心中均不由一凜，暗道：是否出兵救趙，便全在孫臏一念之間了！如此重如千鈞的重責，未知他是否可以承擔？因此均目灼灼的注視孫臏，看他如何解究。

只見孫臏從容一笑道：「大王，依臣之見，救趙之事，其一是勢在必行，其二是暫按兵不動，二大戰略，相施併行！」

孫臏此言一出，不但齊威王難明其奧，相國鄒忌更一頭迷霧，就連身經百戰的大將軍田忌，亦深感迷惑。田忌也不待齊威王追問，先就忍不住發聲道：「孫軍師，救趙勢必出兵，為甚卻又按兵不動呢？這兩大策略，豈非矛盾之極嗎？」

孫臏微笑道：「不然，表面看來，這兩大策略似有矛盾之處，但兩者卻可以相輔相承，缺一不可也！按目下之勢，魏軍勢大，兵强馬壯，其出兵攻趙，不外是欲取趙國之地利，東進圖齊，趙國若滅，則齊國必危，此所謂唇亡齒寒的道理也，因此吾決不可坐視，救趙乃勢在必行也！此亦即救趙以自保之大戰略。」

孫臏朗聲而論中原大勢，齊威王不禁連連點頭，聽到此處，他連忙追問道：「既然如此，那孫軍師為甚麼已主張按兵不動呢？」

孫臏續論道：「按目下魏趙之鬥，乃魏恃强凌弱，亦是彼此的利益之爭。但魏、趙源自於晉，彼此利益犬牙交錯，時分時合，若此時全力助趙敗魏，則趙必坐大，再與魏聯合，則齊國勢危也。再者魏攻趙，乃近取而非遠攻，而齊欲救趙，則屬遠救，魏軍以逸待勞，吾軍遠涉疲困，與魏之戰，尚未足言勝。因此目下宜按大軍不動，只以小軍出動。」

齊威王忙道：「以小軍救趙，有甚用處？既救不了趙國，又極易被魏軍所敗。」

孫臏微笑道：「不然，魏軍雖强，趙軍雖弱，但趙兵善戰，其統軍大將即趙使臣莊豪，亦忠心為國，只要齊國答應救助，再派出小量兵力作救助之態，則趙國軍心必大振，奮起抗魏，則雙方必有一番惡戰，待雙方實力均遭削弱之際，再毅然出動大軍救趙，則魏軍必敗，趙國亦可起死回生，日後與齊之盟必更牢固，此即置諸死地而後生之謀略也。」

孫臏精闢的論析，不但田忌、齊威王心悅誠服，連相國鄒忌亦不得不承認，孫臏的謀略，高瞻遠矚，洞悉天下大勢，決非他所能企及，因此也不敢再堅持反對救趙的意思了。

當下齊威王撫掌大笑道：「吾有孫先生作軍師，魏國雖然强橫，又何足懼哉！一切依孫先生兩大戰略行事吧！」

第二天一早，齊威王接見趙國使臣莊豪，果然爽快答應派兵救趙，並勉勵莊豪，務必奮起抗魏，支持到齊軍捕捉到戰機，大舉擊魏之日，齊威王又即時答應，借兵一萬，由莊豪統轄，速返趙都協助抗魏。

莊豪不由喜出望外，當下信心百倍，拜謝齊威王，統領齊兵一萬，趕返趙都邯鄲去了。

莊豪返回邯鄲，向趙成侯回報齊國決心救趙之意。趙成侯信心大增，決心奮起抗魏。

三日後，龐涓統率的魏國大軍，果然已抵達，已迅速把趙都邯鄲團團包圍了。

趙都邯鄲城牆高固，壁壘森嚴，趙國軍民，有齊國救助，抗魏決心大增，再加新添近萬善戰齊兵相助守城，邯鄲城登時成了銅牆鐵壁。魏軍輪番進攻，竟難撼邯鄲分毫。龐涓親自披掛上陣，衝到城下，指名要趙軍統帥莊豪出城，與他決一死戰，以便趁機攻入城中。

不料莊豪堅信齊國救助之意，全力支持，沉着應戰，任龐涓千方百計，只是堅守不出。龐涓大怒，下令全力攻城，但血戰七日七夜，雙方傷亡慘重，特別是魏軍，傷亡近萬，依然難以攻下邯鄲。

龐涓又驚又恨，他更須防範齊國大軍突然從東面背後攻來，須分兵佈防，兵力因而分散，竟久攻難下。

就這樣，魏、趙雙方的大軍，在趙都邯鄲城下，經多番血戰，雙方均傷亡慘重，依然僵持不下，而距龐涓揮軍北上攻趙，離開魏都大梁時，已達數月之久了。

趙都邯鄲的戰情，每日均有齊國派出的探子，報入軍師府，因此孫臏雖在邯鄲的數百里之外，對趙、魏兩軍的情勢，卻瞭如指掌。

這一天傍晚，齊國的探子飛馳而進軍師府，在孫臏面前滾鞍下馬，急道：「稟軍師！趙、魏兩軍均已傷亡慘重，魏惠王從大梁調派的五萬大軍，亦已抵達邯鄲城下，準備作最後全力一擊，趙都邯鄲已岌岌可危矣！」

孫臏一聽，其他不問，立刻問道：「魏軍五萬，從大梁調派而來，此訊息確實可靠嗎？」

探子毫不遲疑道：「千眞萬確！因末將回程之時，恰遇趙國派出向楚國求救的使者，他已身受重傷，見了末將，知吾身份，遂親口把魏國新增五萬大軍的訊息轉告，求末將盡速返報齊王，望速派兵相救，趙國使者說罷便傷重而亡，他人之將死，決無虛言。」

孫臏眼神一亮，他先吩咐探子留在軍師府，不准外出，隨時候命。探子離開後，孫臏向身邊的張儀微笑道：「救趙大軍出動，此其時矣！」

張儀奇道：「剛才探子所報，魏國五萬生力軍正好趕抵邯鄲，此時赴救，豈非捨弱而趨強麼？這並不合師哥你的戰略啊！」

孫臏含笑，向張儀耳邊低語了一句。張儀不由驚喜的格格笑道：「大師哥大師哥！怪道師傅說你的兵謀韜略，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矣……果然是鬼神莫測哩！」

孫臏淡然一笑道：「孫臏一切，皆師傅他老人家親手栽培，吾一來欲憑此消弭天下戰禍，二來欲把師門奇學發揚光大，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孫臏說罷，再不猶豫，立刻與張儀一道，離開軍師府，直奔齊王宮謁見齊威王。

齊威王見孫臏夤夜緊急求見，知有要事，不敢怠慢，就在晚膳房中，接見孫臏和張儀。稍後，又派人把大將軍田忌召來了，田忌匆匆趕到，見孫臏和張儀雙雙在場，齊威王亦神色凝重，不由大奇道：「大王，發生甚麼急事？如此緊急召臣來？」

齊威王不答，卻反問田忌道：「田將軍，齊國三軍主力，可抽調多少赴趙？」

田忌精通軍務，不假思索便立刻回道：「三軍主力，合計三十萬，戰車千乘，須留二十萬兵力，戰車五百乘守國，可抽調之數，約爲十萬兵力，戰車五百乘。」

齊威王轉向孫臏道：「孫軍師以爲，赴趙之軍足夠了麼？」

孫臏微笑點頭道：「兵貴精而不在多，十萬大軍已足夠矣。」

齊威王又問田忌道：「田將軍，此十萬大軍可隨時出發赴戰麼？」

田忌回道：「大王，十萬赴趙大軍，孫先生早就從三軍抽調出來，日夜訓練，士氣旺盛，輔以孫先生的奇門陣法，足可以一擋十，隨時候命上陣殺敵！」

齊威王一聽，歎道：「孫先生事事決謀先機，眞將帥之材也！」

他一頓，又向田忌道：「田將軍，目下已屆大舉向魏出擊時機，吾欲命孫先生爲大將軍，統領大軍入趙，田將軍留守齊國，你意下如何？」

田忌一聽，心中不悅，因爲他生性好動，有此戰機，正好馳騁拚搏一番，不料卻要他留守不動——但齊威王之意又不便違逆，心中十分難受。

就在此時，孫臏卻向齊威王含笑道：「大王，孫臏所學，長於謀略而疏於征戰，吾作軍師足矣，統領大將軍之職，宜仍由田將軍出任。」

齊威王一聽，他十分聰慧，知孫臏不忘田忌的知遇之恩，有意讓他於此役中建功立業，由此亦可證明孫臏對此役必勝充滿信心了！齊威王大笑道：「好吧！既孫軍師不捨與田將軍分離，那便由田將軍統領赴趙大軍，孫先生任軍師，張姑娘以『軍師妹』身份，隨軍參與軍機要事！吾便勉爲其難，自領三軍，留守本土吧了！」

田忌、孫臏、張儀三人一聽，均知齊威王已瞧破各人的心事，不由亦欣然而笑，君臣之間，絕無芥蒂。

就在當晚戌時時分(即晚上八點)，齊國十萬大軍、五百戰車，由大將軍田忌、軍師孫臏統領，成三列長蛇陣，悄然馳出齊都臨淄城，向西面疾進。

大軍日夜兼程，很快便抵達齊趙交界邊關重鎮銅城。此地西距趙都邯鄲已不足百里，只要渡過衞河，邯鄲便不到一日的路程。此時軍中將士，均心情振奮，意料大戰在即，很快便可與魏兵拚戰一場，能救邯鄲城中被困的趙國軍民，以及赴趙助守城的近萬齊軍弟兄。

就連救趙大軍主帥田忌，亦一樣意料如此，因爲據前方的探子回報，魏軍猛攻趙都邯鄲，堅固的城牆亦已塌了一角，全靠守城軍民以石塊砌護城牆，拚力抗擊，邯鄲的確已岌岌可危了！

不料就在齊軍擺出渡河姿勢時，中軍營中，一名將領飛馬而至前鋒，這名將領，姓祁名峯，是直隸軍師府的家將，亦即孫臏派去趙國刺探軍情，獲悉魏國增兵祁五萬抵邯鄲的探子，祈峯向孫臏回報後，孫臏就把他留在軍師府，隨時候命。齊軍當晚出發，便是由祁峯引路。

此時田忌正在前鋒部署渡河作戰之事，祁鋒飛馬馳至，在田忌身前滾鞍下馬，向田忌稟報道：「田將軍，孫軍師着末將傳話，大軍渡河，僅須作姿態，以迷惑對岸的魏軍。同時請田將軍速返中軍營議事！」

田忌奇道：「邯鄲已岌岌可危，宜速渡河援救，爲甚麼孫軍師尚未作進擊的打算？」

祁峯道：「孫軍師並沒細說，他着末將暫代田將軍指揮擺渡河姿態，請田將軍務必速返中軍營。」

田忌道：「既然如此，祁將軍暫代我指揮吧。」

田忌無奈，只好把指揮渡河的重責，交付祈峯將軍，然後躍身上馬，疾奔中軍營。田忌心中又驚又奇，他一面策馬疾馳，一面在心中叫道：「孫臏啊孫臏！你到底弄甚玄虛？萬一貽誤戰機，被魏軍攻陷趙都邯鄲，救趙之戰便已輸了一半，這彌天重責，教田某如何承擔？」田忌心如火燒，焦灼萬分，風馳電掣返中軍營來了。

圍魏救趙　增兵減灶

大將軍田忌馳返中軍營，中軍營中，軍師孫臏、「軍師妹」張儀，果然恭候多時了。

不久中軍營即傳出密令，入趙齊軍，緊急調動，前鋒作後軍，後軍作前鋒，大軍折轉身去，並不渡河，改向南面疾進。

齊軍日夜兼程，從銅城轉向陽谷，陽谷直插朝城，再進南樂、清豐、濮陽。濮陽乃魏國的邊關重鎮，城中本來配備近萬守軍，但爲攻趙都邯鄲，城中守軍已調派北上，城中只留老弱病殘，十分空虛。

齊軍先臨濮陽城下，卻不攻取，反而擦城而過，向南疾進。

田忌奇道：「爲甚麼不趁機攻取濮陽，以斷魏軍後路！」

孫臏微笑道：「濮陽雖爲邊關重鎮，但魏軍此時已越境攻趙，其重要性已大爲降低，吾不擊則已，一擊必擊其命脈要害，如此方能調動魏軍後援，此亦有如擊蛇之七寸要害也。」

田忌心中驚喜參半，他雖然依從孫臏「避實就虛，直插魏國後方」之計，大軍向南疾進，突入魏國腹地，但此舉是否奏效，他心中其實並無多大信心。因爲這畢竟是孫臏的謀略，初次用於實戰，而且事關魏、趙、齊三國的生死之戰啊！但事到如今，齊軍已插入魏國的腹地，情勢瞬息萬變，田忌自忖已決無應對之策，只好硬着頭皮，依孫臏之計，拚命走下去了。

齊軍擦濮陽而過，絕不停留，續向南面魏國腹地疾進。經慶祖、八里營、張三集，插入桂陵(即今河南省長垣縣)。孫臏在桂陵略作停留，由「軍師妹」張儀相助，於桂陵四周審察，山川地勢瞭然，然後即傳令大軍續進，鋒芒直指魏都大梁，因桂陵距大梁已不足百里了。

此時田忌已有所悟，他驚喜的問孫臏道：「孫先生欲直取魏都大梁麼？」

孫臏微笑道：「田將軍以爲，魏都大梁是否可破？」

田忌道：「魏都大梁，乃魏之命脈，必定死守，雖勉強可破，但齊軍實力，亦必大折傷。」

孫臏意味深長的笑道：「不錯，因此吾軍攻魏，宜採攻而不攻、破而不破之策，用意乃調動魏軍回防也。」

田忌此時已明白孫臏的用意，遂不再多問，欣然下令，大軍直揮魏都大梁。

很快，齊軍便挺進到黃河北岸，黃河南岸十里，便是魏都大梁城。

孫臏一面下令前鋒大作渡河的準備，一面派出精銳探子，悄悄渡河，深入魏都大梁查探動靜，但齊軍的中軍及後翼，却按兵不動，因此大作渡河準備的兵力，僅是原來的後翼三萬兵力而已。

原來的前鋒，現在後翼指揮的將領祈峯，眼見後翼部隊，反而搶到先行作戰的機會，實在按捺不住，便策馬馳入中軍帳，直接向主帥田忌和軍師妹張儀請戰。

中軍帳中，田忌和孫臏、張儀正議論着甚麼，祈峯走來，尚未及開口，孫臏甚喜祈峯這位年輕將領，先向他微笑點頭，道：「怎麼啦？將軍？再按捺不住，急於請戰了吧？」

祁峯的心事一下子被孫臏說破，臉上一紅，笑道：「軍師，末將是代表原來前鋒三萬將士，前來請戰，請田將軍和軍師快下令，三

萬前鋒將士誓要直搗大梁城。」

田忌呵呵一笑道：「祁峯，此事不必問我，連我亦無法回答。」

孫臏微笑道：「祁將軍稍安毋躁，伙有得你打，而且不打則已，若打必然是驚天大戰也！你且回去好好安撫軍心，切勿焦躁，一切聽令行動。」

祁峯若有所悟道：「末將明白，軍師必定在策劃一場驚世大戰役也！但未知尚要等多少時日呢？」

孫臏微一沉吟，若有所思道：「田將軍，派出的精鋭探子，已出發多久了？」

田忌道：「彼等渡河而過，潛入魏都大梁，起碼已達三個時辰矣。」

孫臏點點頭道：「按路程計，應該是探子回報之時，祁將軍稍待片刻，且看看魏都大梁的情形如何。」

孫臏話音未落，中軍帳外，一名便裝探子，渾身水淋淋，疾衝而進，顯然是剛剛渡河回來，連衣飾也來不及更換。探子向田忌和孫臏報道：「田將軍、孫軍師！已得準確訊息，魏都大梁城中，魏國守軍已知吾軍動向，預料吾軍必攻魏都大梁，因此加緊防範，森嚴壁壘，準備迎戰！」

孫臏微笑接口道：「噢！如此而已？」

探子忙道：「絕不止此！小人聽說魏惠王是有安排部署的，一面在魏都大梁死守，一面火速調邯鄲龐涓大軍回援，以便將齊軍前後夾擊，一舉全殲！孫軍師，形勢對我齊軍極爲不利也！」

田忌一聽，神色一變，正欲發話，孫臏卻從容一笑道：「很好，及時帶回這重要情報！田將軍自有決斷，且返軍營稍歇去吧！」

探子離開了，田忌已急不及待的發話道：「軍師！吾軍尚未進攻魏都大梁，龐涓的魏軍便已火速回援，吾軍前有黃河之阻，後有援兵，前後夾擊，則吾十萬大軍危矣！情勢如此危急，軍師如何決斷？」

孫臏微笑道：「田將軍以爲如何？」

田忌道：「目下已達到調龐涓大軍回防，解趙都邯鄲之圍的目的，則吾軍應該火速就近退返吾國境內，於定陶休整，再作打算！」

孫臏搖頭道：「若然如此，則必中龐涓的下懷矣！龐涓能征善戰，他見吾大軍退回齊境，必不走回防之路，趁虛於邯鄲方面攻入齊境，直搗齊都臨淄，屆時吾軍勢必不得不遠涉數百里回防，龐涓以逸待勞，待吾軍趕回，猝然出擊，吾軍危矣！」

孫臏這一分析，田忌不由滿額冷汗，他這才明白，孫臏之謀略，絕不局限於一時一地，而是縱觀全面，洞察秋毫，料敵機先，決非他田忌所能企及。田忌不由歎道：「如此！則龐涓回援之師如何應付，魏都大梁還攻或不攻呢？」

孫臏從容笑道：「魏都大梁，圍而不攻，龐涓回援之軍，攻而不圍，力求全殲，決不容他一兵一卒突入吾齊國境內。」

孫臏一頓，毫不遲疑，即下令道：「傳令下去，二萬原後翼部隊，火速渡河，包圍魏都大梁，務必搶佔四周制高點，嚴密圍困大梁，不許其一兵一卒出城增援龐涓回援之軍。圍魏都大梁之役，由徐正副將統領指揮，不得有誤！立刻行動！」

當下齊軍副將徐正，領令調軍渡河圍魏都去了。

孫臏又對祁峯下令道：「祁將軍，你率三萬原前鋒部隊，立刻變後翼爲前鋒，回馳桂陵，迅速佈防，以待吾中軍隨後趕至，協同會戰龐涓的回援魏軍，吾中軍五萬未到之前，前鋒不得擅自行動，可大張口袋，任龐涓的魏軍直驅直進！」

祁峯一聽，不由大喜，連忙領令調軍馳赴後面百里外的桂陵去了。

田忌此時已有點明白孫臏的用意，他亦按捺不住了，急道：「軍隊打算於桂陵道上，痛擊龐涓的回援大軍麼？」

孫臏點頭微笑道：「正有此打算！」

田忌又急道：「既然如此，爲甚吾五萬中軍又按兵不動？」

孫臏道：「田將軍以爲，龐涓自趙都邯鄲回援，起碼需時多久呢？」

田忌道：「就算龐涓日夜兼程，起碼亦須五日五夜，方能抵達桂陵。」

孫臏微笑道：「不錯，因此龐涓在路上隨時可改變主意，中途攻入齊地，則吾軍便被動了，亦因此決不許龐涓有絲毫的猶豫，辦法是吾大軍擺出攻取魏都大梁的決心，魏都大梁受此强大壓力，魏惠王必逼龐涓全力回援，而決不容他有喘氣的機會！如此三日三夜，待龐涓逼近桂陵，吾中軍主力，再悄悄移動，於桂陵後面佈下天羅地網，則龐涓必插翅難飛也！」

田忌一聽，這才完全明白孫臏這一連串大行動的目的，最最終是要把魏軍殲滅於桂陵道上，田忌不由樂得大笑道：「軍師奇謀妙計，鬼神莫測，但這到底叫甚名堂？」

孫臏微微一笑，並沒答話，「軍師妹」張儀，一直默不作聲，此

時忍不住格格笑道：「田將軍，此乃孫軍師活用兵法，圍魏都而不攻，攻回援軍而不圍，如此妙用，兵法上乃屬首創，或許這便叫『圍魏救趙』的大奇謀吧！」

田忌大喜道：「圍魏救趙？不錯！不錯！果然是圍魏救趙！實乃驚世之創啊！」

此時，遠在五百里之外的魏軍統帥龐涓，正火急的向南馳驅回援，龐涓統帥的二十萬大軍，入趙攻趙都邯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損失了近五萬兵力，才勉强攻佔了邯鄲小半，亦即把邯鄲外圍的重鎭制高點攻取，龐涓意料，接下的攻城便容易得多了，邯鄲城垂手可取。

不料就在此時，邯鄲城下的龐涓，卻突接魏惠王緊急調令，說齊軍從天而降，已渡過黃河，把魏都大梁團團圍困住，城中的守軍，已派出五萬增援龐涓，剩下的兵力，甚難支持下去，因此急令龐涓立刻放棄邯鄲，火速回援。

龐涓正值信心百倍，誓要攻取邯鄲之際，接此急令，不由又氣又急，心中卻又驚疑不已，他於邯鄲東面，已部署三萬重兵，隨時準備迎擊援趙的齊軍，他更打算於攻下邯鄲後，即揮軍東進，直搗齊都臨淄城，逼齊威王訂城下之盟，達此目標，龐涓自負足以建立萬世威名，但他意料不到，齊軍竟捨近圖遠，不援近在咫尺的趙都邯鄲，卻不遠數百里，突擊魏都大梁，向龐涓施以沉重的壓力，逼作回援，滅趙攻齊的大業，也就功敗垂成，毀於一旦了，這教龐涓怎不驚怒交加？

但龐涓又絕不敢不回師，因他的根基立於魏國，他對待孫臏的殘酷手段，不知怎地，已傳遍中原諸侯，他的惡名遠播，以至中原諸侯誰也不願收留他，若魏都大梁被攻陷，魏國被滅，他龐涓不但失去立足之地，只怕天下雖大，也無處容身。

因此無論龐涓有千般無奈，百般不願，他亦只能立刻從趙都邯鄲回師！他的對頭人——齊軍，似乎把龐涓的弱點洞如觀火，辨察秋毫，龐涓不得不承認，他已碰上生平最可怕的對手了，但是這對手是誰？龐涓直至此時仍無法偵破。他已接報，說攻魏的齊軍統帥是大將軍田忌，但龐涓深知田忌絕無此非凡謀略，他曾與田忌交手，早幾年不是把田忌統率的犯魏齊軍擊退了麼？因此對手若是田忌，龐涓根本不足爲慮，但可怕的卻是隱於幕後的運籌者，決斷攻魏救趙大略的謀者，這才是令龐涓大感驚心，寢食不安的原因。

龐涓無可奈何，只好下令回師，他統率的攻趙大軍，於邯鄲之役，折損數萬，但其後增兵五萬，因此在兵員上而言，尚足二十萬，依然聲勢浩大，而龐涓又深知齊國的實力，援趙攻魏的兵力，決不會超出十萬，這一點，龐涓的判斷倒十分精明，因此，龐涓依然雄心勃勃，他發誓要趁機把攻魏的齊軍一舉全殲。

在龐涓的催逼之下，二十萬入趙作戰的魏軍，雖已疲憊不堪，依然全速回師，日夜不停，向南面疾進，軍中兵將，更苦不堪言，怨聲四起，軍心已呈危機了，可惜龐涓爲了挽回他個人大業的功敗垂成，決心要與攻魏的齊軍展開決戰，以便一舉全殲，以建他的萬世威名，因此聽而不聞、知而不知、毫不理會。

龐涓的魏軍，從邯鄲回師，連續三日三夜，向南馳驅疾進，經安陽、鶴壁、陽谷、濮城，直抵濮陽魏國邊關重鎭。

濮陽城守軍將領出城迎迓龐涓，並告知龐涓，數日前齊軍擦城而過，並不敢攻城，龐涓一聽，不由大笑道：「此齊軍實力不足，虛怯之表示也，由此足證，彼等不敢與吾大軍正面交鋒，未戰已呈敗象，吾何足懼哉！下令三軍，全速馳進，誓令齊軍全軍覆沒於吾魏境！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在龐涓的鐵令下，疲憊的魏軍，竟然不在濮陽稍作休整，片刻不停，續向南面的桂陵地域疾進。魏軍回師所過路上，塵土飛揚、氣勢浩蕩，在主帥龐涓的眼內，犯險入魏的齊軍，在他二十萬大軍的面前，不正如泰山壓頂，勢必粉碎麼？

* * *

黃河西岸，桂陵（即今河南省長垣縣地域）上空，天上烏雲密佈，地上河水轟鳴。

百里之內，此時已雲集了近三十萬大軍，集齊魏兩大强國的精鋭，兩軍對壘，生死之戰，一觸即發。

就在龐涓嚴令魏軍全速向桂陵方向推進時，田忌、孫臏統率的十萬齊軍，早已展開了連串調動部署，由祁峯將軍率領的前鋒三萬大軍，早已進抵桂陵北面，搶佔制高點，嚴密佈防，僅留下中間的一條大道，作布袋埋伏的袋口。而田忌、孫臏的五萬中軍主力，亦稍稍移動近桂陵南面，成扇形展開佈陣，與前沿的祁峯部隊相輔，恰恰成了一個可吞吸萬物的巨大布袋佈陣。

孫臏嚴令，將士偃旗息鼓，不許喧嘩，盡量爭取時間好好休息，以準備將屆的一場驚世大戰。

中軍帳中，孫臏正與田忌緊張

論析，以便補充一切可能的遺漏，張儀亦感受到四周戰雲的濃烈了，她有點不慣，但感連自己的呼吸也沉重起來了，張儀眉頭皺了皺，悄悄的從中軍帳營溜了出來，她抬眼望一下鉛灰色的天際，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師傅鬼谷子曾向她透露大師哥孫臏與二師兄龐涓的運命，說他二人的祖宗風水龍脈相冲相煞，因此兩人之中，只能成就一人，而決不能兩人共榮，此乃運命所註定，決無可避免，然則此際已屆兩人碰撞之時，他二人之中，其風水運命，到底誰枯誰榮呢？

張儀心念忽轉，驀地又醒悟師傅曾透露，孫臏和龐涓二人的祖墳，分別位於黃河東岸數十里外的碭山和芒碭山，心道：何不趁此空閒戰前，往彼處一察呢？張儀的神數學已甚具根基，而鬼谷子所授的神數學，又包括天機、地脈、人倫三大道，因此張儀對風水地脈之學，亦足可與世上的「地師」爭一日長短了。

張儀心性嬌逸，不懂軍營生活的嚴謹，隨軍多日，已令她悶得發慌，她想起孫臏、龐涓二人的風水妙事，心中不由大動，她也不管你大戰在即，溜出軍營，令大兵搖船渡她過河，便展開身形，閃電般的向東面的碭山和芒碭山掠去了。張儀的武功上內力，經多年的歷練，已足可與當世的絕頂高手並駕齊驅了。

張儀眨眼便掠上碭山巔，她憑她的超卓目力，很快便發現了一座墓地，她趨前一看，發覺果然是龐涓的祖墓，而此墓的墓碑，竟然變得赤紅一片，猶如血染，張儀心中不由低叫一聲，暗道「紅」者「煞」也，既「煞」人又「煞」己，亦即既傷人又傷己，如此豈非不但龐涓運命已現兇兆，連帶其祖脈冲煞的孫臏，亦難逃兇劫嗎？

張儀心念電轉，暗叫不妙，她也不再逗留，展開身形，掠下碭山，再向南面的芒碭山掠去。

張儀剛掠上芒碭山巔，猶如受她的身形吸引，一道紅光，如影隨形，竟從碭山升起，直向芒碭山這面射至，張儀驚愕間，紅光已射到芒碭山峯頂的北面去了，張儀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紅光起自碭山龐涓的祖墓位置，分明是一道向此地「冲煞」的兇兆，若孫臏的祖墓，座落於芒碭山峯頂的北面，其所受的「冲煞」便果然厲害極了！未知孫臏的運命是否經受得住此劫？

她轉念之際，突聽一聲脆響，芒碭山巔北面，凌空衝起一團白氣，濃如霧，把北面的一角團團罩住，紅光射至，竟如泥牛入海，了無影踪。

張儀一見，不由大喜，欣然笑道：「白者乃祥和之氣，亦即白龍地脈之氣，紅光射至，雖然兇烈，但白氣亦足以化解，若孫臏的祖墓座落白氣升起之地，那便足證他的運命雖受「冲煞」，亦可保有驚無險、化險爲夷也！」

張儀身形驟起，向芒碭山北面掠去，她掠近凝目一看，但見在山巔北面一角，正對遠處一座湖泊之地，座落一座土墳，墓碑只剩半邊，但上面赫然是「齊孫氏之墓」五個刻字！而土墳墓頂，依然罩着一團白氣，久久不散，奇妙之極。

張儀一見，不由格格一笑，因爲她終於親眼目睹，與師傅鬼谷子齊名的一代兵法祖師的墓地，而墓地又果然隱踞「白龍地脈」，墓中人便是大師哥孫臏的祖父孫武，那孫臏運命的起跌變幻，生死禍福，種種磨劫，其根由便不難判斷，他果然是「火浴鳳凰、劫後重生」的奇特運命啊！既然如此，行將交鋒的「運命、戰爭」，其勝負已可定判了。

張儀心中的疑慮一掃而空，她也再不逗留，展開輕功，飛掠下山，她渡過黃河西岸，返回軍營，前後花了不到半日時間，張儀輕功之高，已足令人歎爲觀止。

夜已深，月暗星稀，似乎連星星月亮，也忍不住四周戰雲的濃烈，隱入天際暗角去了。

田忌和孫臏，兩人一直留在中軍帳中，此時此刻，時間對他們來說，似乎已失去任何意義，他二人唯一關注，是桂陵北面的任何動靜。

派出去的探子，已連續回報數次了，所得的訊息，均謂龐涓的大軍，馬不停蹄，不分日夜，正向此地逼近，根本便把已深入魏國腹地的齊軍不放在眼內似的，田忌心中越來越焦躁，但孫臏卻依然一派從容。

探子第六次飛馳回報：龐涓統帥的二十萬魏軍，其前鋒部隊，已逼近桂陵北面前沿陣地……探子末了緊張的問道：「前鋒祈將軍向田將軍、孫軍師詢示，若魏軍逼進，他的前鋒如何處之？」

孫臏立刻沉聲道：「速回去告知祁將軍，若魏軍逼進，可於四面山頭放煙發炮，獨留下當中大路，任其推進！」

探子領令，火速返回前沿，向前鋒將軍祈峯傳令去了，前沿陣地上，祁峯接令，心中不由一陣驚疑，暗道：若於大路四面山頭放煙發炮，豈非向魏軍明示，四面山頭有齊軍埋伏嗎？如此龐涓的魏軍如何敢犯險走大路？孫軍師用計，當眞鬼神莫測，不可思議！

但祁峯跟隨孫臏，已有一段時日，深知孫臏之能，因此心中雖然

驚疑，但卻決不猶豫，遵令部署去了。

中軍帳中，孫臏含笑一躍而起，動作十分敏捷，他的「火浴鳳凰」神功，已練至第二層中境，雙腳的體能不但盡復，且內力更强，足可與一流高手並列了。只見孫臏欣然道：「田將軍，吾等亦屆行動之時矣！速令中軍五萬將士，排陣迎敵！」

田忌又驚又喜，急道：「孫軍師啊！你看祁峯於桂陵前沿四面山頭放煙發炮，豈非明白告知龐涓，此地有伏兵嗎？龐涓敢冒險而進嗎？」

孫臏從容一笑道：「兵法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龐涓亦知兵法，因此必定以爲此乃吾軍故放煙霧，阻其前進，他因而必定揮軍疾進，恰中吾之圈套也。」

田忌道：「孫軍師此舉，豈非反兵法而行，來個『虛則虛之，實則實之』麼？龐涓未知是否識破呢？」

孫臏微笑道：「善戰者必先縱觀全局，而不拘泥於兵法規條，目下魏都大梁，正受吾軍强大的壓力，魏惠王被困城中，必逼令龐涓火速回援；且魏都大梁，乃魏國之命脈，龐涓的榮華皆在於此，他亦不能不拚命回援，因此魏軍的最終目標，是魏都大梁，而非桂陵，龐涓絕不敢猶豫怠慢，就算犯險亦在所不惜，此乃其必中吾計之先決條件也！」

田忌一聽，不由撫掌大笑道：「孫軍師運籌帷幄，連魏國的大軍亦被你調動，當眞神機妙算，目下的龐涓的回師大軍雖仍有二十萬之衆，但已被孫軍師你弄得疲憊不堪，戰力已大打折扣，怎及吾齊軍以逸代勞！」

田忌信心十足，立刻與孫臏疾出中軍帳，指揮五萬齊軍主力，佈兵列陣，準備狠狠痛擊龐涓的回師大軍。

此時，龐涓統率的回師大軍，果然已逼近桂陵的北面前沿陣地了，魏軍的前鋒將領，乃龐涓的心腹愛將龐本，龐本不但跟隨龐涓多年，且是龐涓的同族侄子，甚得龐涓的信任。

龐本統領前鋒部隊五萬，迅速進抵桂陵北面前沿。突接最前面急報，說四面山頭皆有烽煙冒出，更有炮聲響起，未知虛實，請令是否續進。

龐本策馬飛奔上前，四周一望，果見四面山頭烽煙四起，隆隆炮聲轟響不絕，獨剩當中的一條大路，卻寂然無聲，十分平靜，龐本狐疑不定，難下決斷，只好火速飛報五里外的中軍主帥龐涓。

龐涓接報，率數十衞隊，策馬飛奔而來，龐涓向前面四周一望，便傲然的大笑道：「此乃齊軍故佈疑兵，欲阻吾大軍救大梁也！」

龐本道：「龐元帥爲甚有此判斷？」

龐涓道：「汝不聞兵法有云：實則虛之，虛則實之？齊軍攻魏都大梁是實，於此地故佈疑兵，欲阻吾大軍援救大梁，乃虛也！」

龐本又疑道：「但爲甚四面伏有疑兵，獨當中大路一片寂然，似通行無阻？」

龐涓微一沉吟，即呵呵大笑道：「此足證齊軍兵力不足，欲佈疑兵而力不逮也！彼等主力已被拖在大梁，桂陵伏兵只得三兩，無奈只好於四面山頭設伏，方便逃竄，若於當中大路佈伏，怎擋吾二十萬大軍的鐵蹄哉？吾大軍只要馳抵大梁，兩面夾擊，必可令齊軍全軍覆沒！」

龐涓說罷，雄心萬丈，鬥志高昂，他斷然的對龐本下令道：「吾即攻中軍爲前鋒，與汝一道，突進桂陵，誓必全殲齊軍於大梁！」

龐涓果然親率數十衞隊，一馬當先，統領前鋒、中軍，決然向孫臏的大路馳驅！他的行進速度實在太快了，因此把後軍部隊亦拉後了整整十里路。

就在龐涓的中軍進入桂陵大道，而他的近五萬後軍尚在十里時，桂陵北面，亦即龐涓的後面，突然一陣震天炮響，戰鼓轟鳴，三萬齊軍驟馳而出，以百輛車橫住大道，把龐涓的大軍攔腰斬成兩截。

龐涓此時正在最前沿，他的前鋒、中軍已全部進入桂陵大道，大道兩旁，均是山崖峭壁，後路被堵，便變成有進無退的勢局。

龐涓接報，後軍已被齊軍鐵騎、戰車，攔腰斬斷，退路亦被嚴密堵住，他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齊軍的主力正圍攻大梁，此地怎會冒出如此强大的齊軍部隊，龐涓心中雖有疑慮，但他依然信心十足，下令大軍不理後軍，全速前進。事實上，龐涓亦明白，此時此地，他已有進無退，只有全速進抵大梁，才是唯一取勝之道。

龐涓再向南馳驅二里，前面是一片開闊地，甚爲廣闊，足容數萬大軍左右迴旋，龐涓一見，大喜道：「天助我也！吾只要搶佔此開闊地，穩紮下來，再渡河南進大梁，齊軍便插翅難飛也！」

龐涓話音未落，突聽一聲炮響，開闊地上，突然冒出數萬齊軍，當中排成陣勢，魏軍中先鋒將領龐本，數十衞隊，亦一擁而上，把龐涓護在中央。

龐涓向陣勢凝神一看，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這不正是孫臏曾在魏惠王面前所擺的「顚倒八門大陣」

麼？齊軍的統帥田忌，其能不過爾爾，他如何擺得出如此精妙陣法？莫非孫臏已歸齊國麼？龐涓心念電轉，不由大駭，但又自負的壯膽忖道：孫臏已成廢人，他如何可於軍中立足？吾似乎多此一慮也！

龐涓無奈，但並不敢大意，便揮鞭向後一揚，魏軍前鋒亦排列成陣，齊魏兩軍，遂成對峙之勢。

就在此時，齊軍陣中閃出一面「大將田」的旗號，一輛戰車疾馳而出，田忌全副披掛，手執畫戟，挺立車上，面對兵力尚佔優勢的魏軍，竟毫無畏懼。

田忌挺戟大叫道：「魏將統帥，出來見吾！」

龐涓無奈，只好亦乘車而出。

龐涓與田忌已非第一次交鋒，此時他大喝一聲道：「田忌！你乃吾手下敗將，尚敢逞勇？快下戰車，束手就擒，可放你生還齊土！」

田忌大笑道：「龐涓，今非昔比，士別三日，你還不刮目相看麼？你如此自負，識吾陣法麼？」

龐涓大怒道：「此乃『顛倒八門陣』也！吾豈不識？你逞甚勇啊？」

田忌大笑道：「既識吾陣，敢來破麼？諒你不敢，只敢立刻退回趙都邯鄲，坐看吾大軍攻滅魏國！」

龐涓心中氣恨交集，他深知此時已絕無退路，只能拚命前闖了，於是便厲聲大喝道：「吾既識此陣，自然可破！吾誓擒殺你這老匹夫！」

龐涓說罷，向身邊的先鋒將軍龐本道：「此陣精妙無窮，非吾親破不可！但此陣可變為『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入者必受其困，吾打陣時，汝等三人，各領一軍，但見此陣一變，三軍齊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則此陣可破也！」

龐本等三名先鋒將領，連忙遵令調動兵馬去了。

* * *

龐涓安排妥當，自負已有破陣的把握，因為當日孫臏已向他透露，「顛倒八門陣」可又變「長蛇陣」，而破陣之法便是首尾中三路進擊，因此龐涓對破陣倒甚有信心，他並不把田忌放在眼內。

龐涓親率五千先鋒精銳，一馬當先突入陣中，他剛入陣五十步，便突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變幻無窮，根本並非他曾目睹的「長蛇陣」，但見陣中有陣，大、中、小陣密佈，形如一個滾圓鐵筒，把他圍困於內，龐涓在「大圓陣」中左衝右突，拚力衝殺，但竟連齊軍的衣角也碰觸不着。轉了一會，龐涓不由頭昏腦漲，他根本已分不出「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陣法所佈了。

龐涓心中大駭，他左衝右突，均銅牆鐵壁，決無出路，又聞金鼓吼鳴，四下吶喊聲不絕，隨而擁出一面錦旗，上書「軍師孫」三字。龐涓不由汗流浹背，暗道：不好，孫臏果然又歸齊，並已作齊軍軍師，此陣亦必由他親自排佈，精妙絕倫，決非他龐涓所能尅破！

龐涓驚駭之際，鐵筒大陣忽然裂開一縫，一輪精巧的戰車，不推自動，滑了出來，車上端坐的，正是齊軍軍師孫臏！孫臏的身旁，挺立一位絕色少女，正是三師妹張儀！龐涓乍睹之下，不禁一陣目瞪口呆。

孫臏伸手向龐涓一指，微笑道：「龐涓，別來無恙麼？你是否想到，會於此時此地與吾相會？」

龐涓見了孫臏和張儀兩人，心中已知中了孫臏的大圈套了，因為孫臏之計，鬼神莫測，他之攻魏都大梁，其實不過是逼引自己的大軍入局而已，攻魏都大梁只是小部兵力，齊軍重兵皆聚於此，今日一戰，只怕兇多吉少了！

龐涓心中驚駭，但卻向孫臏拱手道：「原來大師哥、三師妹已為齊國貴賓，可喜可賀！但吾等同門一場，似不應絕義而廝殺啊！」

孫臏默然不語，張儀卻微哼一聲道：「龐涓，你以為該如何呢？」

龐涓呵呵笑道：「你我如今雖各為其主，但同門不應自相殘殺，不如彼此罷兵，各退一步，講和如何？」

張儀嘿嘿冷笑道：「好一個同門之義，你難道忘了設伏種種圈套，把大師哥逼瘋、逼廢，九死一生麼？若此乃同門手足之情，那吾等為人者，豈非連猪狗也不如麼？你倒還有臉說甚同門之義！哼哼，你瞞得了魏惠王，瞞不了師傅的銳目！」

龐涓一聽，便知孫臏之被救，乃師傅鬼谷子的親自出手，他的一番算計，早已被鬼谷子識破了，他無奈向孫臏道：「大師哥，龐涓雖有不是之處，但一山不能藏二虎，且龐涓既為魏國之人，決不能背叛，因此才出此下策，消除魏國的隱禍，彼等各為其主，大師哥也不能怪我！」

孫臏淡然一笑道：「吾與你已非兄弟同門之義，吾之雙足已隨此而斷矣……過去之事，不提也罷！吾今日之戰，非為一時一事，乃為消弭天下戰禍，不得不為也，你休再狡辯，若欲講和，除非你魏國大軍全數投降，如此則天下可保太平也！」

龐涓一聽，大怒道：「孫臏！你逞甚強能？你以為吾便不能破你此陣麼？」龐涓話音未落，已搶先閃電般一槍刺向孫臏，心道：擒賊

先擒王，吾把你孫臏殺了，看你此陣還奈我何麼？

龐涓這一槍刺來，快如閃電，加上孫臏身子已殘，內力已失，怎能逃過一槍斃命之危？這亦正是龐涓破陣的唯一方法。

不料孫臏卻毫不驚惶，就在他身邊的張儀怒斥龐涓狠毒之際，孫臏已疾伸二指，把龐涓刺出的槍尖夾住了，龐涓的槍尖被夾，竟堅如銅鐵，任龐涓拚命催發功力，槍尖竟絲毫不動，龐涓大駭，正欲抽回長槍，不料就在此時，槍柄上已傳來一股渾厚之極的內力，熱如火灼，龐涓手腕一陣劇痛，不由自主手一鬆，長槍便被彈飛數丈而去，龐涓簡直如見鬼魅，他也忘了驚恐，喃喃的道：「這……這到底是甚麼武功？」

張儀此時才鬆了口氣，她不禁得意的格格大笑道：「龐涓，你知道甚麼？此乃大師哥新近練成的『火浴鳳凰神功』！嘿，你枉作小人，大師哥他卻因禍得福！」

龐涓此時，已失破陣取勝的任何鬥志，他仰天長歎一聲：「好一個『火浴鳳凰神功』！好一個孫氏祖傳兵法大陣！天既生我龐涓，為甚又生他孫臏哉！」歎聲未落，龐涓不理他身後被困的五千魏軍，轉身落荒而逃！

奇怪的是，孫臏和張儀竟亦不加攔阻，任龐涓隻身逃走。

魏軍二十萬，本已疲憊不堪，只因龐涓的強逼，才勉強應戰，如今龐涓搶先而逃，魏軍將士哪還有絲毫的鬥志？早就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亂作一團，兵敗如山倒，龐涓的五萬前鋒、十萬中軍，竟全數被齊軍殲滅。

龐涓逃回後軍，尚幸後軍被截斷，才得以保留五萬兵力。龐涓率五萬魏軍，從側面渡過黃河，狼狽的逃回魏都大梁。

此時圍攻魏都大梁的齊軍，傷亡亦甚衆，早已接孫臏的調令，悄然撤出戰場，返回齊國境內去了。

田忌、孫臏統率的援趙大軍，亦已回師，浩浩蕩蕩返回齊境，大軍戰意高昂、興高采烈，一路向齊都臨淄城嚴陣而進。

田忌堅要孫臏、張儀二人，與他一道，共坐於主帥戰車上。

田忌回想此役的前後經過，不由以手加額，歎道：「吾齊軍與魏國交鋒多年，今日才有此驚世大勝，皆賴孫軍師的運籌帷幄，齊國有孫軍師如此兵法天才，乃天助吾齊國也！」

孫臏淡然一笑，沒有作聲，張儀卻格格笑道：「說起來，田將軍也功不可沒也！」

田忌笑道：「田某匹夫之勇，有甚功勞？」

張儀笑道：「當日大師哥蒙難，天下誰瞧得起他？田將軍卻不惜數十里以迎，又讓他於賽馬場上顯身手，才被齊威王發現這一位兵法天才，因此說起來田將軍豈非有份知遇之功勞嗎？」

田忌大笑道：「實不相瞞，吾當日只是一心想贏回那輸掉的萬金，才敢冒欺君之罪，邀孫軍師上場，幸而孫軍師果然一鳴驚世，田某這顆人頭才保存至今啊！」

田忌大笑一會，忽地又向孫臏問道：「孫軍師，當時你以神功震懾龐涓，本可一舉將其擊斃，為甚竟如此大仁大義，放他一條生路？又讓他率帶五萬殘兵，返回魏都大梁呢？這是否有點放虎歸山的意味？」

孫臏微微一笑道：「不然，自古兵法皆有禁忌，窮寇莫追，何況龐涓的魏國決非眞的窮寇？吾就算把龐涓殺了，又把其殘兵五萬全殲，畢竟魏國實力仍雄，單是魏都大梁，便非一朝一夕所能攻下，若把魏國逼急，他必定向西面的秦國稱臣，聯合秦國的力量，則中原之地，非秦魏莫屬也，因此吾才故意留下龐涓，讓他率五萬殘兵回去，目的是藉此穩定魏國的心，不致於與秦聯合，此實乃大勢之所使然，不得不如此也。」

田忌含笑點點頭，正欲說甚麼，張儀已搶先笑道：「再說龐涓的運命，尚未於此終結，他尚有十年將帥之運，因此大敗而不可滅也！」

田忌道：「此乃張姑娘之判麼？」

張儀笑道：「此雖張儀所判，但吾師鬼谷子亦作此推斷，因此田將軍欲知究竟，便只好問師傅他老人家啦！」

田忌一聽，不由聳然道：「你和孫軍師二人，一以天下大勢為據，一以神機而推斷，兩者不謀而合，再加一位如仙如神的鬼谷先生，亦作如此定奪，田某豈敢置疑？無奈打起十分精神，待十年後再與龐涓決一雌雄吧！」

田忌、孫臏、張儀的主帥戰車，駛抵齊都臨淄城外，齊威王親自騎馬出城十里相迎，並與衆大臣下馬，站於道旁相候。

孫臏一見，立刻示意田忌下車拜見齊威王。張儀是客卿身份，不必拘泥於宮廷禮儀，因此僅向齊威王一福而已。

齊威王與田忌、孫臏執手相見，又執兩人之手，並肩登車進城，大道兩旁，齊國百姓，兵將歡呼雷動，均欲瞻仰「圍魏救趙」一戰驚天下的神機軍師孫臏的儀容。

齊威王向孫臏笑道：「孫先

生，吾以王侯之儀相迎，先生所受之耻，該一掃而清了吧！」

孫臏淡然一笑道：「不然，孫臏之志，乃消弭天下戰禍，此志未遂，心願難了。」

齊威王大喜道：「好啊！那孫先生再大展神通，助吾蕩平天下，屆時豈非四海昇平、和平萬世麼？」

孫臏默然不答。

齊威王不捨，又追問一句：「孫先生以爲如何？」

張儀在一旁格格笑道：「齊王啊，若天下本已太平，並無戰禍，大師哥消弭戰禍的心願已了，又何必再去『蕩平天下』呢？」

齊威王一聽，這才確信孫臏、張儀師兄妹二人，皆淡泊名利之士，根本不可以富貴榮華動搖其心志，不由有點失望，但亦不由添了幾分敬重。

當日返回齊都臨淄城，第二天一早，齊威王大宴有功將士，賞賜田忌黃金萬兩，田忌欣然拜受。賞賜孫臏黃金九千兩，取其長久之意，孫臏卻只肯受一千金，其餘八千金，皆轉賜此役死難將士的家屬作恩恤金帛，田忌見狀，不由大笑道：「孫軍師功大於田某，尚只收受千金，田某身爲主帥，難道竟不知恩恤將士麼？田某亦只收二千金，八千金轉贈軍中將士吧！」

三軍將領均歡聲雷動，感恩戴德，齊威王見狀甚喜，暗道：孫臏果然節操高潔，連甚爲貪金的田忌，也被其感染，變得豪爽了！不過，在場的相國大人鄒忌，卻不由心中暗叫不妙，暗道孫臏如此作爲，豈非收買人心？如此下去，只怕連鄒某的相位亦爲其所奪也！自始之後，相國鄒忌，對孫臏和田忌便疑心頓起，爲日後的權爭埋下禍根了，但當時齊威王對孫臏和田忌極爲信任，鄒忌也不敢有任何忌恨的表示。

* * *

經此桂陵一役，魏國元氣大傷，龐涓亦不敢輕舉妄動，圖霸天下的決心，也只好暫時收斂，天下也維持了數年的平靜。

在這數年中，魏惠王雖在桂陵一役受重創，但並不甘心就此慘敗，況且魏國久霸中原的餘威尚在，中原諸國，也不敢逼迫魏國，魏惠王因此獲得一段休整蓄銳的時間。

魏惠王吸取了教訓，醒悟魏、趙、韓三國同處中原腹地，合則俱全，分則俱敗，因此魏惠王不理龐涓的挑動，在整頓內部的同時，主動與韓、趙修好。不久，在趙保持中立，韓國軍隊的支持下，先後擊敗秦、楚兩國的進攻。

與此同時，魏惠王也深知，魏國同時應付秦、齊兩大强國，是極其艱難的，因此魏國以戰逼和，與秦國相會修好，大大減輕了西秦的壓力，同時亦令齊國不敢輕舉妄動了。

不過，在魏國局勢穩定下來，魏惠王始終沒有忘却桂陵慘敗的耻辱，他爲保住中原盟主的地位，舉行逢澤(開封市以南)之會，召集諸侯會盟，此次盛會，不僅小國參加，秦國也派了公子少宮赴會，趙國君趙肅侯親臨赴盟，聲勢浩大，令魏國一洗頹風，重振聲威。

但亦有不如意事發生，例如韓國本來對魏一向馴服，但此次會盟卻沒有赴會。韓國大臣房喜對韓昭侯道：「大王莫從魏國之召！大國厭惡有天子，小國才利於有天子，若大王和齊國皆不聽從，憑魏國和衆小國之力，又怎能把周天子再扶持起來呢？」韓昭侯聽從房喜的意思，不去赴魏國逢澤之盟，反來赴齊威王、宋桓侯之會。韓國欲借助齊國之力，反抗魏國的壓迫，其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逢澤之會後，魏國又重振聲威，四邊穩定，魏惠王開始淡忘孫臏之敗的教訓。龐涓亦急於洗脫桂陵之敗的耻辱，極力挑起魏惠王吞韓滅趙，獨霸中原的野心，魏惠王也甚恨韓國面齊而叛己，於是決定先拿韓國開刀。

韓國在魏國的西南面，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一國，根本不是魏國的對手，在與齊威侯相會時，韓國料到魏惠王必定不會放過報復，因此早就與齊威王密議妥當，假如韓國被魏國進攻，齊國必定助韓抗魏，因此韓國君韓昭侯，雖然已接獲魏國即將攻進的警報，也不甚驚恐。

公元前三四二年，魏惠王令龐涓率軍二十萬，戰車千乘攻韓，力求以泰山壓頂之勢，迅速攻滅韓國，不給齊國以援救的機會，先攻滅韓國，順勢攻取趙國，則魏國獨霸中原、圖取天下的雄心，便達一半了。

這樣，在中國的歷史兵法上的一場驚世之戰，又在中原大地再度展開了。

* * *

魏國龐涓再次率大軍攻韓，龐涓終於有機會洗雪「桂陵慘敗」的奇耻大辱了，因爲他吸取了十年前的教訓，在出兵的同時，便派出大批精銳探子，密切偵探齊國的一舉一動，以便搶佔先機，準時應變。龐涓的策略是「搶佔先機，隨機應變」，他絕不敢大意，因爲他深知齊軍今非昔比，有孫臏的運籌帷幄，鹿死誰手，仍未肯定。

龐涓攻韓，並沒投入全部兵力，僅以十萬大軍攻入韓境，而以

十萬兵力作機動應變，隨時迎擊齊軍的突擊。

韓國被攻，很快便已丟了大片國土，韓都新鄭(河南新鄭縣)，亦被魏兵包圍了。

韓昭侯大驚，急忙遣使到齊國求救，齊威王久欲奪取中原霸權，見韓來求救，認爲大好時機已屆，便迅速召集羣臣，商討救韓之事。

相國鄒忌，一聽便立刻搶先表態道：「大王，此次魏國攻韓，不比前之攻趙，其主帥龐涓，必吸取前次桂陵慘敗教訓，隨時應變齊之突擊，因此甚難以機謀取勝，再者魏與趙、秦交好，威振中原，齊國怎可因韓國而再與魏國結怨？若魏取韓，趁勢攻齊，則吾危矣！臣以爲不可救韓！」

大將軍田忌不悅道：「大王，不然！鄒相國之言差矣！魏今攻韓，魏强韓弱，韓必不敵，若不援救，則魏必取韓，趙亦被吞，三晋歸魏，則魏必坐大，穩霸中原，屆時欲再攻魏，則必事倍功半，齊亦岌岌可危，難於自保也！因此臣以爲宜速救韓！」

齊威王道：「一說不救，一說速救，如何判斷，孫軍師之意如何？」

孫臏此時已是一位年屆四十的中年人，處事更老練沉着，他一聽便微微一笑道：「大王，若不出兵救韓，韓國必定投降魏國，魏國就必更强大，對齊國的威脅必定增大，因此不救韓國對吾不利。」

孫臏此言一出，齊威王呵呵笑道：「孫先生之論，與田將軍如出一人也！」

孫臏微笑續道：「不過，齊之軍須爲齊之利益而戰，若過早出兵援韓，便有如齊國代韓而戰，一旦兩敗俱傷，反過來又令韓國坐大，則魏、齊亦須聽從韓之擺佈矣。因此過早出兵救韓，對齊國亦不利也。」

齊威王迷惑道：「孫先生既說救韓，又說不宜速救，這其中的分寸如何把握？」

孫臏道：「目下大勢，宜決然答應出兵救韓，韓國知有救助，必信心大增，奮力抗魏，待雙方消耗大量，激烈拚殺，只相消耗對方實力，然後決然出兵攻疲憊之魏軍，拯救垂死的韓國，如此便可獲大利且得尊重也！」

果然，齊威王大喜，決然道：「孫先生所論精闢之極，吾決採其議！」

齊威王親自出面，熱情接待韓國的使臣，答應決然救韓，鼓勵韓國全力抗擊魏軍。

韓國因得到齊國救援的承諾，信心大增，果然奮起抗擊入侵的魏軍，但由於韓弱魏强，雙方實力懸殊，結果韓國五戰五敗，陷於危亡境地，同時，魏軍亦被消耗了部份實力。

韓昭侯只好緊急向齊國再度求救，韓國使臣向齊威王說：「齊王若不速救韓，則韓只好投降魏國，趙國亦勢必落入魏國手上，唇亡齒寒，屆時齊國只怕如臥猛虎之側，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也！」

韓國的危急，使臣的善辯，終於擊中了齊威王的心事，他不再猶豫，決然下令向魏國出兵。

此時孫臏亦無異議，連反對出兵救韓的相國鄒忌，不知怎地，亦一反常態，力主出兵，且力主兵貴神速，齊軍須直進韓都新鄭救援，田忌十分驚奇，但出兵是他原來的主意，因此也不便反駁。

齊威王下令任田忌爲大將，孫臏爲軍師，兩人再次配合，率兵攻魏救韓。而「軍師妹」張儀，則依舊以客卿的身份隨軍護衞，其實張儀的「軍師妹」名號應該改變了，因爲她已正式嫁與孫臏爲妻，是名副其實的「軍師夫人」了。

田忌、孫臏，統率十萬大軍，不日挺進到魏國腹地，鋒芒又一次直指魏都大梁，威脅魏都安全的攻心戰略。

魏惠王吸取了桂陵之戰的教訓，與龐涓密切配合，齊軍剛進入魏境，直逼大梁時，魏惠王已急令龐涓調師回防，不得延緩，因此龐涓早就親自坐鎮大梁。

龐涓接到齊軍終於逼近大梁的消息後，喜不自勝的大笑道：「來得好！正好墮吾圈套，十年耻辱今可雪也！」

龐涓待齊軍挺進到魏都大梁一百里，才斷然下令，二十萬魏軍主動出擊，向齊軍發起猛烈的反撲。

魏軍此時與桂陵之役不同，今次有充足的準備休整，兵力又强於齊軍近倍，而且是主動迎擊齊軍，一副不惜展開大決戰的陣勢。

田忌接到魏軍二十萬正向齊軍撲來的軍情，他不禁有點吃驚，急忙與孫臏商議對策，田忌道：「魏軍早有準備，集中近倍的兵力，向吾主動出擊，看來魏軍主帥龐涓已吸取教訓，窺悉軍師的妙計，搶佔先機，逼吾與他決戰！魏軍兵力强吾一倍，又經休整，以逸代勞，此役只怕甚難取勝也！」

田忌說「甚難取勝」，亦即已失部份信心，意料有失敗的可能了。

只見孫臏從容鎮靜的微笑道：「不然，兵能定法，貴在多變也。按龐涓之性，偏執小氣，性狂態傲，此乃魏軍失敗之因由。」

田忌忙道：「莫非軍師已另定妙策嗎？計之安出，軍師快說！」

孫臏微笑道：「將須善於謀，亦須善於變，龐涓狂傲自負，自以

為魏兵驍勇善戰，齊兵必不敢敵，而轉身奔逃返齊境，吾正好利用魏軍此一致命弱點，以一戰而決勝！」

孫臏說罷，與田忌密議了一番，部署應變。

當日齊軍向大梁逼進的速度已停緩下來，到第二天，魏軍已反撲到距齊軍不到五十里時，齊軍竟轉身而逃，迅速向東面齊境方向撤退，僅半日時間，齊軍便已連退原陽、封丘、留光三大城，足達五十里，齊軍退兵之速，連龐涓亦大笑道：「齊軍來時氣勢洶洶，退何太速也！」於是下令緊追不捨，誓與齊軍展開決戰。

第二天早上，齊軍退出桂陵。龐涓的魏軍隨後追至，他發覺齊軍留下做飯的灶，只有八萬個，便不由嘿嘿冷笑道：「齊兵大怯矣！」

先鋒將領龐本道：「尚未與齊軍對陣，將軍如何判斷齊軍兵怯？」

龐涓傲然的大笑道：「田忌老矣，孫臏亦日漸無能，三晉之兵秦以驍勇驚世，齊軍由田、孫二人統領，再用『直搗大梁』之計，其計已被吾識破，齊兵如何不驚？吾已接密報，齊軍入魏本有十萬，每人一灶應有十萬灶，但此地只留下八萬灶，足證齊兵逃亡之兵，已達二萬也！」

龐本歎道：「將軍謀略，日漸精湛，今番必大勝齊軍，以報桂陵之敗辱也！」

龐涓大笑，下令三軍更勇猛追擊齊軍。

第二天魏軍追擊到八里營，發覺飯灶已減至五萬，沿途丟盔棄甲，狼狽不堪，龐涓更欣然自得，對龐本先鋒道：「如何？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民以食為天，兵將更甚，今齊軍飯灶大減，足證其已潰不成軍矣！」

龐本道：「將軍神算，無人可及！」

第三天魏軍追到濮陽，齊軍的兵灶，竟已減少到三萬個了，一切似乎恰如龐涓所料，齊軍似乎真的已潰不成軍，十萬入魏大軍，只剩下不到三萬了！

龐涓狂笑，立刻斷然的下令道：「三軍奮進！一鼓作氣，全殲入魏齊軍，再乘勢殺入齊國，先行把齊國滅掉！違令者斬！」

於是魏國二十萬大軍，拚命的向潰退的齊軍狂追，連起碼的探路工夫也棄之不用了，其他的更毫無防範，到後來，龐涓嫌慢，竟棄下十五萬步軍，僅率五萬輕車銳騎急行軍窮追齊軍，因為龐涓已斷定，齊軍的兵力已不足三萬人了。

此時，在距濮陽不到五十里的馬陵（河南范縣西南），已伏下天羅地網，專等龐涓進入，馬陵道路狹窄，兩旁地形險阻，乃設伏的最佳地點，齊軍已進入陣地，一萬精銳弓箭手亦夾道埋伏，大軍嚴陣以待。

齊軍統帥田忌、軍師孫臏，以及孫臏的夫人張儀，此時親登馬陵的最高點，居高臨下，指揮這一場驚世之戰。

田忌又驚又喜，問孫臏道：「孫軍師，你以為魏軍必定會入局嗎？」

孫臏微笑道：「田將軍放心，吾料龐涓必拚命追擊，因為他必定以為吾軍已傷亡大半，兵力已不足三萬矣，他的心性狂傲偏執，斷定此乃報卻桂陵之敗恥辱的千載良機，豈會不拚命追來也！」

田忌道：「龐涓為甚必會如此判斷？」

孫臏道：「吾等不是早就秘密從齊國調兵增援嗎？三日已增兵三萬，同時兵灶已減至三萬，龐涓必定據此判斷，齊軍已潰不成軍也！」

田忌大喜道：「如此魏軍必敗於馬陵也！軍師啊，你這條妙計又叫甚名堂？」

孫臏尚未答話，張儀已笑道：「田將軍，齊軍向北面奔逃三日，兵力增三萬，兵灶卻減少了七萬，兩者相輔相承，豈非可稱為『增兵減灶』之計？這可是軍師的首創奇謀啊！」

田忌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如此奇謀妙計，果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的驚天妙計！」田忌一頓，忽然猛地憶起十年前，張儀判斷龐涓的運命，不由又大感興趣道：「軍師夫人，你十年前判斷龐涓必敗於桂陵，已然應驗，然則今回馬陵之戰，龐涓的運命又如何呢？務請軍師夫人不吝賜告！」

張儀一聽，並猛地想起師傅鬼谷子的判斷，說龐涓的運命，只得十二年榮華富貴，而自龐涓入魏出將拜帥至今，已整整十二年，如此豈非已屆於終結之期嗎？張儀心念電轉，不由微嘆口氣道：「十二年榮華富貴，龐涓已得；十二年後，只怕得而復失，其運命亦不殺而殺，決避無可避也！」

田忌一聽，已明白大半，但仍有一點迷惑道：「請問何謂『不殺而殺』呢？」

張儀微笑道：「田將軍且請稍待，馬陵之戰行將降臨，屆時一切自會清楚明白也！」

田忌、孫臏、張儀，於馬陵制高點論議「兵法、運命、風水」之際，天色已漸暗淡下來，原來已是日暮西沉時分。夜風漸急，田野一片肅殺嘯鳴。

就在此時，魏軍統帥龐涓，已親率五萬精騎，風馳電掣進入馬陵道上。

但見夜色昏暗，秋風蕭瑟，一片愁雲慘霧，龐涓剛進入馬陵大道，不由猛地打一個寒戰，他吩咐侍衛道：「小心前進，不可停頓！」

龐涓依然策馬疾奔，他的隨行衞隊亦被拉後了，朦朧之中，龐涓忽然見大道旁邊，有一棵大樹，大樹的樹皮被人砍掉，白色的樹身上似乎刻上數字，但不知寫着甚麼。

龐涓心中大奇，他不假思索，便策馬上前，往白樹上的刻字凝神一看，不由如遭雪淹，渾身被寒流封住了！

原來樹上刻了一行字，寫着：「遇羊而貴，遇馬而亡；龐涓死期已屆，將命喪於此。」

龐涓目睹樹上的刻字，不由猛地醒悟，他當日入魏，魏惠王竟立刻封他為大將，其時是羊年，果然是「遇羊而貴」；此地卻恰好是馬陵地域，莫非「遇馬而亡」應驗於今日麼？龐涓不由又猛打了個寒戰，他再提不起勇氣向前疾奔了，停了下來，四面審察，當他見到馬陵道上，兩旁山丘夾道，地勢險阻，暗道：若然大道兩旁伏下弓箭手，則吾五萬前鋒，死無葬身之地也！

龐涓心念電轉，正欲撥轉馬頭，火速退走，就在此時，大道上五十丈遠的一座山丘，忽然冒出三人，其中一人大笑道：「龐涓！認得我嗎？」

龐涓抬頭一看，發聲之人，竟然是齊軍軍師孫臏！孫臏的左面，是齊軍的主帥田忌，右面則是三師妹張儀，三人有說有笑，渾不把他龐涓放於眼內。

龐涓心中大駭，但仍傲然的大叫道：「田忌、孫臏！你於此地設伏，亦難阻吾二十萬大軍攻滅你齊國也！」

孫臏微笑不答，田忌卻忍不住轟然大笑道：「龐涓！你必以為吾軍只剩三萬，潰不成軍，因此犯下彌天大錯，冒險急進，僅帶五萬輕騎，便闖入孫軍師佈下的天羅地網！吾實告訴你，好待你死得瞑目，吾軍兵力已增至十幾萬，吾以十萬大軍伏於此，先吃掉你的前鋒，再集中兵力，全殲你的後軍，你尚敢奢想攻入吾齊國麼？呵呵！」

龐涓滿額冷汗，喃喃的道：「為甚如此？為甚如此？」

田忌尚未答他，張儀以內力傳音，格格大笑道：「龐涓，汝這陰險狂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你知道為甚麼？此乃吾夫君孫軍師『增兵減灶』的妙計，誘你入局，且看你有何面目逃生見人？」

就在此時，龐涓的身後，已响起驚天動地的喊殺聲，大道兩旁山丘後面，十萬齊軍如天降神兵，如怒潮澎湃洶湧而來，瞬間便把下面五萬魏軍淹沒了！

龐涓心膽俱裂，忽爾又見山丘上站起無數弓箭手，向逃生的魏兵萬箭齊發，無一倖免，他心知無望，就算自己逃得出去，亦難逃魏惠王的斬頭治罪，而天下又多聞他的陰險暴戾，絕不肯收留，他不由仰天長歎道：「天下雖大，竟再難容身！罷了！」

龐涓說時，猛地拔出身上的佩劍，向孫臏大叫道：「孫臏，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當日奪你雙足，今日便還你一顆人頭，助你成就萬世威名吧！」話音未落，龐涓已橫劍向頭上一抹，斗大的人頭便噗地掉了下來，無頭之身亦從馬背上倒栽而下。

孫臏見狀，長歎一聲，下令齊兵，勿傷龐涓的屍身，以便替他下葬，然後孫臏又下令齊軍吶喊：「龐涓已畏難自刎，魏軍願降者一律不究不殺！」

五萬魏軍鬥志盡失，登時便死的死，降的降，很快便冰消瓦解了。

然後田忌又集中優勢兵力，把龐涓的十五萬後軍全數殲滅，魏國經此一役，從此便一蹶不振，中原霸主的地位也很快喪失，而齊國則聲威大振，諸侯畏服，中原亦因此平靜了一段頗長的日子。

這一役，便是孫臏經桂陵「圍魏救趙」後，又一次展示的驚世兵法大戰——馬陵「增兵減灶」妙計奇謀，從此，孫臏的威名，便萬世不朽了。

＊　＊　＊

馬陵驚世之戰，田忌、孫臏率大軍班師回齊，途中經魏齊交界的碭山和芒碭山，但見兩山對峙，猶如爭雄鼎立，十分奇特。

田忌猛地想起甚麼，連忙向張儀道：「軍師夫人，你那『不殺而殺』之判，果然應驗，龐涓並非被殺，而是絕望而自刎，果然神妙極了！但未知如何判斷龐涓乃『遇羊而貴，遇馬而亡』運命呢？田某心癢難熬，務請夫人不吝賜告！」

張儀凝視田忌一眼，又看了看孫臏，心中忽然一動，暗道：他二人的運宮，皆已現變化，由此足證兩人之前程已有變化的兆相矣！張儀心念電轉，便忽地微笑道：「田將軍，前面兩山，對峙鼎立，乃龐涓與孫郎運命所鍾的祖墳所在地也，可有興趣實地一察？孫郎你說好麼？」

田忌大喜道：「如此奇妙之處，田忌當求之不得，怎會沒興趣？去！去！快上山去！」

孫臏亦微笑點頭道：「芒碭山

果然乃吾祖墓所在，吾正有意上山拜祭祖先。」

當下田忌、孫臏、張儀三人，棄馬車而改步行，在數十侍衛的護衛下，果然闖上碭山和芒碭山來了，孫臏的「火浴鳳凰神功」已然大成，他的內力修爲，已足與其師鬼谷子並駕齊驅，因此上山根本不畏險阻了。

三人及數十侍衛，先攀上碭山，張儀很快便尋着龐涓的祖墓，因爲這已是她第二次登臨勘察了。

張儀向龐涓的祖墓定睛一看，只見墓碑上的赤紅怪色，已然不見，整座墓地已變得毫無靈氣，死沉沉的，望上去，根本教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座曾蔭生將帥的龍脈之地，這其中的原因是甚麼？在場中人，也只有張儀自己才明白了。

田忌奇道：「軍師夫人，這便是龐涓的祖墓嗎？有甚奇特之處？與龐涓的運命又有甚牽連呢？」

張儀微微一笑，也沒答話，卻含笑道：「田將軍，且到孫郞的祖墳地芒碭山一看，你或許會明白些許吧！」

於是衆人又上了芒碭山，孫臏兒時曾隨父母上此山拜祭，因此依稀尚可辨認所在位置，但張儀卻比孫臏更清楚，因爲她十年前曾親臨此地。

很快，張儀便領着衆人，來到一座土墳前面，但見墓碑上果然刻有「齊孫氏之墓」五個黑漆字。

在衆人眼中，這座大墳亦同樣平平無奇，連孫臏自己亦僅是感慨萬分而矣。不過，在張儀的眼中，卻見這座大墓通體透出一層祥和白氣，因碭山射來的赤紅氣已消逝，白氣不必再與之衝迎接戰，因此顯得更祥和、更有靈氣了。

孫臏此時已跪在墳前，叩拜起來，田忌目睹碑上文字，這才猛然醒悟，孫臏竟然是一代兵法祖師孫武的孫子，他出於對孫武的尊崇，對孫臏的敬佩，也叩拜致祭，數十侍衛，也不敢怠慢，隨着叩拜起來。

衆人叩拜畢，張儀這才含笑問田忌道：「田將軍瞧出甚麼來了？」

田忌左瞧右察，才猛地一拍大腿笑道：「老天！這等玄妙之學，若孫夫人不說，便把田某想煞，只怕也不會明白哩！孫夫人開恩快解釋一二！」

張儀見田忌焦切渴盼的模樣，就如頑童似的，心中不由一樂，她微一沉吟，便簡略問道：「田將軍，龐涓的祖墓地脈，與孫郞的祖墓地脈，乃相冲相尅之兇局，因此他倆的運命，皆受此風水兇煞牽制，自始至終均劇鬥不止，直到其中一方的地脈龍氣，因邪煞太盛，洩放殆盡，後人夭亡，另一方才得平靜……這便是龐涓與孫郞二人分合的一大根源矣。」

田忌仍意猶未足，又連忙問道：「那龐涓的『遇羊而貴，遇馬而亡』運命，又是如何判斷的？這八字偈言，可是孫夫人你親刻於樹上，以至令龐涓絕望而自刎的！」

張儀微笑道：「其實此乃根據龐涓的運命而判，龐涓入魏國拜將，恰好是羊年，因此稱爲『遇羊而貴』，又龐涓的旺運僅得十二年，十二年後即馬年，因此斷爲『遇馬而亡』，他最終葬身於馬陵，亦恰好與馬年之『馬』巧合而已。」

田忌越聽越驚奇，他呵呵一笑，忽然向張儀深深一揖道：「孫夫人的玄機神算，與孫先生的兵法奇才，簡直可以並駕齊驅於天下乾坤也！田某佩服，佩服！田某已聽出興趣來，孫夫人可否替田某判斷一二。」

張儀目注田忌一眼，只見田忌的「水星」位上，已現出青黑之氣。張儀暗道：「水星」乃主人之六十年歲，田將軍目下已屆五十九，只怕很快便犯「青黑之煞」了！張儀心中轉念，也不便直告，便略示端倪道：「田將軍壽可登高年，但前程只怕有變，且生變之日必在田將軍六十歲上面，宜小心應付。」

田忌半信半疑，轉頭問孫臏道：「孫先生認爲，田某的地位，在齊國尚有驚變麼？」

孫臏微笑道：「戰時將爲先，靜時文爲重，將帥建功越大，則越有功高蓋主之嫌，田將軍宜小心應變。」

田忌沉吟半晌，終傲然的道：「田某一生忠君愛國，惹奸人所忌，任他去吧！況且有孫先生在朝中相助，田某尚何足懼哉？」

孫臏淡然一笑道：「不然，富貴非吾所求，目下中原平靜，料有一段和平歲月，孫臏消弭戰禍的大志已遂，尚去追求甚麼呢？因此朝中只怕已無孫臏的踪跡矣！」

田忌大驚道：「先生有捨吾而去，退隱江湖之意麼？只怕齊王決不放你離開吧！」

田忌率大軍班師回齊，齊威王大宴羣臣，封賞有功將士的這一天，齊都臨淄城中，卻已失去孫臏、張儀兩人的踪影，齊威王和田忌派人四出追尋，終難尋獲，無奈只好作罷。

孫臏、張儀——這一對兵法玄機大師夫婦，到底隱身於何處？有人說，孫臏夫婦已泛舟出海，到海外建世外桃源；有人說他二人已重返鬼谷，與鬼谷先生一道，精研兵法，後世終於留下了一部驚天奇謀著作——「孫子兵法」，但兩人到底如何，再無人知悉，成了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了。（全文完）

新派俠情香艷故事之一／麥長庚・文　可飛・圖

美人如玉鞭如虹

聯鏢出關

村子中很靜，在這炎熱的夏天，村中靜得連蟬聲也沒有，那簡直比有着震耳喧鬧聲還更令人吃驚，原來在樹林中的鳥兒，也全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陽光透過濃密的樹叢射下來，形成一幅又一幅的光柱，其中有一幅，恰好射在許多鋒銳的兵刃上，那是八柄精亮青鋼打成的大砍刀。

那八柄大砍刀排列成一個半圓形，每兩柄刀光相對着，幾乎每一對雪亮的刀上，都沾着血漬，雪亮的刀上，有着股殷紅的血，看來份外奪目。

刀，握在八個彪形大漢的手上，那八個彪形大漢，全都穿着玄色的袍子、快靴，赤着上身。

在他們盤虬的肌肉上迸出一串一串的汗珠來，他們臉上充滿了兇狠的神情，一雙雙瞪着前面的眼睛都滿佈紅絲了，像是妖魔一樣。

在他們的身後橫七豎八地倒着十來個死人，那些死人，每一個都至少有三四處傷口，正在汩汩地淌着血，那些傷口，自然全是那八柄大砍刀留下來的，而被那八柄列成鋸齒形的大砍刀逼在一排四五株大樹之前，還有七個人，那七個人的手中，也都執着兵刃，可是，不但

强盜覬覦

他們的身上都受了傷，而且，從他們的臉上神情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打輸了！

他們不能再動手，如果他們再動手的話，那麼，他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躺在地上的人一樣！

但是，他們也不能逃走，因爲他們已被那八柄大砍刀逼在四五株大樹之前，那四五株大樹，每一株都有一人合抱粗細，樹和樹之間，幾乎沒隙縫可擠過去逃命，但是他們卻被夾在樹縫之中拚命擠着，額上的汗像小河一樣的淌下來。

如果說這時林中甚麼聲音也沒有，也是不對的，因爲那些人還都喘息着，尤其是被逼在樹前的那幾個人，可能他們知道，他們快要停止呼吸了，是以格外快地吸着氣和喘着氣。

還有，就是停在林子空地上的那幾輛鏢車，車上的鏢旗正被風吹得「啦啦」作響，鏢旗倒還很鮮明，但是被逼在樹前的那幾個鏢師臉色卻太難看了。

終於，有人開口了，那八個大漢中最左首的一個哈哈一笑道：「認栽了麼？」

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中，離那八個漢子最近的是一個中年人，他

的肩頭上，已有三道傷痕，他慘笑一聲，聲音發戰，一咬牙：「認了！」

那人又哈哈大笑起來了，道：「你們已經認命了，爲何還不放下手中的兵刃？」

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一起向那中年人望了過來，中年人的聲音更戰道：「放下兵刃，那又如何？」

那漢子笑得更狂道：「不懂太行八虎的規矩，出來走甚麼江湖？銀子要，人也要，跟我們回去，等你們的至親好友來贖你們的性命！」

那中年人發出一陣的咆哮，突然叫道：「你們下手吧！」他一面叫，一面抖起長劍，「嗆」地一劍，已向前疾刺了出去，他那一劍，顯然用足了全身的力道，是以一劍刺出之際，頭髮也飛舞了起來。

但是他一劍甫出，一柄大劈刀便突然的揚了起來，「錚」地一聲，砸在他的長劍上，震得劍向上疾揚了起來。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另一柄大砍刀的刀尖，已搠到了那中年人的胸前。

那一刀搠得恰到好處，刀尖剛好抵在那中年人的胸口，但是，卻又並沒有刺進肉中，刀尖只不過刺破了那中年人的一點皮膚，有一絲血絲沁了出來。

然而，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一絲鮮血，卻比鮮血狂湧更來得驚心動魄，那搠出一刀的漢子，陡地發出了一聲厲喝，道：「誰還想動手？」

那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手兒發抖，只聽得「錚錚」，「鏘鏘」之聲不絕於耳，他們把手中的兵刃全都拋到了地上，那中年人也瞑目待死。

可是用刀抵住他的胸前的那漢子，向左望了望道：「大哥下手不下？」

左首的漢子笑了起來道：「我們自然要留着這人，他是鏢局的總鏢頭，我至少得向他的老婆，開價八萬兩銀子。」

那問的漢子笑了起來道：「他値得那麼多麼？」

左首的漢子道：「自然値得，這些人中，就數他最値錢了！」

其中幾個大漢，聽見了他這句話，像是聽了最好笑的故事一樣，都轟然笑了起來。他們雖然在笑，但是，他們手中的刀卻仍然是那麼的穩定！

左首的漢子聲一沉道：「你聽着！」他才講了三個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令得人人心中都震動了一下，也不由自主地轉頭向外望去，只見一匹雪白也似的一匹白馬，已經捲進了林子，白馬上騎着一個人，或者說那是一團火！

那眞是一團火，人哪有這麼紅的，可是，那又實在是一個人，白馬疾衝到了近前，人人都看得清楚騎在馬上的，是一個極美麗的姑娘。

那個姑娘從頭到腳，沒有一處不紅，她頭上戴着竹笠，也是鮮紅的，竹笠下的輕紗，更紅得像是正在燃燒着的火燄一樣，她的手中握着一條鮮色的軟鞭，捲成了幾個圈兒，鞭梢細得像頭髮一樣。

那姑娘一雙的大眼睛中隱隱含有重重煞氣，她沉着臉，看來有一股令人凜然的神采，她一勒住馬，便陡地一抬頭，喝道：「總共是幾個人？」

那太行八虎也是黑道上很有頭臉的人物，他們自然還沉得住氣，八柄大刀，仍然以鋸齒形排列着，他們仍然逼在樹前的幾個人之前！

那姑娘一到，便抬頭向上問，使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呆了一呆，但他們就在剎那之間，只聽得樹上哈哈一笑，一個人已從樹上跳了下來，太行八虎的臉色不禁變了一變，他們劫掠的地方是早給選定了的，可是在樹上藏着人，他們竟然不知道。

那人輕輕躍下，一挺身，在身上拍了一拍。天氣那麼熱，那人又長得肥頭大耳，可是他的身上，卻穿着一件藍得奪目的寶藍色長衫，可以說是纖塵不染，而且他額上一滴汗都沒有！

這人的神色和氣平靜，他的樣子就像是一個商店的掌柜一樣，他道：「姑娘，通達鏢局有十七人，已有十一個見姥姥去了，太行八虎有八個，一共有十四個人，全在這裏了。」

馬上的姑娘向太行八虎和那六個鏢頭望去，厲聲喝道：「一個也不准走。」

太行八虎中，有一個突然笑了起來，他先扮了一個鬼臉，道：「這位姑娘好凶，給我做老婆，一定不……」他下面一個「要」字還未出口，那姑娘手中的火紅色鞭子已揚了起來，這那裏像是一條鞭子，簡直就是突如其來爆出來的一片火花。

陡地軟鞭嘶空，「叭」地一聲響，還在扮鬼臉的漢子立即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那一鞭貼貼地抽在他的臉中間，自額至頸，他的臉正中，已賁起了一道血痕，他的鼻子可以說已完全不見了，他的眼睛也被抽得爆了出來。

隨着他發出那慘叫聲，他那雙手捂着臉，滾了起來，太行八虎的行動也眞快，而那姑娘的鞭子才一出手，便有兩個人大聲狂吼，着地滾出，大砍刀已自下而上的向那白馬的馬足砍了出去。

可是，就在那兩柄大砍刀快要砍馬足之際，火紅色的鞭子又呼嘯倒捲回來，這一次，火紅的鞭子捲在雪亮的大砍刀上，只聽得「呼呼」兩聲脆響，兩柄精光閃閃的大砍刀，直飛上半空中。

那兩個滾向前的大漢吃了一驚，立時後退。

但是鞭梢又向下一沉，先左後右，叭叭兩聲，又已抽在那二人的臉上，那兩個人的身子直跳了起來，自然，那一跳是因爲臉上的劇痛刺激起來的。

他們兩人的臉上也各自出現了一道鞭痕，只不過那兩道鞭痕，卻是在他們的臉上橫過去的。

從左耳到右耳，那兩個人的臉上也賁起了一道血痕，兩人一躍起後，立即又滾在地上，慘號起來。

那幾個被逼在大樹之前的鏢頭，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盡皆喜形於色，太行八虎中，還有五虎，也一起怪吼着向前衝了過去，有兩人躍在半空，另外三個是在地上衝過去的，五柄大刀一起攻出。

他們攻出的勢子不能不算快，但是他們攻得快，退得卻更快，只見那姑娘手中的火紅鞭子先向上一撩，躍在半空中的二個人發出一聲慘叫，自半空之中摔了下來，鞭子立時下沉，一個圓圈掃了出去，那三人中的兩個已被擊退。

其中有一個身形一凝，一刀還未曾砍出，那姑娘手中的鞭已呼嘯着捲了過來，纏住了那人的脖子。

馬上的姑娘手臂一縮，將那人拉得向前直跌了出去，他的臉漲得血也似紅，眼睛幾乎要彈了出來。

那姑娘冷笑着道：「你是老大吧！」

那大漢戰聲道：「是……是……姑娘，鬆……鞭子……」

那姑娘哼地一聲，手臂一振，軟鞭已離開那人的脖子，可是鞭梢才一離開，一鞭又晃了下來，「叭」地一聲響，那人自頸至腹直冒血花，身上已多了一道兩尺來長的斜斜的鞭痕。

這時太行八虎每一個人，都已滾倒在地上。

那少女的軟鞭如此出神入化，令幾個鏢頭全看呆了。

那一場打鬥，太行八虎雖然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但是卻也極爲驚心動魄，可是那個穿着寶藍色長衫的傢伙，卻始終只是負着雙手，臉上也始終帶着那種和顏悅色的笑容，及至八人全倒了地，他才道：「起來，起來，八位全請起來。」

太行八虎全咬着牙站了起來，八人之中，只有最早出言輕薄的那個人傷得最重，要人扶持，其餘七人，雖然痛得感到身上的肌肉不斷的在跳動，然而倒還可以站穩，不曾跌倒。

馬上的姑娘慢慢地將那條火紅的皮鞭子又捲了起來，她冷笑着道：「藍掌柜，問他們？」

那個滿面笑容的胖子走向前來，一拱手，笑問道：「八位可是認栽了麼？」

他問的那個問題，和太行八虎剛才問那六個鏢頭的話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他的語氣，活像一個賣買人，拱手在問人家是不是滿意他的貨色一樣。

太行八虎咬着牙，苦笑着道：「認栽啦！」

藍掌柜又道：「那麼，我們紅姑娘的規矩，你們知道的了？」

大虎怒吼道：「甚麼規矩？」

藍掌柜笑得更是開心，道：「紅姑娘的規矩都不知道，出來走甚麼江湖，銀子要，人也要！」

太行八虎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藍掌柜指着大虎，哈哈笑了起來，道：「你最値錢，我看，不知道你老婆肯不肯用八萬兩銀子來贖你們？」

那姑娘叱道：「別與他們說廢話，黑老板！」

隨着她的一聲嬌呼，只聽得附近一株大樹上，又是一個人應聲道：「姑娘可有甚麼吩咐？」

人聲才起，一條人影便自樹上直掠了下來。

太行八虎又看到有一個人從樹上掠下，不禁齊皆長嘆一聲，他們在此劫鏢，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卻不料早已被人探好了盤子，在林子中，有那麼多人躲着，他們竟也一點都不知道，那眞的栽到家了。

那人一落了下來，只見他身子瘦小乾枯、面目陰森，然而偏偏穿着一件極寬大的長衫，是以當他自樹上躍下來之際，看來就像是一隻大蝙蝠一樣。

那人才一落下來，身形一閃，便已到了那姑娘面前。

那姑娘道：「將這八個人全扣押了起來，帶回店去。」

那人一聲答應，抬頭向太行八虎望了一眼，一掀衣襟，只聽得「錚錚」連聲取出一串鐵環來。

那一串鐵環，一個疊一個，每一個半徑可半尺，中間有鐵鍊連着，只見他咧嘴一笑，身形展動，只聽得「啪啪」之聲不絕於耳。

他手中的鐵環有着活扣，每掠到一個人前，便在那人的頸項上扣上了一個鐵環。

轉眼之間，太行八虎每個人的頸上都被扣上了一個鐵環，那人拉着鐵環上的鐵鍊，喝道：「龜孫子們，跟你太爺耍樂去吧！走！」

他一面呼叫，一面轉動，身形便向前疾奔了出去。

太行八虎每一個人的頸子上都

套着一個鐵環，如何有反抗的餘地？那人一奔，自然也得跟着向外奔了出去，八虎之中幾個未受傷的，還可以跟得上，已受傷的人自然走得慢了些。

可是那黑衣長袍人卻越走越快，絕不等待，轉眼之間，便已直奔出林子去，有幾個簡直是被他拖出去的。

太行八虎一被拖走，那幾個鏢頭盡皆大大的鬆了口氣，總鏢頭在地上拾起了長劍向前走出兩步，向馬上的姑娘拱了拱手道：「多謝姑娘搭救！」

馬上的姑娘卻連望也不望總鏢頭一眼，只是向藍衣人道：「藍掌柜，你點點有多少銀子！」

藍衣人答應一聲道：「是。」

他向那幾輛鏢車走了過去，那總鏢頭駭然道：「那是我們保的三萬兩銀子，閣下是……」

藍掌柜抬起頭來道：「紅姑娘，有三萬兩銀子。」

馬上那姑娘一笑道：「也將就着了，好在太行八虎，歷年劫掠不少，在他們身上，倒可以多得一些，藍掌柜，你吩咐人將鏢車趕走。」

藍掌柜一聲命令，只見在濃密的樹林中，又有六七個壯漢躍下來了，那些人一落下來便奔向鏢車，一躍而上，揮起鞭子，鏢車在他們趕策之下，車聲轆轆，已向着林子之外疾馳而去。

那幾個鏢頭看到這等情形，不禁盡皆呆了！

他們剛才被太行八虎逼在樹前，已在絕路，突然之間，那姑娘像一團火也似的捲進了林子，幾個照面，就將太行八虎制得貼貼服服，他們只當救星到了，可是，如今鏢車卻一樣被人劫走了。

那總鏢頭畢竟是見多識廣些，一見鏢車被劫走，先是大叫一聲，但是突然之間，他心中陡然一動，臉色也為之大變，失聲道：「紅鳳凰，妳是紅鳳凰？」

藍掌柜笑道：「總鏢頭，紅姑娘的名字，可不能亂叫的，你們未曾落在太行八虎手中，可算是萬幸了！」

總鏢頭的神色越來越害怕，一步步的向後退，在馬上的紅鳳凰冷冷地望定了那幾個鏢頭，忽然她的目光停在兩株樹中的那個鏢頭身上。

那個鏢頭剛才急於逃去，卻不料硬擠進兩株樹中間的樹縫之後，進不得，退不得，一直擠在那裏。

紅鳳凰冷冷地望了他一眼，轉過頭去道：「藍掌柜，這死了的十一個人，自然是遇敵不退，勇敢向前的好漢，得好好地殮葬他們，打聽他們的家屬在何處，每一家，送三千兩銀子給他們。」

藍掌柜道：「是，這位總鏢頭倒也勇敢，雖然已落下風，還敢出劍。」

紅鳳凰點點頭，道：「不錯，可是他們之中，有一個怕死鬼，天下最無聊的便是膽小鬼，得教訓教訓他。」

她一個「他」字才出口，手背一揚，手中火紅色的鞭子已疾揚了起來，「叭」地一聲响，正抽在那夾在兩株樹中間的那個鏢頭的身上。

這一鞭下去，那個鏢頭只覺得肩頭上一陣熱辣辣地疼痛，一聲慘叫，用力一掙，竟掙了出來，可是他才一掙出，紅鳳凰的長鞭又揚了起來，長鞭在半空中，盪起呼呼的勁風，火紅色的鞭身閃耀抖動，簡直就像是一團烈火一樣噴向那人。

那人似乎是自知不敵，只是雙手抱住了頭，紅鳳凰手腕連振三下，「叭叭叭」三下，又抽了三鞭，那三鞭一過，直抽得那鏢頭在地上滾動哀號不已。

其餘的鏢頭臉色鐵青，不敢做聲，三鞭之後，紅鳳凰手中的皮長鞭又揚了起來，那總鏢頭大喝一聲：「紅姑娘，久聞妳不傷鏢行中人，為何違例？」

紅鳳凰叱道：「我最恨膽小鬼而又無用的畜牲，抽他幾鞭，好叫他以後切莫臨陣退縮！」

她手中的軟鞭呼聲揚起，但這一次，鞭卻未曾落下去，鞭一揚起，她就伸手捏着了鞭梢，迅速將鞭盤了幾盤，一聲嬌叱道：「走！」

她一手牽動韁繩，那匹白馬發出了一聲急嘶，四蹄灑開，旋風也似的向外飛了出去。

馬兒跑得快疾，紅鳳凰身上紅色的披風揚了起來，看來簡直像一團烈火，倏忽捲進了林子，現在，又捲了出去，看得人驚心膽戰，吐舌不下。

紅鳳凰一走，藍掌柜向總鏢頭拱了拱手，看來仍是和顏悅色，道：「多有得罪，在下告辭了。」

那總鏢頭忙道：「藍朋友且別走。」

藍掌柜笑嘻嘻地道：「總鏢頭，我們是強盜，你留着我，可沒有甚麼大好處，還是讓我走吧！」

那總鏢頭苦笑道：「遇上了紅鳳凰，誰能不掉鏢銀的？我也不想要回鏢銀了，倒是我們死了十一個伙計，紅姑娘剛才說，每一家屬可得三千兩銀子，這三萬三千兩銀子，不知何時送到。」

藍掌柜道：「立時可以送到貴局。」

他講到這裏，「啊」地一聲，伸手在後腦一拍了一下，道：「紅姑娘啊紅姑娘，妳貪一時口快，咱們可做了蝕本買賣？總共才劫了三萬

兩銀子，倒要送出三萬三千兩，這買賣可做得過麼？」

他像是問總鏢頭，總鏢頭苦澀地笑着，藍掌柜一聲呼哨，一匹馬兒從林中深處跑了出來，藍掌柜飛身上馬，又向總鏢頭拱了拱手，疾馳如飛而去。

* * *

高邑縣城的大街上，天才黑，便已亮起各種各樣的燈火，兩旁店門前的燈火，映得大街上明亮得如白天一樣，入夜之後街上只有更熱鬧了。

在大街上轉角處，有一條小巷子，大街上雖然明亮，然而那條小巷卻十分陰暗。小巷子中也有幾家店舖，但是和大街那些大門面，大字號比較，卻是相差太遠了，在小巷口上有一家小酒舖。

那小酒舖，總共才有三張桌子，還有一張是斷了腳的，用一塊木板，對付着支撐着，小酒舖的門口，那塊「太白遺風」的招牌，也不知有多少年了，油膩膩、黑沉沉地，四個字也模糊不清了。

像那樣的小酒舖，生意自然是不會好到那裏去，酒舖中的李老頭，瞪視着小巷對面大街上那家「聚華樓」，和在聚華樓中進出之客人。

不過今天的情形多少有點特別，在小酒舖中伏在桌上打瞌睡的，不止李老頭一個人。

晌午前時分，有一個人走了進來，要了些酒菜，風捲殘葉一般吃了個乾淨之後，就一直伏在桌上不動。

那人是甚麼樣子，李老頭也未曾看清楚，因為他一直將竹笠壓得十分之低，把他的臉全都遮了去。

他甚至在進食的時候也不除下竹笠，等到他伏在桌上打瞌睡的時候，更是將竹笠拉下來遮住整個頭。

李老頭好幾次想叫醒那個人，但是小酒舖中，自早到晚，就只有這麼一個客人，李老頭就不忍心叫醒他，趕他走了，只不過李老頭心中一直在想，那人穿得那麼破爛，不知道是不是付得起八十六文錢的酒菜錢。

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小酒舖中顯得更加陰暗了。經常在這時候，總會有兩個人來，李老頭還可以有點生意，是以李老頭端了一張櫈子，坐在門口，這時只聽得一陣急疾的馬蹄聲、車輪聲，一輛很大的馬車在大街上疾馳了過去。

坐在車子裏趕車的，是一個面目陰森的瘦漢子，那瘦小漢子的身上卻穿一件十分寬大的袍子，他揮着鞭車子疾馳了過去，李老頭打了一個呵欠，忽然聽得身後那人道：「剛才過去的是甚麼人？」

李老頭給那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轉過去，只見那個睡足了一午盹的人，已經直起了身子來。李老頭陪笑着道：「那是黑老闆。」

那人像是自言自語道：「黑老闆？不知道他幹的是甚麼生意？」

李老頭笑了起來，道：「達官是外地來的吧？黑老闆開的是『回春堂』大藥舖，方圓數百里，誰不知道？」

那人將那竹笠略略抬了一抬，道：「對面聚華樓的藍掌柜，回來了沒有？」

李老頭呆了一呆，伸手一指，道：「他來了！」

那人抬起頭來，在黑暗中，李老頭只看到那人的一雙眼睛閃閃生光，李老頭心中嚇了一跳。

在大街上，藍掌柜穿着一身寶藍色的長袍，正緩緩策馬馳了過來，看來，藍掌柜的人緣很好，他向前走來，一路上都有人停下來向他打招呼。

而藍掌柜滿面笑容，也不斷向各人拱着手，道着好。

藍掌柜來到了聚華樓門口，下了馬，酒樓中立時有伙計走了過來，牽過了他手中的馬。

那時，小酒舖中的那人也向外走去，來到了李老頭身邊：「銀子在桌上，我看夠了。」

李老頭忙向桌子望去，那一小錠銀，怕有一兩多，李老頭喜得楞了好半晌，等他想告訴那人銀子太多時，那人已經走到了聚華樓的門口了。

聚華樓是高邑縣城中最大的酒樓，號稱「香聞百里」，百里之內的達官貴人，全以聚華樓宴客吃喝為榮，那是有錢的大爺花錢的地方。

可是那人一身布衣，灰樸樸地，頭上還戴着一頂竹笠，說他是馬伕，他可不像，若說他到聚華樓去花錢，聚華樓卻沒有這號客人。

所以，他一腳甫跨進了聚華樓，就有兩個伙計衝着他瞪眼，可是那人頭上的竹笠，壓得十分之低，人家看不清他的面目，他多半也看不見人家。

他逕自向前走去，聚華樓之中食客如雲，他揀了個角落處的一個座頭，他坐了下來，一個店伙老大不願地向他走了過來，道：「客官要甚麼？」

那人緩緩道：「我要吃的東西很新鮮，不知道你們這酒樓有沒有？」

那店伙「嘿」地一聲，道：「除了龍肝鳳心，小店倒也色式俱備，不過，價錢也不便宜。」

那人欠一欠身，打了一個呵欠道：「我要一碟炒鳳心，可要炒得嫩，叫你們掌柜過來，我要好好地

吩咐他，該如何炒法才合我心意！」

店伙一聽，呆了一呆，那人也在這時候忽抬起頭來，掀下竹笠，他雖然穿得破舊一點，可是一掀起了竹笠來，劍眉星目卻是威武無比。

那店伙只不過看他一眼，便嚇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後退一步，但是他還是撩起了袖子，看樣子是要動手將那個人趕出聚華樓去。

但是，也就在此時，只見那人手一翻，從面前的金漆筒中，拿起了一束筷子來，順手將筷子一隻一隻向桌面上插了下去，他每插一隻筷子，那伙計臉上的肉便不由自主地跳一下，等到七、八隻筷子插完了，那店伙早已轉身走了開去。

那人的年紀看來很輕，大約只有二十多歲，他的臉上掛着十分冷漠的笑容。

那店伙走了之後，他又將筷子一隻一隻的拔了起來，桌面上留下了一排整齊的小圓洞，他等了沒有多久，就看到藍掌柜笑嘻嘻的向前走了過來。

藍掌柜一來到了面前，就拱手問道：「這位客官……」

那人手中玩弄着筷子，頭也不抬，冷冷地道：「掌柜的，發財啦！」

藍掌柜仍然笑着道：「小買賣，根本不值一提。」

那人一面玩弄着筷子，一面道：「掌柜的，我來問你，向你討一種東西，不知是不是肯答應？」

藍掌柜笑着道：「那要看客官要的究竟是甚麼？」

那人冷漠的臉上居然也出現了一絲笑容來，他道：「說得好，我有一個朋友，前兩個月在陝甘道上失了一批珠寶，賣了他一家也賠不起來，只盼掌柜的高抬貴手，還了給他們就行了！」

藍掌柜在聽到「失去了一批珠寶」之際，臉色也略變了一變，但隨即又滿臉笑容，漫不經意地道：「閣下只怕找錯了人，我是開飯店的。」

那人臉色極其冷峻，「哼」地一聲的冷笑道：「紅鳳凰在江湖上大展拳腳，她手下四大高手，閣下正是其中之一，又何必客氣。」

藍掌柜呵呵一笑道：「我說閣下一定認錯……」他一面說着話，一面伸手向那人的肩頭上拍來，他的笑容如此親切和緩，他伸手出來的勢子又很慢，他那樣子拍人肩頭，當眞是誰也都不會提防的。

可是就在藍掌柜的手輕輕拍下來之際，那人的手中仍然執着一隻筷子，他手中的筷子突然向上一伸，「啪」的一聲，已刺中藍掌柜的手心。

藍掌柜發出了一聲悶哼，連忙縮回手掌，隨着他的手一縮，「噹」地一聲響，自他手心之中就落下了一片形狀奇異的東西來，落在桌面之上。

那東西是圓形，徑可寸許，微微彎曲，和手掌未曾攤平時的掌心，形狀十分脗合，一面光滑，另一面，卻是寸許長短的尖刺，有十數枚之多。

那人向那東西冷冷地望了一眼，道：「藍掌柜，這就是你名滿江湖的獨門武器『隨我來』麼？」

藍掌柜的手中，被筷子插了一下，幾乎連手背都插穿，他痛得直皺眉頭，額上也不禁冒出冷汗來，他一手按住了受傷的手心，可是，他畢竟是在江湖走動了多年的高手，毫不含糊。

他一出手，便已落了下風，便知道對方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事實上，紅鳳凰名頭響亮，而且專與黑道中人作對，自然也一樣搶劫鏢銀，武林中人，可以說一聽到了紅鳳凰三個字就頭痛了。

如今，居然有人找上門來，那自然不會是白白前來送死的了，他一出手，就想暗算對方，不料反被對方識穿落了下風，再要動手就更加出醜了，是以他心中雖然驚怒，仍然面帶笑容，道：「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要知道這位藍掌柜，人稱「笑面追魂」，他那種獨門兵刃「隨我來」最是奇特的，專暗算別人，他一面滿臉笑容地和人家說話，人家自然不會提防，另一面他早已將暗器暗藏掌心之中，拍他人的肩頭。

那暗器上的尖刺，長一寸二分，一被拍入，恰好抵在肩骨之上，只要暗器稍一移動，便是刺骨刮膚之痛，是以他一將暗器拍上人家的肩頭，他手按在人家的肩頭之上，他走到哪裏人家都跟着他走，以免劇痛攻心，這「隨我來」之稱便是由此而來的。

這時，只聽得那人一聲冷笑，他的一手仍在玩弄着筷子，筷子一橫，輕輕在那暗器上一敲，那暗器是精鋼打造，一敲之下，發出了「錚」地一聲響。

那人又用筷子輕輕一挑，將暗器挑了起來，把筷子一敲，那暗器被他擊得「颯」地一聲向外飛了出去，「叭」地釘在一條柱子上，將那一桌客人嚇了一大跳，人人都抬頭望了過來。

那人冷笑道：「不知有多少武林人，傷在你這暗器之中，一身武功難以施展，也不算是雕虫小技了，藍掌柜，要是你不能作主的話……」

藍掌柜仍然勉强的笑着答道：「閣下不是想去見紅姑娘吧？哈

哈，還是……」

那人的神情仍然很冷淡，道：「我正想見她。」

藍掌柜笑得十分不懷好意道：「閣下要去見紅姑娘？紅姑娘的脾氣可不很好，人家都說她像一團火！」

那人嘴角向上牽了一牽，像是笑了一笑道：「我也聽說過，可是總不能老讓這團火在江湖上燒來燒去，也得有不怕死的人來做些甚麼才行。」

藍掌柜雙眼瞇着道：「好一個不怕死的人！」

他說着，便轉身向外走了出去，那人立時跟在他後面，藍掌柜頭也不回地向前面走着，穿出了店堂，來到了後巷之中，仍然繼續向前走着。

不一會，他們穿過了好幾條小巷，來到了一家藥舖之前。

那藥舖已上了一大半排門板，只留下了一條狹縫。

藍掌柜一步走了進去，嚷叫道：「黑老闆，有好朋友來了，你快出來看看，該配些甚麼藥？」

舖中有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道：「有好朋友來了呀？」

藍掌柜走了進去之後，跟在後面的那人在排門板前略停了一停，臉上泛出冷笑來，隨即除下了頭上竹笠，也跟着走了進去。

那人一腳才進了入去，便聽得「嗤」地一聲響，一柄兩面三刃分水刺，已向他脅下刺到。

那人本來是慢慢的走入去的，等到那柄分水刺一刺到之際，他的去勢陡地加快，「颼」一聲，打橫刺出那柄分水刺已經刺了個空。

而那人握在竹笠邊上，陡地一縮手，已自竹笠的邊中，抽出了一柄軟劍來，那柄軟劍在半明不暗的燈光之下，閃閃生光，可見它極其鋒利。

他軟劍一掣在手，身形便轉，軟劍跟着揮了出去。

他軟劍一揮，背靠着門板而立的黑老闆又已攻出了三刺，「錚」地一響，兩件兵刃相交，那人的軟劍順黑老闆手中的尖刺直滑了下去，劍尖已刺向黑老闆的手腕，黑老闆吃了一驚，趕緊縮手時，手中的尖刺已然落地。

那人的身形也眞快，他的軟劍立時向上抬了起來。

他軟劍一抬，劍尖已然直抵黑老闆的咽喉之上。

他那柄軟劍其薄如紙，那人握劍在手一動也未曾動，但是那把軟劍卻不住發出「錚錚」的聲響，上下戰動不止，劍尖就在黑老闆咽喉之上移來移去，黑老闆的臉色難看之極。

藍掌柜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神色尷尬到了極點。

那人「嘿嘿」地冷笑着道：「黑老闆，我有一件事要請教你。」

黑老闆的聲音在不由自主的發着戰，道：「只管說。」

那人道：「利用劍在咽喉道劃上一道口子，貴店之中，不知有甚麼靈藥，可以起死回生？」

黑老闆嚇得臉色都變青了，忙道：「閣下……千萬莫說笑，閣下如要見紅姑娘，在下定當引見！」

那人冷笑着道：「也好，但總得留點記號才好。」

黑老闆的眼睛瞪得老大，那人手腕陡地一沉，軟劍已然向上疾揚了起來，劍尖「嗤」地一聲，在黑老闆的臉頰之上劃出了一道兩寸來長的血口子來。

而那人出劍之後，立時身形後退，黑老闆臉上的鮮血汩汩而下，他也不去抹拭，只是道：「多謝朋友劍下留情！」

那人語言冷峻，道：「不是我劍下留情，而是你們平時的作爲，還沒有致死之道，紅鳳凰劫人財物，不傷物主，你們倒也能奉行，是以我這一劍才不取你咽喉，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黑老闆道：「自然明白，不知道朋友是爲何而來？」

那人道：「我是……」他才講了兩個字，忽然聽得一幅布幔之後傳來了「格格」一聲嬌笑，那一下嬌笑聲，聽來銷魂蝕魄，令人的心中起了一陣極其甜膩之感。

那人略呆了一呆，只見藍掌柜和黑老闆二人互望了一眼，接着，布幔一掀，一個少婦娉娉婷婷地走出來，那少婦雲髻高挽，臉上薄施脂粉。

「回春店」的店堂中，燈光皆暗，可是那少婦出來之後，卻是人人覺得眼前陡然一亮。

那少婦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輕紗外衣，體態輕盈，她美目流盼，巧笑倩兮，竟是個絕色美人。

她的一雙妙目駐望那人的身上，一面慢慢地向前走來，又嬌聲道：「這位朋友，上藥店來找藥，怎麼手中還帶着利器，只怕我們的買賣不公道麼？我們可是公平交易，老少無欺的。」

那人望定了少婦，臉色仍然很冷峻，那少婦又嬌笑了起來道：「這位朋友有甚麼不舒服？」

藍掌柜在一旁笑道：「正要白娘子伺候他！」

那少婦妙目流轉，輕柔腴白的纖手已慢慢地揚了起來，她的手才揚起，更是笑臉迎人，看來誘人已極，可是突然之間，只聽得「嗤嗤嗤嗤」四下響聲，自她青葱也似的手指指尖處射出四枝尖針來，直射

向那人的面門，去勢如電。

那人發出了「嘿」的一聲冷笑，手中軟劍輕輕一揮，劃出了一個圓圈，已將四枚尖針砸開了。

白娘子又嬌笑了起來，根本不像是一個才發出了那麼厲害的暗器、傷人不遂的樣子。

那人冷冷道：「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果然各有所能，但可惜的只是些暗算他人的手段。」

白娘子仍然笑吟吟地道：「我們本是打家劫舍的强盜，那裏及得上你，是大英雄、大俠士，不知道大俠士高姓大名，也好叫我們掛念着。」

那人冷冷道：「不敢當得很，在下姓黃，名天一，你究竟帶不帶我去見紅鳳凰？」

白娘子笑得更甜，她又步態輕盈地向着黃天一走了過來，來到了黃天一的身前，一雙纖手再度揚了起來，這一次，黃天一的出手比她更快，右手疾掠而出，五指一緊，已抓住了白娘子的手腕。

白娘子的手腕一被他抓住，五指鬆了一鬆，發出了一下嬌吟，在她五指張開之際，竟又有四枚利針，自她的手指縫中落了下來。那人冷笑，道：「我來追尋陝甘道上失去的那批珠寶，老實說，不見到紅鳳凰你們三人全要無命。」

白娘子被黃天一握住了手腕，神色驚惶了片刻，但立時又嬌笑起來，道：「你捨得殺我麼？」

她的聲音甜蜜無比，聽了令人心中起膩，黃天一的神色，在剎那間不再那麼冷峻了。

就在那時候，在店堂一邊，白娘子剛才走出來布幔的後面，一個本來是一直站着不動的人，這時身形一縮，一個轉身已向前走去。

那人的身形極其高大，一蓬腮鬍子，根根如同鋼針一樣，可是他身形雖然魁梧，行動卻是十分快捷，走起路來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走過了一個明堂，拉開了一扇門，來到了一間房中，紅鳳凰兩手握着盤成一綑的鞭子，在房間之中走來走去，一個大漢走進來，立時站定了身子，問道：「來的究竟是甚麼人？」

那大漢沉聲道：「他自報名姓黃，名天一！」

紅鳳凰雙眉緊皺，像是在突然之間想起了甚麼事。

那大漢又道：「藍掌柜和黑老闆都吃了虧，我來的時候白娘子已被他抓住，他……」

紅鳳凰突然打斷了那大漢的話題道：「他的年紀是否很輕？」

虬髯大漢點點頭道：「正是，紅姑娘可認識他？」

紅鳳凰雙眉再度緊皺，道：「奇怪，他怎會出頭替鏢局追尋珠

寶？我看這事情，另有詭計。」

虬髯大漢像是不明白紅鳳凰那樣說是甚麼意思，可是，他一張口，還未及問出來，已經聽得白娘子的尖叫聲自店堂之中疾傳了過來。

紅鳳凰身形一閃，便已向門外疾掠了出去。那虬髯大漢連忙跟隨在後面，兩人一先一後地掠出了房間，經過了明堂，來到了那幅布幔之前。

到了布幔之前，紅鳳凰左手一鬆，右鞭一沉，一掌已然揮出，「呼」地一聲响，將那幅布幔捲了開來，只見白娘子的手掌，仍然被黃天一握着，黃天一手中的軟劍卻指在她的胸前。

白娘子胸前的衣服，已被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口子，露出雪白也似的一抹酥胸來。

白娘子的神色十分驚惶，但是她還勉强的笑着道：「你……你要是喜歡我，只管說好了，何必那樣！」

黃天一卻只是抬頭向已走進店堂的紅鳳凰看了一眼。

白娘子忙道：「好了，紅姑娘來了，還不放我麼？」

藍掌柜呵呵一笑道：「紅姑娘，我們男人見了白娘子總要酥了半截，可是這位黃朋友，卻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白娘子失手了！」

紅鳳凰神色沉着，右手緩緩抖開了鞭子，發出輕微的「啪啪」聲來道：「黃朋友，你究竟爲何而來？」

黃天一聽得紅鳳凰這樣說，陡地一呆了一呆，但是隨即「呵呵」大笑了起來道：「紅姑娘，妳眞聰明！」

黃天一突如其來一笑，藍掌柜、黑老闆連被黃天一抓住的白娘子，三人盡皆呆了一呆，現出奇怪的神色來，因爲黃天一是打着討回失物的旗號而來的，而他們也確曾在陝甘道上，劫過一批珠寶。

然而，看現在的情形，像是黃天一此來，另有目的。

黃天一一面笑，一面伸手一推，已將白娘子推開一個踉蹌，向旁躍出了一步。白娘子雪白腴膩的手腕上，已被黃天一抓出了五道深深的指痕，顯是十分疼痛。可是她在退開之後，嬌俏的臉龐上卻仍然掛着微笑，在江湖上稱她作「迷魂妖姬」，看來也不無原因。

黃天一推開了白娘子，便望定了紅鳳凰，徐徐地道：「久仰紅姑娘大名，紅姑娘發財啊！」

紅鳳凰一聲冷笑，道：「你若是看着眼紅，不妨將自己的眼珠挖了出來，那就看不見了。」

黃天一仍然笑道：「紅姑娘發財，江湖上或者有人會看着眼紅，但決不會是在下，這一點小財，還引不動我黃某人的。」

藍掌柜仍然用左手按着受了創傷的右手掌心。可是黃天一那麼一說，他卻又「呵呵」笑着道：「聽黃朋友這樣說，可是有甚麼買賣呢？」

黃天一瞧着紅鳳凰，道：「大買賣是有的，但是不知紅姑娘是不是有這個興趣，有這個膽子去做？」

紅鳳凰一出就寒着了臉，這時，她雙眉陡地一揚，厲聲道：「說這句話，就得先吃我一鞭！」

白娘子在旁，輕輕地拍着手，道：「對啊，姓黃的竟敢小覷我家姑娘，眞是非吃一鞭不可。」

白娘子剛才吃了黃天一的虧，這時，自然唯恐天下不亂，是以推波助瀾，只盼紅鳳凰出手。

紅鳳凰話一說完，揑住鞭柄的手指便鬆了一鬆，緊接着，右腕一沉，她手中那根火紅的鞭子一道紅光，已向前疾揮而出。

那一鞭的去勢，可稱快疾到了極點。但是黃天一的身形卻也不慢，鞭梢才一向他捲到，他的身子立時向旁側了一側，只聽得「颼」地一聲响，鞭梢恰恰在他面前寸許地方疾揮了過去。

紅鳳凰一鞭不中，一聲冷笑道：「你不乖乖地站着給我抽一鞭，現在，得讓我抽兩鞭了。」

黃天一怒道：「這是甚麼道理？」

白娘子又拍手道：「這可是紅姑娘的規矩，姓黃的，我看你還是站着別動，捱上兩鞭子吧，若是再要躲，可成了四鞭子，你那小身子，接得起四鞭了麼？」

黃天一怒道：「紅姑娘，我來見妳，有事相商，對你對我，都有好處。」

紅鳳凰冷笑道：「那也等你吃了我兩鞭之後再說吧。」

黃天一怒極，一抖手，手中的軟劍亂戰，發出一陣「嗆郎」的聲響來道：「好，妳發鞭吧！」

紅鳳凰一聲嬌叱道：「好大的膽子，要與我動手？」

她一個「手」字才出口，軟鞭又已呼嘯捲了出來。這一次，攻的是黃天一的腰際，黃天一身一縮，陡地向後退了開去。手中軟劍一沉，向鞭梢削去，他的劍勢極快，只聽得「啪」一聲，劍鞭已然相交，可是，他那一劍，未能將紅鳳凰的軟鞭削斷。

他那一劍非但未能將紅鳳凰的軟鞭削斷，而且，一劍壓了下去，軟鞭的鞭梢被劍身一壓，向上疾揚了起來，「叭」地一聲，正抽在他的小臂上。

別看軟鞭只是就着長劍向下一

壓之勢揚起來的，可是力道卻還是很大，黃天一忽忙一縮手，鞭梢過處，已將他的衣袖扯下了一幅來，他的手臂之上，也立時賁起了一道血痕，足有半寸來高！

那一陣劇痛，痛得幾乎鬆手撤劍，只聽他怪叫一聲，身子一躬，陡地向後疾退而出！

那回春堂的店堂上能有多大，黃天一和紅鳳凰才一動點手，便負了傷，心中又驚又急，向後退出的勢子自然不免急了一些，只聽得「砰」地一聲響，背已撞在門板之上，「嘩啦」一聲響，撞跌了兩塊門板，人已經退出了店堂。

黃天一的退勢，已然算得快疾了，可是紅鳳凰的去勢更快，黃天一才一退出店堂，到了街心，紅鳳凰已經竄了出來，人鞭俱到，迎頭一鞭，又已砸下。

黃天一右臂上已着了一鞭，痛得連劍也握不住，他一面向後退出，一面劍已交左手，紅鳳凰那一鞭攻到，他也不還手，身形斜斜向上拔了起來。

他身形一向上拔起，紅鳳凰的鞭梢像靈蛇也似的向上一昂，只聽得又是「嗤」的一聲響，又將黃天一的衫腳扯下了一片來，但是黃天一還是斜斜的落在對街的屋頂上，站定了身子。

在黑暗中看去，黃天一蒼白的臉上充滿了憤怒，他才一站定便罵道：「紅鳳凰，妳竟是這樣不識抬舉，我好意來告知妳一件大買賣，妳竟然這樣對我？」

這時，白娘子已出了店堂，只聽得她「格格」嬌笑道：「你夾着尾巴逃走吧，還叫嚷甚麼？」

黃天一在屋頂上一抖軟劍，厲聲道：「紅鳳凰，我告訴妳，妳不和我合作也還無妨，若是妳想和我爲難，那可自討沒趣，莫怪我事先不說明。」

白娘子「格格」嬌笑道：「是誰自討沒趣？」

黃天一恨極一頓足，他腳下的瓦片碎裂了好幾塊，但是他的身子，卻已趁勢疾拔了起來。

黃天一的身法也真快，一拔起之後再落下，已落在另一座屋子屋頂之上，接着，幾個起伏便已不見蹤影了。

黑老闆、藍掌柜和那虬鬚大漢，這時也走了過來。

紅鳳凰站在街心，左手捏定了鞭梢，白娘子在她身邊道：「紅姑娘，爲甚麼不追？」

紅鳳凰仍然緊緊盯住黃天一的去向，道：「你們可知道這姓黃的是甚麼人？」

藍掌柜道：「現在我可想起來了，半夜放火，殺了開封聯勝鏢局一十四名鏢頭的人不就是他麼？」

紅鳳凰道：「就是他，他出了名心狠手辣，他不會只有一個人來，我們還是別去追他的好。」

紅鳳凰一面說，一面身子一轉，已經進了店堂之中，而藍掌柜等人，也一起跟了進去，黑老闆上好了板門，街道上又恢復了冷清，看來像是甚麼事也未曾發生過，在上弦月的月光之下，只見那被黃天一踏破了瓦片的屋頂上，緩緩冒出了一個人頭來。

那人頭只冒出了一半，立時又縮了回去，當他縮回去的時候，那屋中十分黑暗，只聽得黑暗中有人沉聲問道：「怎麼樣了？」

才縮回的那人道：「一點不錯，紅鳳凰正在此處！」

那聲音又問道：「剛才和她動手的又是甚麼人？」

房間之中，火光閃了一閃，一盞油燈已被點着，就着燈光，可以看到屋子中的陳設極其簡陋，一個坐在一張椅子上的人，已有五十上下年紀。

還有一個人站着，他就是剛才從破瓦中探頭出去看的那個人，他的年紀十分輕，只有二十三、四歲左右，濃眉大眼，一臉英悍之氣，但這時的眉心卻打着結，他緩緩地道：「那人是大盜黃天一。」

那中年人陡地震了一震，手按在桌面，他按在桌上的手，竟在微微的發抖，過了半晌，他才嘆了一聲，道：「一個紅鳳凰，再加上黃天一，唉！」

那年輕的一個人，劍眉軒揚，道：「那就更加好辦。」

中年人苦笑道：「老弟，你知不知道這二人的厲害，我做了十多年捕頭，甚麼樣的俠盜未曾見過，可是紅鳳凰……唉，爲了她，我不知捱了多少板子，唉！官坐在堂上，只會叫一聲嚴限破案，卻不知道我們的苦處，這口公門飯可難吃得很啊！」

那年輕人笑了起來，道：「你急甚麼，你不會聽得黃天一剛才的話麼？他原本來此，一定是想和紅鳳凰聯手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

年長的一個望着年輕的，並不說甚麼話。

那年輕的一個又道：「可是紅鳳凰一向只帶她手下四大高手行事，黃天一是自討沒趣了。」

年長的一個突然「啊」地一聲，現出驚喜神色來道：「你是說，當黃天一行事之際，紅鳳凰會去撿便宜，和黃天一作對的麼？」

那年輕人點點頭道：「那還用說，這正是紅鳳凰的手法，她號稱取財，不殺人，不殺人如何取得到財，自然只好借手他人，黃天一只怕要吃苦了。」

年長的雙眉緊皺的道：「只是不知他們要做的大買賣，究竟是那一樁？」

年輕的那個哈哈笑了起來，道：「大哥，怎麼你越老越糊塗了？莫不叫紅鳳凰、黃天一的名頭嚇破了膽？近日來，有甚麼大買賣，難道你還想不到？」

年長的那個人陡地吃了一驚，霍地站了起來，道：「你……你是說，他們……他們準備下手的，是大河聯旗七家鏢局聯保的那單鏢銀？」

那年長的人十分吃驚，可是年輕的那一個，卻像是毫不在乎一樣，輕描淡寫道：「是啊，聽聞這單鏢銀是關外幾幫客人一年來的經營所得，數字着實不少，不然，怎請得動大河聯鏢來保送？」

那年長的搖着頭道：「我看……不會吧，那七家鏢局中高手極多，今次必然傾巢而出，黃天一的本領再大，也未必劫得了鏢，他怎敢下手呢？」

年輕的人道：「這就是爲甚麼他要來找紅鳳凰了。」

年長的那個，雙手不由發抖了起來，道：「若是……若是叫他們劫了這單鏢去，那麼我們合府上下都別想再活了，老弟，你可得想想辦法。」

年輕的人將手按在年長的人之肩上，徐徐地道：「大哥，你放心，既然請了我來，我自然要替你想辦法的。」

他才講到這裏，街上突然傳來了一陣馬蹄聲，年輕的人連忙吹熄了油燈，將窗推開了少許，向外望去。

就是在「回春堂」旁邊的小巷之中，有五匹駿馬，馬上騎着全身紅色衣衫的紅鳳凰，她手下的四大高手在後面跟着。

五匹馬踏出了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馬蹄聲迅速地傳遠了，剎那間，便已恢復了寂靜。

年長的人失聲問道：「紅鳳凰到甚麼地方去？她走得那麼急？」

年輕的人道：「那還用說，自然是她想到了黃天一要做的是甚麼大買賣，她也趕去察看情形了，照那樣看，我也不該再耽在這裏，該走了。」

他一面說，一面伸了一個懶腰，那年長的人只是看着他搖頭，年輕的人裝作若無其事，拿起了竹笠來道：「大哥，我一個人先去看看情形，你不必跟來。」

他出了屋子，只剩下那一個年長的人，呆呆地在桌旁坐了下來，屋中雖然黑暗，但也可以看得出，他愁眉苦臉，滿臉皆是憂慼的神色，只是坐着不動。

* * *

在保定府西橋大街，過了那道寬闊的、可以行走四輛馬車的大石橋，就可以看到了老大的一個廣場。

在那廣場之後，是一排丈許高、伸延出去足有六七丈長、純以大麻石砌成的圍牆，那圍牆中鑲嵌了四塊三尺見方，齊齊整整的漢白玉。

在那四塊漢白玉上都刻了一個字，漆上鮮紅的顏色，自左至右，是「北屏鏢局」四個大字。

兩道鑲滿了銅釘、厚厚實實的木門，有一道關上，另一道打開了一半，三個勁裝漢子，正自打開的門中大踏步走了出來，他們走出門後，就站在門旁的兩個大石墩之前不動，威風凜凜。

在沿着廣場的大街上，這時，正有幾輛馬車駛了過來，馬車直駛過了廣場，來到了鏢局門口停下。車門打開，幾個穿着華麗的生意人走了下來，和門口的三人略打了一個招呼，便一齊走進了鏢局中。

北屏鏢局的大門之內，是一個老大的院子，院子的那一頭，是一列亮窗，全部都鑲着明瓦。

那四個商客才一來到了院子中，大堂內便有一個英氣勃勃的中年人，迎了出來，道：「四位來得正好，七家鏢局的鏢頭，全已到齊了。」

那四個商客一起走進了大堂中，鏢局的大堂陳設並不華麗，但是卻有一股沉實之感，桌、椅，都比尋常人家所用的大出了許多。

這時，圍着一張大方桌，坐着幾個勁裝漢子，那幾個人高矮老少不一，但是毫無例外的是，他們都是一臉精悍之色，一望便知是久歷江湖的人了。

四個商客一進來，坐在桌邊的那些武林高人卻並不站起來，只是向他們略略點了點頭。

倒是四個商客向各人拱了手，其中一個道：「多多偏幫，不知眾位鏢頭準備何時起程？」

那將四個商客迎進大堂來的中年人，正是北屏鏢局的總鏢頭徐高，圍桌而坐的那幾個人，是大河以北，另外六家鏢局的總鏢頭和鏢局中的高手，這一次，大河聯鏢，七家鏢局聯保，實在是一件罕見的大事。

徐高道：「明日辰時是個吉時，我們準備辰時起程。」

那商客道：「我們是到時來到貴鏢局，還是鏢隊經過客店時，我們再跟大隊前進？」

徐高皺着眉道：「我們幾個商議下來，這次雖是七家鏢局組成了大河聯鏢，但是……」

徐高的話還沒講完，那四個商客已然臉上變色，齊聲道：「莫

非……各位已聽到了甚麼風聲？」

徐高搖搖頭，道：「不是，但我們所保的金銀，着實太大，定然有人打主意，總得要小心一點。」

那商客道：「是，總得小心一點，各位有甚麼主意？」

徐高道：「所以，最好你們由你們走，我們自會保着金銀進發，萬一有事也不致驚嚇了你們。」

那四個商客聽了，面面相覷的神色都十分尷尬。

坐在桌邊，一個瘦削的總鏢頭大聲道：「這還有甚麼爲難之處？有强盜來了，刀槍可不帶眼睛。」

那四個商客笑着，道：「不瞞各位，除了金銀之外，我們還帶了一些珠寶在身上，這……」

那幾個鏢頭一聽，臉色盡皆一沉，徐高立時道：「那就是四位的不是了，既託了我們保送，何以還帶着珠寶，事先不讓我們知道？這可不合規矩。」

那四個商客忙陪笑道：「雖然有些，但卻也不多，列位到了地頭，自當另外重重酬謝。」

徐高皺着眉，道：「好，那麼，明日辰時你們打點妥當了，鏢隊經過客店時我們一起啓程便是。」

那四個商客又拱着手，千謝萬謝，告辭退出去。

等到四個客商走了之後，大堂之中登時靜了下來。

徐高背負着手走來走去，過了好一會，他才向一個身形瘦削，腰際圍着一條上面插着十二柄飛刀的皮帶的中年人道：「楊兄，雖然各位以我爲首，但楊兄足智多謀，不知有何高見？」

那中年人姓楊，名飛，號稱飛刀追魂，是石家莊威遠鏢局的總鏢頭，見多識廣，甚有地位。

這時，楊飛聽得徐高如此之說，他倒也當仁不讓，略爲沉吟了一下，便道：「依咱們大河聯鏢的聲勢來看，只怕旁人也不敢來打咱們的主意，怕只怕一個人！」

衆人忙問道：「是誰？」

楊飛先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才道：「紅鳳凰！」

楊飛這「紅鳳凰」三個字一出口，大堂中又靜了下來。

過了片刻，一個頭髮已經雪白，但依然精神充沛的老者道：「紅鳳凰取財不傷人，遇上了她倒還好。」

楊飛冷笑了一聲道：「金老爺子，若是紅鳳凰劫了鏢去，那我們賣了七家鏢局，也不夠賠一半。」

那白髮老者沉聲道：「紅鳳凰也未必劫得鏢走！」

另一個鏢頭道：「我來保定時，聽人說起來陝甘道上的獨行大盜黃天一也在河北境內。」

各鏢頭的臉色都更沉重，徐高拍着腰際的單刀，道：「說不得，我們只好多多小心了，請各位先歇歇，明日一早便要打點啓程了，既然在下擔着名義，言語之間若有得罪，各位莫要介意！」

衆鏢頭齊聲道：「徐兄好說！」

圍桌而坐的人都站了起來，各自談論着，徐高已和幾個鏢頭一起離開後院，自去打點。

＊　＊　＊

卻說那四個商客，全是關外一等一的富戶，他們帶着馬匹、老人參、皮毛到關內來，一年經營所得，着實可觀，保定府大街小巷，都知道他們是關外來的大財神，要不然，他們的金銀，爲何要勞動七家鏢局聯鏢來保送？

這四商客的馬車一駛到客店前，才停下，便立時有店伙迎上來，打開車門，那四個商客一起下車，走到門口，掌柜也點頭哈腰迎了出來。

那四個商客走進店堂，一個道：「掌柜的，我們明晨就走了，請結一結店房銀子。」

掌柜的滿面堆笑，道：「何必着急，明年一起來時再算不遲。」

那個商客笑了起來，道：「這是甚麼話，住店要付錢，這還客氣甚麼？」

他們正說着，只聽店堂的一角傳來了一陣嚶嚶的啼聲，聽來很哀切，那四個商客心中一奇，循聲看去，一面問道：「誰在哭泣？」

掌柜的向店堂的一角一指，道：「就是這位小娘子。」

這時，四個商客也已看到在啼哭的是甚麼人，只見在一張桌子之前，一個玲瓏窈窕的婦人，一身縞素，正在嚶嚶飲泣，她手中揑着一條絲巾抹眼淚，手指卻如同春葱一樣白嫩得可以！

掌柜又道：「這位小娘子，和她爹一起上京投親，卻不料來到這裏，她爹一病不起，竟歸了西天，是我替她說好說歹，總算賒了一口棺材，死人已入了殮，可是那筆棺材銀子她卻付不出來。」

那四個商客「噢」地一聲，其中一個年紀輕輕的笑道：「看這小娘子，倒有三四分人才！」

掌柜壓低了聲音，笑得極其邪氣，道：「關大爺，豈止三四分人才，簡直是十分人才，我開了三十年客店，見的女人也多，未曾見過這等貨色的。」

那姓關的客商笑了起來，道：「既然說得這麼好，你何不替她付了棺材錢，留着她侍候你？」

掌柜一聽，雙手亂搖，道：「關大爺千萬莫說笑，叫我那口子聽到還得了？關大爺，你過去看看，這位小娘子說了，有誰替她結了店

房錢，付了棺材銀子，她就願侍候誰一輩子……」

那姓關的聽了，已覺怦然心動，恰好這時，那小娘子似也聽到他們的說話，抬起頭來。

她一抬頭向這邊望來，那姓關的客商便呆了一呆。

只見那小娘子，約莫二十五、六歲，雖然不施脂粉，滿臉淚痕，可是那一張俏生生的嬌臉，水靈靈的眼睛，看了卻一樣叫人心頭怦怦亂跳，那姓關的客商不由自主的向前走出了一步。

那小娘子又低下了頭，卻又哭了起來，另外三個商客在後面笑道：「老弟，眞是十分的人才，若帶回關外去，怕不是咱們關外第一美人！」

那姓關的又向前走了兩步，已來到了小娘子的身邊，那小娘子站了起來，向着他盈盈下拜。

那姓關的忙伸手，握住了那小娘子的雙手，扶住她站起來，口中一迭聲道：「莫多禮，請起。」

他一握住了小娘子的雙手，便再也不捨得放開，那小娘子卻也不掙回手來，只是低着頭，在她嬌小的臉龐上，卻漸漸泛起兩團紅暈來，看了格外動人。

看到了這等情形，掌柜的長長鬆了口氣，他知道，他的房錢、他賒來的棺材銀子，都已有了着落了！

＊　＊　＊

二十個勁裝大漢，都是裹着腿的趟子手，吆喝着，順着大街，步伐齊整地奔了過來，街上的行人一起讓了開來。

在那二十個趟子手之後，是四匹高頭大馬，馬上騎着徐高、楊飛，和另外兩個鏢頭，再後面，便是一陣轔轔的車聲，四輛鏢車，每一輛車上都插上七面色彩鮮明的鏢旗，直來到了富來客棧門前。

那二十名趟子手，一奔到了客店門的空地，便大聲叱喝道：「大——河——聯——鏢！」

在客店空地之前，也早停了四輛馬車，那四個商客全站在車旁，一見衆鏢頭來到，都迎了上來，道：「各位可是現在就起程了麼？」

徐高一翻身，從馬背上躍了下來，他一揮手，當即有四名大漢奔了過來，徐高向那四個商客道：「這四人擅於趕車，是鏢局中人，我們這次擔着極大的干係，不是說四位趕車的靠不住，但可以小心的地方，總是小心一點的好。」

那四個商客忙道：「那不打緊，聽徐鏢頭吩咐！」那四個原來趕車的漢子，一聽徐高的話，已放了馬鞭子，走了下來，另外四人已躍了上車去，徐高又繞着車子前後看了一遍，這才道：「好了，四位請上車，路上也許辛苦些，但只求平安到達，也就說不得委曲一下！」

四個商客忙道：「徐總鏢頭說得是極。」

他們一面說一面各自拉開車門，那姓關的最早搶着登車，他一打開車門，徐高還未曾看到，馬上的楊飛，卻已「咦」了聲道：「她是誰？」

徐高陡然一呆疾轉過身來到了車前，向車中望去，只見車中坐着一個一身縞衣素服的美人兒。

徐高也是一怔，轉過頭來問道：「這小娘子是誰？」

一個商客笑道：「這是關爺納的新寵，可是一等一的美人兒。」

徐高雙眉揚起，只是緊盯着車中小娘子，她像是不勝嬌羞，低着頭，只是忙着弄衣角，那姓關的在一旁，已覺得十分不自在，他咳嗽了一聲道：「徐總鏢頭，若是沒有甚麼事……」

徐高不等他說完，便一聲冷笑道：「沒有事？事情可大着啦，你知道小娘子是甚麼人？」

姓關的一怔，道：「她是甚麼人？」

徐高也不回答那姓關的話，一抖手「鏘」地一聲響，長劍已然出鞘，直指着車中那小娘子，喝道：「別裝模作樣了，還不快下車來？」

那小娘子抬起頭來，一臉委曲的樣子，扭着身，向下走來，徐高後退一步，手中長劍卻始終對着那小娘子。那姓關的商客連忙走過去，扶住那小娘子，低聲道：「妳別怕，徐鏢頭第一次見妳，自然要查問的。」

那小娘子秀眉微皺，像是不勝嬌羞，道：「可是他很霸道的……我……好生……害怕！」

徐高瞪視着那小娘子，道：「妳是甚麼路數，說！」

楊飛和另外兩個總鏢頭也躍下馬來，鏢車在後面，還有五六個鏢頭，也俱都勒住了馬，向前望去。

那姓關的客商很不愉快地道：「徐總鏢頭，她們父女兩人赴京投親，路過保定，她父親染病身亡，我替她殮葬了老父，她自願服侍我，你何必如此？」

徐高冷笑道：「關爺，不是我小看你，江湖上的事情，你知道的有多少？」

那姓關的漲紅了臉，道：「昨晚我已納她爲妾，你以爲她這樣的人，會是强盜派來的探子嗎？」

徐高仍是瞪着那小娘子，楊飛站一旁，道：「她死了老父，關爺可曾見過？」

那姓關的一呆，可是客店掌柜在一旁，卻接過了口道：「是我替

她賒副棺材入殮的，卻是不假。」

楊飛拉了拉徐高的衣服，兩人一起退後了幾步，楊飛道：「有老闆替她殮葬死人，諒來不假。」

徐高低聲道：「楊兄，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之中就有一個叫白娘子的，兄台諒也知道？」

楊飛呆了一呆，也壓低了聲音道：「我自然聽說過，但是關爺說，昨晚已納她爲妾，這白娘子總不成肯隨便陪人睡覺？」

徐高哼了一聲道：「那也難說了，只怕會肯！」

楊飛皺着眉道：「看姓關的樣子，那娘子昨夜迷他不輕，要不讓他帶着，只怕不行！」

徐高又是一聲冷笑，轉過了身來，大聲道：「關爺你要是帶她上路，便請單獨啓程，要不然，就沒有大河聯鏢這回事，隨你自行決定！」

那四個商客一聽，臉上的神色都變了一變，姓關的着急道：「這算甚麼？」

徐高道：「我們擔着干係，不能不小心些。」

那小娘子卻已嚶嚶地哭了起來，道：「別理會我了，反正我是苦命人，郎君，你自顧自去吧！」

姓關的一跺足，道：「好，我和她自行上路，不勞列位費神，哼！若她也是强盜，那簡直別走路了。」他一面說，一面在車廂中提出了一隻盒子來，交給另一個客商，道：「我們不便帶它上路，煩你代爲保管。」

那商客連聲答應，三個商客一起登上了車，那二十個趟子手又吆喝着。徐高和楊飛等人也全上了馬，三輛馬車，就跟在四個鏢頭之後。

大河聯鏢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行出了保定的城門，城門之外是一條筆直的官道，趟子手走得步伐整齊，這一次大河聯鏢，不但鏢頭全是一等一的好手，連趟子手也是百中挑一的精壯小伙子。

那些趟子手不但奔走起來步伐齊整，而且吆喝時也格外神充氣足，聲音響亮，再加上鏢車上的七面錦旗，迎風招展，徐高騎在馬上，也不禁顧盼自豪，想想這樣的陣容，也不怕有人來劫鏢了。

當日自保定府北上直走出了七十里，到了北河店的大鎮，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

當大河聯鏢的大隊快到北河店時，徐高早已派人快馬馳到鎮上，一面打點店房，好供後來的人住宿，另一方面，探聽鎮上可有異樣江湖人物的動靜。

常言道：「行鏢如行軍」，若不處處防範，被劫鏢的殺個冷不防的話，那麼自然就凶多吉少了！

隊伍來到鎮口，四騎駿馬便自鎮上衝了出來，直來到了徐高的身前，馬上四人中的一個道：「總鏢頭，鎮上平靜無事，我們已包下了鎮口遠來客店的東半院，一進鎮就可以歇足了。」

徐高點點頭：「辦得好，大伙兒到鎮上再歇息！」

逢州過府，趟子手也格外精神，數十人一起扯直了嗓子，叫道：「大……河……聯……鏢！」

隨着趟子手的吆喝聲，轔轔車聲，得得馬蹄，大隊人馬和鏢車已經進了北河店的大街，大街上站着不少看熱鬧的人，衆鏢頭也格外精神抖擻。

進鎮口不遠處，便是遠來客店，客店掌柜早就堆起滿臉笑容迎了出來，客店門口着實亂了一陣子。

直到鏢車和鏢局中人全都進了客店，客店的門口才靜了下來。在客店對面的一間小茶店中，這時有兩個茶客站起來，付了茶資走出去。

那二個茶客，一個肥頭胖耳，滿面笑容，另一個卻是瘦削陰森，滿臉是骨，卻正是藍掌柜與黑老闆兩人，兩人走出了茶店，也不向遠來客店望一望，便轉進了茶店後的一條小巷之中。

在小巷之中，他們一面向前走着，一面低聲交談。

黑老闆低聲道：「照情形看來，下手不易啊！」

藍掌柜的臉上這時也不見得有甚麼笑容，他道：「是啊！大河聯鏢，的確稱得上人强馬壯，徐高也夠精明，我們第一步棋已然失手，要看第二步了！」

那小巷之中有一個麵食攤，攤上掛着兩盞氣死風燈，正在隨風搖晃着，在麵攤之前，有一個人正蹲在一張櫈上，用一雙粗大筷子在夾着麵。

那麵攤主，則坐在另一張櫈子上哼着小調。

藍掌柜和黑老闆兩人一面說着話，一面走過來，他們一看到有人，便立時住口。

他們雖然夠精靈，一見有人便住了口，但是對那個在麵攤前吃麵的人，卻也未曾注意，繼續向前走着，而當他們在漸漸走近之前，那吃麵的人抬起頭來，向麵攤主人眨了眨眼。

那吃麵的人一抬起頭來，便可以看得出，他正是高邑縣城之中，回春堂藥店對面那屋子中，曾和冀南四府總捕頭、虎爪金英談過話的那年輕人！

當那年輕人向麵攤主人眨了眨眼之際，麵攤主人點了點頭。

那年輕人忙低下了頭去繼續吃

麵，藍掌柜和黑老闆二人也快來到了他的身後了，那巷子本就很窄，又給麵攤佔了不少地方去，是以，當藍掌柜和黑老闆兩人要在那年輕人的身後擦過時，不但不能並肩而行，而且，還幾乎貼着那年輕人的背部走過去的。

藍掌柜走在前面，他才一走到那年輕人的背後，那年輕人的雙臂，陡地向後縮了一縮。

藍掌柜爲人可以說是夠機靈的了，但是再機靈的人也想不到，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會有人突然向他偷襲的，當時，他若是身形陡地向前竄出的話，或者還可以逃開那兩下肘鎚的。

可是，他卻呆了一呆。

就在藍掌柜陡地一呆之間，「砰砰」兩聲响，兩下肘鎚正撞在他的胸口，那兩下的力道還眞不輕，撞得藍掌柜悶哼一聲，已然口吐鮮血。

而就在那一剎那，黑老闆的反應也眞快得出奇，一聲怪叫，雙手幾乎已然向那年輕人的肩頭疾抓了出去，那年輕人身子一轉，手中的筷子直插黑老闆的雙目。

那一招的攻勢更是快疾無比，黑老闆被迫得向後退去，叫道：「掌柜的風緊，扯乎。」

黑老闆也已看出情形對自己極是不利，藍掌柜連動手的機會也沒有，一上來就已受了傷，他是在叫藍掌柜快快逃走。藍掌柜自然也明白，立時向前奔了出去，可是他才奔出幾步，嗆郎的一聲响，那麵攤主人已抖起了一條鐵鍊！

那一條鐵鍊抖起來，便已纏住了藍掌柜的脖子，那麵攤主人的身形掠起，拉了藍掌柜便走。

藍掌柜雙手握住了鐵鍊，但鐵鍊已套住了他的脖子，他如何扯得脫？只得跟着向前奔了出去。

轉眼之間，藍掌柜已被扯着奔出了那條巷子。

而在這巷子中，那年輕人的筷子才一攻出，黑老闆大叫，已然一腳飛起。

黑老闆的那一腳踢向年輕人的手腕，勢子也十分狠勁，但是年輕人手腕向下一沉，手中的筷子「啪」的一聲已敲在黑老闆的足踝上。

黑老闆眼看那一筷子敲了下來，他本來還可以避得開去的，然而他看到藍掌柜已被人拽走，心中着急，只想快快勝了對方，好趕向前去，是以他並不躲避，拚着捱一筷子，也想將對方踢倒。

可是，等到「啪」地一聲響，那隻筷子擊了下來之後，他卻發出了一下嚎叫聲，身子向後一晃，「砰」的一聲地跌倒在地上，他一跌倒在地，以手撐起身子，迅速向後移去，可是那年輕人已大踏步追了上來。

黑老闆以手支地，在地上移出的勢子倒也不慢，可是又怎及得上那年輕人大踏步向前跨來？

轉眼間，那年輕人已趕到了黑老闆的身前，黑老闆喘着氣，道：「你手中的是鐵筷子，你……你便是鐵筷子方劍豪？」

那年輕人冷冷的道：「好說，黑老闆，站起來啊！」

黑老闆掙扎着站了起來，他雖然人已站起，但是剛才被方劍豪擊中的足踝，那一隻腳卻還向上提着，看他緊皺眉頭的樣子，像是十分疼痛。

方劍豪又冷笑了一聲，「啪」地一聲，將他手中的筷子併在一起，插在腰間的帶子之上，身形一閃，來到了黑老闆的身後，抓住了黑老闆的手腕將他的手臂，硬曲了過來，扭到身後面。

然後，只聽他喝道：「走！」他一面喝着，一面推着黑老闆向前奔了出去。

黑老闆的左足，痛得不能行走，被方劍豪推着，一跛一顛，向前奔去。（本故事暫告結束，請留意續集「英雄難過美人關」。）

上文提要：方寶玉剛夢醒，又一拳擊中小春姑娘的鼻子，他向小春詢問金銅人被囚於何處不得要領……唐唱飛身進入萬員外府欲救方寶玉離開，却被東廠詹金樹領着逾百錦衣衞困住，其中尚有形形式式的高手埋伏，「唯我魔僧」是高手中的高手，他反而臨場反戈一擊，不殺唐唱殺詹金樹，原因是他看上了方寶玉……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出家資格須審查　臨頭勒掌得保命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忽見一人雙手抓住禪杖，欲攔阻唯我魔僧帶走方寶玉少爺。

這人正是胖胖白白的小春姑娘。只見她杏眼圓睜，怒氣衝衝地叫道：「誰也不准帶走方少爺！」

唯我魔僧冷冷一笑，道：「妳只是個小小的丫鬟，這等事，幾時輪得到妳來插手？」

小春道：「方少爺的事，就是奴婢小春的事，除非他自己願意跟著你走，不然的話，你要帶走他就得首先殺了我。」

唯我魔僧目露殺機，獰笑道：「殺你又有何難？」禪杖一頓地，似是立刻便要痛下殺手。

方寶玉吃一驚，忙道：「大師且慢！」

唯我魔僧臉色一寒，道：「爲什麼且慢？是這個蠢姑娘叫貧僧殺了她的。」

方寶玉道：「既知道她是個蠢姑娘，她說的話就不能當眞。」

唯我魔僧道：「放屁！她蠢也好，聰明絕頂也好，說過了的話就不能不算數。」

方寶玉道：「你若動她一根毫毛，老子立刻嚼舌自盡。」說得擲地有聲，實則投石問路，裝腔作勢。別說是嚼舌自盡，便是輕輕咬破舌尖，方少爺也絕不肯幹。

但他言詞慷慨，神情凜然，小春見了，不禁淚盈眼眶，心想：方少爺竟對自己如此情深義重，就算自己爲他上刀山，下油鍋，也難以報答這等情義的萬分之一。

唯我魔僧聽見方寶玉這樣說話，陡地兩眼一睜，怪叫道：「你若把舌頭嚼個稀爛，就算剃度做個和尚，又怎能憑『三寸不爛之舌』把貧僧點化？」

方寶玉暗叫一聲「僥倖」，隨即打蛇隨棍上，道：「這也說得是，那麼，你不要殺小春姑娘，老子也不嚼舌自盡，彼此兩全其美，豈不妙哉？」

唯我魔僧濃眉一皺，道：「但這小春老是阻阻纏纏，殺又不是，不殺卻又是天大的麻煩，這便如何是好？」語聲焦燥，大大不耐煩。

方寶玉靈機一觸，道：「老子要做和尚，將來定必諸事不便，反正小春姑娘閒著無事，何不讓她跟隨左右，爲咱們在途中打點一切？」

唯我魔僧連連搖頭，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正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胖丫鬟雖然看來不怎麼樣，但終究還是女色，要是給她在左右指指點點，嚕嚕嗦嗦，貧僧又豈能耳根清靜？」

方寶玉也搖搖頭，道：「大師此言差矣，身爲出家人，當受層層災劫，要是連一個胖丫鬟在身邊都吃不消，將來又怎能『吃得苦中苦、方爲僧上僧』？」

唯我魔僧「啊」一聲，叫道：「說得好！若不是小施主一言驚醒，貧僧險些錯失磨練肉身的良機。」

方寶玉卻道：「肉身者，臭皮囊也，越是磨練，越是又霉又臭，大師要磨練的，乃是靈性，並非這副臭皮囊。」

唯我魔僧沉吟半晌，又是大爲嘆服，終於點頭道：「既然如此，小春姑娘大可與小施主同行。」

方寶玉目注著小春道：「我要跟大師齊齊參禪，說不定一參便參它十年八載，妳可願意跟隨左右？」

小春忙道：「一千個願意！一萬個願意！」

方寶玉眉頭大皺，道：「妳既願意，只消一個願意已足夠，却弄出千千萬萬個願意，豈不滿天星斗！」

唯我魔僧大叫一聲，道：「少廢話，咱們這便啟程去也。」拉著方寶玉的手，望南大步邁進，小春自是緊隨其後。

唯我魔僧霸氣凌人，誰也不敢阻擋。

方寶玉心想：「神女總管、神手、趙鵬武等都龜縮不見蹤影，就只有給老子連揍三拳的小春姑娘，對老子忠心不二，老子飛向東，她也飛向東。老子做了和尚，她也一定會把胖胖白白的腦袋刮個乾乾淨淨，變成一個胖胖白白的尼姑。」想到這裡，甚覺好笑，忍不住縱聲大笑三下，隨即倏然止住。

* * *

唯我魔僧帶著方寶玉、小春二人離開了巨宅，方寶玉問了一句：「咱們何去何從？」

唯我魔僧道：「你要剃度，自當去間寺院來跪下剃度，方是正經。」

方寶玉點頭稱是，道：「言之成理，總不成在茶館妓院，大街小巷之中亂剃可也。」

唯我魔僧沉吟半晌，道：「京城附近，並無大寺院大廟宇，小施主，你說怎辦？」

方寶玉道：「我小施主不懂得應該怎辦，就由你這個大師父動動腦筋好了。」

唯我魔僧道：「貧僧的腦筋早已亂得像是八千條繩結在一起大混雜，若再要動腦筋，說不定一惱之下，又要殺人。」

小春卻在這時候說了一句話：「聽說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寺。」

唯我魔僧一聽見這句話，陡地目光大亮，用力一拍大腿：「小春女施主說得好！少林寺乃天下名剎，方小施主既是剃度，何不就在少林寺內落髮！」

方寶玉聽得呆住了，道：「少林寺在什麼地方？」

唯我魔僧道：「河南少室峯。」

方寶玉又是一怔：「距離京城有多遠？」

唯我魔僧道：「決計不遠，大不了一千里左右。」

方寶玉立刻「哇」一聲叫了起來。

小春嚇了一跳，忙道：「方少爺，什麼事？」

方寶玉道：「沒事！沒事！若是有事，早已一拳轟在妳的鼻子上。」

唯我魔僧卻不是說說便算，立刻便僱了馬車，帶著方寶玉和小春離開了京城。

方寶玉心中卻在想：「白眉閹賊說過老子決不能離開京城，但如今卻給這個瘋僧牽著鼻子向城外走，且看是否出不了城外去。」

但在唯我魔僧帶領之下，馬車順順利利地離開了京城，完全沒有任何人加以阻攔，方寶玉不禁暗自稱奇。

由京城南下河南，路途遙遙，行程非止一日。

唯我魔僧性急，馬車甫出京城不到五里，已嫌馬伕趕馬太慢，給了他一本佛經，便著令馬伕滾下馬來。

馬伕接獲佛經，初時愁眉苦臉，其後翻開一看，經文中竟夾著十幾片金葉子，足夠買回幾輛馬車，不禁眉開眼笑，高呼活佛萬歲。

唯我魔僧揚鞭策馬，聲勢駭人，有如正在沙場衝鋒陷陣。

小春在車廂裡看了一陣，忍不住叫道：「催馬過急，只會越走越慢！」

唯我魔僧怒道：「胡說！」鞭策馬兒更急，馬車去勢自然加快。

但馬力有限，縱使不斷抽鞭猛打，馬車不久便緩慢下來。唯我魔僧大怒，喝道：「畜生，斗膽！」

方寶玉嘻嘻一笑，道：「大師，反正一時三刻，三朝兩日，怎樣也趕不到河南，就讓這畜生歇一歇四條腿罷。」

唯我魔僧想了想，道：「亦是道理！」

馬車停在一座山丘下，唯我魔僧似有使不完的力氣，甫落馬車，把禪杖擱在一株大樹旁，人卻手舞足蹈，呱呱大叫。

方寶玉瞧得莫名其妙，道：「大師正在練功嗎？」

唯我魔僧道：「貧僧武功獨步天下，何須再練。」

方寶玉「嘖嘖」連聲道：「練武之道，一如讀書，亦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唯我魔僧道：「進也罷，退也

罷，人生堪似一場夢，進又如何？退又如何？」

又再手舞足蹈大叫一番，忽然四周湧出一大羣漢子，人人手執大刀，個個殺氣騰騰。

爲首一人，灰髮黃袍，年約五旬，使一條鋼鞭，容貌極是威猛。

唯我魔僧嘿嘿冷笑：「都是烏合之衆，成不了大氣候！」

黃袍人怒氣上衝，喝道：「何方妖僧，竟敢在此胡言亂語？」

唯我魔僧抓起禪杖，倏地脫手飛出，竟在一個照面之間，便把黃袍人的腦袋轟碎。

其餘漢子睹狀，又驚又怒，有八九個不知死活的，揮著大刀便撲過來，但唯我魔僧輕描淡寫，有如摘茄般便把五六個腦袋扭斷下來。

也算是這羣山賊倒足了霉，竟然想打唯我魔僧的主意，結果自然是傷亡慘重，餘下來的無不魂飛魄散，沒命地奔竄逃生。

唯我魔僧輕易地殺了十幾個山賊，正在得意狂笑間，卻又倏地嘆了一口氣。

方寶玉奇道：「怎麼殺得搖頭嘆氣？是心軟？還是手軟了？」

唯我魔僧又再搖頭，又再嘆氣，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殺了便殺了，何須心軟？又怎會手軟？只是……我佛慈悲，貧僧卻一殺再殺，殺孽永無止境，要是再殺下去，恐怕……恐怕……」

方寶玉目光閃動，道：「你是害怕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給你殺掉，只剩下你自己孤孤單單一個人嗎？」

方少爺這樣說，決非出自腑肺之言，而是存心挖苦，嘲笑唯我魔僧說的話。

豈料唯我魔僧聽了，竟然「啊呀」一聲大叫起來，神情激動地道：「小兄弟果然靈通睿智，世間罕有，貧僧這心底裡的秘密，竟然給你一猜便中，眞非凡人也！」

方寶玉陡地呆住，半晌作聲不得。

唯我魔僧濃眉緊皺，憂心忡忡地說道：「殺孽是永無止境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是一天一天殺下去，所有人都給貧僧殺掉了，只剩下咱們兩人，那怎辦？那時應該怎辦？」

方寶玉搔了搔臉龐，道：「要是眞的到了那個田地，我只好跟你拚命。」

唯我魔僧道：「憑你的武功，如何能殺了貧僧？」

方寶玉道：「那倒不一定，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我雖然絕不是你的敵手，但到了天下間所有人都給你殺掉之後，只怕已過了好幾十年，在這幾十年之內，我一定會勤練武功，既然勤練武功，武功必突飛猛進，而大師那時已經年紀老邁，定必血氣衰弱，眼矇耳聾，此消彼長之下，你未必便能勝我。」

唯我魔僧恍然大悟，道：「說得好……如此算來，你豈不是貧僧以後莫大的禍胎？」

方寶玉道：「倘若照此推算，咱們彼此都是對方的禍胎，最高明之策，是先下手爲强，最混帳之策，是不下手以致將來大大的遭殃。」

唯我魔僧大奇，目注著方寶玉道：「你這樣說，豈非自尋死路，慫恿貧僧此刻便一掌斃了你，以杜絕後患嗎？」

方寶玉卻毫不動容，淡然一笑道：「生死由命，他媽的富貴在天。我能活到什麼時候，老天爺早有安排，又豈會因爲三言兩語而有所改變？哈哈！哈哈哈……」嘴裡說得輕鬆平常，手裡卻已暗暗揑著一把冷汗。

自始至終，他都只是在裝模作樣，務求令唯我魔僧對自已有著莫測高深之感。

但這不啻是在玩火。

玩火的人，固然是火光璀璨纏身，刺激悅目兼而有之，但只要稍有閃失，即將惹來焚身慘禍。

這道理，方寶玉方少爺也不是不明白，但忽然間興之所至，竟在唯我魔僧那樣的大魔頭面前玩起火來。

直至他驀然警覺，眼下形勢已極其兇險之際，他的小命已不由他自己作主。

只見唯我魔僧目中厲芒閃動，殺機甚盛。

只要他殺機再濃一點點，方寶玉眼前便是一場殺身之禍。

果然，唯我魔僧目中殺機越來越是熾烈，終於厲喝一聲，揮動蒲扇般的巨掌，便要向方寶玉頭上拍下。

方寶玉心中大叫：「這番死也！」但他玩火焚身，作法自斃，那是怨不得任何人的。

唯我魔僧這一掌勁逾雷霆，方寶玉根本無從閃躲，眼看立時便得變成掌下亡魂，僧前肉醬，忽然聽見一聲嬌叱，一條身影快如閃電般攔在方寶玉面前。

這是捨死忘生的攔截。

除了小春之外，還有誰人會在這生死繫於一髮之際爲方寶玉方少爺擋住唯我魔僧這一掌？

當然只會是小春，絕不可能會是別人。

唯我魔僧這一掌，乃是蘊藏極大殺機，貫足內力而發，其勢之勁，又豈僅是開碑裂石而已？

小春武藝低微，甚至可說是笨手笨腳，她這一擋，無異是用自己

的生命，來拖延唯我魔僧擊殺方寶玉的時刻。

一旦小春死在唯我魔僧掌下，唯我魔僧既已下定主意要殺方寶玉，自然也可以緊接而來，一掌把方寶玉整個人震爲「揚州肉醬」。

但小春仍然不顧一切，雙目圓睜地瞪著唯我魔僧，以她血肉之軀，硬擋這雷霆萬鈞之一擊。

唯我魔僧這一掌若是擊實，縱有十個小春，一百個小春，恐怕也是難逃厄運。

但唯我魔僧的巨掌，卻在小春姑娘頭頂三寸之遙，硬生生地收住了掌勢，並未狠狠地繼續擊下。

小春胖胖白白的臉龐上，仍然是一派視死如歸的模樣，並未稍露驚懼之色。

反而唯我魔僧的臉龐，在這一瞬間變成一片慘青，以至慘白之色。

小春兀自挺胸昂首，大聲道：「大和尚，你要殺，儘管下手，我不怕！但方少爺是個好人，你若傷害了他……我就算變爲厲鬼，也不饒你！」

唯我魔僧苦笑著，突然身子向後倒退五步，接著更「哇」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來。

小春莫名其妙，方寶玉卻已明其理，嘆道：「大師在危急關頭强行遏止掌勢，無匹掌力反震自己的肺腑，這內傷恐怕甚是嚴重。」他行走江湖雖然時日甚淺，但這等道理，卻已瞭然於胸。

小春這才恍然大悟。

在恍然大悟之餘，卻又不禁對方少爺如此見識廣博，深感佩服。

但這魔僧何以掌下留情，甚至不惜任由內力反震回自己的身體，以至受傷吐血了？

方寶玉昔才對魔僧的一番說話，固然是莫測高深，如今這魔僧「臨頭勒掌」，更是稀奇古怪，令人難以明白。

唯我魔僧何以不下殺手，這一點，就連方寶玉也不怎麼明白，他只是知道，自己這一條小命，算是在千鈞一髮之際撿回來了。

而且算來算去，又是小春姑娘居功至偉，若不是她捨身擋格，唯我魔僧這一掌十居其九，早已結結實實地劈將下來。

只見唯我魔僧狂吐一口鮮血之後，很快便已恢復過來，道：「殺孽！殺孽！好可怕的殺孽！」

方寶玉道：「你終於不肯殺了？」

唯我魔僧長長地吁一口氣，道：「你有這樣一個紅顏知己，甘心爲你而犧牲性命，貧……貧僧又還有什麼話可說……」

小春忙道：「大師……我只是方少爺的奴婢，可不配做他的什麼……紅顏知己……」

唯我魔僧道：「紅顏知己就是紅顏知己，正如黑便是黑，白便是白，豈容旁人黑白不分，顚倒是非？」他言辭强硬，看來小春非要屈服不可。

豈料小春卻毫不怯懼，也怒聲反駁：「不是紅顏知己就不是紅顏知己，我只是侍候方少爺的奴婢，正如黑便是黑，白便是白，又豈容大師强辭奪理，指鹿爲馬！」

唯我魔僧不禁爲之愕然，呆了大半天。

忽聽方寶玉嘆了口氣，對小春姑娘道：「妳這樣說，那是太瞧不起我啦！」

小春吃了一驚，忙道：「不，奴婢縱有比天還要大的膽子，也不敢瞧不起方少爺！」

方寶玉道：「既不是瞧不起我，何以不肯向大師承認，妳是我的紅顏知己？」

小春更是臉色漲紅，叫道：「不！奴婢不是這個意思，眞的不是這個意思。」

方寶玉又嘆一口氣，道：「不必解釋了，妳已說得明明白白，我姓方的算得上是個什麼東西，又怎配成爲小春姑娘的知己？」

小春急得快要哭了出來，她忽然溜到唯我魔僧身邊，向這個大和尚又打又踢，眞箇拳如雨下，腳似雲來。奇怪的是，這兇名震懾大江南北的魔僧，竟然任由她又打又踢，並未還手。

方寶玉瞧得呆住了。

不但他呆住，就連小春拳腳交加，連續在唯我魔僧身上揍了幾十拳踢了幾十腳之後，她自己也呆楞起來。

唯我魔僧武功厲害，她是見識過的，他只要隨便伸出一根指頭，也可以輕易地取了自己的性命。

但此刻，她卻「狂揍」魔僧，豈不是自掘墳墓嗎？

但唯我魔僧沒有還手，任由小春姑娘拳腳橫飛，只是一味逆來順受。

小春不再打，不再踢了。

方寶玉不再說話。

唯我魔僧卻在這時候說道：「老天爺快要下雨啦，咱們繼續起程吧！」

三人繼續南下，前往嵩山，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非止一日，他們終於來到了少林寺。

＊　＊　＊

少林寺，位於嵩山。

嵩山的那個「嵩」字，意思是「高」，高山也。

詩經大雅形容嵩山：「崧高維嶽，峻極于天。」

宋朝詩人梅堯臣有詩云：「日

夕望蒼崖，嶄嶄在天外，及來步其巔，下見河如帶，半壁雲霧昏，山根已滂沛。」由此可見嵩山羣峯之景象，確是蔚爲奇觀，千變萬化。

而天下聞名的少林寺，就在嵩山少室峯。

這座名刹，是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建造。昔年達摩祖師，曾在少林寺右邊一塊面壁九載。

千百年以來，少林武功，一直執掌武林牛耳，少林寺七十二絕藝之大名，更是譽滿天下，無人能及。

唯我魔僧、方寶玉和小春三人，經歷萬水千山，不辭勞苦，終於到達少林寺門外。

一個老和尚在門外，以竹帚掃著落葉。

方寶玉對小春道：「凡是和尚寺，一定有和尚在地上掃葉。普濟寺、白馬寺、開元寺、相國寺以至眼前這一座少林寺，全都一樣。」

小春大爲奇怪，道：「這是什麼道理？」

方寶玉道：「因爲每一座寺院，門外都有大樹，既有大樹，便有落葉，自然得有人去打掃打掃，和尚寺內只有和尚，絕不會弄出一個婆娘出來，那麼，在寺門外用竹帚來掃落葉的，自然都是那些老老嫩嫩的和尚了。」說得合情合理，小春聽得不住點頭。

忽聽一人發出如雷巨吼，方寶玉和小春嚇了一大跳。

這巨吼之人，正是唯我魔僧。

少林寺乃佛門清靜地，卻是天下間無數練武之士，經常前來挑釁之地，唯我魔僧倏地發出這般巨吼，自是藉此前來生事無疑。

吼聲甫落，寺門內已閃出兩名灰衣僧人，神情肅穆的迎了出來。

「阿彌陀佛！」兩僧同時合什，向唯我魔僧稽首道：「這位師父，在少林寺外喧嘩，可知這是不對的？」

唯我魔僧也合什，道：「貧僧知罪。」

兩名少林僧人臉色稍寬，正待追問發出巨吼緣由，豈料唯我魔僧突然又再發出一聲驚天巨吼。

這一下巨吼，比起剛才那一聲巨吼更厲害兩倍，其中一名灰衣僧人猝不及防，竟給這一下吼聲嚇得臉如土色，仰天栽倒下去。

唯我魔僧大奇，道：「久仰少林武功冠絕天下，何以這位師兄竟然不堪一吼？」

方寶玉和小春的情況，也不比這灰衣僧人好到什麼地方去，但兩人總算站得較遠，而且又在唯我魔僧背後，是以心神受創程度，遠較灰衣僧人爲低。

小春睹狀，也是大爲奇怪，忍不住悄悄地問方寶玉：「奴婢常聽那些武林人物談論武事，人人都誇讚嵩山少林武功第一……怎麼那和尚連大師吼叫一聲也抵受不住？」

在別人眼中，方寶玉是個不學無術，見識淺薄的小流氓、小無賴。但在小春心目中，這位來自揚州的方少爺，不但年紀輕輕，是個大大的好人，也是一個江湖閱歷豐富，幾乎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奇人、少俠！

她這一問，看似平常，但要眞眞正正地回答卻不簡單。

憑方寶玉的江湖閱歷，照算起來，他是決計答不出來的。

但事實偏偏並不如此。

只見方寶玉氣定神閒，不慌不忙地答道：「少林寺名滿天下，寺中高僧，不高的不高僧以至又矮又窩囊的和尚，大不乏僧。」

小春聽得不住點頭，忽然若有所思地說道：「奴婢明白……」話猶未了，忽然眼前黑影一晃，她吃了一驚，定睛一看，只見方寶玉的拳頭急撞而至，但在她鼻子上不足一寸之前停下。

小春莫名其妙，卻聽見方寶玉沉聲道：「你以後若再以奴婢自居，我一拳打爆妳的鼻子，而且以後再也不要見到妳這個奴顏婢膝的女混蛋。」

小春這才恍然，心中卻又再大大的吃了一驚。

方少爺的拳頭，曾經三次結結實實地轟在她的鼻子上，雖然每次都轟得鼻血長流，但總算鼻運甚佳，並未給他的「鐵秤神拳」打爆了鼻子。

對於方少爺的拳頭，她是並不怎麼害怕的，這大概是因爲操練純熟，經驗豐富之故。

但最令小春感到害怕的，卻是那一句：「以後再也不要見到你這個奴顏婢膝的女混蛋。」

混蛋是否有男混蛋、女混蛋之分，小春是不大清楚的，但方少爺說：「以後再也不要見到你」這幾個字，卻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小春並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個女混蛋，但若給方少爺在少林寺外棄如敝屣，那可比砍掉她的腦袋還更糟糕。

雖然小春一直都以奴婢自居，而且這身份早已根深蒂固，此刻是小婢，將來便是老婢、老媽子、老什麼東西之類的脚色……

但方少爺竟爲此事大動肝火，堅決反對她繼續「奴婢」下去。小春無奈，不得不頷首答允，道：「方少爺既不允許，奴婢以後就不再以奴婢自稱好了……但奴婢……不……但……但我……以後見到神鳳姐兒……那……那怎辦？」

方寶玉道：「那也不必隱瞞，總而言之，你以後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不准爲奴爲婢，縱使有天大事情，也有老子的肩膊給你扛着。」

小春大爲感動，轉念卻又說道：「奴……不！我不做奴婢，但你也不能去做和尚。」方寶玉訕訕一笑，望了唯我魔僧一眼。

魔僧嘿嘿一笑，目注小春道：「做和尚又有什麼不好了？我不也是做了大半輩子和尚嗎？你若捨不得方少俠變成出家人，你也可以削髮爲尼，變成一個尼姑。」

方寶玉卻把小春拉開一旁，道：「且別說什麼和尚尼姑，這都是以後的勾當。且說少林寺的門口僧……」

唯我魔僧喝道：「別嘴裏不乾不淨，這兩個是知客僧，可別扯到畜生身上去。」

方寶玉充耳不聞，只是繼續對小春說道：「少林寺在武林中久享大名，自非浪得虛名之寺。既非浪得虛名之寺，自有並非浪得虛名之高僧。但高僧太厲害，卻也有他的煩惱，正是樹大招風，每年之中，總有不少武林中人，前來少林寺領教領教，是以寺規規定，凡任職知客僧者，說話必須清楚玲瓏，但武功必須平平無奇，這才不致於隨便跟人動手。」

小春聽了，深深拜服。

她拜服的並不是少林寺方丈，也不是少林寺的規矩，更不會拜服什麼知客僧，她拜服的，乃是「鐵秤少俠」方少爺，果然見識淵博，連少林寺知客僧的底蘊，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她自然不知道，這是方少爺身在揚州城內之時，經常跟劉鐵嘴暢論天下武林之事，實則「暢論」者，也僅劉鐵嘴這個老江湖而已，至於方少爺，只是人云亦云，不斷添油添醬。

但他這一番數說，不但小春姑娘佩服不已，便連唯我魔僧，也是聽得點頭如搗蒜，叠聲道：「小師弟說得甚是！甚是！」

小春怒道：「你是和尚，他是少爺，他怎會是你的師弟！」

唯我魔僧哼一聲，道：「他早晚都得刮光腦袋，出家爲僧，今天不刮，明天刮，就算明天不刮，總有一天剃刀一落，根根煩惱絲全都刮掉下來。正是四海一家都是和尚，他不是我師弟，難道又會是我的師妹了？」

小春聽得又急又惱，一急之下，道：「你要師妹，我做你的師妹便是……」

唯我魔僧一呆，道：「你怎樣做貧僧的師妹？」

小春道：「我……我也刮光了腦袋，做個……女和尚。」一急之下，連「尼姑」這兩個字也忘記了，急亂中只好在「和尚」之上加一個「女」字，變成了「女和尚」。

唯我魔僧聽得大不耐煩，正待破口大罵，忽聽一聲佛號響起，少林寺門外，不知何時已來了十幾個灰袍僧人。

其中一僧，年逾六旬，雙眉灰白，骨骼奇特，雖然身形高大，但卻也瘦骨嶙峋，一襲僧袍罩在軀殼上，便如同披在一個大衣架上一般。

唯我魔僧合什道：「貧僧唯我，敢問禪師法號怎麼稱呼？」

老僧單掌當胸，語聲低沉，道：「老衲智心。」

唯我魔僧「啊呀」一聲，隨即翻身便拜：「估道是誰，原來竟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魯智深，貧僧今日有緣與師兄相見，眞是……眞是……」說到這裏，忽覺大大不妥，但不妥之處在那裏，一時間卻也說不出來。

只聽得老和尚道：「智深師父，乃是前朝人物，老衲這個『心』字，乃是『觀乎一心』的那個『心』，跟魯智深是全無半點相干的。」

唯我魔僧不等他說完，早已翻身站起。

待得智心大師把話說完，他已把禪杖在地上用力頓了五六下。

智心並不動氣，但他背後十幾個壯年僧侶，卻已人人怒目瞪視着唯我魔僧，只消這怪裏怪氣的外來野僧再有不敬舉動，一場和尚大戰勢難避免。

但就在此際，唯我魔僧卻道：「諸位師父不必吹氣瞪眼，貧僧到少林寺，可不是要跟你們打架的。」

智心微笑道：「佛門本是清靜之地，何況大師也是佛門中人，自當心平氣和，凡事慢慢仔細分說。」語畢，唸了一句：「阿彌陀佛。」

唯我魔僧哈哈一笑，朗聲道：「禪師果然氣度不凡，大有慧根，可惜貧僧天生殺性極重，雖到少林寺中，事先並未心存不敬，但要是一言不合，貧僧惱將起來，用這禪杖砸爆二三十個禿驢的腦袋，卻也不是一樁奇事。」

此言一出，那十幾個壯年僧人，最少有五六個按捺不住，齊聲呼喝，若不是智心禪師揮手阻擋，一場佛門子弟激戰已然展開。

智心禪師依然神情平靜，合什道：「大師快人快語，老衲深感敬佩，未知大師駕臨敝寺有何指點？」

唯我魔僧道：「貧僧有一事相求。」

智心道：「但請言明。」

唯我魔僧倏地出手，把方寶玉

像是小鷄般抓了過來，對智心道：「這小子與佛有緣，早晚也得出家爲僧，懇請禪師大發慈悲，行個方便，今天便爲他傳戒剃度。」

智心禪師大奇，一雙灰白眉毛緊緊纏結着，目注方寶玉道：「這位小施主，你叫什麼名字？」

方寶玉道：「晚輩姓方，名寶玉。」

智心「唔」一聲，道：「你年紀尚輕，可知佛門教義安在？」

方寶玉搖搖頭，不敢胡說八道。

智心道：「我佛慈悲，除地獄諸鬼作惡太多，只能終生受苦外，其他一切願意皈依佛門之衆生，皆可出家爲僧，弘揚佛法。」

方寶玉道：「弟子願意皈依佛門，做個和尚。」

小春聽了，大爲詫異，正待呼叫，冷不防唯我魔僧早已暗中指拈砂石，砂石一射之下，頓時點了她幾處穴道，既不能動，亦不能說話，只能空自焦急。

只聽得智心禪師又道：「但爲求不使寺院成爲藏汚納垢，三教九流藉以藏身避難之所，敝寺雖願普渡衆生，仍須審查出家者的資格。」

方寶玉道：「弟子是個很有前途的未來高僧，照我看，這一層手續大可免了。」

智心莞爾一笑，道：「敝寺審查內容，卻也十分簡單。第一：小於七歲，生活尚須旁人照料者，不予傳戒。第二：年逾七旬，起臥不便者，不予傳戒。其他諸如奴隸、盜匪、負債人等，亦不予傳戒。」

方寶玉道：「晚輩雖非奴隸，亦非盜賊，至於欠債，那是有人欠我，我不欠人，自當一切合格。嗯，還有年歲，禪師法眼不差，這個大概用不着向您老人家報告了罷！」

智心又再合什：「要是奴隸，獲得主人允許，盜匪願意痛改前非，負債人淸還一切欠債，則仍可出家受戒。」

方寶玉聽得大不耐煩，道：「說來說去，我這個未來大和尚、大高僧、大大的高僧是做定的了！正是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這便快快一刀剃將下來，此後兩袖淸風，天靈蓋日照太陽，夜對月亮，豈不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衆僧聽了，都忍不住笑。

智心禪師卻一本正經，道：「傳戒與受戒，乃寺院中莊嚴隆重大事，每個程序都有一定規矩，並非兒戲之事，小施主若誠心皈依我佛，必須莊重言行，不可油腔滑調，更不可隨便妄語。」

方寶玉聽得眉頭大皺，唯我魔僧卻比他更不耐煩，倏地喝道：「出家便是出家，剃度便是剃度，貧僧是瞧得起你們少林寺，這才帶着這小子到此受戒的，偏偏却有這許多嚕嗦，豈非費時失事，亂七八糟得很嗎？」

智心又是一聲佛號喧起，才接着說道：「大師也是佛門中人，何以心不靜，言不淨，意不淸？」

唯我魔僧嘿嘿一笑，道：「貧僧若是心靜、言淨、意淸，又何必要這小子剃度？」

智心一呆，目注着方寶玉道：「如此說來，小施主要出家爲僧，並非出於自願？」

方寶玉大力搖頭道：「非也！做和尚，是晚輩自出娘胎便與生俱來的宏願，要是一天做不成和尚，心裏便天天都不快活。」

智心大奇。

他瞧來瞧去，始終不覺得這位小施主是誠心皈依佛門的，但這小施主偏偏口口聲聲自稱甘願出家爲僧，這就眞是令人莫名其妙得很了。

唯我魔僧越來越不耐煩，怒道：「佛門普渡衆生，這是天下皆知的，怎麼偏偏少林寺就有這許多臭規矩？要是再推三推四，貧僧惱將起來，一把火便燒了這座寺院。」

衆僧頓時齊齊臉色驟變，立刻羣情洶湧，大有隨時出手火併唯我魔僧之勢。

但最後還是給智心禪師喝止住。

唯我魔僧冷冷一笑，忽然用粗大的禪杖指着智心的鼻尖，冷喝道：「你是少林寺的什麼僧人？」

智心道：「老衲智心，在寺中忝爲羅漢堂首座。」

唯我魔僧道：「羅漢堂在少林寺中，算是老幾？」

智心道：「少林寺有五大堂殿，羅漢堂是其中之一。」

唯我魔僧冷冷道：「照貧僧看，以你在寺中的身份，凡事都作不了什麼主張，爲免損耗時間，快叫方丈出來見一見咱們，此事理宜速戰速決！」

智心道：「方丈師兄正在參禪，不能接見外人。」

唯我魔僧怒道：「貧僧也是佛門子弟，而且在五台山上大有名氣，若論起在江湖上的排名，只怕未必便在少林寺方丈大師之下，又怎能算是外人？」

智心道：「國有國法，寺有寺規，這位師父若要見敝寺方丈，必須依循正當途徑，並須靜心等候，否則，老衲縱有相助之心，恐怕亦無助你一臂之力。」語畢，又是一聲佛號，合什低眉喃喃唸佛號。

唯我魔僧大怒，禪杖陡地在頭頂上盤旋飛舞，大叫道：「好一個少林寺！好一個大擺臭架子的少林寺方丈！貧僧法號唯我，來自五台山，今天一定要見一見少林寺方丈，誰敢阻攔，先吃貧僧一杖再論道理。」蠻勁一發，聲威霸道絕倫，方寶玉見了，心中暗暗喝采。

但少林羣僧卻已擺開陣式，連同智心禪師在內，總共擺出了一個十八人的陣勢。

這是十八羅漢陣。

唯我魔僧嘿嘿一笑，道：「好極了！久聞少林羅漢陣，陣法嚴謹，威力無邊，今日正好領教領教！」禪杖一頓，灑開大開大闔杖法，力鬥羣僧。

方寶玉見小春站在一旁呆楞楞的，良久動也不動，不禁大爲奇怪。但心念一轉，已明其理。

他笑嘻嘻地靠近小春身邊，道：「你是不是給魔僧點了穴道？」

小春不能妄動，也不能說話，只能不斷眨着眼睛，示意自己的確給唯我魔僧點了身上的穴道。

唯我魔僧已跟少林和尚展開激戰，無暇理會方寶玉和小春在搞什麼把戲。

若在別的地方，方寶玉定必混水摸魚，托詞要爲小春姑娘解穴，於是乎出手搓搓捏捏，指指碰碰，也許，可以湊巧解了她的穴道。

但「湊巧」之事畢竟難寄厚望，亂指一通而欲解穴，成功機會定必微乎其微。

那時候，方寶玉自然會裝模作樣一番，說這魔僧的點穴手法極其邪門，否則的話，憑「鐵秤少俠」方寶玉的解穴奇技，斷無失靈之理。

這番解釋，別人也許未必盡信，但小春如今已視方少爺爲神通廣大之人，就算不信個十足十，最少也信了九成九。

如此這般之下，方少爺大可以風流一陣，過癮幾番，雖未眞箇銷魂，卻也定必其樂無窮，誠爲他媽的一件賞心樂事。

可是，此地並非他處，乃是名滿天下武林泰斗少林寺之地域，方少爺再胡混，也不敢在這裏輕舉妄動。

他只好對小春道：「要解這穴道，總有辦法，但魔僧正跟少林寺和尚們打得天翻地覆，暫且隔岸觀火，瞧瞧這一大堆和尚拚到怎樣的田地再說。」

小春聽了，又是眨眼不迭，表示同意。

方寶玉的解釋，完全不合情理。但小春卻認爲是天經地義，既然方少爺這樣說，事情就一定應該這樣辦，除此之外，便再無任何善法。

少林十八羅漢陣，係以十八僧人，以木棍作爲兵刄，所組成之陣法。

這陣法在千百年以來，曾屢經改動，每一次改變，威力也就隨而增强。

方寶玉心中只盼望少林寺的和尚能夠打敗唯我魔僧，這就阿彌陀佛，功德無量之至。

也只有唯我魔僧敗陣，方少爺才不致變成一個小和尚。

當和尚，決非方寶玉所願，但唯我魔僧早就曾經暗中對他作出威嚇：「這個和尚，你是做定的了，要是到了少林寺，你斗膽臨陣退縮，不肯刮光腦袋去做和尚……嘿嘿！貧僧定必將那個胖丫鬟碎屍萬段，決不食言。」

方寶玉心中大罵，但卻無可奈何，只得暫且順從唯我魔僧，見一步走一步再說。

但方寶玉心中卻又不免爲少林寺的和尚們大爲擔憂。

這些和尚，雖然看來都是兇巴巴的，唯獨智心禪師例外，但方寶玉心中有數，知道唯我魔僧搗亂少林寺，雖非存心如此，但卻是不近人情，不通人性，實在該打有餘。然而，這些和尚雖然擺出了一個似模似樣的陣法，但要對付唯我魔僧，仍然不敢樂觀。

唯我魔僧的武功怎樣，殺人手段怎樣兇殘，方寶玉是曾經見識過的。

若然單打獨鬥，偌大一座少林寺是否有人能擊敗唯我魔僧，只怕也是難說得很。

縱使有極少數高僧，又或者是方丈大師親自出手，可以抵得住唯我魔僧，但也絕不會是眼前這十幾個僧人，便可以把唯我魔僧打發得了。

還有，唯我魔僧出手兇殘，殺性極重，這些和尚不知好歹，竟跟這魔僧大揮棍棒，在此棍來棍往，禪杖飛砸之下，這些和尚恐怕無一能夠倖免於難。

方寶玉雖非大慈大悲菩薩心腸，但在小春姑娘身邊，少林寺山門之前，卻也不忍目睹這些和尚一一死於魔僧禪杖之下。

可是，說也奇怪，經過一番激戰之後，十八個少林寺的和尚都已敗倒在地上，但卻並沒有人腦袋開花，更沒有人給唯我魔僧粗大的禪杖砸成肉醬。

智心大師胸口中了一杖，但這一杖只是把他的血氣閉塞住，並未危及他的性命。

智心大師又唸了一聲佛號，勉强站直了身子，緩緩道：「這位師父功力湛深，老衲等不是你的對手。」

唯我魔僧道：「貧僧到少林寺，並非存心大肆搗亂，只是有事相求，可不是有意杖下留情。」

智心禪師道：「老衲等功力不足，無法阻擋師父闖入少林，但羅

漢堂中，尚有大羅漢陣，師父務須小心。」

唯我魔僧縱聲狂笑，道：「既闖得了小羅漢陣，也就無懼於大羅漢陣，貧僧省得！」轉念一想，卻又自皺眉，道：「貧僧再闖進去，那是義不容辭的，但這一對小娃娃，帶在身邊卻是礙手礙脚，這便如何是好？」

智心禪師合什道：「這位師父若是信得過老衲，這兩位施主便交由老衲看管罷。」

唯我魔僧大喜，忙道：「禪師德高望重，貧僧豈有信不過之理，這便有勞禪師代為看管了！」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一個和尚，把一間寺院的一羣和尚打得落花流水，然後要繼續直闖寺院深處，挑戰更多更多的和尚。卻叫先前給他打得一敗塗地的和尚看管着他帶來的少男少女，結果，給打得一敗塗地的和尚，不假思索地便答允下來，然後，這和尚就與衝衝的繼續闖寺，去對付另一羣大和尚。

這種事，說出來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但這種事偏偏發生了，就發生在少林寺門外。

方寶玉盯着唯我魔僧高大的背影，和他手裏那根又粗又大又沉重的禪杖，一直在少林寺大門內隱沒。

這魔僧，殺性極重，雖然他面對這十八個和尚，只是用禪杖「點到即止」，並未傷害及人命，但當他殺入少林寺羅漢堂、般若堂，以至達摩院之後，能否按捺得住，並不妄開殺戒？

這一點，誰也不能保証。

唯我魔僧，是不折不扣的魔僧，他要是殺機大起，禪杖揮舞之下，又有誰能可以將之輕易尅制得住？一旦無法拑制此人，少林寺內多的是和尚，他一杖一個，將會造成多大的殺孽，那是誰也估計不到的事情。

智心禪師當胸中了一杖，雖無性命之憂，卻也不大好受。但這出家人生性豁達，雖然吃了敗仗，卻並不為意，只是神情奇怪地望定了方寶玉。

方寶玉心中有氣，忖道：「這老和尚亂七八糟，打又打不過魔僧，卻把老子當作怪物般左右打量，眞是不知所謂，令人噴飯。」

忽聽智心禪師又唸了一句「阿彌陀佛」，然後又道：「小施主義勇仁善，顧全大局，老衲佩服得很。」

方寶玉一怔，忍不住道：「你是個老和尚，還是一個老江湖？」

智心一呆，道：「老江湖是何等樣人也？」

原來智心禪師自幼在少林寺中長大，雖然也練就了一身武功，但一直絕少與外界交往，方寶玉說老和尚，他是明白的，但到底什麼叫「老江湖」，他卻並不瞭解。

方寶玉卻不覺得，只道這老和尚裝瘋賣傻，但此刻小春穴道被制，他自己也是自身難保，隨時都有變成少林寺小和尚之憂，眼前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研究「老江湖」這三個字的來龍去脈，而是要謀求脫身的辦法。

方寶玉正在思量脫身妙計之際，智心又道：「適才那位師父，武功路子雖然走偏了岔路，但畢竟還是難得一見的武學奇材，要是將來潛心向善，矯正弊端，未嘗不可以由邪道歸返正道，成為空門一代奇俠。」

方寶玉越聽越是心中有氣，道：「禪師既已看出這魔僧心術不正，是個邪派的壞東西，何以還不出手相助？」

智心一呆，道：「小施主既說那位師父心術不正，何以竟要老衲出手相助於他？」

方寶玉差點沒當場氣得昏倒過去，他嗆咳了幾下，才能接道：「老子是叫你相助本少爺，可不是叫你這個老糊塗的和尚去助那魔僧一臂之力。」他一怒之下，言詞再不客氣，就只差未曾連「他媽的」這等粗話也搬將出來。

智心聽得神情一片惘然，良久才吶吶地說道：「小施主姓老嗎？你眞的和道家鼻祖老子同一稱呼嗎？」

方寶玉「呸」一聲，道：「本少爺姓方，大名寶玉，跟什麼道家儒家可扯不上半點相干。」

智心更是莫名其妙：「既非姓老……何以自稱老子？噫，這也難說得很，老子者，本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氏，姓李名耳，字伯陽，當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如此說來，老子根本也不是姓老，而是姓李者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這老僧倒也歎得可以。

且說唯我魔僧，倒提着禪杖直趨羅漢堂。

羅漢堂外，早已佈下了大羅漢陣，一百零八名僧侶人人精神抖擻，迎戰這位來自五台山的佛門高手。

唯我魔僧雖然以一人之力，面對大羅漢陣，臉上的神情，仍然十分鎮定，大有一僧闖寺，萬僧莫敵之概。

負責主持這大羅漢陣的，是智心禪師的師弟智洪。

智洪雖然是智心的師弟，但武學修為遠比智心為高。智心是個不通世務的老和尚，但智洪卻曾三度離開嵩山少林寺，江湖上的閱歷，自是遠比智心師兄豐富得多。

唯我魔僧兇名早著，智心禪師是毫不知情的，但智洪對這魔僧的來歷，卻頗為清楚，深知此僧性情怪異，一旦動手殺敵，下手定必狠辣無情，比一般汪洋大盜還更殘酷。

想不到如今唯我魔僧竟然闖到少林寺，更把小羅漢陣輕易瓦解。

只見唯我魔僧大步踏前，對智洪道：「你是少林寺的老幾？」此言一出，衆僧不禁為之大為詫異，心中都在想：「好粗鹵的和尚。」

智洪臉上不動聲色，合什道：「老衲在敝寺之中，只是滄海一粟，不值一哂。」

唯我魔僧「呸」一聲，道：「既是無名小輩，可別浪費貧僧的工夫，住持方丈在那裏，我有點小事要找他商量商量。」

智洪道：「若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也要驚動住持方丈，豈不笑話？」

唯我魔僧言詞固然粗鹵，智洪卻也不見得有很好的修為，如此針鋒相對，一場激戰自是無可避免。

唯我魔僧一聽智洪這樣說，果然大為惱怒，禪杖一頓地，喝道：「便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貧僧偏要找方丈大師出來評論評論，那又如何？」

智洪道：「少林寺逾千載莊嚴佛地，可不容狂野瘋僧不法之徒在此搗亂！」手中木棒一橫，隨即下令大羅漢陣把唯我魔僧團團圍住。

這一百零八名僧人，原本都在唯我魔僧對面，但智洪木棒一橫，已有數十名僧人，有如狂飆般捲起，眨眼間已組成合圍陣勢，把唯我魔僧合圍在中央。

羅漢堂的大羅漢陣名滿天下，這陣法比諸小羅漢陣，不但人數更多，變化也更複雜，而威力也大不相同。

唯我魔僧仰天大笑，道：「這便是威震江湖的大羅漢陣嗎？貧僧倒要領教領教！」禪杖呼呼舞動，攻勢直指為首的智洪禪師。

但他尚未欺身逼近智洪，已有十八根木棒攔將過來。

唯我魔僧嘿嘿怪笑，禪杖勁力一發，十八根木棒立刻齊齊斷折。

唯我魔僧笑聲更狂，舞動禪杖直闖羅漢陣，如入無人之境。

眼看智洪即將為此魔僧逼近，倏地羅漢堂外響起一聲清越長嘯。

這嘯聲雄渾豪邁，絕不尋常，唯我魔僧喝道：「是不是方丈大師到了？」

驀地一條灰影，自羅漢陣外直掠而至。

唯我魔僧闖這羅漢大陣如入無人之境，這人卻也是一般無異。

他來自羅漢大陣之外，但不到眨眼工夫，已然闖入羅漢陣核心之中，與唯我魔僧相隔咫尺地對面而立。

這人竟然並非少林僧侶，而是唐門老大唐唱。

唯我魔僧大為驚詫，道：「你怎麼會在這裡？」

唐唱拈鬚微笑道：「少林寺乃佛門寶刹，你既來了，老夫又何不跟着而至，逛一逛這佛門勝地。」

唯我魔僧哼了一聲，道：「貧僧並不是來遊山玩水。」

唐唱道：「大師若是到此遊山玩水，少林寺也用不着擺下大小羅漢陣來伺候。」

唯我魔僧武功厲害，三招兩式之間，雖未大破此陣，但已把智洪禪師逼得甚為狼狽，豈料此僧尚未打發，又來了一個灰衣老者，此人雖未動手，但他氣勢不凡，若與魔僧聯手闖寺，只怕會鬧得更加天翻地覆。

一時間，大羅漢陣雖然仍是嚴陣以待，卻並未向二人展開龐大的進攻。

唯我魔僧忽然伸手抓住唐唱。

唐唱也不閃避，任由他的手抓住自己的肩膊。

唯我魔僧陡地一呆，怪聲叫道：「你瘋了？怎麼貧僧一把抓下來，竟然不閃不避？」

唐唱神情自若，道：「大師若要對老夫痛下殺手，臉上的表情決不會這樣瀟灑！」

唯我魔僧又是一呆，道：「瀟灑？貧僧是個牛山濯濯的和尚，可不是歡場中的多情浪客，又怎會瀟灑了？」

唐唱哂然一笑，道：「多情浪客不一定瀟灑，牛山濯濯的和尚，也有瀟灑風流的時候。」

唯我魔僧吃了一驚，道：「貧僧是出家人，可不懂得什麼叫風流快活！」

唐唱搖頭不迭，道：「大師此言差矣，風流並不是下流，風流的和尚，也不是下流的和尚。」

唯我魔僧眉頭大皺，道：「你說的話，貧僧聽不懂，也不想弄個明明白白，這裏的事，與蜀中唐門無關，也跟你沒有半點相干，你走罷。」語畢，鬆開了手。

唐唱卻反過來一把抓住了他的右肩：「老夫跟少林寺的方丈，有點交情，你若痲煩少林寺，便等如是找老夫的痲煩！」說到最後一句話，聲音低沉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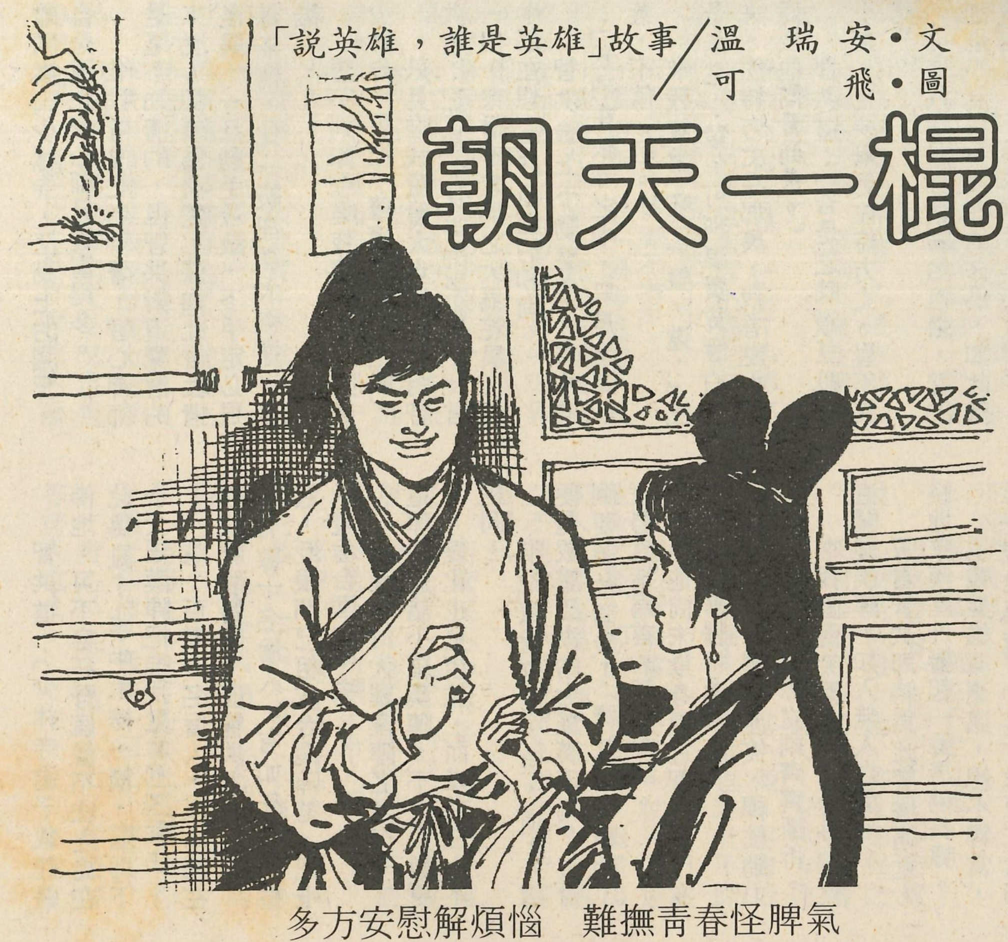
唯我魔僧的臉色變了：「好哇！原來你是少林寺方丈的好朋友，你是不是要跟貧僧打架？」

唐唱搖搖頭，道：「凡事不可本末倒置，大師從京師遠道而來少林寺，所為何事？」（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溫柔已是個大女娃，沒有愛情滋潤的少女十分浮燥，動輒與人相罵，跟梁阿牛罵了三次，和方恨少衝突三次，對唐七味也頂撞了幾次，對羅白乃更奚落、搶白得不似人，對王小石也莫名其妙的打他一巴掌，總之出身青樓的何小河看到了少女懷春期的失落，便向她說教，使溫柔心情舒暢些……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多方安慰解煩惱　難撫青春怪脾氣

羅白乃一拍胸膛，「唐巨俠大哥那兒，交給我吧，我一定會保護他的。」

「你保護他？」何小河譏嘲的道，「難怪梁阿牛說：要是唐寶牛未鬧得箇失魂落魄，跟你倒是大的小的一對兒。」

「一對兒？梁大哥可眞風趣！」羅白乃眼睛骨碌碌一轉，溜了溫柔一眼，「我跟男的可沒興趣作對兒哪！」

「這又大哥，那又大哥的！」何小河又啐他，「你又是逢人都叫大哥！」

羅白乃臉上毫無慚色，「那也沒辦法，爲生活嘛！我派人丁單薄，背無靠山，當然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錢有面子，自然天下去得了！」

何小河嘿然道：「天下去得？你這回若不是跟王塔主走，只怕早栽在不知那條路上了。」

「王小石？我跟他？門都沒有！」羅白乃忽然抗議起來，語音慷慨：「我今天能頂天立地的活着，完全是幸賴溫姑娘女俠姑奶奶及時在刑場搶救，關小石頭什麼事！」

何小河這時倒奇了：「哈！你逢人都叫大哥，偏是最該叫的不叫，你也眞逗趣呀！」

「我不服他，」羅白乃鼓着腮，「所以不叫。」

何小河偏首「研究」、「審視」着他：「服才叫？他不值得信服？」

羅白乃仍然搖首：「不服。」

何小河試探道：「一聲也不叫？」

羅白乃堅決道：「不叫。」

何小河道：「眞的不叫？」

羅白乃道：「不。」

何小河忽爾一笑，「叫吧，不叫，信不信我摑你耳光，賞你嘴巴子？」

羅白乃退了一步，目中已有懼色，但還是說：「不叫。」

但忽然昂着臉道：「這樣吧，如果妳一定要我叫，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只是有個條件……」

何小河本來就沒意思要強迫羅白乃叫王小石爲「大哥」——反正，叫不叫「大哥」，既不關她事，也不見得王小石會在乎——她只是對羅白乃偏不肯叫王小石爲「大哥」甚覺好奇而已。

所以她問：「什麼？條件？什麼條件？」

羅白乃笑嘻嘻的道：「如果，妳肯給我二十文一次，我叫十次八次都無所謂。」

何小河笑罵道：「去你的狗屎垃圾！你叫不叫，關我屁事，我幹什麼要給你銀子？」

羅白乃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退求其次的說，「好，好，不要妳付錢也行，只要……」

何小河湊過去問：「只要什麼？」

羅白乃倒吸了一口涼氣，欲言又止。

何小河反而更生興趣，「怎麼不說？」

羅白乃吞吞吐吐：「我怕不好說。」

這回連溫柔也趨了過來：「有什麼不好說的？」

羅白乃仍在猶豫：「我說了，怕你們見怪。」

「哦，不。」溫柔、何小河都異口同聲說：「我們決不會見怪的。」

「你們不會打我？」

「打你？當然不。我們都是溫柔女子，才不會打人。」

「絕對不打。你只要坦坦白白乖乖的說，我保証我們都不打你。」

羅白乃舐舐乾唇：「我叫王小石做王大哥也可以，只要叫一聲，溫女俠姑娘就讓我親一下……」

話沒說完。

也說不下去。

溫柔、何小河一齊動手。

打人。

羅白乃掉頭就走。

兩位女俠邊打邊罵：

「混帳東西！喪心病狂！」

「這都說得出口，我殺！」

羅白乃死不要命，抱頭鼠竄之餘，邊大叫道：

「哇，我早就知道，女人是不守信約的東西，妳們說不打又打……」

「哎呀，妳們這兩個打男人的女人！」

他尖叫並不礙他逃跑的速度。

「逃？」溫柔意猶未足，恨恨地道，「逃慢一點，讓你知道殺男人的女人的厲害！」

卻聽羅白乃跑得個沒鞋挽屐走，却仍邊走邊唱：

「小河彎彎呀似刀哪，
河小淹死人不要命嘛，
溫柔一點也不溫柔呀，
溫柔鄉殺人也不把命償吆呀喂哪吭呀喂啊啊咚咚鏘！」

「這無賴！」何小河望着羅白乃的背影，悻悻的道：「他遲走一步，看我不打死他！耍賴皮！」

「男人眞煩！」溫柔也納悶地道，「這個，那個，每個人都不一樣。」

她這樣嫌煩的時候，倒不去想女人還不是一樣：那有這個和那個都一模一樣的事；相貌像到十足已絕無僅有，更何況是性情、心情？

何小河倒笑了起來：「這個，那個，到底是那一個了？」

溫柔懊惱的說，「像小石頭就很不同。有次那梁走路跟那班門弄斧的兩口子在隔壁喁喁細語，我就奇怪：這兩個九不搭八的傢伙幾時變得如此熟絡了？於是要潛過去聽箇究竟。誰知那食古不化的石頭腦袋說：『別偸聽，那樣不好。』我不服氣，就說：『聽一下有什麼關係嘛。說不定可以聽到什麼秘密呢！』妳道他怎麼說？他居然把臉一沉，說我：『要聽，就光明正大的過去聽個明白，偸聽不好。萬一眞有秘密，妳聽去了，就對不起朋友；如果沒有，又何必偸聽！』嘿，義正辭嚴，沒想到他平時儍乎乎的，一繃起臉，板得比我老爹那張還黑！」

何小河笑道：「男人像小石頭那種，已算君子。有的男人，可不堪入目呢！」

溫柔却有異議：「君子？那顆石頭倒常跟我說明，明說了：『我不要當君子。我不喜歡君子。充其量，當條漢子於願足矣，不然，就只算粒石子好了。』其實，君子、漢子、男子、耗子，我都弄不明白，分別在那裡？」

何小河忍笑道：「君子、漢子都是有擔當，敢擔當，有風度，有氣概的男人，但君子悶些，漢子好玩些。」

溫柔憨憨的問：「那麼，你說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男人呢？他們又是怎樣的？」

何小河夷然一笑：「也不堪言表。說了怕汚了你的耳朵！」

溫柔倒興緻來了：「說來聽聽嘛，姊姊，怕什麼，那姓羅的八卦公已給趕跑了！」

何小河想了一想，道：「好吧。妳可知道，姊姊我爲何淪落到在那青樓紅塵裡陪客迎賓？」

溫柔老老實實的答，「不是爲了生活嗎？」

何小河嘆道，「姊姊本也是名門之後，原是良家女，但受到以蔡京爲首的朝中六賊所害，家破人亡，賣入妓院，過了一段生不如死的歲月。」

溫柔忍不住插嘴：「可是……」

何小河見她欲言又止，便問：「可是什麼？」

溫柔問：「姊姊有這一身好武功，很多事都可以做，何必要在那兒受苦？」

何小河道：「我本是不會武功的一名弱女子，所以才受欺。我混在孔雀樓三年，才因六分半堂雷純要擴展她個人在江湖上的勢力，以及暗中佈置她安插在武林中的人手，見我伶俐，而且人在青樓這等烟花之地，刺探秘密更加方便，所以就收買了我，着人教我武功——我就把握這千載難逢、稍縱即逝的良機，把功夫學好，也把自己的工

夫做好，於是，在孔雀樓這等烏煙瘴氣之地的『老天爺』之名堂，就此打出來的。」

溫柔嚮往的、羨慕的說：「姊姊眞厲害！」

何小河邊說話、邊用穀粒餵食閒飛的鳥兒，莞爾一笑：「這也算厲害？這只算我命苦！」

溫柔道：「上孔雀樓那種地方的男人，三教九流，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姊姊也一一應付得來，還不厲害！」

何小河道：「這叫厲害？這是悲哀！妳可知道男人上樓來，爲的是什麼？」

溫柔想了一會兒，「不就爲了那回事？」

何小河：「就那回事，但每個男人都不一樣，好的、壞的、禽獸一樣的、禽獸不如的，應有盡有，不應有的也一樣有。」

溫柔道：「姊姊後來曉得武藝之後，有沒有一個個殺光他們來報復？」

小河道：「那也不至於。其實，他們來花銀子，好讓他們享受身子，各取所需，兩不相欠而已。那個姑娘天生想犯賤，做這碼子事兒？既然沾上葷腥，也討了着數，只要不是硬着強着欺人，那也不必要殺人傷人、報復報仇。」

溫柔說：「那些臭、壞、衰、死男人，見到女人就可以……那樣麼？眞是不要臉！」

何小河道：「這也不能怪他們。男人與女人，生來就不一樣。他們只要性起，跟誰來都可以。我們女人就不一樣，不喜歡的就沒興兒。不過，妳別看他們好像威風八面、飢不擇食，有的可稀奇古怪、笑話百出、丑態畢露，可笑可怕呢！」

溫柔越敎興趣盎然的問着何小河。

何小河也遂她所願：「有一種男人，看是男人，其實却不然。」

溫柔不解，滿目都是疑問。

何小河道：「他們根本當不了男人。」

溫柔大奇：「他們是女扮男妝？」

何小河笑了起來：「那有這般傻！男人倒是男人，只不過不是眞男人。」

溫柔迷茫的道：「怎麼男人不是男人？那是什麼樣的男人？」

何小河只好說明了：「就是不能幹那回事的男人。」

溫柔更迷惑了。

何小河只好進一步明說：「就是幹那回事的時候，那話兒硬不起來，或硬起來却不爭氣又軟成一癱的那種男人。」

溫柔可臉紅了，好一會才囁嚅道：「那他們不行又要上來？」

何小河道：「怎不上來？越是這樣的男人，越要上來，越是要上來幾次呢！唯有這樣，才能証實他們仍能。他要其他的男人知道他行，便只好在女人面前不行，也來一次又一次。有時候看他們面紅耳赤，氣喘咻咻，仍要努力個不休，但都沒好結果，看了也爲他們難受。」

溫柔可聽得目瞪口呆。

何小河道：「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對這種人，千萬別譏笑他們，他們原也是可憐人。最好盡爲他們開解，說些：『噯，你一定是酒喝多了，才會這樣子。』『大爺剛才一定在別個姊妹上太用功了，可沒留給我，我可不依。』『官人爲老百姓的事可忙壞了，敢情是幾天沒好睡，下次不給奴家歡心，奴家要生氣了。』……他們一定聽了舒坦，就算沒來了，但銀子照給，還多給呢，就算在你面前失威，但下次一樣會來。這種人銀子可好多哩！可千萬不能問他們，問他：『嘿，你怎麼不行？』、『眞是的，怎麼才硬便軟得像條抽了筋、脫了殼的蛇？』『我看你是淘空了，還是別硬來，認了吧。』這種話，只招怒結怨，又傷人傷己，是萬萬說不得的。」

溫柔可聽得傻了眼。

其實何小河故意說這些，也只是一種善意的淫穢。

她是希望溫柔能多了解一些事兒：人不能永遠長不大，沒長大時無知是天眞，該長大時仍無知則是幼稚。

她口裡沒說，眼裡可看得出來：王小石、方恨少、羅白乃……還有一個不確定的，對溫柔可都有些「選擇」的感情。

可這位大姑娘好像明白，又似什麼都不懂，這可傷腦筋呀。

而今却還不知她最近在苦惱什麼呢？

這可不行呀。

只好，她這做姊姊的，跟她說說男人的事：且不管好事、壞事、還是帶點淫穢的事，反正，都是女人該知道男人的事。

她可不是多管閒事，而是做點好事。

＊　＊　＊

聽傻了眼的溫柔，傻呼呼的說：「眞可怕！」

何小河不明所指：「什麼可怕？」

溫柔吐了吐舌頭：「原來有那樣的男人。」

何小河笑道：「一點都不可怕，有時候，更可怕的有的是呢。有的男人，付了銀子就以爲自己是皇帝，非要在女人身上撈回夠本不

收手。他們強灌人喝酒，摑女人耳光，幹那回事的時候，從狗趴一般的，到禽獸式的，還要妳舐弄狎玩他們最髒最不堪的地方，而他就不讓你舒服，非要把你整治得死去活來不可……」

她繼而苦笑道：「最不堪的，姊姊我可對妹子妳說不出口呢。我眞不明白，這樣胡搞一通，他也是人，會痛的吧？那有什麼歡樂可言？要是這樣都是樂子，遲早都會痲木，只有痛才解決得他的問題。」

她楞楞的看着何小河，連眼也不霎，眼珠可也沒轉。

何小河原覺得該好好的讓這小姑娘體悟些事，才故意說些較爲「凄厲」的讓她聽聽，好歷些世面，長些見識，不料把她聽成這樣子：莫不是嚇傻了？忙用手在伊之眼前晃了幾晃，溫柔却還是那副口張目呆的樣子。

何小河忙用手去搖她：「妳怎麼了？喂，妳幹什麼？」

溫柔這才從神遊太虛中回過神來，才吁了一口氣，不禁飛紅了臉，忙着扔出一句話：「眞好玩。」

「好玩？剛才不還是可怕的嗎？那種打女人的男人，連人都不算了！」

何小河這可不懂了，後回心一想，大概這小妮子不得已只好強充吧？於是決心再說一個輕鬆些的，好讓她能就此轉折下台：「也有好玩的，有的年輕小伙兒，給人騙了上來，期期艾艾，扭扭揑揑的，有的還紅了臉，不肯脫褲子呢！」

溫柔仍口瞪目滯的說：「哈哈。」

何小河笑得甜甜的，「他們這些人，大都未嘗過甜頭，又躍躍欲試，又扮正人君子，他們到頭來還是保住了袴子，眞以爲穿上了也可以呢。有的還賣熟，到頭來三扒四撥的，門都未入就了了糊塗賬，遇上老娘我，嘿，充得了嗎？」

何小河這回說上了癮。

溫柔也聽上了癮，不禁問道：「我聽說……初次那回事的，上花樓頭一遭，妳們……得要封個紅給他呢。」

何小河笑得吱咯吱咯的，像隻小母鷄，「是啊。這叫千載難逢。但一般這沒經歷的人兒哪，準不認出口是初哥兒。有的袴兒未脫，就夾着溜了，沒上過場面。有的還三十多四十來着，看樣兒像是大戶的，樣兒也好，那想到也是初回，大家赤裸相對，他手顫脚哆嚕話兒冰冷的，居然不知道姐兒的那兒在那？還眞沒提着燈到處照！那次幾沒把姊姊我笑得一灘水也似的。」

何小河仍覺好笑，咯咯……的笑不停。

溫柔又爲之咋舌：「哇，不行的有，禽獸也有，連路也不識得的都有……姊姊好本事，豈不是一個女子變作三個應對着辦？」

何小河沒料到溫柔這般曉得誇人，這一讚可眞貼心，當下輕佻的笑不掩嘴：「豈止三個？有時，眞是千手千臂千乳還千那個……才行。」

忽想到要收斂，這才正色斂容的說：「妹妹好白似紙兒，純似花兒，姊姊我這浪蕩人，口沒遮攔，有什麼說什麼。我在沒學得武藝之前，客人要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有武功之後，我喜歡的，就來者不拒，不喜歡的，或也應酬敷衍；眞噁心的，就給他們好看。由於姊姊我還當紅，服得男人有一套來求我的還眞看我臉色，所以才有了『老天爺』這外號。姊姊不比妳，大家出身不一樣。說說這些拔舌根的事兒，是樓子裏姊妹們的樂趣，妳不見怪、嫌煩才好。」

溫柔笑着垂下了眼皮，看着自己手指，低聲道：「總得要有人跟我說這些，要不然，我不僅不像個女人，連人都不大像了。」

何小河立即打蛇隨棍上，挨近點說，「所以，妹妹有心事，我一眼就看出來了，但姊姊什麼都跟妹妹貼心的說，但妹妹就什麼都不願與姊姊知心的講。姊妹姊妹，你情我願，那有這等一廂情願法。」

溫柔忙道：「不是，何姊不要樣說。我一直想問……」

何小河趨近細聆：「問什麼？」

溫柔垂下了頭，幾乎已縮入領襟裡去了，「我要問妳……」

何小河用手攬着溫柔肩膊，「問吧，無礙。」

溫柔的手指一直揉着衣裙，終於用一種蚊子才聽得見的語音道：

「我擔心……」

何小河道：「哦……」

溫柔道：「……」

何小河：「那樣啊……」

溫柔：「……」

何：「那妳到底有沒有……」

溫：「我……」

她們語音極低，就算走近她們身邊，只怕也不會聽得清楚談話內容，只知何小河先是在聽，溫柔在傾訴；然後是何小河在教導，輪到溫柔好好的聆聽。

那是女人的話。

也是女人的事。

過半晌，好一會，溫柔才不那麼害臊、緊張了，整個人都似輕鬆了下來。

說到後頭，兩人都很知心知情，體已知己起來，何小河就笑着安慰她：「好，既事後沒有，那就不必躭憂了。要是來了，可要跟姊姊我說，省得害怕。」

溫柔似乎也很覺慰藉，整個人

都笑口常開了起來：「聽姊這麼說，我就寬心多了。」

何小河眨眨眼睛說，「妳要擔心，還是擔心王小石吧。」

「他？」溫柔似從來不覺得這人有什麼好擔心似的，「他有什麼好擔心的？」

何小河抿嘴笑道，「不怕他給人搶去了嗎？他可對妳好着呢！」

溫柔輕笑啐道，「他有什麼好？七八個獃子加起來不及他一個傻。妳喜歡他好去喜歡他好了，我才不怕呢，他老纏着煩着，我還怕趕蒼蠅也趕不跑他。你們當他大哥，我只當他小石頭！」

然後她雙手擱在髮尾上，挺着胸脯，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那姿態十分撩人，不但令人想入非非，也足以令人想出非非。

「哦，我眞快樂。我覺得我自己還可以快樂上十年八年。就算日後我墮入空門，也值得了，因爲我還是比別人快活十倍八倍！」

何小河看到她的陶醉，想到自己曾在這個年齡時的辛酸血淚，不覺舌間有點酸味，本想勸她好好對待王小石，忽然想到：也許就是王小石待溫柔太好太周到太無微不至也太注重關切了，她才會對他那麼不在意，不在乎。

這樣也罷，如果自己再說王小石好話，這大姑娘反而更不把王小石放在眼裡了。

所以她問：「妳已經那麼幸福，又何必再浪蕩江湖跟大家吃苦？就算官府通緝妳，妳只要回洛陽去，那裡有蔡京對頭大官作靠山，也多半不能奈何妳。出了家，才四大皆空，在家裡，還是四大不空的好。愛情，四大無一可空，甜酸苦辣都要嚐，鏡花水月才是眞。」

溫柔却聽不出何小河語調中的調侃意味，只渾渾陶陶的說，「我才不回去，我跟你們東奔西跑，不知多逍遙自在，彷彿這樣更可以幸福十倍百倍。」

既然妳那麼幸福，我也不便置喙了。

何小河心裡只有嘆息。

溫柔却突然問：「怎麼才能試出一個男人對妳是不是眞心？」

何小河給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倒沒想到如何回答，但又不能不答，所以不答又問：「是什麼樣的男人？」

溫柔偏頭想了想，「很以爲自己是大男人、大英雄的那種男人。」

何小河這時仍在感傷身世，但溫柔却偏生看不出來，何小河只漫聲也漫不經心的說，「辦法有很多種，妳若要試他對妳……」

溫柔興緻勃勃地道：「我要最隨便、方便的一種：我想試他是不是對我服服貼貼，千依百順。」

何小河心忖：千依百順？服服貼貼？天下焉有他爲你捨死忘生，你對他生死不理的事！又不是上樓子隨便挑一道菜，揀一個貨色！不過溫柔既問了，她也就隨意的給了個答案：「打他一記耳光，不就得了。」

「打他耳光？」溫柔眨着明麗得帶點艷的明眸，「爲什麼？」

「就是不爲什麼，沒有原因，沒有理由，」何小河說明了，「妳就這樣打他一記，他都不還手，不生氣，不躲開，這才是眞的喜愛妳，遷就妳。要是他還手，那他就不是什麼東西，只是個打女人的男人。」

* * *

她是隨便說的。

因爲她已有點不耐煩。

一方面，她已解決了溫柔的問題；另方面，她有自己的問題。

所以她隨便說說應付了過去。

她不知道溫柔是眞幹的。

溫柔是眞的打了人一記耳光。

打的是：

王小石。

* * *

何小河結束了談話，要找梁阿牛配合部署如何對付追蹤、追殺的事後，王小石却來找溫柔，問她幾種特殊解毒藥草：「鷄骨草」、「火茯苓」和「銀狗脊」的特性，之後便問她冷嗎？怕她在廟裏覺得悶，塞給了她幾響鞭炮，另還送上了一些溫柔素來喜歡的甜食蜜餞。

却不料，溫柔咬咬紅唇，反手就給了他一巴掌。

他沒料到。

也沒有避。

啪的一聲，打個正着。

王小石摸着火辣辣的臉頰：他竟成了一個給女人打的男人。

而溫柔是一個打男人的女人。

王小石苦笑。

撫臉。

不明所以。

打了人的溫柔，還興緻勃勃，喜孜孜的睨着王小石，似有所期待，笑靨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王小石却以爲緊接着還會來第二下耳光，等了一會，豈料却無。

所以他問：「沒有了？」

這一問，却把溫柔問得一怔。

「沒有什麼？」

「只打一下？」

「你不問我爲什麼打你？」溫柔訝異極了，「却只問我還要不要多打幾下？」

王小石心想：問她爲什麼打自己？那有什麼好問的！溫姑娘發火，可不管青紅皂白、是非曲直的。打了便打了，給她洩了火就好，問究竟只得糊塗！

所以他只笑笑，說，「原來只打一下，那就好了。」

溫柔眼珠子一轉，嘿嘿笑道：「我知道了，你少騙我。」

這又到王小石莫名其妙了：「騙你什麼？」

溫柔聰明伶俐的說，「我知道了，你一定做了些對不起我，見不得光的事，這才不敢還手，不敢駁我。」

王小石聽了只好笑，「那有這種事。」

溫柔湊過臉去，逼視着他，「沒有？」她像是在審問王小石。

王小石只聞一陣吐氣若蘭，如麝香氣，心中一蕩，當下十分懇切的答：「沒有。」

溫柔仍是不信：「眞的沒有？」

王小石不愠不怒地道：「眞的沒有。」

溫柔這時看見王小石臉上漸浮現自己所打的五道指痕，心中難過了起來，澀聲道：

「小石頭，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你是……」

儘管王小石跟溫柔已有多年相處，但對她的嗔怒悲喜、又哭又叫，始終有點措手不及。

溫柔眼眶濕潤，語音哽咽：

「現在我才知道，你對我是……」

王小石吃驚的望着溫柔，他躭心她受過什麼刺激了。

好不容易，溫柔才把話說下去。

「我現在才知道：你的確是『天下最笨小石頭』。人家平白無故打你，你都不還手，還等人打第二下、第三下，你說，你這人不是腦裡壞了那條筋，就是心裡發了病，連反應都遲鈍過人！你這種人，怎麼還能在江湖上鬧？能活着眞是奇迹。」

她爲王小石惋惜。

十分惋惜。

就好像看到一個俊男美女卻是一名白痴一般的可惜。

她當然不知道，以王小石今日的武功、地位、才智、機變、能力，要是他有防範、不允許，當時天下，能一掌就摑在他臉上的，恐怕絕對不上五個人，不，只怕一個也沒有。

所以，溫柔能一掌就打了他一記清脆的耳光，才絕對是一個奇迹。

* * *

「別人打你，你要還手，就算不還手，也一定要閃躲，」溫柔對王小石作出諄諄教誨，「要不然，別人要是貫注了眞力，你吃了這一記，豈不是一早都死蹺蹺了？」

王小石只好答：「是，我自當小心。」

溫柔這才滿意些了，特別叮嚀，「你要記住我的話哦，我都是爲了你好。下次有人這樣暗算你，讓你及時閃躲保住了命，你要記住本小姐的大恩大德啊！」

王小石笑道：「這個當然了，溫女俠之恩德，如江水滔滔，延綿不絕，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我區區王小石。」

溫柔展顏笑道：「你記得就好，本小姐可不是喜歡認功認勞出風頭的人。」

王小石道：「妳當然不是。」

溫柔這才滿意，道：「好了，到你了。」

王小石道：「什麼好了？到我什麼？」

王小石吃了溫柔一記耳光，到底爲什麼，也不問一句，現在才算眞正的問溫柔的話。

溫柔詫然道：「到你說話了呀，你老遠趕來這兒的，不是要跟我請教嗎？那就說話呀。」

王小石怔了怔，喃喃道：「我本確是來這兒跟你請教有關幾樣藥材的性質的，不過……」

溫柔不耐煩的催促：「不過什麼！要說快說！」

王小石垂下了頭，他的眼睫毛跟溫柔是一樣的長而彎，只不過這兩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但却都有着長而彎翹的睫毛。

王小石靦覥了半天，才終於鼓起了勇氣：「溫姑娘。」

溫柔眉心一蹙：「嗯？叫我溫柔好了，這樣叫我不習慣，怪彆扭的。你要說什麼就快說呀，要問我快說、求我教武、央我指點明路，都好說話，犯不住拐六七個彎抹五四個角的。」

王小石暗吁了一口氣，咬咬牙，終於道：「溫柔，我們也相識了好一段日子了，不是嗎？」

溫柔似也若有所思，點點頭。

王小石舐了舐乾唇，說了下去，「我們一直也相處得很好，可不是嗎？」

溫柔臉上乍嗔乍喜，既似有所期待，又像有難言之隱。

王小石見她不言語，只好硬着頭皮說了下去，「那麼，妳有什麼打算？」

溫柔只不經意的道：「打算？什麼打算？」

王小石只好再進一步直言了：「妳對我的印象怎樣？」

溫柔眼波流轉，沒有直接回答，只說：「你的人……很好啊，沒怎樣啊，到底怎樣了？」

王小石隨她眼梢望去，只見寺院有口清池，池子裡長了幾蓬蓮花，不是紫的就是白的，各有各的美態。池裏有三四隻烏龜，有的在

爬，有的伸着頭，有的趴攀堆叠在一起，有的在啃着葉梗殘苔。

旁邊還有兩隻紅嘴藍冠黃脚鶴，仙意盎然，單足而立，凝神逸志。

池對面還有兩座雪人，一個高高瘦瘦、一個矮矮胖胖，也許是因爲堆久了，雪漸消融，也剝落得七零八落了，很有一種消殞的味道。那株高大的喬木，到春初時仍枯葉多於新葉，更加强了這種氣息。雖然是早已入春了，但寒意仍是很濃烈，可能因爲這是高山上的原故。

王小石見了，便正好用譬喻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

「那蓮花，好美，像……像你。」

「像你。」

「像我？」溫柔似是一怔：「爲什麼像我？」

「出汚泥而不染，」王小石指着中央那朵又大又白的蓮花說，「妳跟我們混在一起，但妳亘常是妳，跟我們是不一樣的，總是俗不了。」

溫柔頓足嗔叱：「我不要！我才不依！我要跟你們大家一樣，我要當江湖中人、俠義中人！我不要不一樣！我才不要你用花來形容我，多俗氣呀！」

王小石只好紅着臉說：「可是，妳還是像……花一樣，有種清香呢。」

溫柔這次聽了倒受用，「是嘛！是麼？我倒不知道呢！」說着還用鼻子嗅了嗅自己的臂，笑說，「我昨天沒洗澡呢。山外路上，沐洗眞不方便——當江湖人就這點不好，吃的拉的洗的躺的，總是不稱意。」

王小石心裡幾沒笑出聲來：妳又要當江湖人，又嫌江湖多風霜，這點那點不好的，又如何當江湖人——當江湖人可辛苦着哩！

「不過，」溫柔仍嘟着腮幫子說，「我不喜歡像花。我不是個普通的女子，我是女俠，我不要像一朵弱柔的花。」

儘管王小石並不認爲花有何柔弱，相反的，他還認爲花是很堅强的，無論再惡厲的環境，任何一朵花都會開得如斯一樣美艷。

但他可不能跟溫柔爭辯，所以讓步的說：「那你像鶴，那樣優秀和自逸，好看，旁邊的鳥都給比下去了，眞是鶴立龜羣，風采奪目。在這地的龜國裡，妳是最出色的人物。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看妳。」

溫柔這次好好的留神的看了一陣，又不以爲然，「什麼龜國鶴人，我才不像鶴，又高又佻又長嘴巴的，我也不要像鶴。這兒，倒有像我的，却不知你看出來了沒有？」

王小石這回拍溫柔的馬屁想拍在馬屁股上，要說的話未說出口，說出口的又給句句頂了回去，心中也大不是滋味，聽溫柔這樣問，又似有了一條退路，目光逡巡了一下，像發現了牛上樹的嚷道：

「嗳，我知道了，像……」

「像什麼？」

溫柔也興緻勃勃，寄於厚望。

「雪人！」

「雪人？」

溫柔又是一呆。

「你說我，像雪人？」溫柔指着自己的鼻子，一字一句地道：「雪人那末醜，我怎會像它！」

王小石也楞住了，雪人醜？這他倒沒眞正好好的想過。

「這兩個雪人，一個胖，一個瘦，又那麼髒，那麼單調——不是白就是灰色，那一點像我？」

溫柔咄咄的問：「雪人那麼死板、單純，那裡像我？」

一向很憨直的溫柔，生平最不喜歡聽到的就是有人讚她「單純」，她希望自己也能像大家一樣，都是「複雜」的人，但遇上她不能理解和處理的問題時，她又會理直氣壯的說：「明明是那麼簡單的事，你們又何必弄得那麼複雜！」

王小石只好訕訕然的分辯道：「可是這兩座雪人，扮相却很靈動的呀，你看，它們眼神也很靈活……」

溫柔啐道：「什麼靈活！靈得過活人！這兒最像我的，當然不是什麼長腿鶴呀、黃心蓮啊、退色雪人什麼的，而是……」

王小石倒要仔細聽聽到底是什麼。

「烏龜。」

溫柔說。

她說得笑瞇瞇，自得其樂的。

「烏龜像我，像我一樣，能屈能伸，背得起，心底好、喜歡吃菜、功夫夠硬——就像牠殼一般硬。我喜歡烏龜，我覺得牠們優美動人，可愛長壽。要比，就把我比烏龜，這才划算。」

遇上了這姑娘，王小石沒辦法。

誰也沒辦法。

* * *

王小石在吃一鼻子灰之餘，心中很有點洩氣，溫柔却在此時問他：「你剛才到底要跟我說什麼？」

王小石定了定神，强笑道，「沒什麼，沒什麼。」

溫柔沒好氣的道：「是什麼就說什麼，那有沒什麼的事。」

王小石只覺這時候不好說，而且說的興兒早已給三五道寒風、七

八記冷刀子削回肚子裡去了，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但溫柔却還是催促他說。

「說呀，你爲什麼要先把我比喻成花啊、鶴啊、雪人的……一定沒好路數。」

王小石摸摸下頷剛長出來的一粒痘子，苦笑道：「也沒什麼啦。在烏龜的國度裡，雪人、鶴、花……這些都是異類吧？」

可是溫柔還是不滿意。

「我就知道你其實是有話要說的，快說出來嘛，快說！」

「我……」

忽聽一陣風聲，一人急掠而至，人未到，已驚落了三五片枯葉。

這人來得雖然莽撞，但輕功甚高，足尖在蓮花瓣上輕輕一沾，已越過池塘來。

只是那蓮花葉，本純白如雪，給他足履那麼一沾，印上了一方鞋印。

那人一面掠來，一面大嚷：

「不得了，不得了，今回是上得虎多遇着山了。」

王小石眼也不抬，又嘆了一口氣，道，「大方，又發生了什麼事啦？是上得山多遇着虎，不是上得虎多遇着山。」

「都一樣，一樣。」方恨少已躍身到王小石、溫柔之間，笑嘻嘻的說，「反正都一樣是虎、是山。」

溫柔故意板着臉道：「那麼，我叫你做方歌吟，是不是也一樣？」

方恨少强笑道：「一樣，一樣，都是姓方的，我不介意他沾了我的光。」

溫柔嘿道：「那好，哇哈！方寶牛，別來無恙，可好？」

方恨少立刻苦了臉。

「你什麼都好叫，」他幾乎沒哭出來，「可不要叫我做什麼『寶牛』的好吧？我的派勢可沒那麼低裝！」

溫柔這可來了：「誰管你派勢？你不是說都一樣的嗎！」

方恨少反唇相譏，「那好，我也叫你做溫第七，好不？」

溫柔不解：「溫第七？」

方恨少提省道：「第七啊，天下第七呀！」

溫柔立時變臉：「你敢把玉潔冰清的本姑娘我和那個猥瑣的東西擺在一道！我妻！我妻！」

「我妻」是什麼意思？

當然是不是「我的妻子」的意思。

那是打人的聲音。

那是溫柔一巴掌就摑向方恨少的破空之聲。

不過，方恨少不是王小石。

他的武功不夠王小石高。

反應恐怕也不如王小石快。

可是溫柔就是打他不着。

他一矮身，就閃過了。

然後，他一巴掌刮了過去。

「啪」的一響。

捱耳光的卻不是方恨少。

而是溫柔。

終於輪到溫柔。

輪到溫柔挨耳光。

* * *

反手打了溫柔一記耳刮子的方恨少，彷彿要比溫柔還要吃驚七八十倍！

他慌忙解釋：「不是不是，我不是要打你的，只是好一巴打來，我一慌，避過了就順手還了過去……我不是有意要打妳的！這次糟了，眞是上得虎多……不，上得山多遇着虎了。」

溫柔給打了一巴掌子，任誰都愕然。

王小石愕然——現在愕然中也不無這種想法！好啦，一天到晚高興打人就打人，喜歡罵人便罵人，而今，可報應循環，給人打吶。

溫柔也愕然——他一向多打人，很少人給人打耳光。她甚至驚奇得忘了閃躲，登時，她淚花已在眼眶裡湧現了。

方恨少更愕然——他是自然反應，一閃開了便一巴子回了過去，沒料眞的打着，且打得溫柔左臉五道指痕紅嘟嘟的。

他眼看溫柔要淚灑當堂，心中更沒了主意，只說：「妳不要哭，妳不要哭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

溫柔忍怒含憤抽泣的道：「你打了我一掌，還說不是故意的！這樣豈不是說：你這不是故意的都打得着我，要是故意的，我焉有命在？」

方恨少嚇得又要分辯，忽見溫柔一哂，居然能在這時候破涕爲笑，並說：

「這回眞是上得虎多遇着山了——平常打得人多，而今給人打了，也是活眼報！」

方恨少更正道：「是上得山多遇着虎——妳不生氣？」

溫柔灑然道：「我打人，人打我，江湖兒女，鬧着玩的，一巴掌也沒把人給打死，我不上火不生氣不變臉，只不過……」

他恨恨的瞧着方恨少：「我最生氣就是別人糾正我。本姑娘愛講上得虎多遇着山就說上得虎多遇着山，我偏不愛說上得山多遇着虎！怎樣！不可以嗎？」

「是！是！是！」方恨少只要溫柔不哭不鬧便如蒙大赦，什麼都好說。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天下無奇不有，江湖上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賣人頭，開張大吉日子，店東特意挑選在五月節，地點設在終南山的鎖龍嶺金沙灘，因而五湖四海各路江湖人物前往觀瞻……蝴蝶大盜戈顏見席間美女如雲，留戀不走，亦想查探這些賣人頭的神秘人物住於何處，因此隻身探險，差幸未被老虎噬咬，但屈店東却提出交易第一樁生意……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可

文·士

圖·飛

十萬白銀換人頭　誤認財寶半路搶

戈顏道：「此女是值這個價碼，不過……」

屈掌櫃拍手大樂，道：「價錢談成，其餘一切好說，戈大俠還有什麼問題？」

戈顏道：「不過十萬兩銀子絕非是個小數目，戈某目前身上不便，當之如何？」

屈掌櫃一怔，道：「想買東西，腰包無銀，戈大俠，你可是在開玩笑？」

戈顏正色道：「在下雖然在關內關外名聲不佳，但地位卻是穩固得令人不敢睨視，只不過十萬兩銀子，又算得了什麼！」

屈掌櫃又是一聲歡笑，道：「那就好！那就好！」

戈顏道：「貴店可願以物抵價？」

屈掌櫃笑逐顏開，道：「敢情戈大俠準備以相當於十萬兩銀子的東西抵價？」

戈顏喜笑溢於眉宇而又自得意滿道：「正是此意，屈大掌櫃可願意？」

屈掌櫃當即道：「世上之物，能值十萬兩銀子的東西，並不多見，如今既然戈大俠要以物抵價，想此物必非尋常，小店倒想見識一下戈大俠的這件寶物。」

大茅棚中，高懸的人頭紅燈，早被王相公挑得十分明亮，山風陣陣，夜虫齊鳴，聽起來是一曲雜亂樂章，但却也是大自然所賜！

但就在這樂章中，似乎又使人有一種孤寂的感覺……

屈掌櫃、王相公、侍候的美女，甚至那名被戈顏看中的絕色女子，四個人八隻眼神全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那個焦點正就是戈顏的右手！

戈顏的右手一直是伸入衣襟袋中，半天沒有掏出來，從他的臉部表情上看，顯然他是在極度的矛盾中，雙目連眨，嘴巴閉得十分緊……

「戈大俠，你是……」屈掌櫃及時逼問。

戈顏的牙齒格格响，突然，他似是下了一個極大的決定，右手自衣襟中伸出來……

八隻銳利的目芒所逼視的是戈顏的一隻拳頭。

戈顏把他的右拳放在桌面上，並沒打開來，先以冷芒逼視着屈掌櫃，道：「戈某手中的寶物無價，識貨的人，即使百萬兩銀子也不多，所以戈某並非是以寶抵價，而是以寶抵押，只等戈某湊足十萬兩銀子，馬上來贖回此寶的。」

戈顏如此一說，屈掌櫃一撩錦袍，緩緩站起身子，就在這大茅棚中來回蹀踱數個來回，突然站在戈顏身邊，道：「既是本店第一筆生意，一切總得要委屈求全，好歹也要把這筆生意成交，好！我答應戈大俠的要求，就請放開手，也好叫本店琢磨戈大俠的寶物，是否值得戈大俠那麼愼重其事！」

戈顏一笑，當即把右手伸掌，合向左掌，然後把右手去握屈掌櫃的右手。

屈掌櫃手一抬，閃過戈顏的一抓，不悅的道：「戈大俠這是幹什麼？」

哈哈一笑，戈顏道：「戈某在證明所携之寶物，並無一絲惡意，請屈掌櫃把右手伸過來。」

一聲冷笑，屈掌櫃暗運內力，自然的把右掌伸向戈顏右手掌。

於是兩掌互握起來，立刻，屈掌櫃雙眉一皺，俏臉一僵，沉聲道：「戈大俠的手掌如冰，不知戈大俠練的是何種武功，竟然有如乾冰一般，有着透心的沁涼。」

哈哈一笑，戈顏鬆開屈掌櫃的右手，這才把左手伸開。

於是，一塊寸見方半寸厚的剔透晶瑩，閃着玉潔般白色冷焰的白玉，展現在幾人面前……

只聽戈顏得意的笑道：「這就是長白雪玉，相傳這是長白山摩雲嶺巔的白玉，經過數千年長久不溶積雪的冰凍，而成爲雪玉，若論功能，除了降火退熱以外，如遇刀傷，更能防止大量出血……」他一頓之後，又道：「屈大掌櫃，你認爲這塊玉夠不夠抵押十萬兩銀子？」

屈掌櫃接過長白雪玉，但覺那雪玉有如冰塊一般，自掌心而透入心肺，那種冰涼味道，是一種怡情悅性的涼，而沒有眞正冰塊那般的刺激，不由喜出望外的道：「好！這確是一塊寶玉，天下至寶，本店收下戈大俠的這件長白雪玉，但有不是之情，還得說在當面。」

戈顏道：「屈掌櫃還有何事指教？」他却把眼神望向那眉宇間充滿着愕然淒苦的絕色女子，心中不由一震……

因爲戈顏發覺，怎麼會在這一瞬之間完全變了樣子，不像剛剛進來時候那般歡愉之情，難道她不願見這次的交易成功？

但他却並不因爲她的哀愁而有所警惕，相反的，當戈顏看到她那種楚楚動人的可憐模樣，玉慘花愁而粉頸低垂，如同是一朵鮮艷的花朶，突然受到風吹雨打般，令人更產生關愛而有眞個銷魂之感……

於是，戈顏在一室之間，有着樂不可支的感受，也有着稱心滿意的表情，因爲，他就要帶着這位美嬌娃遨遊天下，那情景，該會令多少人稱羡，淞花江畔的蝴蝶大盜戈顏，如今竟也會情有獨鍾的帶着這位絕色佳麗，走名川，訪大山，此生何憾！

也就在戈顏面露關愛的喜悅眼神，凝望着那名美女的時候，突聽屈掌櫃對王相公道：「取油布來！」

王相公看着屈掌櫃，而屈掌櫃正把那塊長白雪玉揣入懷裡。

另一美女，却早已面無人色而以手掩口……

戈顏見屈掌櫃已收起長白雪玉，顯然以爲生意成交，正準備領着那絕世嬌娃離去的時候，只見王相公急快的取來一塊油布，交在屈掌櫃的手上。

戈顏一怔，問道：「屈掌櫃，你這是幹什麼？」

哈哈一笑，屈掌櫃道：「爲了包君滿意，包裝精巧也是不可馬虎的，戈大俠你說呢！」

戈顏尚未反應過來，尚未深思屈掌櫃所說的話是何意義，突見屈掌櫃右手自懷中伸出來，「絲」的一聲，一個精體打閃的鋼球，有如天外流星般飛向那絕色美女的頸上。

鋼球並未擊中那絕色美女！

當然，絕色美女也沒有絲毫避讓！

却是那隻雞蛋大小的渾圓鋼球，竟是那般快不可言的繞着那絕色美女的雪白粉頸打轉纏繞一匝，另一端握在屈掌櫃手中的金絲猛收……

無聲！

無血！

但當屈掌櫃旋身以極妙的身法，閃過那絕色美女身邊，油布一兜，早見那顆「美人頭」，已裹在油布中！

於是，「咚」的一聲！無頭屍體倒在地上……

於是，鮮血也泉湧而出，怵目驚心！

戈顏目瞪口呆，有如五雷轟頂般全身一震……

突然屈掌櫃淡然道：「本店說過，一定包君滿意，另外那不是之情，乃是這塊長白雪玉押期一月，過時本店充作流當。」一面雙手將那顆美人頭端放在目瞪舌翹而又痛心疾首的戈顏前面，心平氣和的道：「戈大俠，銀貨兩訖，你請收下！」

戈顏驚怒交加之餘，破口大罵，道：「媽拉巴子，老子是要她整個人，光頭腦袋幹鳥！」

屈掌櫃先是吩咐王相公，道：「馬上把侍兒的屍體用錦緞裹身，檀木爲棺，埋於鎖龍嶺前山的萬壽坡千年洞。」這才緩緩回頭對戈顏道：「戈大俠你沒有弄錯吧，本店開的是人頭店，你戈大俠買的是人頭，而且也經過你的認眞挑選，可以說完全在你以伯樂相馬的仔細觀察中圈定，貨物尚未出門，怎可當面反悔，立刻罵人？」

戈顏戟指屈掌櫃道：「就算老子買東西，總也得配上零件，凑成一套，如今我抱個粉頭何用？而你又錦緞裹體掩埋，對你何益？說穿了一句話，你姓屈的是異想天開，在這莽莽江湖上製造恐怖，玩弄血腥罷了。」

嘿嘿一聲冷笑，屈掌櫃道：「戈大俠，天下是非一大堆，那件不是人爲的？你不伸手摸一把，七味無一可沾身。」說着站起身來對一旁的侍女，道：「端茶，送客！」一面欠身抱拳道：「戈大俠請！」

戈顏牙齒格格响，冷哼一聲，道：「你在趕戈某走路？」

嘿嘿一笑，屈掌櫃道：「二更將盡，三更未到，戈大俠離開金沙灘東去駱峪關，尚可找家小店睡上一覺。」

戈顏光滑的臉上抹過一縷殺機，大眼一寒，道：「王八蛋你以爲戈某那麼容易打發！」他話聲中巨大的身子橫移如幽靈，三尺洞簫已拔在手中，「颯」的一聲，點向屈掌櫃的面門，既快且狠，又準！

「叭！」橫裡有件亮東西撞到，而且正撞在戈顏的洞簫身上，力道強勁，威力十足，不但把戈顏三尺洞簫震偏，且逼得戈顏暴退不迭，因爲那件明晃晃的東西，是一把尺半長的短刄，狀似柳葉。

最令戈顏震驚的，莫過於持短刄的人竟然會是一旁的絕色美女。

再看屈掌櫃，他依然左手撩起錦袍前襟，玉樹臨風而又瀟洒自如的站在那裡，滿面笑意中隱約露出不屑：「戈大俠，你請上路吧，我們這兒還要做生意呢！」

戈顏心裡十分明白，今晚遇上怪，中了邪，盡碰上令人難以想像的窩囊事！

心念間，不由怒指那絕色美女，道：「妳……妳……」

冷冷的，屈掌櫃道：「不可以怪她，你應該感謝她，至於爲什麼要謝她，過後你不難會想通的，至於金沙灘的人頭店，敢於明目張膽的開設在此，自然也要豢養幾個打手，目的當然是要對付像你戈大俠這類搗亂人物，戈大俠，本店說的可夠明白了吧！」

戈顏就在他這幾句話中，精神幾乎崩潰，肚皮似要氣炸，一把抓起桌上人頭，夜梟般長笑而去……

屈掌櫃却在他身後揚聲道：「戈大俠不要忘了，自今夜子時起，一個月內送來十萬兩銀子，否則……哈……」

戈顏似是受了極大刺激一般，也好像不知道什麼叫累，因爲他在一路狂奔中，四更天，已到了駱峪關小鎮上，躍過低矮的一道城牆，他來到一家逆旅小店門前。

「砰砰砰……」一陣急速的拍門，把小二驚醒：「誰呀，半夜三更，也不怕山上狼羣！」

「快開門！」戈顏怒吼着。

「來啦！」門縫中有了燈光透出來。

於是，就在一陣嘩嘩嘩中，店門打開了。

戈顏不及兩扇門全打開，身子一斜，早自小二面前走入店中。

望着吃驚的小二，戈顏道：「快找間房子，大爺要睡上一陣子！」

望着一臉汗水的大個子，小二指着戈顏手中的油布包裹，問道：「大爺這手中提的是……」

「人頭！媽巴子的，你囉嗦個鳥！」

小二饞涎一笑，道：「大爺隨我來，大爺可眞會說笑……」

其實小二又如何會相信戈顏手上提的是道道地地，如假包換的一顆血淋淋人頭呢？

當然，他更想不到那是一顆原本美艷絕倫，粉首如花的絕色美女頭！

領着戈顏進入一間大房子，只見全是通舖，這時候通舖上鼾聲如雷，此起彼落，囈語不斷，鬼話連連，四楞八岔，全不像個人樣！

戈顏沉聲道：「你叫老子睡這裡？」

小二掌着燈，笑道：「大爺，凑和着睡下來吧，駱峪關荒山小鎮，鎮上兩家小客店，全都是土炕大通舖，委曲點，再有兩個時辰天就亮了，到那時候，不論是西去寶雞，東走長安，那全是大地方，要甚麼有甚麼！」

戈顏冷哼一聲，隨着小二來到最靠裡面的通舖邊，雖是五月天氣，但山裡仍然有些寒冷。

只見小二送來一張薄被，交在戈顏手中，回頭出門而去，連多看一眼，多說一句話也沒有，因爲半夜吵醒好夢，小二那種職業笑臉也擠不出來了。

戈顏把薄被攤開，柔柔的覆蓋在那顆美女頭上，自己却斜睡一邊，心中充滿了錯綜複雜的幻想……

如果不是一顆人頭，而是那個絕色佳麗，如今不正是她投懷送抱之時！當然自己不會住到這種臭氣衝天，熱鬧非凡的小客店裡。

如果自己不爲那批絕色美女迷惑，不爲好奇心驅使，而在酒足飯飽之後，揚長而去，又何至於以一顆無價之寶的長白雪玉，換回這麼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想來想去，還是那個神秘的屈掌櫃說的不錯，天下是非一大堆，全是人爲的，只不過自己這麼伸手一摸，也不知觸到七味中的那一味了，不過……

當然戈顏心裡十分明白，他所觸摸的，絕不是什麼令人心曠神怡的佳味，而是人人厭惡的霉味罷了……

茅店雞聲，喚醒了店中所有客人，小二吆喝着爲客人送洗臉水，招呼前面去吃那剛掀鍋的大饅頭，更令所有睡在通舖上的客人，全翻身爬了起來！

戈顏手提油布包裹，也走到前面來，他發覺住在這家店裡的二十多人，好像全都來自金沙灘。

正當他喝着稀飯凑着小菜，撕着大饅頭吃的時候，他面前的那個大油布包裹前，也放了一雙筷子，一碗稀飯，碗旁還放了個白饅頭。

「吃吧！我的小仙女，吃飽了咱們就上路！」他話音不清，聽起來好像是自言自語……

突然間，一聲爽朗的笑聲，只聽有人在屋子一角高聲叫道：「那面坐的可是戈仁兄，怎麼你也趕來住店了！」

戈顏回頭望去，可不正是祁連三豹。

木然的望了一眼，戈顏沉重的又低頭喝着稀飯……

于長春邊撕着饅頭往口裡塞，邊笑着走過來，道：「看樣子戈仁兄好像並不快樂，可是碰上不如意的事了？沒關係，想想昨日侍候咱們那桌上的絕世美女，什麼愁全會忘得一乾二淨！」邊說着，拉開長櫈坐在戈顏對面。

戈顏一聽，心如刀割，忿忿的一掌拍在桌子上，「叭」的一聲，碗筷跳起半尺高，連那顆人頭也彈起來，却早被戈顏雙手急快的扶正。

于長春一楞，不由冷然道：「戈兄，是我弟兄得罪了你，怎麼的，昨日同桌吃酒，猜拳行令，一夜之間就不認人了，未免太不通情理了。」

說着，伸手去摸那桌上人頭，又道：「這是何物，戈兄如此愼重其事！」

「不要碰她！」

于長春一捋短鬚，豹目一瞪，指着桌邊另一付碗筷：「噢！戈兄還在等朋友嗎？」

戈顏早已不耐煩，雙手按着桌邊，人却「唬」的一聲站起來，戟指于長春道：「滾！滾得遠遠的，少來煩你家戈大爺！」

一屋子趕着吃過早飯要上路的人，多一半又是去過金沙灘的，如今戈顏對着于長春這般的喝罵咆哮，于氏兄弟早已怒不可遏，遠處的于長風與于長泰二人立刻拔出腰上插的三尺虎爪，撲到戈顏面前，回罵道：「採花賊，你對我大哥咤唬甚麼？」祁連三豹老三于長泰最是火爆，除了與他兩個兄長一般的短髭外，額頭凸出，雙目沉陷，大眼一瞪，活像一頭花斑大豹。

却聽于長春喝道：「三弟不可如此無禮，戈仁兄的心情不佳，是大哥多事，走，咱們繼續吃飯，趕着還得上路呢！」

戈顏從鼻孔冷哼一聲，眼皮也不抬，繼續吃着早飯……

於是，看上去一場火併，却因爲于長春的出乎意料的，也是令他兩個兄弟大感詫異的表現，消弭於無形。

其實，祁連三豹江湖上沒有一個是省油燈，尤其是老大于長春，陰沉奸詐，他在看到戈顏桌上的油布包裹以後，本來就是要打主意看看其中乾坤，但見戈顏那般的愼重其事，連碰也不讓別人碰一下，心中就打定主意……

當然，最好的辦法是找個適當的地方，同姓戈的來硬的，兄弟三個足可以吃定他而有餘。

于氏兄弟在離開這家逆旅時候，連正眼也沒有看戈顏，就那麼魚貫的上路了……

＊　＊　＊

北國的五月，尤其是在這大山環繞的地方，仍與陽春三月無分軒輊，冷熱所差不大，山中蒼松翠柏，野花遍地，綠油油的嫩草，層層如綠色波浪，看上去應該是景色怡人，和風澹蕩，令人精神煥發的美好時光！

然而，這時候的山道旁，自懸崖上彎曲垂掛下來的一棵盤根老松下面，正站臥不一，神情輕鬆的匿藏了三頭「豹」，細看之下，可不正是祁連三豹！

只見其中于長春不時的登高遙望，口中不清不楚的罵：「狗東西，到現在還沒有露頭！」

于長春冷然道：「什麼事情，老三總是沉不住氣。」

于長風接道：「老三，坐下來養足精神，說不定還有得一場硬拚呢，聽說蝴蝶大盜手底下還眞有兩下子。」

于長泰手握三尺虎爪，就在岩底旁來回蹀躞，一面問：「以大哥看，姓戈的手上是甚麼玩意兒？」

于長春搔着腮幫上的短髭叉子，皺着眉道：「能叫蝴蝶大盜戈顏有如瑰寶般的愼重，玩意兒必然貴重，不過能像個大西瓜般大，一定不是金銀一類。」

于長泰一掄手中虎爪，道：「他娘的，最好是個無價之寶，也不枉咱們兄弟三人千里迢迢的跑來這荒嶺絕谷一趟。」

三兄弟正自閒聊呢！從駱峪關那面响起了沉重的脚步聲，于長春急忙縱上崖上望，又馬上跳落下來：「大哥二哥，那話兒來了。」

于長春打個手勢，道：「咱們迎上前去！」

眞像三頭兇殘的豹，于長春居中，于長泰與于長風分別在兩邊，三把精鋼虎爪，迎着朝陽而閃閃發光，鋒利的爪刄，在于氏三兄弟併肩大步行進中，碎芒懾人，只見這三兄弟桀驁不馴，暴戾恣睢，一字排開，正好擋住來人去路，而迎面來的人，正是那悲痛已極，心中泣血，而又不得不打斷牙齒和血呑的蝴蝶大盜戈顏。

這時候他手中正提着那顆絕色美女的頭，腰插洞簫，無精打彩的走來……

他才剛剛繞過彎道，迎面發覺三個俱都是短髭凶漢，併排的阻在山道上。

一見是于氏三兄弟，戈顏冷冷一笑，道：「昨天此時，你我同桌共飲，今日此時，却要干戈相向，這種世事的變化，也太過離譜了吧！」

于長春哈哈一笑，道：「怪只怪，戈仁兄不上道！」

于長泰突然喝道：「也就是給臉不要臉！」

冷然看了自己手上提的人頭，戈顏道：「可是因爲此物？」

于長春嘿嘿笑，但並不回答。

其實，不回答，正表示戈顏一語中的，又何需多言……

於是，戈顏把手上的人頭高高提起來，自言自語道：「十萬兩白銀換來此物，戈某輕易是不會示人的，當然，如果有人願意拿出十萬兩銀子的話……」

戈顏身高體壯，面皮白淨，目光炯炯，威風凜凜，這時候從他口中說出的話，是那麼的鏗鏘有力，而讓人不得不相信他的每一句話與每一個字。

突然間，于氏三兄弟全都仰天哈哈大笑……

于長泰虎爪怒指戈顏道：「姓戈的，你看我兄弟會不會拿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換你那手上玩意兒？」完全是盛氣凌人的口氣。

戈顏道：「就算你們願出十萬兩銀子，老子也不會賣，你們可知爲什麼？」

于長春一笑，道：「請明示！」

戈顏先是一口唾沫吐在地上，道：「因爲你們不配！」

于長泰早破口罵道：「我操，飛揚跋扈到于大爺們頭上來了，今天爺們饒不了你！」他話聲一落，當先發難，一掄手中虎爪，直劈過去，嘯風中，就見那虎爪直抓向戈顏面門。

于長泰這裡一撲而上，于長春與于長風也同時配合攻擊而上，三支虎爪自三個不同方向攻出，顯然想把戈顏圍在中央。

蝴蝶大盜一聲冷哼，彈腿一個空心觔斗，三尺洞簫已握在手中，就在他二次上翻中，洞簫撩中于長泰逼近的虎爪，暴彈右足，「叭」的一聲，正踢中于長泰的左肩。

于長泰悶哼一聲，斜着後退一丈遠，幾乎跌坐在地上，只聽他破口大罵，道：「狗東西，你小子今天死定了。」只見他罵聲中，雙肩晃動，把右手虎爪掄的「唬唬」生風，和身重又撲上！

戈顏一脚踢退于長泰，却立刻又被于長春與于長風兩把虎爪圍住。

只見他左手人頭，右手洞簫，左踢右打，仍然輕鬆至極的道：「今天不論是你死我活，或者是你活我死，其結果對於這個花花世界，只有好處而無一絲半點壞處，又何必窮嘴嗒舌聒噪不休，還是集中力量拚命吧！」

也就在此時，于長泰强忍着肩痛，咬牙切齒的二次撲上，却聽于長春道：「老三穩着點，下手要準，姓戈的可是個扎手貨。」

戈顏哈哈笑，手中洞簫却敲點撩打，收發自如，而使得于氏三兄弟難有可乘之機。

二十個照面以後，突聽于長泰低吼，道：「你死吧！小子！」只見他貼地一滾，一招飛豹掠食，暴伸右手虎爪，筆直的抓向戈顏的下腹，眼看着戈顏在揮簫擊打于長春的虎爪，難以抽簫下擋，急切間，戈顏沉聲喝道：「不見得！」奮身上躍，跨步凌空，一個空中大翻身，竟神奇般的落在于長泰的身後！

于長泰既驚且喜，驚的自然是姓戈的反應之佳，當屬武林一流高手，喜的是戈顏竟然落脚在自己身後，那對於他的回馬爪，部位十分恰當……

要知于氏三豹的武功，原本就是走的靈活招式，他們善於模仿斑豹攻擊動作，尤其是回頭一爪，更具心得。

當然，戈顏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他在雙脚落地而又閃身到于長泰身後的時候，正逢到于長春揮爪撲來，戈顏洞簫虛晃，一簫點去，其快如矢，正點在于長春的肩井穴上……

也就在這時候，只聽一聲悶哼與一長聲淒厲的狂叫，緊接着夜梟般一陣狂笑……

仔細看過去，原來于長春右臂下垂，虎爪落地，一身不自在的滿頭大汗……

那戈顏在狂叫聲中，暴彈雙腿，縱上一處斷崖，只見他口中「絲絲」叫，左大腿在他那乳白衫破裂，緞褲被扯下尺長的裂縫中，正汩汩往外冒血……

原來于長泰的回馬一爪，比之他正面撲擊還要快，還要準，若非戈顏躲得快，說不定眞的要肚破腸流，死在當場，那豈不應了于長泰的話！

眼看着于長風與于長泰又要撲上斷崖，戈顏自知傷得不輕，必需盡早包紮，有道是，人是一口氣，氣要一盆血，血要是流光了，氣也完蛋……

心念及此，戈顏手提人頭，急急往回路縱去，在他以爲，只要自己一走，約莫着于氏兄弟不會追來的，因爲他們大哥于長春不正跌坐在石堆草窩嗎！

然而他錯了，因爲當他一陣急跑，偶爾回頭一望，不由心中大吃一驚，他發現于長風與于長泰二人距離自己不過五六丈遠，正奮力追來呢！

戈顏不用低頭看，因爲腿傷處痛得發麻，左腿褲管濕轆轆的，當然那絕不是汗水，而是他身上寶貴的鮮血……

一咬牙，戈顏回頭又跑，他幾乎有着難以忍受的感覺，但也讓他想到一個退敵之計，只是他心中有些難過，不過爲了權宜之計，他也只好咬牙自語道：「想不到我戈某連保有妳的人頭也沒有這個緣份！」

突然間，他大喝一聲，抖手把手中人頭甩出去，道：「拿去吧！十萬兩銀子買來的，就送給你們三個王八蛋了。」

那人頭被戈顏抛得極高，五丈外的于長風看得眞切，當然于長泰也聽得仔細，兄弟二人不由把臉望向天空，望着那十萬兩銀子買來的一顆人頭，二人還在沾沾自喜呢！

人頭並沒碰到地面，却被于長風接個正着！

于長泰跨過于長風身邊，正要追去，却被于長風一把攔住，道：「別追了，咱們目的已達，快回去與大哥共同觀賞這價值十萬兩的寶物，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于長泰望着早已消失不見的戈顏，揮舞着手中沾有戈顏身上血肉的虎爪，罵道：「他娘的，便宜這個採花賊了！」

二人提着油布包裹，急急的返回老松樹下，正看到于長春坐着調息呢！

一見二人回來，手上又提着戈顏的寶貝，于長春不由大喜道：「可是把姓戈的做了？」

于長風道：「那小子大約傷得不輕，一見我二人追去，只得忍痛割愛，把他這十萬兩白花花銀子換來的寶貝抛棄不顧，狂奔而去了。」說着，立刻把油布包裹放在于長春面前。

就在石堆草地上，于長春急急的把那個包裝精巧，摺疊仔細的油布包裹，既愼重而又小心的拆開來……

於是，先由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氣味衝出來，而使得三人掩鼻不迭……

終於，于氏三兄弟狂叫連連而又相顧失色，各自暴退丈外，連于長春也向後挺身，滿面結皺，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

于長泰在驚怒之餘，以手中虎爪在那顆血肉模糊的油布包裡一撥弄，然後把人頭挑正……

於是，再一次使于氏三兄弟狂叫起來……

于長春道：「他媽的，姓戈的眞不是東西，玩了人家，臨了還割下人家的頭。」

于長風道：「昨日這位姑娘那般的活潑可愛，她那種大方儀態，絕俗風度，在她那種艷麗的襯托下，誰不垂涎三尺，娘的，却不料姓戈的會對這種美女也下得了毒手。」

于長泰跺脚道：「老子饒不了他，娘的，他姓戈的不是逃往駱峪關方向嗎，咱們這就追回去！」

于長春冷笑道：「我操，咱們是豹，姓戈的可是一頭千年精狐，他要了咱弟兄三人，這口鳥氣，恁誰也嚥不下去！」

看着于長春緩緩站起來，于長風馬上把地上虎爪拾起來交給大哥，道：「大哥可以上路？」

于長春道：「右手不便左手照幹，娘的，咱們追過去，爲這位侍候過我兄弟的美女報仇雪恨！」

兄弟三人這麼一決定，立刻展開脚程，又朝着駱峪關方向追去！

就這麼一去一回中間一折騰，又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于氏三兄弟雖沒流血掉肉，但于長春右邊身子如中巨錘，于長泰也是左肩隱隱作痛。

一路又進了駱峪關，沿着石舖小街道，三人可看個仔細，總以爲戈顏必然在此歇脚療傷吃飯呢，却不料又到了昨晚歇脚的小逆旅，却仍然沒見戈顏的影子。

就在小店門前，于長春道：「難道姓戈的又回到金沙灘不成？」

于長風道：「他又去金沙灘幹甚麼？他小子在那兒行兇殺人，逃還來不及呢，怎麼有可能自投羅網。」

于長泰也道：「這似乎是透着邪門，那姓戈的小子不是口口聲聲說他是以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買的人頭嗎，而金沙灘上的人頭店不正是一家人頭店，兩下一湊，他就有可能朝那兒跑去的。」

于長春微點着頭，道：「咱們先塡飽肚皮，然後再找上金沙灘，好歹也要把事情弄個淸楚。」

于長風道：「最好能兜住姓戈的，就不難把事情搞淸楚了。」

于氏三兄弟又進入這家飯店，店小二一看，還眞感到親切，這正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親舅舅，小二早笑哈哈的迎上前去，道：「前兩天本店爆滿，坐無虛席，打從一早各位走後，生意一落千丈，一大籮筐白饅頭還在籠上呢！」

于長春當即道：「三斤醬牛肉，五斤高粱酒，小菜隨便來兩樣，外加一盤白饅頭，可要快些！」

小二吆喝着走去，很快就把一應吃的全送到于氏兄弟三人面前。

一把拉住小二，于長泰問道：「打聽個人，你可知道？」

小二低聲笑道：「誰？」

「一個穿乳白衫，下襬還繡了個牡丹花的大漢，長得白淨淨……」

小二馬上接道：「腰裡還插了根洞簫，昨晚半夜才趕來住店的？」

于長泰一喜，道：「對，就是他！」

小二微笑道：「爺問的這個人，我是最清楚不過了，他昨晚三更過了才趕來住店，那時侯小的正好睡呢，却被他吵醒，沒辦法生意上門，總得要開門招呼一聲……」他微微一頓，似乎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又道：「小的記得他手裡還提了一個油布包的像個西瓜般東西，大概有這麼大吧，看樣子他對那個包裹還挺小心呢，夜裡睡覺還與他同榻共眠呢！」小二用手比劃着。

于長泰有些不耐煩，道：「前不久你可看到此人？」

小二點頭道：「看到了，樣子有些狼狽，左面大腿好像被狠啃了一口，似的在淌血！」

于長春放下手中酒杯，急問道：「他人呢？可是在後面歇着了？」

小二搖手道：「沒有在這兒歇下來，呶！他就坐在那根長櫈上，自己把傷口上好藥，要了一斤醬肉，揣了兩個饅頭就走了。」

于長泰道：「朝那個方向走？」

「好像又往金沙灘那面去了！」

于長春一聲招呼，道：「快吃，吃完了上路！」

兄弟三人可眞的快，風捲殘雲也不過如此，三斤醬牛肉、五斤高粱、兩盤小菜，外加十二個大饅頭，不旋踵間全下了肚。

于長風丟下一塊銀子，三個人立刻出店，重又趕奔三十多里外的鎖龍嶺金沙灘。

且說那蝴蝶盜戈顏，在丟棄人頭以後，咬牙忍痛飛奔而去，他原本是先找處僻靜地方，躲過于氏三豹的追踪以後，把傷養好，不論是湊十萬兩銀子贖回自己的天山雪玉，或者是找祁連三豹報仇，總比現在這種困境要好，但他却忽生怪念頭，計謀油然而生，不由嘿嘿一陣陰笑……

於是，他急急的又來到這家小客店，先把傷包紮妥當，又買了一些吃的，忍痛負傷，直奔金沙灘而去……

這本是一段不長的距離，三十多里，如果在平時，約莫着不出一個時辰，他就會趕到，但他如今左大腿被于長泰虎爪狠狠抓下三道血口，碎肉渣子也被鈎去不少，也因此直到一個半時辰，才趕到金沙灘。

戈顏絕對想不到，在他的後面，祁連三豹也正急急的往這金沙灘趕來！

如果不是于長春也傷得不輕，如果不是于長泰的左肩也在痛疼，戈顏可能走不到金沙灘就會被于氏三豹追上。

急急的走過那條小竹橋，戈顏奔入中央的那座大茅棚中，他發現正中的桌子依舊，門口上站着一位年輕瀟洒的少年男子，眉清目秀，細皮白肉，滿面含笑的對戈顏微笑……

茅棚裡面一角，正有一位絕色嬌娃，打扮得花枝招展，梨渦誘人，髮上珠翠閃耀，羅衫抖動生波，貝齒微露，迎着戈顏走來，邊笑道：「戈大俠三次光臨，可是又要買人頭嗎？」聲音清脆悅耳，有如出谷黃鶯。

戈顏喘着大氣，一屁股坐在太師椅上，道：「快叫你們掌櫃出來，在下正是要買人頭。」

款款的送上茶水，又把水煙送上，那個絕色美女笑道：「這次戈大俠又要我姐妹中何人的頭？不會是我吧？」

戈顏厲喝道：「不要囉嗦，我只問你們的生意做不做？」

絕色美女笑道：「昨日開張，今天就倒閉，天底下不會有那般倒楣的生意，而我們的人頭店，更不會，也永遠不會倒閉，而且是必然的愈來愈興隆，越做越旺盛！」

戈顏早已不耐，狂叫道：「我要見你們屈掌櫃，還不快叫！」

絕色美女低頭看了戈顏的傷處，不由嘴角牽動，當即對那男的道：「張相公，快去請掌櫃的，就說有生意上門了。」

只見那男的手扶頭上瓜皮緞帽，左手一撩長衫，早走出大茅棚，過長竹橋而繞向鎖龍嶺後面。

這時候大茅棚內的絕色女子望着戈顏的傷腿，問：「怎麼一下子戈大俠就傷成這樣，是誰幹的？」

如果在平時，戈顏對於面前的美女，早就動了歪念頭，只是現在他正痛的齜牙咧嘴，那還有心情多想，聞言只是把大眼睛翻了幾下，

冷冷的哼了一聲。

「可要本店爲戈大俠特別服務？」

戈顏一怔，道：「什麼叫特別服務？」

絕色女子纖手一指戈顏的傷腿，道：「重新爲戈大俠包紮傷口，如果生意上談得攏，本店尚有止痛止血的聖藥，保證三天癒合傷口，五天落痂……」

她一頓又笑道：「當然這些全得看戈大俠對本店的生意是否有誠意而下定論了。」

戈顏一咬牙，道：「妳放心，也不必盡在戈爺耳邊聒噪不休，這次生意保準一定成功，就等貴號屈掌櫃露面一談了。」

正說着，早聽得矮林中屈掌櫃哈哈笑着走向大茅棚……

只見他今日穿着又自不同，翠綠繡白花長衫，一件醬紅坎肩，繡着一對鴛鴦的薄底鹿靴，紫色長褲燈籠腿，滿面笑意的道：「戈大俠去而復返，難道一夜之間已籌借十萬兩銀子了嗎？眞是這樣，小店可就佩服至極了！」一面緩步走到戈顏身邊坐下。

戈顏也不站起來招呼，只冷冷的道：「我要買人頭！」

屈掌櫃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道：「好哇！請說說看，戈大俠要什麼樣的貨色？」

戈顏道：「我要三顆繞腮短髭人頭，大掌櫃你可要聽清楚，是三顆人頭！」

屈掌櫃神色一怔，道：「怎麼的，一下子要三顆嗎？」

戈顏雙目一瞪，道：「不賣？」

「賣，怎麼能不賣，本店只是覺得驚喜而已！」

戈顏冷然道：「那就快把祁連三豹的三顆人頭取來！」

呵呵一笑，屈掌櫃道：「提起那祁連三豹，本店十分清楚，他們遠搶近捨，殺人無算，死不足惜，只是這三兄弟武功不錯，要取他們項上人頭，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所以這價錢方面，還得戈大俠多多體諒，大方一二才是。」

戈顏道：「你開價吧！」

屈掌櫃沉思有頃，伸出一個似女人那麼細膩的一隻手，低聲道：「每人五萬兩，三個人一共十五萬兩，戈大俠，這個價碼還算公道吧？」

戈顏不由大怒，道：「你們這人頭店可是窮瘋了，依我看祁連三豹的人頭還不值三個夜壺錢呢！」

屈掌櫃淡然道：「話雖不錯，但于氏三兄弟却仍能在戈大俠身上留下令戈大俠永遠不能磨滅的痛苦傷痕，如果想消除這種痛苦，也只有摘下他們的項上人頭，目前來說，戈大俠似已無此能耐，而于氏三兄弟又馬上找來金沙灘，到時候三隻豹一衝而上，戈大俠可想到那種後果了嗎？」

戈顏不由罵道：「媽巴子，老子小辮被你拉住了，算老子倒楣！」

哈哈一笑，屈掌櫃道：「戈大俠這是答應了？」

「不答應又能怎麼樣？」

屈掌櫃大悅，雙手一拍，樂不可支的道：「那就請你戈大俠拿來吧！」

戈顏道：「又要拿什麼？」

「當然是購買人頭的銀子了！」

「他媽的，老子尚未走出這終南山界，那裡會有那麼多銀子！」

屈掌櫃不悅的道：「戈大俠，站在商業『缺』德立場，你戈大俠的這筆生意，本店最好不接。」

「爲什麼？」戈顏一怔。

「事情至爲明顯，因爲你戈大俠有一塊價值連城的長白雪玉在小店押着，只要本店不接你戈大俠這筆生意，本人只要站在鎖龍嶺上觀虎鬥，那時候戈大俠在『羣豹』圍攻下，必然是凶多吉少，天山雪玉豈不垂手而得！」

戈顏心中暗暗吃驚，却又聽屈掌櫃道：「所以說，爲了本店剛開張不久，更爲了替戈大俠解除當前危機，最好戈大俠再一次慷慨解囊，讓我們共締佳績，共襄盛舉。」

戈顏道：「就以戈某人的天山雪玉再押十五萬兩，前後共計二十五萬兩，事成之後，戈某一定在限期內拿銀子來贖。」

連連搖頭，屈掌櫃道：「一物兩押，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戈大俠，你也替我們做生意的人想想！」

戈顏急怒交加，道：「可是我那天山雪玉又豈只值這二十五萬兩白銀，就算二十五萬兩黃金……」

突聽屈掌櫃對一旁站的年輕張相公道：「過橋去，擋着那三頭豹，暫時不要他們上橋！」

戈顏大吃一驚，道：「難道祁連三豹也追來了？你怎麼知道的？」

淡然一笑，屈掌櫃道：「敢做這種生意的人，總得有那麼兩把刷子，否則怎敢把招牌抬出門外！」

戈顏有些氣餒，道：「目前在下身上實在沒有值錢東西！」

屈掌櫃道：「愛莫能助，本店只好與姓于的洽談生意了。」

戈顏怒道：「如果他們也要向你屈大掌櫃購買在下人頭呢？」

屈掌櫃一笑，道：「爲了本店充滿榮譽的金字招牌，也只好借你戈大俠人頭一用了。」

戈顏心中恨得直罵姓屈的老祖宗，但他在此時此地，心中十分明

白，一個應付不當，自己就得血濺當場……

也眞是到了山窮水盡的邊沿，圖窮匕現之時，萬般無奈中，還眞叫他想出一條談判之道。

當然，只要這個管道能通，自己仍然是贏家。

心念及此，橫身低聲對屈掌櫃道：「當務之急，只有一條權宜之計，還望屈大掌櫃能夠通融一二。」

「噢！戈大俠還有權宜之計，何妨說出來聽聽！」

戈顏道：「如果屈掌櫃馬上送來于氏三豹的項上人頭，天山雪玉不做抵押，算是你們人頭店的寶物了。」

呵呵一陣笑，屈掌櫃道：「這是個十全十美的權宜之計，本人代表東家答應此事，收下你的天山雪玉了。」一面對身旁的絕色侍女吩咐道：「馬上派人爲戈大俠敷藥醫傷，並準備酒菜招待。」

望着那絕色美女走去的身影，屈掌櫃又吩咐道：「不要忘了，叫張相公把于家兄弟的人頭早點送來！」

「是！」絕色美女答應得很自然！

戈顏聽得心裡一寒！

* * *

蝴蝶大盜戈顏望着那名走出茅棚的絕色美女，他突然覺得那不是一位令人心神蕩漾的美艷嬌娃，而是一個披着美麗外衣的毒蛇，面前這位屈掌櫃，又何嘗不是一頭兇殘的猛虎！

這些人究竟是那裡冒出來的？他們開設這家人頭專賣店的目的何在？

於是，太多的疑問在戈顏的心中翻騰，而翻騰的結果，是使他如大夢方醒般的發覺自己這位人頭專賣店第一位顧客，却是個道道地地的大傻蛋，自己幾乎就等於是一條貪餌的魚，一口把金鈎連餌吞下，但却無法吐出金鈎一般。

也就在他的癡想中，突見那名侍女，領着一名中年文士，快步走入茅棚中來，有一個精巧美觀的藥箱，就放在桌子上！

只聽屈掌櫃對那留着山羊鬍子的中年文士道：「先生施以妙手，快讓戈大俠腿傷回春，也好使本店在招待顧客方面，添一佳話。」

那文士欠身道：「大掌櫃寬心，屬下盡力施爲。」

於是，那中年文士撕開戈顏的褲子，細心的爲戈顏擦拭傷口、上藥、包紮，且又交給戈顏一包藥丸，道：「戈大俠收下，每日早晚各吞三粒，三天後生肌癒合，七天落痂，就完全沒事了。」

適時的，那絕色女子笑對戈顏道：「衣褲各一件，請戈大俠換穿。」

戈顏也不致謝，立刻就在這大茅棚中把破衣破褲換下，他發覺新穿的衣褲還眞的合身。

屈掌櫃笑道：「還滿意嗎？」

戈顏冷冷的道：「人處逆境，就得逆來順受，能受到如此待遇，已經算是不錯了。」

屈掌櫃擺擺手，先讓中年文士退回去，然後仰首外望，不由面露微笑，因爲矮林邊的小徑上，張相公正撩着長衫，一手提了三顆人頭，快步走進大茅棚裡，三顆人頭尚各自在往地上滴血。屈掌櫃手一擺，道：「讓戈大俠過目，證明咱們這是貨眞價實，絕不冒用別家的正牌人頭。」

戈顏原本也是個黑心大盜，從關外闖進關內，自己也殺過不少人，但與這幫殺人如宰雞的神秘人物一比，自己似乎又入土三尺而矮了半截。

對於于氏兄弟的三顆人頭，他一眼就認得出來，只是不知那位張相公他是如何下手的，看于氏兄弟三顆人頭，又全是那麼整齊劃一，不由增加他對這批人物的恐懼感！

屈掌櫃微笑道：「戈大俠，可是這三顆人頭嗎？」

戈顏不自主的點點頭。

呵呵一笑，屈掌櫃一拍手，神情大悅，道：「馬上包裝起來，要仔細些，不要讓客人說我們對於賣出的貨包裝馬虎。」

只見張相公很快的接過那絕色美女遞來的三張油布，他手法極爲巧妙熟練的把三顆血淋淋人頭，精裝似的包紮起來，外面更用絲繩細好，小心翼翼的放在戈顏面前。

屈掌櫃笑道：「戈大俠，貨物你收下，從此人貨兩訖。」

戈顏冷冷的望了一眼屈掌櫃，心中着實不相信這姓屈的年紀輕輕，生得是面如冠玉，風流倜儻，竟然是那麼一位令人心寒的冷血人，即使是自己這黑道大盜，也不由不大加佩服。

心念間，望望外面，天色似尚早，於是，站起身來，提了桌上的三顆人頭，忍着腿痛，大敞步走出大茅棚！

「戈大俠好走，歡迎下次再來，且不要忘了，代本店廣爲宣傳，感激不盡！」

戈顏心亂如蔴，一聽此言，連頭也不回，冷哼一聲過橋而去！

屈掌櫃望着戈顏遠去的背影消失不見，這才回頭對張相公道：「薄棺三具，篷車一輛，着人把祁連三豹的屍體送回祁連寨，不要忘了，把戈顏的破衫破褲也一併送去！」他背着手走到大茅棚邊，立刻又回頭道：「告訴送屍的人，如果祁連寨要于氏兄弟人頭，可找蝴蝶大盜戈顏去要！」

於是，屈掌櫃就在大茅棚四週觀賞了一陣子附近栽種的奇花異卉，信步走過長竹橋，回返鎖龍嶺而去！

戈顏提着于氏兄弟三顆人頭，急步走向駱峪關，他心中對這金沙灘，突然產生着極度的厭惡感！

絕不是他損失了一塊稀世珍寶天山雪玉關係！

更不是那絕色美女斷頭所激發起來的！

對於他自認爲也是十惡不赦的蝴蝶大盜而言，能夠使他產生厭惡感的，當然是最令他失望、迷惑、恐懼而綜合成的痛苦結果，因爲他突然想通了某一點，那就是世上最美麗的，也是最毒的，過去他以爲最美麗的花，就會含有劇毒的花粉，水中最美麗的魚，與花斑美麗的蛇，也是最毒的東西，如今他又親身體認到這世上最美麗的女人竟然比之毒花毒蛇還要可怕！

這種可怕的結果，使他這位蝴蝶大盜突然間對美麗的女子產生了戒心，美麗只不過是一層外衣而已！

* * *

當戈顏提着三顆人頭，三顆用長白雪玉換得的人頭，又來到駱峪關的時候，小逆旅中小二早迎了出來：「大爺你回來了，中午時候大爺走後不久，就有三個人來找你呢！」

戈顏根本不用問，就知道找他的三個人是誰。

走入店中，發覺店裡面只有一個人在座，細看之下，只見這人生得一副五短身材，瘦骨嶙峋，八字鬍，大大的杏仁眼可惜是鬥雞眼，尖鼻端下面兩隻大門牙特別長，雙手十指尖尖，正撕着冒熱氣的大饅頭往嘴巴裡塞呢！

蝴蝶大盜戈顏不由一怔，心想這不是神偷毛幹嗎？這小子不是昨日就走了嗎？怎麼會去了又回頭呢？

戈顏走入店中，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三顆人頭包紮得十分技巧而嚴密，誰也不知道他手上是三顆人頭。

店外面漆黑一片，店裡面燈火通明，戈顏把三顆人頭相當小心的擺放着，就見小二把酒菜往桌上擺，邊笑道：「昨晚見大爺來小店的時候，只提了一個這麼樣的包裹，一日之間又增加兩個，大爺你這是甚麼玩意呀？」

戈顏一翻大眼，怒瞪小二，道：「閉住你那臭嘴！這可是幾十萬兩銀子換得的！」一面斜眼望向神偷毛幹。

却不料毛幹連正眼也不看，仍然是自顧吃喝，一副漠然與我何干的樣子。

其實這正是有道高手的修養功夫，因爲眞正有道高手，他在任何場合，絕對是目不斜視，一本正經，如欲盜取，也只是隨意的瞟上一眼就足夠了！

而目不斜視，可免去別人的疑慮，同時還可以在心中愼思盜取行動。

如今神偷毛幹就是這種樣子，因爲當戈顏說那三包東西是幾十萬兩銀子所換來的，心中着實「噗」一聲，差一點把嚥在半途的一塊肉彈出口外！

蝴蝶盜戈顏心中着實一陣盤算，因爲他實在想利用神偷毛幹，替他再把長白雪玉盜回來。

既然有了這種綺想，就得籌思妥善方法，只是腿傷未癒，行動稍有不便，倒不如……

心中有了定奪，蝴蝶大盜戈顏不由面露微笑……

於是，他匆匆吃完酒飯，又把人頭店送給他的傷藥吃下，提着他那三顆人頭走入後房睡下！

這一晚，戈顏叫小二多拿了一床被子，小心翼翼的把三顆人頭蓋好，自己就在人頭一邊睡下來！

這天晚上，山城的這家小逆旅後房大通炕，只有戈顏與毛幹二人，二人並不打招呼，各睡一端互不侵犯，直到擊櫛四更，戈顏才矇矓中睡去！

也許是屈掌櫃的藥靈，戈顏的腿傷痛苦已減大半，就等落痂就算好了，所以他這一覺睡得十分香甜，當然這也是他期盼的，一方面除了對傷口有益外，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替毛幹製造機會，讓他能順利的盜走三顆人頭。

雞叫了，前面有了開門聲，小二挑水，灶上劈柴，早把睡房中的戈顏吵醒，睜眼看去，戈顏不由大失所望，因爲他發覺神偷毛幹仍然擁被而眠，睡得十分香甜。

翻身伸手摸了一把被子下蓋的三顆人頭，戈顏不由一怔，同時也相當安慰，因爲被子下的三顆人頭，不知何時竟不翼而飛了……

戈顏掀被而起，當即高聲叫道：「店家！店家！」

放下肩上水桶，小二推門走進來，笑問道：「大爺起來了！」

戈顏大喝道：「店裡有賊，老子的三包東西怎麼會不見了？」

小二大驚，走近炕邊抖着被子，自語道：「怎麼可能，早上大門還關得好好的呀！」說着，不由望向神偷毛幹，却發現毛幹睡得好不自在。

（未完・二）

上文提要：三聖會的三個會主率領三十多條快船圍上湖島，唐虹在金陵的三百青衫殺手全部出動，天成和尚所帶的八名高手亦參加此役，雙方展開生死決戰，慕容長青仗着「干將」神劍對付唐虹，陸永恨抵住南宮秋月的彎刀十三斬，散花仙子却找上龜長齡，加上慕容世家的武士，南宮世家的毒火隊，戰鬥已白熱化……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施展媚術闖難關　幾經艱辛救前輩

三聲號角響起，三條大船立刻往一個地方集中！

三條大船不是集中在黃天蕩出入口，而是急往湖中駛，看上去似是逃走的樣子！

有人就在快船上大罵：「他娘的，還沒有開打就想逃走呀，逃到天邊也要追上你們這些王八蛋！」

快船在水面上發了瘋似的搖櫓又加槳，哼咳有致的追向三條大船，看上去還眞壯觀！

前面的大船駛出八里遠，「刷」的一聲落了帆，帆落之後有名堂，三條大船攏靠在一起了。

只見大船上，二十四名强弩手伏在船邊上，這是在快要接觸時候，先痛射來敵！

要知道洞庭盟主江凌波在金陵的這股伏兵，有許多早年就在水上做買賣，他們對水上作戰，當然是有經驗。

經驗的累積，就是作戰的本錢，如今用上了！

弓箭手是第一線，搏擊手為第二線，別看是在船上，船上還備了支援手！

支援手均是輕功絕佳的人擔綱！這些人都是殺手中的佼佼者！

三條大船立刻間用套索把船結連環，這就是水上戰場，雙方一旦交上手，套句那位老兄說的話：「一根繩子拴八隻螞蚱！別蹦了！」

那就是說，沒有拚出個結果，誰也別想拍拍屁股走人！

這種明擺着的場面，誰都在心中有個譜，那就是一個字：「殺！」

三十二艘快船上，擠滿着手舞砍刀的黑衣怒漢，每條船上至少擠了十多人，一口氣追了十里遠，累得那搖船的大喘氣，只不過當雙方快要接上的時候，這些人罵了一句蘇州話：「他娘的，死！」

死字出口並非叫敵人死，而是「殺」字出音變成「死」字的音，金陵來的人聽不懂，忽聽一聲牛角號，「嘟」聲甫起，四條快船快靠上大船只差五丈遠，張鳳樓在牛角號聲中怒吼一聲：「射死這批王八蛋！」

忽的，大船四週冒出一批弓箭手，箭矢如雨的射向快船，立刻間就聽得哎呀之聲此起彼落，哀號叫罵！

前衝的四條快船不回頭，噗通一聲撞上大船，可也已經死了一半人！

「救命呀！」

「狠宰啊！」

這叫聲當然是雙方叫陣，可是來的人想不到三條大船上都是高級殺手，只一交上手，心中就叫「完了！」

第二艘快船還未靠過來，三條大船上已有人把死屍往水中抛，這

光景好像在清理一個殺人場了！

三聖會的人以為他們的人多，人多自然膽子大，人多當然也好辦事，可如今是在湖面上，那就不太一樣了，再多的人，接不上手也只是乾瞪眼！

於是，你看看，第二批五條快船還未撞過來，先就被射死一大半，等到五條快船不要命的駛過來，三條大船上以逸待勞的砍活人了！

很快的，第二批三聖會的殺手被消滅，張鳳樓才站在桅杆下哈哈笑：「白姑娘的設計眞叫妙，哈哈！」

白翎叫張三爺、鐵五爺、席六爺三條大船，毀去黃天蕩三條雙桅大船，再誘敵人傾巢追出，這樣，他們就有機會去救出龍道長三人了！

現在，湖面上的快船分開了，他們當然已發覺三條大船的戰法狠毒，有十條快船上，人們拆了船板當成擋箭牌，成一個大圓圈的往聯結一起的三條大船圍上去！

有人大叫大喊：「衝上去，先砍殺弓箭手！」

就在這些快船快要貼上三條大船的時候，弓箭手果然已失作用，立刻間牛角號响起，席一山席六爺狂叫一聲：「兄弟們，準備砍人啦！」

鐵飛龍一聲附和：「三聖會殘暴不仁，殺他們是替天行道呀！」

十幾條快船上的黑衣漢子們，已舉刀跳上大船，雙方立刻狠幹起來了！

來船一條接一條的靠上大船，人也越來越多，一共來了三百多，只可惜三條大船地方不夠大，再加上席一山這面的人馬形成一個圓圈，他們因守着不叫敵人突破，這樣，敵人雖然多，可也無法幾個殺一個！

張鳳樓這面也來了一百五十多高手，便是眞的被衝破，他們也不怕，因為……

因為三聖會眞正的主力已被慕容長青調到金陵了！

而且，三聖會在金陵的兩次主動攻擊，還已損失不少武士，大傷了元氣！

＊　＊　＊

搏殺正式在湖面展開了！

三條大船上的青衣怒漢們所形成的陣勢，忽縮忽展，每縮，必是在船邊空出二尺地，放敵人登船殺上來，每展則齊聲暴吼一聲「殺」，把衝上來的黑衣殺手們活活迫死在水中！

就這麼一伸一縮間，也把敵人砍死砍傷近百人！

那鐵飛龍哇哇怪叫：「殺得過癮呀，哈哈！」

席一山也大笑：「來吧，不就是比誰的功夫高嗎！」

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傳來一聲尖銳的口哨聲，來的快船十七艘忽的散開了！

他們不主動攻擊了，張鳳樓大叫：「快把咱們死的傷的送入艙中！」

仔細數一數，金陵來的青衣殺手傷了二十一人，死了七人，全是流血過多斷了氣的！

席一山忽指幾條快船，道：「不好，他們回撤了！」

張鳳樓一見，立刻大叫：「娘的，不能叫他們回轉去，咱們分開了格殺！」

三條大船立刻解纜分開！

只見張鳳樓的大船先拉起了帆，從斜刺裏追過去了！

席一山把大船滿帆，疾駛着往附近的快船撞上去，他們以大壓小，橫衝直撞，還自大船上放冷箭！

於是又有不少黑衣殺手們逼往水中跳！

湖面上展開一場追逐戰，三條大船各自行動，只要不叫這些黑衣殺手們回去三聖會總會，他們的目的就算是完成了！

猛可裏，湖面又傳來口哨聲，只見所有的快船分成三組，每組六條，分向三條大船圍過來了！

張鳳樓一看也火了：「給我撞！」

雖然大船加速猛撞快船，但這一回快船也不示弱，伸出長鈎鈎得牢，一旦鈎牢大船，立刻便揮刀殺上來！

這些黑衣大漢們也一樣的不要命，發了瘋的拚上了，一時之間，湖面上喊殺之聲震天價响，落水之聲此起彼落，就是沒聽有人哀叫的，只有咒罵！

＊　＊　＊

且不說湖面上殺得凶，殺得慘，仔細看去，近岸的蘆葦中有一條船，悄悄的移動着，直到一處山坡邊！

湖水拍岸邊，船上人一個接一個的躍上岸！

有個挺機靈的小伙子當先走在最前面，那小伙子不是別人，乃是白鴿門門主白翎師弟蕭寒星是也！

跟在蕭寒星身後的正是白翎，然後是天衣大師、飛雲子、江三公子、知機子！

畫舫上仝大夫不能來，綠雲、楊玲、陳姍三女子把畫舫駛藏在蘆葦深處！

白翎問前面的蕭寒星，道：「師弟，我們原定天黑下手，這時候湖面上也殺得差不多了，你琢磨，那地方一共有幾道關卡？」

「師姐，明三暗三，應該不會

錯！」

知機子道：「蕭兄弟，可有機關？」

蕭寒星道：「有兩道水門，水門不開，難以進入！」

江三公子道：「必要時咱們硬闖！」

天衣大師道：「天將黑了，和尚倒是想到湖面上的戰事，眞擔心三聖會人多，張老施主三條船……」

白翎道：「大師休爲張三爺他們擔心，三聖會的主力不在，他們能應付裕如！」

忽聽蕭寒星手指前面一道水溝，道：「看，那地方兩邊石崖，如要經過水道，需受監查！」

知機子道：「是條水洞！」

蕭寒星道：「高處就是靈岩山！」他看看左右，又道：「有個石洞在水面左面，除了潛水進入水道內，別無辦法可想，可是水道下面又怕有機關！」

白翎道：「你們在此等候，由我先過去！」

江三公子道：「白姑娘，不能叫你一人前去冒險！」

白翎淡淡的道：「我不是去冒險，是殺人！」說着，她緩緩的往前走去，走得輕鬆，好像她是遊山玩水來的一樣！

就快走到水道口了，白翎開口低唱起來！

白翎乃秦淮河畔花魁女，她長得美，笑得迷人，她琴棋書畫，揚名花國，唱段小曲，隨口哼來，甜韻誘人！

她還眞的把兩個黑衣漢子引出來了！

兩個漢子見是個白衣姑娘哼着小調走過來，其中一人驚呼道：「狐狸精呀！」

另一漢子道：「差不多！」

兩個人雖然這麼說，但還是橫刀攔住白翎去路！

「喂，幹什麼的？」

白翎未開口先是拋媚死人的媚眼，一指撫頰微微笑，笑得兩個漢子一哆嗦！

「妳！幹什麼的？」

白翎仍然不回答，只是嘻嘻哈哈，忽的貼上這兩個黑衣人，立刻間，兩個人僵住了！

白翎手腳眞叫快，他把一人的黑衣衫剝下來了！

「快過來穿上！」

她這是招呼師弟蕭寒星把黑衣人的衣衫穿起來了，蕭寒星當然明白師姐的意思，他穿上黑衣衫往水道口走去，口中呼叫：「喂，怎麼來了個大姑娘！」

立刻間，從水道一邊擠出七個黑衣漢，這些黑衣漢的手上握有刀，有人還呼叫：「在那兒，在那兒！」

蕭寒星手一指白翎，道：「就是她！」

七個黑衣漢一擁而上，小路上要活捉白翎了！

白翎忽的旋動身形，她雙掌疾拍，立刻把五個黑衣漢子打落水中，另兩人剛回身，已被蕭寒星出刀刺死！

這才過了頭一關，蕭寒星低聲說道：「師姐，我二人開路吧，此去還有好幾關，天黑小心腳下……」

白翎點點頭，道：「師弟，你也小心！」

這師姐弟二人與後面的天衣大師四人相隔五七丈遠，蕭寒星只輕輕一聲口哨，後面的天衣大師幾人便立刻往水洞之中走來！

白翎心中明白，這水道一邊，只有一條不起眼的小道，若想在這種狹小地方，施展什麼輕功提縱之術，閃掠飛躍，就不太容易，只有以出其不意手段，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石洞中的石道似乎被阻斷了，絕壁並不高，但難下足，想過三丈遠的對面，必得經過一個水牢似的石洞！

這石洞中住了十個殺手，盡是暗器高手！

來到這兒，蕭寒星與白翎二人低聲細商量！

他們本可以直撲過去，憑他們現在的功夫，便是三聖會三會主在此，也一樣可以放手一搏，何以如此小心，如此愼重，原因是往後還有幾道關卡要闖，萬一被他們警覺是前來救人的，警號一旦放出，關卡關了起來，被囚的人必會移走或加派高手看牢，就要大費周章了！

這時候水洞中已燃起了火把，其中有兩支火把照得水下三尺深，這是怕有人自水道的水面下游過來！

蕭寒星本打算自水中游過去，就是有了火把，他才打消此念！

只見白翎一把揪住一根石尖，身子上升，整個人已貼在水洞上方的凹處，她不動了！

蕭寒星立刻走近水邊，他叫起來了：「你們這一組是派在此的暗器隊嗎？」

水洞一邊的石洞中，立刻冒出十個黑衣漢子，有幾個手中還端着酒杯！

有個壯漢子厲聲道：「幹什麼的？」

蕭寒星道：「湖面上敵人來了二百多，咱們吃了虧，三位會主又不在，爲了總會安全，調你們上船去支援，快些行動了，這是作戰，誤了大事殺你們人頭！」

那壯漢道：「亮你的令牌！」

原來三聖會調派武力，全憑令牌，那特製的令牌，很難仿冒，三聖會的武士們見令行事！

如今那壯漢已表明了他的身份，他就是一位巡使級人物，另外九人全得聽他的！

蕭寒星一聽，心中明白這人不簡單，但他有備而來！

他回身就走，道：「令你個頭，船上大叫，我在岸上，怎麼拿到令牌，你們不去我回報，以後責任你們負！」

他果然大步往水洞外面走，那壯漢立刻跳過來，另外幾個在猶豫，蕭寒星回頭又冒出一句：「誰不來砍誰的頭！」

這句話眞管用，另外幾人也追過來了！

有人大聲叫：「朋友你是那一支，等等咱們好交代，你們的頭兒是誰？」

那壯漢已到了蕭寒星面前，火把之下他上下看看蕭寒星，道：「你面生得緊呀！」

蕭寒星道：「什麼意思？」

壯漢道：「我好像從沒見過你！」

蕭寒星道：「你這麼一說我明白了！」

壯漢一瞪眼道：「你明白什麼？」

蕭寒星道：「我也從沒見過你呀，如此，你當然就不會見過我了！」

一楞之下，壯漢道：「唔，你說話不是此地音，你口音好像金陵人！」

蕭寒星拍拍壯漢，道：「還眞叫你說對了，快走吧！」

壯漢突然冒出一句：「三鳳落枝頭，朋友，該你了！」

蕭寒星一怔，道：「該我的還我，娘的，快走！」

他此言一出，壯漢嘿嘿冷笑，道：「王八蛋，你不是三聖會的人，你是奸細！」他伸手去抓蕭寒星，三把均抓空，而蕭寒星出招了！

但見他雙肩晃動，雙手交錯，那麼窄的小道上，他從這十個黑衣漢的人縫中穿過去，回頭一看，十個黑衣漢已張大了嘴巴倒在地上了！

十個暗器高手，不但未及掏出暗器，便呼叫也未曾叫出口，就被蕭寒星封了喉！

蕭寒星已發現師姐不見了！

是的，白翎已穿過對面石洞，幽靈般的沿着水道到了一處怪石崖下方！

這一帶還有石筍，這兒靈岩山，相傳當年夫差親在此山建了一座館娃宮，而山腹之中有奇景，想來大概就是這水洞了！

阻住水洞的是一大片怪石嶙峋絕崖，除非潛水，就得由水面三丈高處的尖石櫛比石洞穿過！

雖然在火把照耀下，仍可以看清水中小魚，有兩個三聖會特級殺手併肩坐在洞口，他們的雙腿垂下來，人卻似老僧入定一般！

從這個關卡看來，好像越深入越是高手把守！

白翎來了，當蕭寒星把十個專門施放暗器的殺手引開之後，她已穿洞而過，飄然到了這個絕壁之下！

白翎看也不多看，拔身而起，白衣飄起不帶風聲，雙掌已往兩個半百老殺手擊去！

所謂老殺手，也正是慕容世家退休的護法，這些人江湖經驗豐富，武功高絕，出手狠毒，殺法粗野，如今由於慕容長青把大部份武士帶往金陵，這批退休的護法便也再度重作馮婦了！

就在白翎雙掌快拍上二老人的頂門，忽的兩隻大巴掌迎擊過來！

兩個併坐的老人也四目圓睜，咬牙切齒，初時還發出嘿嘿冷笑，但見白翎只以足尖點地，雙掌陰柔中有一股極寒的寒氣，由他二人的雙掌處衝流追來，立刻全身奇寒無比，兩個老人大駭之下全力發掌，不料越是用力，越覺奇寒難耐，僵持中，蕭寒星飛躍而至！

蕭寒星看也不多看，突然甩出雙掌！

「叭！」

「哇！」

兩個老人張口噴出一溜鮮血，而白翎已收掌穿閃而去！

蕭寒星向後面發出低聲口哨，天衣大師、江三公子、飛雲子、知機子，四人也急步追上來了！

天衣大師道：「白姑娘又往前去了！」

飛雲子道：「白姑娘一馬當先，令我們幾個汗顏了！」

蕭寒星道：「我師姐受仝大夫調教，武功已高不可測，此時正是她出力回報之時，各位，我們快迎上前去！」他指着前面，又道：「還有三道關卡，距離只不過一里遠近了！」

知機子道：「蕭兄弟當初能混進來，眞的是不簡單！」

蕭寒星笑了：「白鴿門有各種方法打探消息，這兒是凶險，但仍然爲我摸進來！」

知機子道：「了不起！」

這時候，白翎奔到水洞內一片內潭岸！

所謂「內潭」，乃是水洞中不見天日的水潭，那水潭兩邊不但峭陡，而且有泉水自石壁上流下來，水潭五丈餘寬，對岸一片白灘，有個老太婆舉着火把站在那一片白灘

上，她看着潭這面桀桀怪笑不已！

白翎也笑，她笑得很媚！

「來呀，如果你不怕我毒婆子五行火毒陣，丫頭，你何妨來試一試？」

白翎聽得吃一驚，江湖上最狠毒的婆子齊小玉會投靠了三聖會而蟄居在這水洞中！

原來進到毒婆子這一關的人，除了三聖會三個主腦人物之外，一般人休想接近！

毒婆子認人不認什麼令牌，她還招手叫白翎！

如果白翎未受過仝大夫的閉關換髓秘笈，她也不敢硬闖過去！

白翎習過可怕的法術，她不但武功已臨界仙境，更不懼什麼毒物！

聽了毒婆子齊小玉的輕侮呼叫，她一聲不吭，飛身而過了五丈多的水潭！

毒婆子齊小玉尖聲叱吼，雙足交錯踢彈，揚起地上白粉成團，豈料大片白霧中，白翎已穿霧而出，她那麼神奇的反手一掌，打得毒婆子一頭栽入水潭中就沒有再挺起來，毒婆子齊小玉年過花甲，想不到會這麼簡單的死了！

白翎站在潭水邊，毒婆子身上蠕動出五毒來，原來她的身上還藏了不少劇毒的毒物！

蕭寒星幾人追上來了，白翎指地上，道：「知機子老人家需要人背他過此毒灘！」

是的，這六人之中，只有知機子尚無法抵禦百毒，蕭寒星道：「老爺子，我背你！」

知機子道：「這麼寬的水潭，能嗎？」

蕭寒星道：「不能！」

知機子道：「那你還要背我？」

蕭寒星道：「小子我自有辦法！」

天衣大師道：「如果這水中無毒，何不由水中潛過？」

蕭寒星道：「水中冒出不少毒虫，我不怕，可你……」

知機子點頭同意了！

知機子被蕭寒星雙手托起來，只見這年輕人拔起雙足虛空踢連環，飛至三丈多處，他大叫：「師姐，接着！」

知機子的身子已飛過水潭，早被白翎雙手接住！

白翎用力猛一撥，直把知機子撥出三丈外，落在一片岩石上！

蕭寒星雙足點在水面上，一個空翻過了水潭！

蕭寒星過了水潭當先往水洞內走，猛抬頭，他一怔，道：「怎麼石洞門關上了！」

白翎道：「人呢？」

蕭寒星道：「這兒是個石洞，不知怎麼的關上了！」

白翎道：「師弟，你不是憑着高超的水性，從水洞下潛進去的嗎？」

蕭寒星道：「只是這麼一段水道，我在水中一天一夜，若非我的水下功夫高，一般人早被他們發覺了！」

白翎道：「此一關的門鎖上了，不知守此一關的人去了什麼地方！」

知機子道：「也許守此地的是位高人，被慕容長青調去金陵了！」

白翎點點，道：「有此可能！」

蕭寒星道：「且容我由水下潛進去，看一看那最後一關是不是有人把守！」

天衣大師道：「多加小心呐！」

江三公子道：「如能見到三位老人家，請轉告，咱們就快救出他們了！」

蕭寒星點頭，道：「希望他們三老都還平安！」

只見他把那身子一彎間，人已潛入水洞中，一開始還能看到他在水下的姿勢，比個魚兒差不多！

飛雲子稽首：「無量壽佛，龍師叔平安，咱們回去武當誦經七日夜！」

白翎抬頭看石洞洞門，那洞門就在水洞上方兩丈外，只見她振起衣袂飄然到了石門邊！

她立刻發現這兒只能攀住一塊突出石頭，有一把大鎖把厚厚的木門鎖着！

白翎伸手去扭鎖，扭了幾下沒扭開，想起帶來的寶刀在腰上插着，正好此刻試一試這把青龍刀！

白翎右白手拔出青龍刀，右臂一圈砍上去，就聽「卡」的一聲，大鎖應聲而分成兩半！

天衣大師幾人看得動容，青龍寶刀果然是寶物！

白翎推開木門，當先走進門內，只見門的一邊是個小石屋，地上鋪的羊毛氈，還有酒罈兩三個，石屋後有石階，那是通往最後一道關卡的路！

白翎把手一揮，道：「各位快來！」

江三公子當先飛身而上，天衣大師、飛雲子、知機子便也跟着上去了！

白翎走在石階上，忽然傳來呼叱搏鬥聲！

天衣大師道：「打起來了！」

白翎冷冷道：「可惜他們還不知道我們來了！」

知機子道：「快過去！」

五人奔到一處石洞外，石洞由內插了栓，打鬥之聲便是從裏面發出來的！

白翎用力去推門，那門一動也不動！

只聽得洞內有個老女人聲音，道：「這娃兒不怕毒呀，老怪哥！」

又聽一個老頭兒粗啞着聲音道：「老怪妹，你休忘了，咱們如果拿不下這娃兒，你我老命不保！」

「怎麼辦？」

「用火毒丸彈呀，你個老怪妹！」

知機子聽得雙眉一揚，他對白翎幾人道：「你們聽過『南海門毒鴛鴦』嗎？八成就是這兩人！」

天衣大師道：「我和尚很少在江湖走動，沒聽過！」

飛雲子道：「貧道也沒聽過！」

知機子道：「這夫妻二人堪稱怪物，他們自己也叫自己老怪物，可是武功詭異，手段辛辣，尤在用毒上更是令人不敢招惹他們！」

江三公子道：「怎麼辦？」

忽聽知機子大叫：「喂，南海門的毒怪呀，別打了，三聖會完蛋了，你們還打個什麼勁！」

「刷」的一聲石門開了，只見一個白髮垂腰的老女人，雙手舉着兩個鐵丸，低頭看，她咬牙，道：「你們好大膽子，老怪娘送你們一顆毒火彈！」

她不等再有人說話，一顆毒火彈往下拋！

白翎一看火大了，見面就要人命呀！

只見她刀交左手出右掌，一股銳利的掌風拍擊過去，氣流漩動中，那顆毒丸被她打落在水洞下面，「噗」的一聲，水中冒起毒火燒起來！

連水也燃燒，當知這毒火的威力了！

上面，老太婆也吃一驚，她看看手中還有一隻毒火彈，稍一思忖，哈哈一聲怪笑，道：「老怪哥，別打了！」

洞中正與蕭寒星搏鬥的白髮老人，忽的收掌，道：「小王八蛋，你的功夫了得，你是不是在你娘胎已開始練武了呀！」

老頭子當然不知道，蕭寒星習過仝大夫那絕世的秘笈，才會叫他感覺到蕭寒星的武功了得！

蕭寒星未開口，知機子抱拳一禮，道：「果然是南海門的前輩！」

老太婆道：「你認識我二老怪？」

知機子道：「三十年前就如雷貫耳了！」他嘆口氣，又道：「想不到南海門的前輩，卻跑來爲三聖會守水牢門，可悲呀，可悲！」

老頭兒一聲嘆道：「要你來提醒我呀，哼！」

老太婆道：「老怪哥，咱們如果放了他們任何一人，這侍候人的名聲就傳揚江湖了！」

老頭子又道：「殺光他們？能嗎？」

天衣大師忙笑笑，道：「咱們發誓不說就是，而且三聖會已經快完了，二位如果就此離去，直回南海門，眞的是功德無量了！」

那老頭兒雙目一厲，叱道：「你叫我二老就此離去呀，誰來管我們二老以後的日子？」

老太婆忙點頭，道：「對，對，我老怪哥的話切合實際，以後怎麼過生活？」

江三公子一笑，忽自懷中摸出幾張銀票，送了過去，道：「先拿着，我乃洞庭盟江豪，二老以後的日子過不去，洞庭盟去找我江豪，而且，你們有了銀子去江山萬里遊，千山共嬋娟，那比在這潮濕的洞中當看守，妙多了！」

還眞的不客氣，老頭兒忙把銀票接手中笑了！

老太太道：「老怪哥呀，我看他們是好人！」

說着，她還把另一火彈送給江豪，道：「江公子，拿着它，做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江豪也不客氣的收下了！

只見這二老躍下石洞，一溜煙似的出洞去了！

於是，蕭寒星衝着洞深處一聲歡呼！

「各位老前輩，咱們來救你們了！」說完，當先往一道石脊上飛上去了！

於是，每個人都激動了！

那道石脊七丈高，從下面看去，水洞中水在激漩，這兒水流湍急，因爲流水盤漩在石縫間！

白翎幾人齊飛起，匆匆的落在石脊上，蕭寒星指着一片大水潭中央石盤，道：「你們看，三位老人家多可憐，只怕……」

江豪一聲大叫：「爹！」他奮不顧身的飛身掠過四丈遠的石台上，人已抱住鬢髮散亂，泛臭滿身的江凌波身上大哭起來！

天衣大師托住了掌門師兄，道：「阿彌陀佛，罪過呀，罪過，師弟無能來遲，令掌門師兄受苦受難！」

飛雲子更是單膝跪向龍道長，低頭落淚！

知機子、白翎與蕭寒星沒過來，因爲那地方已沒有再能下腳站人的地方了！

那地方只有一丈方圓，四週是水流，三個老人均被指頭那麼粗的鐵鍊鎖在大石中央，更可惡的，還有銅絲穿過肩胛骨連上大腿部琵琶骨，別說是逃走，便是稍有掙扎，也令人痛入肺腑，難以忍受！

仗着四週水光的反應，白翎等這些武功絕高的人，尚能看見這座天然石台的一切！

只見洞庭盟主江凌波老淚縱橫的道：「天可憐哪！終於盼到這一

刻了！」

江三公子道：「爹，孩兒來遲，害爹落難受罪，孩兒罪該萬死！」

江凌波道：「見到你來，爹死瞑目矣！」

江三公子道：「爹，我們救你出去！」

江凌波忽然悲壯的哈哈笑了！一邊的龍道長，突然推開飛雲子，道：「師姪能來，師叔我有交代，武當一門該由你接掌了！」

飛雲子急的雙掌拍地，道：「萬萬不可，師姪我一身重罪，沒有早早前來救師叔出去，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把師叔救出去！」

天鏡大師衝着天衣直點頭，道：「你就接下吧，少林重擔由你挑，忘了我們吧！」他指指水洞那岩脊，又道：「你們抬頭看！」

他此言一出，便是白翎與蕭寒星二人站在山脊上，也急急的看過去！

知機子吃一驚道：「石盤呀，千斤石盤吊起來，正好對準下方的石台，這！一旦落下來，石台上的人豈不被砸成肉泥了！」

白翎也驚道：「有鐵鐐連在一邊洞內，這明明白白是機關了！」

這時候，已聽得石台上天鏡大師道：「你們看，我三人的足上被鐵鐐扣緊，絕不能掙扎，一旦忍不住了痛苦，一齊掙扎，便會觸動機關，上面四丈高處的石盤就會當頭砸下來，天大的本事也難逃肉泥骨粉之劫！」

江三公子道：「可惡，慕容長青啊，我與你誓不兩立！」

江凌波道：「也是慕容長青與散花仙子南宮秋月三人的毒計，他們知道我三人的功夫，才生出這毒計來，要永世叫我三人囚在這裏！」

龍道長道：「鐵鐐吃緊，必然把洞中相連接的地方弄脫而鬆動，當石盤重力超過了連結的拉力，那石盤就會砸落下來了！」

天鏡大師道：「也是慕容長青說的，我們三老人只有認了！」

江凌波道：「能見你們一面，此生已無憾了，你們還是快走吧！」

江三公子大吼：「不，留下你們三位老人家在此受罪，我心中如刀割，如果救不出你們，我寧願留下來！」

江凌波一聽大怒，叱道：「胡說！」

江豪也叫：「爹，咱們洞庭盟人馬來了一百五六十，如今正把三聖會的姑蘇人馬誘在湖上搏鬥，大伙生死不計，為的只是要救出他們的盟主，我怎麼能入寶山空手而歸，能對得起他們呀！」

龍道長急問：「三聖會的三個巨頭呢？」

江豪道：「遠在金陵，同唐虹那些老人們幹上了！」

天鏡大師雙目一厲，道：「唐虹！」他激動的要掙扎而起，但還是突然的跌坐下去了！

江凌波道：「論時機，應是最佳時機，可是天下誰能把如此粗的鐵鐐斬斷？」

大伙正在發愁，忽聽山脊那面，白翎應道：「三位老前輩，請問如有寶劍寶刀之類的利器，可以嗎？」

龍道長道：「若論寶劍，干將莫邪，若論寶刀，青龍屠蛟，」他頓了一下，又道：「百年前，莫邪已沉入天池湖，而干將下落不明，至於青龍，乃被太祖皇收藏，也不知下落，那把屠蛟寶刀，穿石而入天山雪峯巨石中了！」

白翎與江豪等已自笑了！

江豪急忙對身邊的天衣、飛雲子道：「我們過去，騰出地方，由白姑娘下手！」

江凌波急問：「下手？下什麼手？不可胡來！」

江三公子喜上眉梢的道：「青龍刀，青龍寶刀就在白姑娘的手上！」

「白姑娘？」龍道長又道：「莫非那位自水中潛來的蕭小弟的師姐！」

江豪道：「不錯，也是白鴿門門主，她叫白翎！」

江三公子指着岩脊，又道：「她懷中就有青龍刀！」

於是，江三公子、天衣大師、飛雲子三人相繼躍回那幾丈外的岩脊上！

白翎隨之飛落在水中央的岩石台上，只見她自懷中拔出一把只有一尺二寸長的青龍刀，對龍道長道：「道長，你看看，是不是這把？」

寶刀之光，黑暗中也璀璨耀目，龍道長一聲驚呼，道：「我們眞的命不該絕，正是傳言中的青龍寶刀，此寶刀乃常遇春得自大理，呈獻給太祖的寶刀，想不到今日卻救了我們！」他頓了一下，又道：「運用此刀，必需內力精湛之人……才……可以，而你……」

白翎道：「前輩，可記得仝大夫嗎？」

龍道長道：「仝大夫？他！」

白翎道：「六陽不能逾，一陰不可缺！」

龍道長白眉一挑，道：「你，你就是那一陰？」

白翎吃吃笑了！

她笑得故意放浪形骸，龍道長全身一緊，此女眞的具有秘笈上的奇術神功了！

龍道長指着岩脊上幾人，道：「那麼，六陽就是他們幾人了？」

白翎道：「除了知機子老爺子！」

龍道長道：「機緣，機緣，錯失一瞬間，知機子必是猶豫，才錯過這難得機緣了！」

他忽的笑得愴懷悲壯，對天鏡與江凌波二人又道：「也許我們有救了！」

他叫每人把一足伸開，足上鐵鐐攤在岩石上，再對白翎又吩咐：「姑娘，你先以寶刀挑斷我三人串在身上的銀絲，我們也可以稍有活動！」

白翎手握那鋒利得幾乎看不見刃鋒的青龍寶刀，抓緊了龍道長穿透的肩胛骨處，輕切銀絲，那銀絲應聲而斷，白翎慢慢的把銀絲自龍道長的肩胛骨抽出來，便也抽出膿血碎肉往外溢，也看得白翎心中不忍！

當銀絲又自琵琶骨全都抽出來，龍道長已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於是，對龍道長道：「道長，三位受到如此大罪，內力氣力必有耗損，我還帶來九九回生丹，你三位每人服下一粒如何？」

龍道長三人一聽，楞了！

江凌波道：「九九回生丹有起死回生妙用，姑娘由何而得？」

白翎道：「三位前輩，說來話長，咱們且出去以後，見了仝大夫，自當詳加說明！」

龍道長道：「仝大夫也來了？」

白翎道：「大夫在船上等候！」

龍道長一聽仝大夫也到了，立刻指着足上鐵鐐，道：「先劈開鐵鐐，至於服九九回生丹，且見了仝大夫再說！」他臉有喜色的又道：「仙丹得之不易，怎可浪費！」

白翎猛吸一口氣，從十二重天庭聚下一股陰柔內力貫注右臂，直通青龍刀身，側身猛的下砍，就聽「噹郎」一聲怪響，那拇指般粗細鐵鐐應聲而斷，看上去十分整齊一個刀印，宛如切豆腐一般，只是那扣在足上的圓環，那等逃出以後再開了！

白翎砍斷龍道長足上鐵鐐，立刻查看她的青龍寶刀，刃鋒如舊，果然絲毫未損，心中大是高興！

立刻，她再把天鏡大師身上的銀絲削斷抽出，更砍斷天鏡大師足上鐵鐐！

那江凌波已是滿面熱淚在流，當白翎把他的身上銀絲削去，砍斷了鐵鐐，只見他振起雙臂，大吼道：「上天又眷顧我江凌波了，哈哈……」

只是，他站起不久又萎靡的跌坐地上了！

琵琶骨傷了，如何能站得久又穩？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 封大年爲子報仇，陶克爲妻女雪了恨，雙方相遇便打起來，封大年被擒，陶克四人將他押入土地廟地道內，提出和三水幫交換被擒去的成石，雙方談好條件，將人質交換。約定日期已到，陶克和毛汾水在地道口等候三水幫的人將成石帶來，等候了很久，突見一女子極力抵擋綠袍大漢的攻殺，而成石却負傷策馬過來……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搶救人質作交換　智勇雙全護嚴親

成石幾乎是跌入毛汾水身上的，鮮血染了毛汾水一身。

後面傳來刀聲互撞，那女的拚上性命力阻男的，她不攻擊，一味的出刀攔阻。

兩人就快到山坡下了。

成石似已喘過氣來了。

「大哥……他們……」

毛汾水道：「快，我扶你去見大哥。」

成石道：「要快！」

毛汾水一咬牙，他不扶了，他把成石背在肩頭上，咬牙弩氣的便往山坡後面奔去。

毛汾水只一奔到山坡後，便立刻叫起來了。「大哥，大哥，你們快出來呀！」

就在他的呼叫聲中，陶克、冬瓜唐、常在山三人便匆忙的由地洞中爬出來了。

常在山奔得快，一口氣便迎上毛汾水。

「小弟呀，你……怎麼變成……血人了？」

冬瓜唐火大了。

「他奶奶的老皮，我進去砍了封大年。」

他還眞的又回頭走，却被成石叫住。

「四哥，快回來，你……不知道……」

冬瓜唐道：「我不知道什麼？」

成石被毛汾水放下來，只見毛汾水氣力放盡，面色蒼白，坐在地上喘大氣。

陶克道：「怎麼了？」

成石痛苦的指着前山坡，道：「快去救……人……」

陶克道：「救人？誰？」

成石把口角的鮮血吞入口中，道：「就是……就是……就是那封……彩雲……」

陶克吃驚的道：「小弟，封彩雲……她要我們都死，她……她還要我們救她？」

成石道：「快……快……」

陶克問毛汾水，道：「有幾個人圍殺封彩雲？」

毛汾水道：「一……個……」

陶克對常在山與冬瓜唐二人吩咐。

「快替他二人治傷，我去救那野丫頭，娘的，她會不會又對我抽冷子一刀殺。」

陶克拔腿就奔過去了。

他的心中眞是酸甜苦辣一齊有，就不知什麼滋味了。

＊　＊　＊

陶克發瘋也似的一口氣奔到坡下面，只見林子邊上衝來兩騎，爲首的敢情正是封彩雲。

這時封彩雲也發現陶克了。

這時候她却連開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因爲後面的馬上大漢，正以子母雙刀交叉着對她狂劈不休。

封彩雲的雙臂盡是血，披頭散髮直冒汗水，好像她騎的那匹健馬也受了傷。

陶克的出現，令後面怒漢怔了一下，那封彩雲便在這一窒之間，越過陶克撥轉馬首。

陶克手上的棒子平伸，果然阻住了怒漢的再追。

這怒漢陶克曾見過，正是山中那座三合院出現過的三水幫二當家司馬長風。

司馬長風見陶克阻攔，就在馬上斜殺一刀，「休」的一聲劈向陶克。

陶克錯身半步，旋動手中棒子，狠狠的敲在健馬的鼻子上方，打得健馬前蹄暴揚，唏聿聿把馬上的司馬長風掀下馬來。

陶克在關外平過回亂，西北草原馬最多，他知道各種動物的弱點，他一棒打在馬鼻子上，就是馬的弱點。

司馬長風擰身站定，雙手握刀撲上來了。

「好小子，你就是傳言的玩棒傢伙了？」

陶克道：「不錯。」

司馬長風道：「如果你是姓陶，我勸你快快把這野丫頭殺掉。」

陶克道：「請我爲你操刀？」

司馬長風道：「她是封大年的女兒，也是一心要你們幾個人命的人吶。」

陶克道：「你呢？你又爲什麼要對她出刀？」

司馬長風暗自咬牙，道：「姓陶的，至少我並沒要你們的命。」

陶克哈哈笑了。

封彩雲却尖聲道：「爲什麼，司馬叔……不，我不再叫你叔叔了，司馬長風，你爲什麼背叛？我爹對你不薄，我爹他……」

「住口，妳懂什麼，妳除了耍耍大小姐的脾氣，威風八面的人前擺弄，妳還知道什麼？」

封彩雲道：「殺了我，你就可以接掌三水幫？」

「不只是殺了妳，包括你老子，嘿！」

「你好歹毒，我爹看錯你了。」

封彩雲又對陶克道：「我爹呢？」

陶克似已聽出原因來了，但他還想聽得多一些，便淡淡的道：「你爹很好，等着你們把我小弟送回，他就可以回去了。」

封彩雲道：「我已把你的小弟送來了。」

陶克道：「可是他却滿身血在流，我要查看，如果我小弟斷條臂，妳爹就少一條臂。」

他轉而看看司馬長風，又道：「三水幫只有你們兩位前來？」

封彩雲戟指司馬長風吼道：「我原是要派遣一輛大車送回你的兄弟的，這樣，我也可再用車接回我爹，我知道你說話算數，可是他……」

封彩雲忿怒的怒視着司馬長風，然後翻身下馬，對於雙臂流血，她也不管了。

「他以二當家身份，堅持要親自陪我前來，我們以爲他是忠心的表現，而他，也要親自前來迎接我爹，以表示他這些日子很少在總舵失職，不料……」

喘息着，封彩雲又道：「不料這奸賊看到山坡上的清蓮庵之後，突然拔刀向你那小弟劈出一刀，雖然被你小弟閃過，却還是受了傷，我一看事出突然，忙一掌拍在你小弟的馬背上，並出刀相抵抗，却發現他也對我下重手，他原來抱着一顆陰毒之心前來，他……」

司馬長風嘿嘿冷笑，道：「臭丫頭，老夫絕想不到，妳的反應比之妳專門玩弄別人家姑娘的哥哥還高上一籌，攔住了我第二刀。」

夠了，陶克已把事情弄明白了。

司馬長風在三水幫總舵，發覺封大年落入敵人手上，這乃是千載難逢機會，只要在中途殺了成石，然後再殺封彩雲，那麼，他不用再對封大年出手，只要他把成石的人頭捧上清蓮庵，封大年便死定了。

封大年死在陶克手中，司馬長風就可以把一切的罪過推得乾淨，他當然順利的接掌三水幫，這也算得一石二鳥之計。

天賜良機怎可錯過？

然而，他却想不到封彩雲會拚命的出手相攔，他如果殺了封彩雲而逃了成石，封大年就饒不了他，然而時間上太短暫了，前面就是清蓮庵。

更不幸的是陶克這麼快的奔來。

＊　＊　＊

陶克冷冷的對封彩雲道：「妳可以接妳老爹回去了，如果我小弟……」

司馬長風道：「你不能。」

陶克道：「爲什麼？」

司馬長風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你不爲你們的未來打算？」

他指着封彩雲，又道：「我太明白他們父女了，他們有仇必報，而且心狠手辣。」

封彩雲氣得臉也歪了。

「你……你瘋了，你變得不像三水幫二當家，你是一頭狼。」

司馬長風道：「久居人下之人，最後都會變。」

他對陶克又道：「好吧，咱們

打個商量，姓陶的，我出手很大方的。」

陶克心想，要不要戳穿他的陰謀，他已把「四山八怪」請來，正準備奪取幫主寶座了。

但當他想到屠萬山的時候，他不提了。

陶克淡淡一笑，道：「二當家，你的意思是……」

司馬長風道：「千兩黃金，我買他父女二人的項上人頭。」

封彩雲大怒，叱道：「可惡，絕想不到你竟喪心病狂至此。」

司馬長風口角抽動，逼向陶克，道：「如何？」

陶克道：「實不相瞞，那麼多的黃金，我還從未曾見過，着實吸引住我了。」

他側過頭去看封彩雲。

封彩雲幾乎要哭了。

如果陶克對她下手，她自知非死不可，當然，她爹封大年也完了。

「你爲千兩黃金殺人？」

陶克道：「那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封大小姐，有許多人畢生努力，也賺不到此數十分之一，妳以爲我會不會放棄？」

封彩雲怒道：「原來你並不是什麼英雄。」

他往封彩雲走去，而封彩雲……

封彩雲往坡上退，她的尖刀指向陶克。

不料陶克突然轉身：「二當家，我若殺了他父女二人，千兩黃金如何取來？」

司馬長風愉快的道：「老弟放寬心，你們幫我奪得三水幫幫主寶座，除了千兩黃金等你們去取，我還另有花紅，絕不食言。」

陶克哈哈笑了。

司馬長風也隨之而笑了起來。

陶克忽然把臉色一沉：「二當家，你把我陶克當驢呀，等我們去取金子，你便當衆宣佈是我們殺了封家父女二人，那時候我們只有逃吧，還想金子呀？」

司馬長風正經的道：「這是什麼話，江湖上若想立萬，首重誠字，這道理我司馬長風還不糊塗。」

陶克冷哂道：「呸，你還知道誠信二字呀，那麼，你在三水幫乃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二當家，你他娘的陰謀坑你的提拔人，你這是誠嗎？屁！」

封彩雲雙目一亮，楞住了。

「教訓得好。」她尖聲一句。

司馬長風急道：「那是另一回事，老弟，你的江湖經驗尚差，久了，你自會知道。」

陶克道：「算了，咱們也別交易了，你的黃金留下自己用吧！」

司馬長風暗自運氣，子母刀左右指天，沉聲道：「好小子，你不識抬舉。」

陶克道：「我放你走，你還想怎樣？」

「我要殺了你……殺……」

他飛躍的動作很特別，躍上去上身半側，但雙腿仍然平伸，他的短刀就藏在身子下方，而右邊三尺長刀，已指向陶克的身上。

陶克急側閃，棒子下垂，人已在三丈外。

「喂，生意不成仁義在，你怎麼出刀就要命！」

司馬長風冷酷的雙腿力彈再起，他把全身功力使上了，那動作是粗獷的，刀法是犀利的。

「我要你死！」

陶克的棒子握中央，一端沾在刀身上，扭腰力撥，棒的另一端敲在敵人下方切來的子刀上。

「噹！」

兩個人錯身過，陶克火了，他心想，若非爲了屠萬山，今天叫你活不成。

他在此一心念甫生，正遇上司馬長風第三次撲來，陶克的棒子猛力旋，看上去是旋轉，卻突然往斜裡一棒打。

「切！」

「啊！」

陶克的棒端尖刀突然彈出來，便也削在敵人的右臂上，那一尺長的血口子在標血。

司馬長風本來可以躲過的，他忽略了陶克的棒內藏有刀，而且棒子快及身的時候刀才出現。

司馬長風中刀，他立刻退出四丈外。

「可惡啊，你的棒子！」

陶克道：「你殺我兄弟一刀，我替兄弟找回來，二當家，你要不要再殺？」

司馬長風咬牙切齒的道：「老夫永遠也不會忘了你這一刀。」

陶克淡淡的道：「隨時候教！」

司馬長風又怒視封彩雲，道：「從此我與三水幫決裂，對妳那老爹說，司馬長風不再爲他折腰。」

封彩雲氣得全身在哆嗦，她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司馬長風忽然的拔空而去，那發自他內腑的梟笑聲停留在空中久久不消散。

* * *

陶克面對封彩雲道：「請吧，封大小姐。」

封彩雲怔怔的望着陶克，她仍是在自言自語。

「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吶！」

陶克楞楞的看看封彩雲，道：「封大小姐，妳該不會再趁我不

備，刺我一刀吧？」

封彩雲道：「你放心，我不會傻到不顧我爹的性命。」

陶克道：「妳總算還沒糊塗。」

他說完大步往清蓮庵走去。

封彩雲跟在他身後，心中忿忿的，如果不是她爹仍在他們手中，她是不會錯過這個爲兄報仇的機會。

陶克帶着封彩雲，只是並未進入清蓮庵，因爲清蓮庵中沒有人。

清蓮庵的後面正厝着清蓮師太師徒四人的屍體。

繞過山坡林子，竹林後面，只見冬瓜唐與常在山二人，分別爲成石與毛汾水二人把傷處擦拭敷藥，看那成石，幾乎已體無完膚。

陶克看得好心酸，幾乎把持不住的落下淚來。

陶克拾起封大年的五環金刀，他拋向封彩雲，道：「妳進去吧，去找你爹去。」

封彩雲道：「我爹在洞裡？」

「妳最好點燃火把，還有，洞中死了幾個女人，都是黑道惡婆娘，小心踩在她們的屍體上。」

封彩雲道：「你們把我爹怎樣了？」

陶克道：「妳爹不吃虧，我也受傷了。」

封彩雲道：「這洞多深？」

陶克道：「進去便知道了。」

封彩雲道：「你若是君子，就帶我進去。」

陶克道：「怎麼說？」

封彩雲道：「証明我爹眞的在洞中。」

陶克冷冷一笑，道：「好，我陪你進去，不過我可得把話說清楚，妳若想同妳爹合力使壞，小心我把妳父女二人收拾在洞中。」

封彩雲道：「我不會忘記你殺了我哥，不過我也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聯手對付你，我也君子。」

陶克道：「好，我再相信妳一次。」

他說完，當先拿起火把又爬進地洞中。

他在前面慢慢的走，經過那兩個地室，前面地道上便是史里香、袁桃花與魏大媽三人已爛的屍體。

臭味令封彩雲掩着鼻子，當她發現地上屍體的模樣，尖聲大叫着。

「啊！」

陶克吃驚轉過身來，封彩雲已撲進他的懷裡了！

陶克不由以左手摟住封彩雲，道：「怎麼啦，只不過幾具屍體，妳也怕呀！」

封彩雲不移動，她仍然緊緊的貼在陶克身上，那頭早已散亂的秀髮，有一股姑娘的淡淡香味，一身柔軟的肌膚，令陶克心神一緊！

他慢慢的移動，幾乎把封彩雲整個身子摟緊在他那有力的臂彎裡了！

封彩雲用力摟住陶克脖子，她感到她的雙足也已離開地面了！

當陶克把封彩雲抱開三丈遠，離開地上屍體的時候，封彩雲由驚而羞，變成另一種感覺，那是她從未曾有過的奇妙感受！

緩緩的，陶克把封彩雲鬆開，他舉着火把，只見封彩雲怔怔的望着他！

陶克道：「女人，在某一方面總還是十分脆弱的，當妳聽了這地道中有死屍，妳便藉故要我陪妳，是不是？」

封彩雲眼一瞪陶克道：「我是在証明你沒有騙我，誰說我怕死屍呀！」

陶克道：「妳眞的不怕？」

封彩雲道：「你太小覷我了！」

陶克道：「既然如此，呶，火把送妳，就在前面不遠處，妳去找到右邊一間地牢，妳爹就在那裡！」

封彩雲道：「你爲甚麼不去？」

陶克道：「証明你膽大呀！」

封彩雲跺跺脚，接過火把就要走！

陶克却又調侃的道：「小心踩到蛇！」

「啊！」

封彩雲又往陶克身上倒過來了！

陶克第二次摟住封彩雲的腰，他哈哈笑了！

「帶我去找我爹！」

「妳不但怕鬼，也怕蛇，哈……」

「原來你不是君子，你好壞！」

「如果是好人，妳又怎樣？」

「我仍然要殺你！」

「眞的？」

「我忘不了你殺了我哥的仇！」

「妳爲甚麼不想想我的妻女怎麼死的？妳哥是罪有應得，他毀了我的家，毀了我的希望，換是妳又怎樣？」

封彩雲道：「這都是那個死纏我哥的錢丹鳳害的，人全是她殺的，我哥却背黑鍋！」

「所以我也殺了錢丹鳳那狠心的女人！」

陶克頓了一下，又道：「我可以告訴你，我早就發現妳哥是個淫徒，但他並沒殺人，所以我放過他兩次，直到我發現錢丹鳳爲了你哥而殺死被姦女子以後，我才知道原來就是妳哥與錢丹鳳二人害了我的妻女！」

封彩雲眨動眼睛，道：「走，我去找我爹！」

陶克把封彩雲帶到那間囚室門口！

「在那裡！」

封彩雲往囚室裡面望，黑呼呼的似乎有人在！

「爹！」

「呼！」一團人影撲過來：「彩雲，怎是妳？」

「爹！」

陶克把鎖鏈打開，封彩雲撲上去抱住她爹就哭了！

封大年在火光照耀下，重重的怒視着陶克！

「滾，休忘了我們約鬥之事！」

陶克嘿然笑笑，道：「祝你父女團圓！」

他要走了！

他把火把插在洞壁上，封彩雲想把陶克叫住，但她張口沒出聲！

封大年卻咬牙，道：「小子，這幾日好生大吃大喝幾頓，死了也不枉來這世上一趟！」

陶克突然旋身，他本來十分惱火的，但見封彩雲的樣子似個可憐的小婦人，便立刻淡淡一笑，道：「我偉大的封幫主，你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封大年怪吼，道：「可惡！」

陶克道：「大幫主，你的幫主寶座已生白蟻，就快要被掏空了，你難道不知道？」

封大年怒道：「老夫不懂你放的甚麼屁！」

陶克道：「妳女兒知道，她會告訴你的，大幫主，妳女兒應該不會騙你吧？」

陶克說完，轉身便走！

封大年立刻問女兒：「彩雲，他說的甚麼？」

封彩雲取過火把，道：「爹，我們先走，盡快回去，盡快離開這裡！」

封大年跟着女兒往外走，他沉聲道：「這地道很神秘，怎麼我們的人就不知道！」

封彩雲不開口，她不能在此刻對老父說出司馬長風已背叛三水幫之事！

二人匆匆的走過地上三具女屍，從洞口爬了出去，山坡上已不見陶克五個人了！

那封大年見自己的兵刃仍在，坐在大石上喘着氣！

封彩雲又把她爹的頭上傷處加以包纏，難過得就快要落下淚了！

封大年道：「彩雲，有甚麼話，快對爹說吧，不用彆在肚子裡了！」

封彩雲道：「爹，還是回去再說！」

封大年沉下臉來，道：「現在就說！」

封彩雲道：「司馬長風叛幫了！」

封大年幾乎跳起來了！

「妳胡說甚麼？」

封彩雲道：「爹，我說的是眞話！」

封大年道：「我不相信，我對他比親兄弟還好，江面上的大船他掌管，每年盈餘他拿得多，他做甚麼我也從不加干涉，由他放手去幹，他有甚麼不滿足的！」

「他要三水幫幫主寶座！」

「太過份了，如果眞如妳說的，他還是人？」

封彩雲伸出雙臂，露出刀傷，道：「爹，這就是司馬長風傷的！」

封大年吃驚道：「他還要殺妳？」

封彩雲道：「也要殺你，爹！」

「他敢！」

封大年咬牙，道：「剛才見你的傷，還以爲是那玩棒的小子傷了妳，原來……」

封彩雲道：「姓陶的救了我，也是第二次出手救我！」

封大年怔住了！

「他爲甚麼還會救妳？」

封彩雲道：「江大叔與古大叔，二位回到總舵以後，把你被俘之事說了一遍，大家在商議如何押着那姓成的小子設計一網打盡他們另外四人，再救出你的，但司馬長風卻堅持由他一人陪我前往，大家對司馬長風的勇敢義氣，均加讚揚不已，於是，我就陪着他押了姓成小子前來這裡，豈料就在看到清蓮庵的時候，司馬長風的狠心便露出來了！

封大年很注意的聽着。

封彩雲咬咬牙，接道：「司馬長風突然出刀，他刀砍姓成的小子，而且他幾乎殺死姓成的！」

封大年怒道：「姓成的死掉，我也會被姓陶的小子殺死在此！」

封彩雲道：「所以我出刀抵抗！」

封大年道：「你敵不過司馬長風！」

封彩雲道：「我只阻攔，但也被他劈了兩刀，他不但殺姓成的，也殺我，爹，他不用對你出刀，姓陶的幾個會代他出刀！」

封大年叱罵：「這老畜牲，心腸好歹毒！」

封彩雲道：「我拍打姓成的坐騎，在馬上同司馬長風對砍一陣，幸運的是姓陶的出現了，他也救了我！」

封大年幾乎氣結：「外患可擋，家賊難防，我對他太信任了！」

封彩雲道：「司馬長風打不過姓陶的，他臨去對我吼叫，從此不是三水幫的人，他走得很快！」

封大年道：「他一旦失去奪取幫主寶座機會，自然惱羞成怒，忿然離去，且等我們回去，把此事傳示全幫，緝拿這一頭惡狠！」

父女二人剛剛站起來，遠處，只見四條人影往這裡飛一般的奔來！

封彩雲搭手眉心看，不由驚道：「爹，是司馬長風率人來了！」

封大年道：「我正要殺此獠以洩恨，他來得正好！」

封彩雲道：「爹，司馬長風再來，必然有更厲害的人物，庸庸之輩，他就不敢前來送死，我們先回總舵，籌一良謀，比打這沒把握仗好啊！」

封大年稍做思忖，道：「那好，咱們快走！」

這一對父女立刻又進入那條長可數里的地道中了！

* * *

清蓮坡前飛一般的來了四個男女，封彩雲說對了，其中之一正是司馬長風！

司馬長風仍然不放過這大好機會，一心要封大年父女二人死，所以他裹了傷找人又趕來了！

再看那另外三人，敢情是「巧手郎君」包太乙，「花毒娘子」段巧鳳，還有個巧扮清蓮庵廚娘的關二嫂！

那關二嫂倒提着一把蜈蚣刀，緊緊的奔在段巧鳳的身後面！

清蓮坡對她們不陌生，只因爲她們曾在這裡坑過清蓮師太四人很長一段時日，若非陶克兄弟發現，只怕至今她們還在尼庵中過太平日子吶！

* * *

司馬長風撲到山坡前，竹林中發現三匹馬，其中一匹馬已奄奄一息了！

這匹快死的馬，正是司馬長風所騎，被陶克在馬鼻子上面狠狠敲了一棒，打得怒馬把司馬長風掀下馬來。

另外兩騎在竹林中啃乾草，司馬長風一見，立刻大手一揮，道：「還沒走，快！」

包太乙道：「姓陶幾個潑皮眞的受了傷？」

司馬長風道：「難道你們也怕那五個小子？我看着他們之中傷了兩個，即使姓陶的也受了傷！」

緊跟來的段巧鳳道：「每一次他們五個小子都有備，幾次未把他們迷倒，這一次咱們再趕到，我不再給他們有防備的機會，我要迷倒他們，親手宰人！」

司馬長風當先衝到清蓮庵門口，暴起一腿把門踢開，子母刀指向前方便衝進去了！

段巧鳳與關二嫂斜身疾衝，包太乙低聲道：「阿鳳，妳的迷藥要認準，尤其那個玩棒子的傢伙！」

段巧鳳道：「錯不了，看我的！」

四個人在庵中找一遍，只發現清蓮庵師太師徒四人的屍體，平整的用被裹着放在房內的床上！

包太乙與段巧鳳齊吃一驚！

包太乙怔怔的道：「誰殺了清蓮師太，唔……下刀十分重，刀刀見頭骨！」

段巧鳳道：「當家的，你想想，誰會對她們下此毒手，難道……」

包太乙道：「我猜與鐵石心的姘頭脫不了關係！」

司馬長風怒道：「我一再警告鐵老大，別在事情沒辦成之前，幹這狗皮倒灶的事情，他就是不聽勸，如果壞了大事，我饒不了他！」

關二嫂道：「這是小事，快找封家父女，別叫他二人逃了！」

司馬長風道：「往後坡找去，別把事情誤了，又得大費周章！」

他當先往庵外奔去，四個惡人一路繞到清蓮坡後面，又找到那個地道洞口！

這裡對司馬長風不陌生，當然，段巧鳳與包太乙他們更清楚！

四個人走到洞口，發覺牆洞口大石被人移開兩塊，那段巧鳳伸頭洞中看，立刻又把頭抽回來！

「好臭哇！這裡面有死人！」

「這裡面也有活人！」司馬長風認定封大年父女二人進入地道來了！

包太乙取出火摺子，找來松枝燃上，當先便往洞中潛進去了！

段巧鳳、關二嫂、司馬長風也相繼的走進去！

四人很快的發現地上的三具屍體，包太乙吃一驚，他幾乎跳起來了！

「你們看，這三個惡婆娘怎麼會死在這兒！」

「誰？」司馬長風低頭看，屍體爛了，但臉皮尚可看出來！

段巧鳳嘿嘿冷笑，道：「嚄，大山裡開黑店的婆娘，一傢伙全死在一起了，怎麼會呢？」

司馬長風道：「我以爲必與清蓮師太的死有相連！」

關二嫂又開腔了！

「快呀，咱們這是跑來幹甚麼的？」

一語提醒另外三個人！

司馬長風道：「快退出去！」

包太乙道：「退出去？」

他指着洞內又道：「快追上去才是！」

司馬長風冷笑，道：「封大年父女二人不知這條地道有多長，我相信他父女二人走得不快，咱們改由地面追，就在那座土地廟宰他們！」

包太乙道：「另外那五個小子，他們……」

司馬長風道：「他們五人，其

中三人受了傷，救了人怕早就逃了！」

段巧鳳道：「還是二當家說得對，快，改由地面追他們，這是機會呀！」

四個人匆匆的又退出地道外，改由小路往幾里外的土地廟撲去！

＊　＊　＊

「爹，這地道好長啊，陰森森的！」

「快，爹曾走過一次，咱們出了土地廟，立刻往江邊奔去，司馬長風這老狗，我要以幫規處置他！」

封彩雲道：「爹，哥被殺之後，司馬長風還假惺惺的在靈堂落淚，一副痛苦悲哀的樣子，如今想起來，眞令人着惱！」

封大年道：「這就是有陰謀的人最可怕的地方！」

父女二人已到了地道盡頭，封大年抬頭，以火把上照，只見地面的空棺覆在上面，便叫女兒先在下面拿着火把，他登上土階，雙臂齊擧，去移動那棺材蓋子！

「咯咯咯」之聲响起，封大年已把棺蓋移開兩尺放在棺材上面！

他「吁」了一口氣，跳到地面上，示意下面的女兒！

「沒有人，快上來！」

封彩雲抛下火把，躍身到了地面，只見這裡還有另外兩口棺材平排放着。

「爹，快走！」

這時候，夕陽斜照過來，土地廟內開始出現一股肅煞之氣，封大年與封彩雲父女二人才剛剛走到土地廟門外，只見迎面飛一般的奔來兩男兩女。

不錯，正是司馬長風與包太乙他們四人趕來了。

這時候封大年不再逃了。

他以三水幫幫主之尊，既然碰上面，便只有一搏。

封大年的武功，足以對付司馬長風有餘。

他們擔心的乃是另外的男女三人。

只不過，當他看清楚來的三人中，有兩個他認識，便不由得楞了一下。

於是，封大年對女兒示意，道：「小心那個女人，江湖上的花毒娘子，善於用毒。」

封彩雲道：「爹也要小心。」

便在這時候，司馬長風四人已扇形的迎過來了。

司馬長風嘿然冷笑，道：「封大年，司馬長風來也！」

封大年沉聲道：「直呼本幫主名諱，果然要造反了！」

司馬長風抖着雙手長短刀，厲吼道：「夠了，老夫聽命於你二十春，任你呼來喚去，那種頤指氣使，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早就令老夫不耐煩了，時至今日，你依然用這樣的口胳，難道你想再坐在三水幫的寶座上調兵遣將，呼風喚雨嗎？姓封的，怕是不再可能了。」

封大年怒道：「司馬長風，老夫待你不薄，老夫也知道這些年你在幫中做了許多事情，但那也要論功行賞，並未少了你任何應得的一份，你……」

司馬長風道：「姓封的，我不在乎你的賞賜，三水幫的寶座只有一個，總得輪流坐吧！」

封大年冷哼一聲，道：「你已處心積慮篡位久了吧，眞高明，老夫竟然未曾察覺。」

司馬長風得意的笑道：「三水幫中，你的心腹之士有不少甘爲你抛頭洒血的人，我不想冒險在幫中拉攏他們，姓封的，你應該認識他們吧？」

封大年嘿嘿道：「眞想不到，你會把這兩個早已不在江湖上露面的惡人請來三江，着實令封某吃驚。」

只聽得包太乙擧手一聲叫：「嗨，封大幫主，難得你還記得老夫呀！」

花毒娘子道：「算一算時光，也有十年了吧？封大幫主，你依然紅光滿面呀！」

封大年道：「就憑你們這些雜碎，也想染指我三水幫？太不自量力了。」

包太乙呵呵笑道：「我的大幫主呀，誰願意當什麼三水幫的什麼人物，咱夫妻二人只需幫着司馬兄當上三水幫幫主，咱們就無事一身輕的回北方去享清福了。」

封大年叱道：「司馬長風，哼，他不配，他也休想，三水幫有的是高手。」

司馬長風嘿然冷笑了。

「姓封的，當我拖着你們父女二人的屍體，以十分沉着哀悼之心，回到三水幫總舵的時候，那時候，我會以最隆重的葬禮，爲你們一家三口安葬在黃鶴樓後面的那座山坡上面，立碑立坊，傳頌你的生平，供三水幫你的那些忠貞不二的傻蛋同去哭泣，去哀悲，哈……」

封大年叱道：「瘋子，只有瘋子才會有你這樣的想法，司馬長風，我以爲你已經瘋了。」

司馬長風道：「只要騎在人頭上發號施令，便眞的瘋了又怎樣？」

封彩雲道：「爹，他已喪心病狂了。」

封大年道：「不錯，他比瘋子還瘋，我怎麼就沒有發覺他的野心。」

司馬長風仰天哈哈笑，道：「一個眞正有野心的人，是不會被別人發現他的野心，只有在決定成敗關鍵時刻，才會有所顯露。」

封大年道：「你顯露得太早了。」

司馬長風道：「我以爲恰到時候，封大年，你應該明白你們父女二人已了無生機可言了。」

封大年道：「是嗎？就憑你們？」

段巧鳳冷笑道：「封大幫主，我勸你一句，拱手把幫主寶座讓出來吧！休忘了，你不是已經絕後了？你的那個寶貝兒子……」

「住口，你這毒婆娘。」

「哈……」段巧鳳大聲失笑，臉上的瘦肉也抖動不已。

包太乙道：「司馬兄，殺個結果吧，盡在這裡耍嘴皮子，於事無益，拖得久了有枝節。」

關二嫂一聲厲喝，尖刀指向封彩雲殺去。

同一時間，段巧鳳也跟進了。

這兩個惡女人兜上封彩雲，只一出招，便令封彩雲陷入苦戰。

封彩雲的兩臂刀傷又出血了。

司馬長風的子母雙刀抖起兩道刀光，上下兩路凌厲之極的捲向封大年，而包太乙已經騰空到了封大年的頭頂半丈處高。

怪叱如豹，封大年朝一邊翻掠，司馬長風如影隨形，跟他同方向移動，子母雙刀挑刺暴揚，但見冷芒寒光散舞流飛，彷彿千百條若隱若現的毒蛇般閃動，氣勢凌厲而又詭異，眞生死之搏。

五環金刀傾力招架頭上，同時拚力阻擋攔截，但仍難把金光形成滴水不漏的金罩，忽然間，封大年的身上已經皮開肉綻，連被切開五道血口。

身形猛挺，封大年似是眞的豁出去了，五環金刀抖得「嘩郎郎」的暴响，狠殺對方的頭頂，同時側身，腿踢剛自落地的包太乙胸膛，只是稍差一寸，沒踢中敵人。

「噹郎」之聲驟起，封大年反手回殺，司馬長風的肩上也標出鮮血來了。

這三人正殺得難分難解，另一邊却起了變化。

只聽那段巧鳳沙着聲音道：「倒也，倒也！」

「忽通！」

果然，封彩雲應聲而倒，那關二嫂就要狠狠的一刀殺過去了。

段巧鳳伸手攔，道：「等一等！」

關二嫂道：「等什麼？殺了咱們四個圍殺那老狗去。」

段巧鳳不理會關二嫂，她直着嗓門在尖叫：「喂，封老頭，你再不住手，你看這裏，你女兒的命要不要？」

封大年正殺得眼紅，聞得段巧鳳的話，心頭一緊，十一刀狂劈如電，人已往段巧鳳撲過去。

段巧鳳就是要把封大年誘過來，見封大年身子騰空，她也騰空迎去。

兩人相距半丈，段巧鳳突然又是一把迷粉撒出來，直奔封大年的面門。

封大年的反應奇佳，半空中提氣再升三尺高，雙足踩過段巧鳳的人頭而倒向一側。

段巧鳳竟然沒有得手，反而被踩得落地東倒西歪。

司馬長風與包太乙雙雙直撲封大年，關二嫂的刀已擱在封彩雲的脖子上了。

「你敢過來，我先切下她的頭。」

封大年咬牙切齒，道：「你敢！」

司馬長風尖嘯一聲：「殺！」

包太乙已到了封大年的右後面，右手反前，直取敵人項上人頭！

於是，再一次的搏殺又起了！

段巧鳳在一陣揉搓之後，提着尖刀過來了！

她對關二嫂道：「先殺了那封丫頭，封老狗太可惡，叫他知道咱們厲害！」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如意給燕子飛等人的情報果然準確，五龍會的人劫獄，想將卡三娘、錢通劫走，無法得逞，便將兩犯殺掉滅口。燕子飛發覺不對，忙通知孫提督、嚴總趕往後宮護駕。宮內，犬養由美借問安爲理由，直奔坤寧宮劫持皇后、太子，五龍會、五虎都在宮內接應，孫九峯、嚴元伯聞訊趕來，協助燕、柳，抗擊山本刀之助等人……



燕子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誣陷姦污無證據　羅織虛構罪難饒

九門提督孫九峯一頭撞進寢宮，馬上看到十幾名宮女、太監橫七豎八的陳屍在地，獨不見陳恭、柯友德，亦沒見皇后母子的人影，臉部掠過一抹極其怪異的神采，也不知是驚？是怒？是憂？是喜？

未幾，柳、嚴等人也到達坤寧宮，燕子飛劈面就說：「皇后、太子可安好？」

孫九峯道：「皇后母子可能已被倭賊劫走。」

「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

「孫某也不甚了了，這要問陳師弟他們才知曉。」

「對了，陳兄、柯兄呢？」

「想係追倭賊去了。」

說曹操曹操就到，大夥正在爲他二人的安危躭心，他二人已及時返轉。

陳恭身上有兩處刀傷，一處鞭痕，全身血漬斑斑，精神頹喪，面容憔悴，一副筋疲力竭的樣子。

柯友德也好不了多少，全身盡被血污所染，雙臂各有一道傷痕，像是一隻鬥敗的公鷄。

燕子飛迫不及待的追問道：「皇后、太子呢？」

陳恭歎息道：「被關東五虎劫走了。」

「五虎怎會混進寢宮來？」

「他們全部化裝成油漆工人。」

「此地有這麼多太監高手守護，又有陳、柯二兄在場，五虎雖然厲害，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得手而去？」

「燕大俠有所不知，主要是犬養由美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一出手就將皇后母子控制住，是以一步錯，全盤皆輸。」

一提到犬養由美，燕子飛便恨得牙癢癢地，道：「這個婆娘現在何處？」

孫九峯道：「她是以請安之名，帶着馬逵、如意、婢女進入坤寧宮的，剛剛才離開。」

燕子飛二話不說，轉身就走，出得宮門口一看，犬養等一行七人早已去遠，僅僅還剩下一團黑影。

＊　＊　＊

腳底抹油，燕子飛放步疾追，可惜距離太遠，當他追至玉華宮時，犬養由美早已不見，大門也門上了。

燕子飛不假思索，越牆而過，直往宮內闖，一個婢女迎上來道：「你夜闖玉華宮，意欲何爲？」

「找犬養由美。」

「我家公主已經睡了。」

「叫她起來！」

「奴婢不敢。」

「妳不敢燕某就自己去叫！」

一把推開扶桑女，跨步直進，馬逵猛然從一側衝過來，大聲喝道：「放肆，這是玉華宮，容不得你

如此猖狂。」

翻手就是一劍三式，攻向燕子飛。

燕子飛是何等人物，馬逵怎能攔得住，暴喝一聲：「一邊涼快去！」一掌將他劈退五六步，身形三起三落，已至寢宮門口。

正準備伸手叩門，不料，門兒却被人打開了，犬養由美罩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紗內曲線玲瓏，溝壑分明，動人的胴體半隱半現，俏生生地立在門口，嬌笑道：「你在找本公主？」

燕子飛單刀直入的道：「不錯，妳被捕了。」

犬養由美一楞道：「被捕？你憑甚麼逮捕我？」

「憑妳劫持皇后、太子。」

「你胡說，這是空穴來風，絕無此事。」

「是陳恭、柯友德親眼目睹，休得强辯。」

「此乃一面之詞，純粹蓄意誣陷。」

「少耍嘴皮子，無緣無故的妳去坤寧宮作甚？」

「本公主可是好心好意，去給皇后娘娘請安。」

「哼，黃鼠狼給鷄拜年——妳沒安好心，孫皇后母子遭劫之事妳脫不了干係。」

「是五虎幹的，與本公主無關。」

「你們都是一丘之貉，廢話少說，有甚麼理由將來到刑部大堂上再說吧。」

左脚跨前一步，探手疾扣犬養手腕，由美公主不肯就範，嬌軀疾轉，朝寢宮內跑去，燕子飛毫不考慮，拔腿就追。

就這樣，一個在前面飛奔，一個在後猛追，在屋內繞了三個圈子，又在軟榻四周兜起來。

男的氣喘咻咻，女的香汗淋漓，犬養由美冷不防跳上了床，仰面而臥，燕子飛如影隨形，跟着跳上去，用膝蓋壓住她的雙腿，伸手扣住她的右腕。

任誰也沒有想到，犬養由美突然發瘋也似的吼叫起來：「强姦！强姦！燕子飛在强姦我！燕子飛在强姦我！大家快來看，快來看呀！」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將自己的薄紗撕裂撕碎，原來裡面一絲不掛，全身裸露出來。

早已驚動了別人，孫九峯首先一頭撞進來。

另一道門咿呀而開，也進來一個人，是如意。

緊接着，柳青青、嚴元伯、石磊、丁玲、馬逵也相繼出現在寢宮內。

這個場面太尷尬了，燕子飛一心只想逮捕她，以便追查皇后母子下落，根本沒有想到該不該追進寢宮，追上床，聽她如此喊叫，這才知道中了犬養的奸計，不禁怒從心頭起，破口大罵道：「卑鄙！無恥！妳簡直不要臉！」

啪！啪！打了犬養兩巴掌，翻身跳下軟榻，對嚴元伯道：「嚴總，皇上現在何處？子飛想即刻見駕，今夜一定要將這個妖女就地正法。」

嚴元伯道：「陛下赴九千歲府飲宴，今夜可能不會回宮。」

燕子飛道：「那就麻煩老哥安排一下，越快越好，這件事看來勢必非得皇上親自出面方可圓滿解決。」

決字出口，人已轉身離去，却在玉華宮門外，與張鐵虎巧遇，燕子飛道：「張總，大牢的情形怎樣？」

張鐵虎道：「東劍、西刀實在夠狠夠厲害，殺人跟切菜一樣，蒼龍會一敗塗地。」

「全死光了？」

「那倒沒有，花十郎、郭坤滑溜得緊，趁亂逃走了。」

「這裡也沒事了，皇后母子被劫，請即刻返回刑部，準備緝捕文書，全面緝拿關東五虎及五龍會的倭賊，不論官民皆可下手格殺，尤其要加緊追查皇后、太子的下落。」

張鐵虎頻頻點頭稱是，燕子飛轉對嚴元伯道：「嚴總，務請嚴密監視玉華宮的動靜，犬養那一夥人一切舉動必須徹底掌握！」

話至此處，大家隨即分手離去。

歸途，柳青青一直沒吭氣，回到別有天之後，仍然默不作聲，很早就回房去睡了，燕子飛實在彆不住了，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她房裡去，道：「青青，妳怎麼了？悶悶不樂的樣子，難道認爲我真的跟犬養由美……」

柳青青拉着他坐下來，不疾不徐道：「子飛，你想到那裡去了，時間那麼短能幹甚麼，彼此又是死對頭，沒人會相信犬養由美的連篇鬼話，我是在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我在想，江湖險詐，步步危機，武林中人多爲名韁利鎖所困而不克自拔，但證諸近來發生的連串事故，官場中爭權爭勢的手段，比江湖人尤爲慘烈，簡直滅絕人性，喪盡天良，無所不用其極。像犬養由美，居然做出這種無耻透頂的事來。爲了爭權勢，爭地位，甚至爭寵，有不少人把我們當作了眼中釘，肉中刺，我很擔心，以後會有更多稀奇古怪的事發生在你我身

上，我覺得，此刻，我們是否應該鄭重的考慮一件事？」

「那件事？」

「離開北京，別再過問官場中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燕子飛何嘗不想儘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但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苦笑道：「青青，這恐怕不大好吧，好歹也得等一切了結之後，否則對皇上、對嚴總以及孫、張三位大人如何交代？」

提及孫九峯，柳青青花容微變，道：「子飛，你有沒有感覺到，孫九峯有點不對勁？」

「是指那一方面？」

「我是說皇后母子被劫這件事。」

「有何不妥？」

柳青青振振有詞道：「他是皇后的親弟弟，孫皇后的存亡，對孫家關係重大，他理當比誰都着急。可是，他的表現總覺得有點輕描淡寫，起碼焦急、緊張、關懷的程度在你我之下，這是否顯得反常？」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嗯，經妳這麼一提，我亦有此同感，孫九峯的反應的確有悖常情，妳可知箇中因由？」

柳青青雙手一攤，搖頭道：「官場中事，千奇百怪，光怪陸離，誰知道。」

突聞石磊的大嗓門在樓下叫道：「嚴總與張總來了。」

二人互望一眼，來至花廳，發現嚴、張之外另外還有刑部的四名捕快，太師府的逍遙客，以及玉華宮的馬逵，刑部捕快的手中還拿着一副枷鎖。

這幾個人能湊在一起，頗不尋常，燕子飛看得一呆，道：「怎麼？發現重大線索了？要抓人？」

嚴元伯、張鐵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皆面有難色，欲語還休。

逍遙客嘿嘿冷笑道：「不錯，是要抓人。」

「抓誰？」

「抓你！燕子飛！」

「抓我？笑話，本俠又沒犯法。」

「哼，你强姦了皇上的人還敢說沒犯罪？」

拿過枷鎖來就要往燕子飛頭上戴，被柳青青一掌劈歪，順勢欺身而上，又給了他一個耳光子，將逍遙客逼退五尺，道：「張總，嚴總，事情怎會演變成這個樣子，請把話說清楚。」

嚴元伯肅容滿面道：「事情是這樣的，昨晚兩位去後，犬養就跑去太師府哭訴，今天早朝時，石太師參了燕子飛一本，皇上一聽說老弟强暴了犬養由美，再加上倭女的哭鬧、描繪，以及石太師的堅持，於是，陛下傳下令諭，命我等拿你去御書房問話。」

燕子飛聞言頭都氣昏了，咬牙切齒道：「這個賤貨眞厲害，很會製造構人入罪的陷阱，倘若此女當眞得勢，飛上枝頭，廟堂之上恐將永無寧日，天下蒼生休想再過好日子。」

馬逵狗仗人勢，臉一沉，道：「燕子飛，別拖時間，戴上刑具上路吧！」

大石頭聞言大怒，七節連環棒鏗鏘一聲，硬將馬逵逼退開去，破口大罵道：「他媽的，燕子飛拚死拚活的為六扇門中人賣命辦事，結果却惹來一身腥，誰敢動他一根汗毛，我大石頭就要誰的命。」

一扭頭，又對燕子飛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咱們走，我們夫婦願打頭陣，別有天的弟兄們都願為你死，只要你一聲令下，咱們馬上殺出去！」

張鐵虎伸手作阻撓狀，道：「石兄請勿動怒，我們有皇命在身，務請合作。」

嚴元伯乃性情中人，口氣大不相同，拍着胸脯說道：「子飛老弟，我只問你一句話，如果不甘心忍這一口窩囊氣，也懶得在陛下面前磨牙，你走，天大的事我嚴元伯替你扛下來。」

燕子飛不加考慮，立即斬釘截鐵的道：「生死事小，名節事大，子飛要去見聖上，要陛下還我一個公道！」

嚴元伯含着滿眶的熱淚，拍着燕子飛的肩膀道：「對，大丈夫死而何懼，好歹也要討一個是非曲直。」

燕子飛沒再言語，伸出雙手準備戴枷鎖，逍遙客已經衝了上來，却被嚴元伯擋住在一邊，道：「不必，到大內以後再戴也不遲。」

一行人逕向花廳外面走去，石磊、丁玲以及許多江湖弟兄皆忿忿不平的圍攏上來，意欲同往皇宮大內一爭短長，燕子飛心平氣和的說道：「各位，你們都留在這兒，聽大石頭的話，別莽撞，由青青一人陪我去就夠了，倘若子飛慘遭不測，不希望大家採取任何行動，應即遠離京都，不再過問朝中事，甚至最好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常伴稻粱桑蔴。」

言出肺腑，字字辛酸，道盡人間冷暖，聞者俱皆唏噓不勝，有人已愴然而涕下。

嚴元伯不忘舊情，始終陪伴在燕、柳身旁，像往常一樣，有說有笑的携手進入紫禁城。

燕子飛表面上雖然鎮靜如恆，內心却思潮起伏，感慨萬千，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階下囚。不過，無論如何，他心底深處還是暖

洋洋地，因為他交到了像嚴元伯、大石頭這樣生死與共的好朋友。

及至御書房附近時，才將枷鎖戴上，由嚴元伯、張鐵虎領着他走進去。逍遙客、馬逵等人則留在外面，與早已候在那裡的如意、孫九峯、石大勇、陳恭、柯友德站在一起。

御書房內，神宗皇帝朱翊鈞端坐在一張長桌後方。犬養由美立在一旁，臉上淚痕沒乾，裝出一臉的委屈模樣。石太師坐在下方左側的太師椅上。很意外，威遠侯孫震宇孫老將軍也赫然在座，顯而易見，皇上對這段公案的處理態度異常慎重。

威遠侯孫震宇首先開口說道：「啓奏皇上，請陛下開恩，可否先將燕子飛的刑具拿掉，以便答話？」

石如山馬上表示反對道：「陛下，老臣以為萬萬不可，此人武藝高强，以防萬一。」

孫震宇辯駁道：「燕子飛現在是涉嫌，是否有罪，尚不得而知，這樣對待一位有功朝廷的俠士，老臣期期以為欠妥，再說假如燕俠確有對皇上不利的意圖，多的是機會，何況一副枷鎖又豈能困得住他，請吾皇聖裁！」

朱翊鈞尋思少頃，道：「威遠侯之言甚是，燕卿如有二心，機會的確很多，准奏！」

嚴元伯心中大喜，立將枷鎖除去。皇上道：「燕卿，由美公主告你强暴，可有此事？」

燕子飛以肯定的語氣道：「絕無此事，純屬虛構！」

犬養由美又哭又鬧道：「燕子飛，好漢做事好漢當，你不要賴帳。」

石太師在一旁猛敲邊鼓道：「人證物證俱在，你想賴也賴不掉。」

燕子飛道：「有何物證？」

石如山拿出一條床單，上面有兩個明顯的油漆脚印，道：「侯爺不妨拿去對一對，看是否燕子飛留下的脚印？」

燕子飛道：「不必對，那是在下的脚印。」

朱翊鈞聽得一呆，面露不悅之色，道：「如此說來，你眞的登上了犬養由美的床？」

燕子飛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道：「草民是上床去逮捕她，並無別意。」

石如山拿出一件撕碎的薄紗，道：「這件衣服你認得嗎？」

燕子飛道：「認得，昨夜就穿在犬養由美身上。」

「可是你撕碎的？」

「是她自己撕的。」

犬養由美撒潑道：「胡說，沒人會相信你的連篇鬼話，本公主沒有理由要自己撕自己的衣服。」

「構人入罪，陷害忠良，就是最好的理由。」

「純粹一派胡言，我要你拿出更具體的證據來。」

燕子飛指着那件薄紗，侃侃而談道：「皇上請看，薄紗撕碎的裂口係由上而下，試想，假使草民確有玷污她的意圖，是否應該由下往上撕？」

孫震宇隨聲附和道：「陛下，燕子飛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朱翊鈞點點頭，表示同意。石太師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氣急敗壞地道：「燕子飛，你這是信口開河，强詞奪理，老夫還有人證。」

燕子飛道：「誰？」

「由美公主的婢女。」

「婢女當時不在場，而且他們是自己人，不足採信。」

「那麼，換一個人，孫提督的話你信得過吧？」

「信得過。」

「有請孫大人。」

孫九峯就在門外，聞喚快步進入御書房，叩見完皇上後，退立在父親孫震宇一側。

石如山凝視着孫九峯，故意拿話激他：「雖然我們兩家有些微誤會，但老夫相信你是位謙謙君子，定會實話實說，對不對？」

孫九峯不亢不卑的道：「老太師請放心，我們孫家庭訓的第一句話就是『誠實不欺』，老太師有話儘管吩咐，劣侄定當據實相告。」

「我問你，你是否親眼看到燕子飛上了公主的床？」

「確有此事。」

「同時壓在由美公主的身上？」

「正確的說，應該是跪在她身上。」

石如山的臉上掠過一抹得意的神采，道：「啓奏皇上，事情已經很明白了，一個男人跪在一個女人的身上做甚麼，不問可知。」

孫震宇另有高見：「不行，要問，此乃關鍵，一定要問清楚。九峯，你說，進入寢宮後，都聽到些甚麼？看到些甚麼？照實奏明陛下。」

孫九峯道：「末將一入寢宮，馬上就聽到，犬養公主說燕子飛在强姦他，也看到燕大俠正跪在她身上。」

「你們兩個人入宮的時間相差多久？」

「我倆相隔不足十丈，只是一忽兒的工夫。」

威遠侯孫震宇振振有詞道：「皇上，紗衣係由上撕裂，顯然是倭女自己所為，與事實不符，而且時間短促，根本不可能發生苟且之事，足證强暴之事純屬捏造誣陷，

燕子飛應無罪開釋。」

朱翊鈞沉吟未語，犬養由美又變出新花樣來，道：「本公主並沒有說他强姦成功，而是强姦未遂。再者，孫大人身份特殊，無疑是站在燕子飛那一邊的，他的證詞難以叫人心服。」

石如山道：「對，一面之詞，不足採信。」

孫震宇道：「要怎樣太師才肯信服？」

「再傳一個證人來。」

「傳誰？」

「如意。」

「好啊，傳宮女如意！」

如意躬身而入，行禮如儀，目光在犬養由美、燕子飛、石太師的身上轉來轉去，表情陰晴不定，神色似頗猶豫。

石如山則頻頻給如意使眼色，彷彿在暗示甚麼，說話的語氣也充滿玄機：「如意，不用怕，放大膽，將妳的所見所聞全部說給皇上聽。」

如意遲疑，遲疑，再遲疑，猶豫，猶豫，再猶豫，欲言又止，欲語還休。很顯然的，她不敢開罪石太師、犬養公主，又不忍傷害心上人，只好默不作聲。

威遠侯孫震宇道：「如意，不必瞻前顧後，只要把良心放在中間，實話實說就可以了。」

燕子飛知她左右為難，忽生一計，道：「皇上，請准如意退下，不必作證。」

朱翊鈞一怔，道：「這是為何？」

「因為她的證詞不足令人信服。」

「何以見得？」

「大家都知道，如意是石貴妃的貼身丫頭，是從太師府與石貴妃同時進入玉華宮的，她的背景特殊，難免會偏袒一方，請陛下恩准。」

燕子飛用心良苦，大大地感動了如意，不顧一切的說道：「皇上，各位大人，事實上奴婢所看到的，比孫大人還少，因為我踏進寢宮的時間在他之後。」

石太師神色微變，沉聲道：「誰先誰後，無關緊要，只要看明白情況就可以作證。我問妳，犬養公主的衣服是燕子飛撕的吧？」

「奴婢沒看見。」

「妳……可曾看見他脫自己的衣服？」

「燕子飛並沒寬衣。」

「如意，妳……」石太師的鬍子都氣歪了，道：「那妳究竟看到些甚麼？說！」

如意一字一句的道：「奴婢站立的位置較遠，方向也不對，遠遠望去，燕子飛似是跪在犬養公主身上，公主不停的喊强姦，燕子飛打了她兩巴掌，就跳下床來，如此而已。」

孫震宇道：「這時候，燕子飛是否仍然衣裳完整？」

「是的。」

「倭女呢？」

「一絲不掛。」

「可聽見燕子飛出言發話？」

「大罵犬養公主卑鄙！無恥！」

「好，夠了！」孫震宇站起身來，向前走了三步，對石太師道：「如意出身太師府，她的證詞石太師可有異議？」

石如山雙眼發直，怒目而視，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孫震宇轉身面對皇上，朗聲道：「陛下，現在事實已極清楚明確，一切純屬虛構，請還燕俠士一個清白。」

朱翊鈞正容道：「燕卿當然無罪，盼為朝廷續效股肱。」

「倭女又當如何處置？」

皇上望着犬養嬌媚妖冶的體態，道：「事出誤會，大家都不追究就是了。」

燕子飛突然噗通一聲，跪倒在地上，大聲疾呼道：「請恕草民無狀，這樣的處斷燕子飛無法接受。」

他這舉措突如其來，大家皆大吃一驚，朱翊鈞道：「燕卿莫非另有意見？」

燕子飛慷慨陳詞道：「假使草民有罪，依律當斬，自當獻上項上人頭，如今草民無罪，那麼，犬養由美就有構陷羅織之罪，這樣模稜兩可的處斷，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實在叫人心寒！」

柳青青跪地稟道：「犬養王荒淫無道，殘民以逞，由美公主可謂家學淵源，其來有自，這樣的淫女妖婦，怎可廁身後宮，位列嬪妃？尤其皇后、太子被劫，她是元兇主犯，斷斷不可輕饒！」

威遠侯孫老將軍也雙膝跪地啓奏道：「燕、柳二俠之言極是，倭女淫亂宮廷，誣陷忠良，此風不可長，請即賜死！」

嚴元伯大義凜然，冒死跪稟道：「倭女寡廉鮮恥，誘人入彀，其心可卑，其行可誅，請陛下以朝綱為重，誅此妖孽！」

四人同聲指謫，字字針砭，石如山不由慌了手脚，急忙下跪稟奏道：「犬養公主年幼無知，當時情急事危之下，容或有所錯覺，請聖上明鑑，恕其無罪。」

犬養由美又施出了她的看家本領，搔首弄姿，猛拋媚眼，嗲聲嗲氣的道：「常言道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請皇上眷戀同床共枕之情，法外施恩，仍准暫居玉華宮，以便隨時侍候陛下。」

燕子飛大聲抗爭道：「不行，倭女如仍留在玉華宮，草民立即離開京都，從此不再過問朝中事。」

孫震宇也據理力爭道：「倭女應即就地正法，斷斷不可如此草率，否則，何以杜萬民悠悠之口？何以對天下忠臣義士？最低限度亦應貶為庶民，逐出玉華宮！」

威遠侯乃元老重臣，名重朝野，皇上倍感壓力沉重，儘管迷戀於犬養的異域風情，私底下有些捨不得，也儘管石太師、由美公主一再歪纏哀求，最後還是將倭女逐出後宮。

＊　＊　＊

碧雲天。

起更時分。

北京城的老百姓多已進入夢鄉。

忽見兩名夜行人出現在牆外，身手靈巧，行動迅捷，一眨眼便翻過圍牆，悄沒聲息地欺至屋簷下。

二人互望一眼，小心翼翼地推開房門，進入花廳。

廳內無燈，一團漆黑，雙雙靜立牆角，不言不動。

許久之後，始將室內景物大致看清，花廳內靜悄悄地空無一人。

移步來至一張桌前，其中一個女子的聲音小聲道：「子飛，上一次發現玉駝鈴的地方，我記得好像就是這張桌子。」

「沒錯，是這裡，而且，自從皇后母子被劫走後，各門盤查甚嚴，很難偷運出城，多一半仍藏匿城內。」

「會藏在那裡呢？」

「雙龍居，碧雲天，天外天，都有可能。」

「奇怪，此地怎麼沒見半個倭賊？」

「咱們上樓去瞧瞧。」

燕、柳摸黑上了樓梯，舔破窗紙，發現第一間房內就有人正呼呼大睡，床頭小桌上放着一個黑糊糊的東西。

二人不假思索，撬開房門摸進去。

一前一後，謹慎小心，柳青青全神戒備，燕子飛直向前行，沒幾步已潛至桌前，可以分辨出桌上之物是一個藍布小包，伸手一摸，包內有兩個大小與玉駝鈴相若之物。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燕子飛心下大喜，提起藍布小包，轉身就走。

「別走！」

暴喝來自身後，五縷指風已襲至頸項間，床上人動作好快，一把抓過來。

燕子飛急忙滑步閃開，柳青青劈出二掌，黑暗中有人大喝一聲：「找死！」

一股陰森森地，比冰還冷，如刀似箭的寒飈過處，耳畔隨即響一陣稀奇古怪，啁啁啾啾，鬼哭神嚎似的詭異聲響。

眼前的景象更加恐怖，在白茫茫的掌風圈內，隱隱約約中，似有鬼魅蹦跳，羣魔亂舞。

「鬼！鬼！」

柳青青忍不住尖叫起來。

燕子飛右腕疾翻，血手印應勢而發，炙熱的掌浪將寒氣稍稍一壓，與柳青青彈身退出屋外，道：「徐前輩……」

「看打！」

僅僅叫了一聲「徐前輩」，以下的話還來不及說，頭頂又有一杖砸下，燕子飛急忙舉手去托。

這一砸之勢好大的力道，不但燕子飛全身發麻，足下的樓板亦為之吱吱作響，有點承受不住。

燕子飛聲急語快道：「徐前輩，余老夫人，在下燕子飛，快請住手。」

這時，燈已點亮，果然是西刀徐遠及余老夫人，燕、柳面面相覷，俱皆面無人色，目光呆滯，全身嗦嗦而抖，彷彿得了一場大病，魂飛魄散似的。

這還是燕子飛反應夠快，及時以血手印的陽剛熱浪，壓制住陰寒之氣，同時抽身退走，不然那還有命在。

余老夫人移開拐杖，西刀徐遠冷聲道：「燕小子，江湖上的小輩把你捧上了天，原來這麼不長進，當起賊來了。」

藍布小包仍提在燕子飛手中，聞言甚為窘迫，訕訕道：「這完全是誤會，前輩請勿多心。」

徐遠冷笑連聲道：「人贓俱獲，老夫的兩錠金元寶仍在娃兒手中，還敢强辯？」

燕子飛忙將小包放回屋裡去，訥訥道：「徐前輩言重了，區區再窮再沒出息，還不至於落魄到需要偷東西來過日子。」

「那你倆何故潛入碧雲天？」

「一則尋人，再則想伺機奪回玉駝鈴，因見金元寶狀似駝鈴，故而有此誤會。」

「玉駝鈴怎會在碧雲天？」

柳青青道：「前一陣子，山本刀之助曾在此落脚，玉駝鈴曾一度在此出現。」

西刀徐遠一聽到山本的名字，精神登時大振，道：「我老人家已在此住了數日，山本那老小子到那裡去了？」

燕子飛道：「可能已搬至雙龍居。」

「雙龍居位於何處？」

「西山脚下。」

話至此處，余東劍從外面步入花廳，直着喉嚨喊：「奶奶，奶奶，我回來啦。」（未完・卅五）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坊中傷敵遇伯樂　岸邊扎魚顯身手

人嘛，不但要有一口氣，而且更要有運氣！

一個人如果單靠一口氣，活得苟延殘喘，活得無病也呻吟，甚至活得對人搖尾乞憐，那麼這個人活得比斷了氣還痛苦，還無奈！

江湖上有幾個人活得快樂？大多是活得痛苦，活得更是無奈！

當然，懷才不遇的人就更無奈了！

那個遠從滁州三刀會來的青年人古照今就是個懷才不遇的人！

古照今有甚麼才氣？

古照今這小子爲甚麼流落在黃浦灘？

當然，如果古照今不對人說，江湖上大概沒有人知道！

* * *

滁州三刀會在淮上是個大幫派，實際上也是個集體領導的幫會，海上來的京廣貨運，淮河的鹽販，四山的藥材，分別由三批人馬掌握着。

這三刀會乃是由「天龍刀」申方良、「地堂刀」霍元玉、「追魂刀」方傳申三大巨頭所掌管！

古照今脫離三刀會乃是因爲他的功夫太過怪異，怪異得連三刀會中當家的三把刀便聯手也不放在他的眼裡，而古照今在三刀會中只不過是一條運押京廣百貨的「把手」，那當然談不上地位，他在三刀會三年不見升遷，就在船入吳淞不久，他走了！

古照今下定決心要走，押船的「當頭」不但不攔他，反而送他十兩銀子。

當然，古照今心中明白，他如果再在船上蹴下去，這船上「當頭」一職，早晚是他的！

古照今永遠也忘不了那晚「當頭」雷子鳴對他說的一句話：「龍要升天，虎要入山！」

這句話古照今十分明白，那是姓雷的明是指他一條道路，實乃叫他快走路，說實在一些，也就是叫他「滾」！

* * *

古照今斜倚在黃浦江邊的石灘岸，他看上去十分落魄的樣子，十兩銀子已花一半，他對於上海這個剛開埠的地方，已經有些失望了！

古照今心中不舒服，他偶爾會看着黃浦江邊匆匆掠過的人們，他心中在想，這麼大的地方，他就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呀！

* * *

「咻」！

一道冷芒自古照今的袖中抖出來，隨之便是一條肥魚被他扎中而舉到石堆上！

古照今就這樣已扎了五條肥魚了，他看看這些魚，心中也帶着幾分黯然，他心中想，如果沒有魚吃，他的銀子花得更快！

古照今前天還看到有三刀會的貨船在此經過，當時他還眞的有些衝動！

古照今當時很想往船上去，回去三刀會比之流落在黃浦灘要愉快多了！

然而古照今還眞有一股子傲氣，好漢不吃回頭草，丟了的饅頭不回去找，天生萬物都有用，他不信他會餓倒在這上海小地方！

當然，上海如今是大地方，但當年只不過是小漁村，不來洋人它仍然是小漁村，來了洋人才開埠，套句今天時髦語，那時候正是「改革開放了！」

* * *

古照今又刺了一條魚，他似乎滿意的拾了一根柳條枝，準備把扎的魚串起，找地方烤了吃，但就在這時候，他的身後岸上有個穿長大褂的中年人開口了！

「喂，兄弟，好功夫！」

古照今抬頭，他苦笑，搖搖頭提了魚要走，他以爲對這人笑已算是打了招呼！

「賣不賣？」

古照今一怔，再苦笑，但他還是開口了：「賣？我吃甚麼？」

那中年漢子左手撩着衣襬，道：「賣了魚你想吃甚麼去買甚麼。」

古照今道：「幾條魚能賣幾個銅板？算啦！」

中年漢子忽的舉着右手，笑，道：「我出一兩銀子，如何？」

古照今道：「一串十個銅板，十串一兩銀子，你老兄這是逗人的吧！」

古照今絕不相信會有人如此傻，拿一兩銀子買這麼幾條被刀扎死的魚！

那中年人哼哼一笑，他走近古照今，道：「魚是不值幾個銅板，但你這扎魚的刀法堪稱一絕，看你老弟的刀法，就不值這個價碼了！」

古照今心中一熱，他出道三年，今天才有人稱讚他的「惠州柳家三絕殺刀法」呀！

古照今把他的一串魚遞過去了，但他卻不收中年人的一兩銀子，他淡淡的道：「難得識貨人，這魚我送你了，我不收你的銀子！」

中年漢子哈哈笑了！

古照今轉身就要走，中年人上前拉衣服：「嗨，你怎麼走哇！」

古照今道：「我不走你管飯？」

中年漢哈哈一笑，道：「如果你老弟點個頭，我每天管你吃酒！」

古照今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老兄以爲我這話對吧？」

中年人笑笑，道：「對，當然對，而且也實際，只不過你老弟是不會白吃午餐的，是不是？」

他仍不放手，而且還用力的拖拉古照今，又道：「來吧，前邊街邊有一家小酒館，咱們來上一斤白乾……對了，你若不喝烈酒，這家酒館還有紹興老酒，十分地道，你老弟一喝便知道好！」

古照今想了一下，道：「你好像十分誠意嘛！」

中年人道：「當然！」

他把幾條魚提一下，又笑道：「咱們把這些魚叫小酒館的伙計好生的糖醋一番，咱們邊吃邊喝邊聊，如何？」

古照今笑了：「好，在下這就叨擾你一頓了！」

中年人甚爲高興，當先往路上走去，古照今跟着這中年人，他邊走邊問道：「先生，貴姓？」

「我姓水，水道生就是我的名字！」

「姓水呀，這姓很少聽到！」

水道生回頭一笑，道：「你今天聽到了！」

古照今道：「先生，你是上海本地人？」

水道生道：「半個上海人吧！」

古照今一笑，道：「怎說是半個上海人？」

水道生道：「我有三條船常年行駛太湖、杭州灣、無錫，專門批賣百貨兼辦水運！」

他又回頭笑笑，道：「我應該很有錢，是嗎？」

古照今也笑笑，道：「至少比我這失業之人富裕！」

水道生道：「如果我說，我與你差不多，你會不會相信我的話？」

古照今道：「我是窮光蛋呀！」

水道生道：「我也差不多！」

古照今道：「一個擁有三條貨船的人，怎還說是個窮光蛋？別逗我了！」

水道生道：「當然，如果我細說，你就會相信了！」

二人已到酒館門口，水道生當先走進酒館內，他把手上一串肥魚交在伙計手上，道：「糖醋，另外再添兩樣小菜，老紹再來二斤！」

伙計還擧着一串魚兒照，吃驚的道：「乖乖，用甚麼扎的呀，眞準吔！」

他當然不知道這是古照今袖中出刀扎的魚！

* * *

小小的長方桌，水道生與古照今二人對面坐，筷子由水道生爲古照今放了一雙，他微微一笑，道：「兄弟，你已知道我叫水道生，那麼，我可不可以問問，你老弟的大名眞姓呀？」

古照今淡淡一笑，道：「古照

今！」

「你姓古呀！」

「不錯！」

「也是個稀有的姓氏，哈……」

他見小二把酒菜送過來，便舉着酒杯，又道：「咱們先喝酒！」

古照今也不拒絕，拿起酒杯先喝一口，又見伙計把魚也端出來了，灶上做的還眞地道，冒出的香味也聞到甜，紅嘟嘟的一大盤，數一數一條也不少！

水道生笑笑，道：「別說吃了，只一瞧見就會叫人食指大動，來，兄弟，趁熱吃！」

古照今當然吃，而且吃得快，因爲他今天才只吃了一頓飯，如今天快黑了！

古照今是個青年人，一副娃娃臉，一雙大眼睛，但笑起來兩眼瞇成一條綫，露出滿口的雪白牙齒，鼻粱稍高，但更有一股英氣風發，他說起話來有力道，却也不多說，當然，他更有些沉默寡言。

* * *

古照今吃着喝着忘了憂似的，就聽水道生道：「古兄弟今年貴庚？」

古照今道：「你問甚麼？」他不知甚麼叫貴庚，別說是他古照今，有許多人都不知道貴庚甚麼意思！

水道生一笑，道：「古兄弟今年多少歲了？」

一笑，古照今道：「二十二！」

水道生道：「想來上海闖天下？」

古照今道：「我的運氣不好！」

水道生道：「嗨，上海這地方，人越集越多，人多的地方好賺錢，人多地方是非多！」

古照今道：「仍然有人往這兒跑，我便是！」

水道生道：「古老弟也不怕是非多？」

一笑，古照今道：「路上不會拾到錢，人生道上本是險，只不過……」

「怎樣？」

「只不過我的運氣差了些。」他提的乃是他在三刀會懷才不遇，有感而發！

但水道生却笑了！

* * *

「來，我敬你！」水道生舉杯，古照今照喝！

水道生放下酒杯，這才對古照今道：「古兄弟，你沒忘我對你說過的話，我快與你兄弟一樣的窮了呢！」

古照今道：「你有三艘大貨船呀！」

「我押給人家了！」

「押給別人？爲甚麼？」

「賭輸了！」

「你賭？難怪！」

水道生道：「我遇上大老千了！」

古照今道：「既然知道遇上老千，又何必再賭？」

水道生雙目一厲，冷冷道：「我挑盤子，掀他們底牌，我要當場拆穿他們的騙局！」

他忽的一嘆，又道：「我明知上當，但我仍沒抓到，兄弟，我把三條貨船也押進去了！」

古照今道：「甚麼樣的賭場？」

古照今爲何有此一問？其實說穿了也不奇怪，因爲惠州柳家當家的，柳逢春柳當家在行走江湖之初，最精於賭，他曾把各種賭法告於門下，更嚴加告誡門下，少涉賭場，當然，古照今聆有此訓！

* * *

水道生沉悶半晌沒開口，他似乎又在思忖他在賭場敗陣的景況了！

古照今並不以爲意的笑笑，便在這時，忽聽得水道生一掌拍在桌子上，冷冷道：「操那娘的，我不甘心！」

古照今道：「水先生，就憑你請我吃酒，我願意同你去一趟賭場瞧瞧，也許會幫你個忙！」

水道生半帶吃驚的道：「用刀？」

古照今道：「我沒說用刀！」

水道生半信半疑的道：「你……老弟……會賭？」

古照今道：「沒賭過，但聽過不少，去了才知道！」

於是水道生對古照今道：「虹橋西街有家大賭場，係女人開的，叫『七巧賭坊』，咱們吃完了我帶你去瞧瞧！」

古照今點點頭，道：「七巧……賭坊……這名字……」

水道生道：「七巧者，乃是賭坊中有七種賭的關係，共分三個大院，七種賭正可以不分貧富，少則十個銅板，多則十兩銀子！全來！」

古照今道：「他們大小統吃呀！」

水道生道：「每天去的人川流不息，二更天更熱鬧！」

古照今道：「我懷中尚有幾兩銀子，我想……」

水道生笑笑，道：「七千兩銀子我輸掉兩條貨船，尚有一條可以押！」

古照今道：「水先生不是說三條船全押了？」

水道生道：「如果我再輸下去，我的最後一條船便也完了，我今天就是下決心再去瞧瞧，我一心在找他們的手法漏洞，我不信邪！」

古照今道：「原來是這樣，只不過有句俏皮話，不知水先生聽過

沒有？」

「甚麼樣的俏皮話？」

古照今道：「不服教師挨的打！」

「甚麼意思？」

古照今道：「再去你還是輸！」

水道生道：「我叫兄弟你瞧這個！」只見他外罩猛一掀，兩把尖刀露出來，又道：「我出刀，我出刀逼他們自己承認玩老千！」

笑笑，古照今道：「下下之策，使不得的！」

要知這古照今也在船上幹三年，他當然也見過許多賭的場合，再加上柳逢春柳老爺子的傳說，便更加明白賭場規矩，若無法當場拆穿，想動手就是亂來！

* * *

水道生聞得古照今的話，他忿然的道：「半月之後，我的船靠岸上黃浦江邊，到時候我便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我還在乎個鳥！」

古照今道：「說得也是，大船三條一旦變成別人的船，是任何人都會痛苦得發瘋之事！」

水道生道：「今夜我是抱定了破釜沉舟之心了！」

淡淡一笑，古照今道：「所以當你發現我在江邊出刀，你便有意拉我同伙了！」

水道生道：「古兄弟，我不強求，你可以不必去！」

古照今道：「如果水先生不詳說，也許我會不去，但此刻，我是決心前往！」

「那是去冒險的！」

古照今笑笑道：「冒險也要有機會冒險，冒險也要看個人造化，人生本來就是冒險，是不是？」

水道生哈哈笑了，於是，二人吃完酒菜，水道生懷中摸出一錠銀子付了賬，當即帶着古照今走出這家酒館！

水道生拍着古照今，笑道：「古兄弟，今夜咱們聯手出擊，我把希望寄託在兄弟你的身上了！」

他暗中把一張百兩銀票往古照今的懷中塞，又道：「這是賭本，也是引蛇出洞的誘餌，拿着！」

古照今也不拒絕，他隨着這水道生匆匆的走到虹橋西街，這時候就快二更天了吧，古照今發覺來這「七巧賭坊」的人眞不少，除了中國人之外，還有幾個藍眼珠大鼻子的外國人，倒令古照今頓覺新奇！

* * *

水道生的到來，受到了賭坊人員的大表歡迎，當然，原因是他還有一條貨船！

古照今就不太受人注意了，當他尾隨水道生走上「七巧賭坊」的十一層高台階的時候，賭坊的人還以爲他是個小混混小憋三前來弄幾個小銅板呐！

他們怎知來的是個要命郎？

* * *

有兩個伙計還在水道生的前面開道，口中嚷着：「讓讓，閃閃！」

水道生的心中不舒服，他們當他是財神爺來了！

古照今可不一樣，他發覺前大院中眞吵雜，十幾處賭桌圍的人眞不少，可大多是販夫走卒！

二道院就好多了，吵嚷也只是偶爾一聲吼叫，原來是十幾桌在賭牌九的！

七巧賭坊的後院賭痲將，痲將桌也有十幾桌，可也清靜得多了！

* * *

水道生並未馬上走入二院正廳上，他被人請入客室中，只見兩個侍女迎上來，那確實夠美的女子，便是聽她們那種唔噥啊啦的嗲聲，就叫人骨頭發酥！

「水先生，歇歇腿呀，吃些點心再賭嘛！」

「是呀，啊啦侍候儂好不好？」

水道生却在客室門口站住了，他笑笑，道：「今天我已吃飽了，等我賭過再來！」

有個女的笑道：「賭過你不來了呀！」

她這是調侃的話，賭輸了還有甚麼心情再尋歡？

水道生搖搖頭，道：「妳們省省吧，我不進去了！」

忽有個女的拉住水道生，另一女子立即在客室中端出一杯甜酒，笑道：「那麼，先喝一杯甜酒吧，喝了甜酒有精神呀！」

她舉杯往水道生的口唇送上去，嗲聲嗲氣的要餵水道生喝下去了！

水道生哈哈一笑，他張口，但喝了一個空，因爲有一隻手把酒杯接過去了！

那姑娘一怔，忍不住的叱道：「你是甚麼人？」

她的臉上笑容也消失了！消失了笑容，頓叫人覺得她的可怕！

一個美人變臉色，總是令人吃驚的，然而古照今却淡淡一笑，立刻把酒倒在地上！

「你……幹甚麼？」

古照今道：「水先生不喝這種酒！」

這動作令水道生吃一驚，道：「這酒……」

古照今道：「別提酒，你老兄不是帶我來見識嗎？何不立刻進場？」

水道生笑了！

水道生轉身往正廳上走，他低聲問古照今，道：「兄弟，你是發現甚麼了？」

古照今道：「喝了酒的人易衝動，如果酒中稍稍添加些甚麼，不

但叫人衝動，也會叫人迷失思攷！」

他頓了一下，又道：「進入賭坊如上戰場，水先生，上戰場只有勝與敗，生與死之分，所以必得保持清醒，半步也不能走錯！」

水道生呵呵低笑，道：「妙，只這麼幾句話，今晚這一頓酒看來沒有白請你吃！」

二人推門而入，嚄，正廳上一共三大桌，每桌邊上圍滿了人，五個姑娘正穿梭，三個大漢守門邊，他們見來了水道生，立刻打躬又彎腰，請財神爺似的把水道生往正當中的大方桌請過去！

「喂喂，勞駕請讓讓，讓讓……」

天門的人往兩邊擠，水道生剛到方桌邊，跟着一張高櫈送到他的屁股下面來！

水道生淡淡的坐下來，古照今就站在他身側，這場面只一瞧便知道這一桌全是大戶人物，因爲只一瞧桌面上的小金元寶與銀票，便知道小鼻小眼是不會擠來這一桌！

古照今一雙眼睛看過去，盡是老板當家的打扮，比一比穿着也只有他寒酸！

古照今如果在此刻掏出他懷中僅有的幾兩銀子，那眞是會叫人臉紅！

此時有個女子擠過來了，古照今見這女子靠近水道生，笑瞇瞇的道：「水先生，聽你來的消息，我便急急忙忙的過來了，祝你今天好運呀！」

水道生的雙目一亮，笑笑道：「喲，是哈姐呀，妳祝我好運，可是我也以爲自己帶着好運來，只不過賭過之後才明白，自己原是一身霉運呀！」

「嘻……你眞會說笑話！」

她手一抬，高聲道：「怎不把碼子取來？」

「來了，來了！」是個姑娘的聲音，只見她雙手托着個紅木盤，盤底還刻着「招財進寶」四個醒木篆字，盤中的籌碼也齊全，由一兩到一百兩，算一算整整是一千！

哈大姐先接盤，然後她放在水道生的面前，笑笑道：「水先生，這兒一千兩，你慢慢的玩，我教你，看準了你下碼子，三思而行不輸錢嘛！」

她再看看對面的莊家兩個人，微微一笑站起來，還有意無意的摸摸水道生的大手背，又道：「水先生，我不陪你了，籌碼完了你再叫，有你玩的！」

她這最後兩句才是她的眞心話，水道生還以爲哈大姐在安慰他吶！

哈大姐走了，水道生把他面前的木盤倒出來的籌碼往古照今面前一推，姑娘已把盤子取走！

水道生對古照今，道：「看好了！」

古照今一見這光景，心中想：這些籌碼一千兩，三刀會的海船要三趟才有這個賺頭，輸上三五千兩，可不正好是一條大船的價錢！

心中雖然想別的，古照今還是把一堆銀子籌碼分別的疊起來！這在別人眼中，以爲他是水道生的跟班！

哈大姐就把古照今當成小三子人物看，她幾乎正眼也不瞄一下古照今！

於是，莊家的八張天九牌推出來了！

古照今一瞧，便知道這小天九一翻兩瞪眼，是輸是贏可也快極了，水道生已放了一張百兩銀票籌碼在桌前！

莊家抖着兩粒骰子厲聲吼：「放手，放手啦！」

就聽「嘩啦」一聲響，兩個骰子滾在桌面上，一看是個一二點，正是天門先拾牌！

古照今不拾牌，他瞪着眼睛看莊家！

古照今想得多，他不信莊家能逃過他的法眼！

這第一把牌可也妙，三個八一個對，拿對子的一門是末門，門前只不過五兩多一點銀子！

另外三個人，莊家出門與天門，三個八比一比，只有莊家的是大八——老天一張配長六！

莊家這一把淨賺一百多兩銀子！

於是，莊家的第二把牌又推出來了！

「下，下，下少贏少，下多多贏，下啦！」

水道生看看古照今，古照今仍然目不轉睛的看向莊家，對於水道生的看向他，宛似不知似的！

水道生又把百兩籌碼推在門前了，乾脆的响聲起處，又是一個七對門！

莊家似乎發覺古照今的眸芒緊緊的盯在他身上，不由微微一笑，拾起桌上的兩張黑骨牌貼在他的手掌上一個一個的仔細看，兩張牌碰得清脆响，然後一個笑！

於是，三副牌攤開了，天門又是個八點，出門的一個虎頭九，末門的這一回下了二十幾兩銀子，却也是個J三扎中鵝屁股，也是個俏八點！

大伙等着莊家了，莊家不攤牌，口中大叫：「通賠！」

他那一雙大而瘦白的雙手，把他的兩張牌放到廢牌中了！

於是，這一把皆大歡喜，都笑了！

於是，莊家的第三把牌共八張又推出來了，就聽有人大叫：「莊家走背，下呀，機會來了！」

果然，這一回下的還眞多，數一數就有五百多兩之多，水道生就下了三百兩的籌碼！

其實古照今心中已明白，這叫「篩金沙」，莊家是在漸進的搜刮着，也叫做進兩步退一步！

古照今很想示意水道生，但他沒有，水道生的雙目正看着桌面上的八張牌！

「叮噹」之聲起處，莊家大叫：「六出門啦，大順啦！」

這是叫出門先拿頭一把牌了！

出門的有多人下了籌碼帶現銀，亮凈凈的元寶三四個，末門的有個一兩重的小元寶是金子，另外又是三個銀錠十五兩！

水道生取下第二把牌，他急急忙忙的貼着面頰看大小，莊家的臉上微微笑，大巴掌已按在牌桌上的最後一把牌上面了！

莊家這裡尙未把兩張牌拾手上，就見冷芒疾如電奔，「咻」的一聲起處，莊家厲聲長嗥：「噢！」

這一聲尖厲的淒叫嚇得衆人急忙瞧，嚄，一把尖刀正連着莊家的手掌扎在桌子上！

吃驚的不只衆人，附近的哈大姐也聽到了！

「你……」

是的，出刀的不是別人，古照今是也！

古照今的手上握着刀，尖刀扎緊莊家的手，鮮血開始往外溢，莊家痛得掉眼淚！

水道生咬牙，道：「有把握？」

古照今道：「他手下一共三張牌！」

古照今的話甫落，四週的賭客起了鬨：「詐賭，詐賭呀，操那娘的老皮！」

古照今慢慢的把刀拔出來，另一手往牌桌血水中拾起牌，攤開來果然三張牌，大伙更鬧起來了！

莊家的三張牌最是妙，乃三張小點是也！

牌九中只有猴頭是三點，第二把牌已出過，如今莊家手中又是這三點，大伙看得一瞪眼，莊家也一瞪眼，他不叫痛了，他吃一驚，這是出牌露了白，忍不住的一聲叫：「這副牌怎麼多個猴頭呀！」

眞的是混帳！

其實莊家心中十分明白，他早就備了個J三在手中，只不過他沒有機會換牌，因爲古照今雙目盯得緊，盯得他沒有機會去換牌！

最令莊家窩心的，莫過於另外兩張牌，那是一對地牌四個點，莊家心中在泣血，如果不是掌中緊貼一張J三，他這把牌就是個通吃一馬掃！

於是，水道生火大了，他厲吼一聲咒罵道：「娘的小雌騍，玩詐呀！」

古照今拔出他的尖刀來，已見這哈大姐走過來！

哈大姐當先走過去，她出掌一連就是幾巴掌，打得推莊的白臉漢子口吐血！

「阿拉是怎麼吩咐你的，咱們規矩開賭，公平待客人，贏得光明，輸得甘心，誰叫你玩詐？」

水道生冷笑了！

「哈當家的，我的兩張押條還我，咱們不想多生事非，妳以爲如何？」

哈大姐一笑，道：「今天這二道廳封莊啦，誰輸多少咱們全退，至於……」她走近水道生，又道：「前幾回輸的是老帳，怎好算到今天這場上？」

水道生道：「前幾次也是他推莊，只不過我沒發覺，一旦捉住，全數免還了！」

哈大姐却看看古照今，淡淡一笑，道：「嫩雞子的肉總是香的嘛，青年人，你好狠的一招天殺！」

古照今道：「哈老板，妳看走眼了，這一招並非『天殺』，乃是『白蛇吐信』，我出手從不失手！」

哈大姐聽得一怔，她着兩個管賬的走進門，當即吩咐，道：「核對這一桌客人們輸多少，退還！」

水道生道：「我沒輸，哈老板，還了我的押條我走人！」

哈大姐道：「如果我不還呢？」

水道生兩手一拍，道：「我宣佈，那兩張押條作廢！」

哈大姐的臉上罩了一層寒霜，她冷笑了！

「姓水的，你的那三條船早在一年前我便看中了，想在我哈玉芳手中再索回去，那得憑恃些甚麼！」

水道生一聲沉叱，道：「你們正當的賭牌，那是我水某人的背運，如今你們玩詐被咱們發現，妳還想水某的船？休想！」

他對古照今又道：「古兄弟，且等我索回押條，咱們就走！」

古照今道：「水先生，好像不太容易，如果他們不還，你有何打算？」

水道生冷冷一笑，道：「七巧賭坊就別想再開門了！」

雙方這是弄僵了，這二道正廳上一共三桌牌九場子，原有三十七八人之多，但聽了雙方的對話，一個個收起自己的銀子便走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哈大姐一聲低叱，道：「撒野撒到你家哈大姐身上來了，那就別怪哈大姐不給面子！」

她把手一揮，「廳門關起來，別把別屋的客人嚇跑掉！」

「轟通」之聲起處，兩個大漢關上了門，也不知從何處進來的，只見兩個壯漢與三個女子厲然的站在哈大姐面前，其中一人躬身，道：「大姐！」

哈大姐戟指水道生，道：「姓水的，你仍然要索回你的兩張押票嗎？」

水道生却轉而對古照今道：「古兄弟，拖你下水了，對不住你呀！」

一笑，古照今道：「隨你來的時候我便沒打算平安走回去，水先生，休忘了我已出過刀！」

「對，對，古兄弟，你已出過刀，他們當然是不會輕易放你走的！」

水道生轉而又對哈玉芳道：「索不回兩張押條，我姓水的是不會走的！」

這時候前院傳來哄鬧聲，後院一片洗牌聲，中院的正廳關上門，兩邊廂房還在呼吼着「金四銀五小板櫈」吶！

哈玉芳那俏迷人的薄唇猛一翹，她對面前的一個壯漢道：「別把人給打死了，記住，咱們是規矩的人！」

那壯漢抱拳，道：「哈大姐，妳進去休息，不就是兩個不長眼睛的嗎？」

哈玉芳半旋身，她這就要退走了，忽的一聲冷叱，道：「這種熱鬧不瞧多可惜呀！」

說話的竟是古照今，他斜視着哈大姐，一副傲而不驕的把胸一挺！

哈大姐果然不走了，她冷然的看看古照今，道：「小兄弟，挨刀子是件痛苦的事，你想到這一點沒有？」

古照今道：「哈老板，當我出刀的時候，我已想到這些了，但動刀只是手段，端視誰的功夫到家，妳不會把我這無名小輩看在眼裡，同樣的，我也不把妳這兒當成我古照今歸西之道，大家動上刀，命便交由天吧！」

他這話立刻又令一邊的水道生大爲感動，難道這也算是士爲知己者死嗎？雙方才認識幾個時辰呀！

哈大姐不但不走，聽了古照今的話，她反而往古照今面前走過來，燈光中，她的雙目一亮，口中發出「嗯」聲，道：「這話不應出自一個少年人之口，年輕人，你能吐出這幾句話，確實令我吃一驚，但不知你的功夫是不是同你的嘴巴一樣的鋒利！」

古照今道：「一旦動上手，你馬上就知道！」

哈大姐冷冷道：「我見過不少唬字輩人物，一張利口之後却又是個軟脚蝦，而你……」

「那是別人，古照今也知道在這黃浦灘有不少是玩唬混日子的，我不是！」

哈大姐突然拼指往古照今的咽喉點去！

古照今反擊更快，他抖袖間，一點寒芒已等到他的面前半尺地，那剛巧沾上哈玉芳的右手食中二指，只差未削下去，而哈大姐已收回她的右手，冷冷道：「夠快，只不過你更不可能平安而走了！」

她猛轉身：「關山河，他是你的了！」

姓關的正是那壯漢，聽得哈玉芳的低吼，一個橫跨阻在古照今面前，他冷然一沉臉色，道：「那裡來的臭小子，吃你家關爺一刀！」

他出聲才出刀，好一招力劈華山，當頭往古照今砍殺過去，他的另一手却奇巧的隨着身子削向古照今的脖子！

這也是一招兩式，令敵人出其不意，因爲哈大姐說過，這兒不合殺人，他只要打倒古照今便完成任務了！

關山河也確認他這一招足以得手！

然而他再也想不到，面前這青年人太過刁猾又辛辣了，但覺灰影一閃之間，關山河頓覺左腿不聽使喚，低頭一看吃一驚，隨之一股痛徹心脾的痛，忍不住「噢」了一聲！

古照今的身子閃掠到水道生附近，兩手又是空的了！

水道生心頭一陣衝動，他幾乎要拍手叫起好來了！

哈大姐的柳眉倒豎，她重重的道：「小覷敵人就是拿自己開玩笑，我這話已不知對你們說過多少遍了！」

有個伙計奔上去，急忙扶住受傷的關山河！

關山河的雙目發出忿怒的光芒，道：「小子，這一刀咱們沒完沒了。」

古照今道：「隨你，老兄，一切看穿之後，生與死也就不太計較了！」

哈大姐的眸子一厲，冷冷道：「好，你再接他們幾人的聯手，你行嗎？」

水道生忙忿然的道：「好嘛，玩不要臉勾當呀，倚多爲勝不是？」

哈大姐道：「姓水的，你在甚麼地方找來這個人物，眞叫我看走眼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姓水的，想奪回你的押條，那得先勝了他們！」

他們，當然是一男三女了，原應是兩男三女的，但關山河挨了刀，他退在一邊了！

不等水道生再說甚麼，古照今

已站在中央大方桌一邊，他淡然的道：「甚麼話也別多言，古某人接下了！」

眞是令人五體投地的氣度，使哈玉芳也心折！

她開始有了個怪想法，那是她不應有此想法的！

哈玉芳對另一大漢道：「且看你們四人的了！」

她把話說完，立刻閃到一邊！

便見那大漢「嗆」的一聲拔出刀來，他冷冷的道：「在下東方亮，朋友，請賜教了！」

忽的，一個女子平飛而起，她的身子自桌面上越過，一把尖刀直取古照今，而另一女子却在桌下方滾過桌底，也是一把尖刀力削敵人下盤，側面的女子一聲尖叫：「殺！」她直往古照今撞去！

古照今三面受敵尚不動，好一招「大劈棺」，一道電閃半斜不斜的劈過來！

古照今動了！

那眞是難分他是動還是未動，暴騰一半，古照今的身子才起，一把椅子飛起又斜落，就聽劈柴似的一陣「嘩啦」响，那把椅子遭了殃，碎了！

三把尖刀與一把鬼頭刀全部落在那飛起的椅子上，椅子當然吃不消。

就在古照今身子剛站定，好一道彩影自他的身邊閃掠，眞快，快得古照今幾乎來不及再出刀！

古照今一聲沉叱，平空一個鐵板翹，仍覺得胸前一熱，他吃一驚未低頭看！

他不能看，也沒時間看，因爲哈大姐的動作太快了，他不能不加以防備！

便在這時候，水道生出招了！

水道生抖着一把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二尺青鋒，他攔在東方亮幾人的面前，沉聲道：「混戰吧，咱們豁上沒關係，七巧賭坊也別再開設了！」

他這是提醒哈玉芳的話，再殺下去，別的院中賭客們必聞聲而驚，七巧賭坊玩詐還殺人，當然會傳遍黃浦灘，以後誰還敢來賭？

果然，哈大姐一聲吼叱，道：「住手！」

她這一吼，二道廳上的人全站定，那東方亮還不信邪的道：「大姐，不能放過他們！」

哈玉芳道：「退下！」

東方亮與三個姑娘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但還是蹣跚的退一邊！

哈玉芳對一個中年漢子道：「去，到櫃上，把水先生的兩張押票取來！」

東方亮急了，他想攔，道：「大姐，咱們未敗，妳總得給屬下們一次機會吧！」

哈玉芳道：「我自有我的主張，別多講！」

水道生的心中熱呼呼，他再也想不到，古照今的功夫如此高絕，單古照今的氣度就令人心折！

水道生一心要拉古照今在他身邊了！

* * *

那中年漢子已奔回來了，他的手上果然是兩張押票，哈大姐叫那人交還水道生，道：「瞧瞧，是你的吧？」

水道生接過押票，兩張押票各押白銀三千五，可也正是他的兩條大船！

水道生指頭彈着押票，笑了！

水道生只在兩張押票上彈了幾下，忽的雙掌疾搓又扯，兩張押票立刻間被他扯得粉碎揣入袋中。

爲甚麼扯碎了還揣起來，這就是小心。萬一被賭坊中人再拾回，然後拼湊起來，多少還是痲煩事。

於是哈大姐走過來了。

先是，她衝着水道生一笑，道：「恭喜你了，水先生，世間最令人快樂之事便是失而復得，歡迎你常來玩呀！」

水道生笑笑，道：「哈大姐，如果賭得乾淨，賭得全靠運氣，我會來！」

哈大姐不把水道生的話放在心上，她重視的是站在一邊的古照今！

哈大姐心中有一股悔恨，爲甚麼把這個眞正殺手看走眼？這才是最危險的事情！

也許這年輕人的表情令人以爲他是水道生的跟班小厮，而古照今的木訥，也叫人看不出他的機智也是一流的。

此刻，哈大姐站在木無表情的古照今面前，先是，她露出個迷人的笑容，骨碌碌圓圓的大眼睛在古照今的身上游移了幾次，才啟唇，道：「貴姓？」

「古！」

「大名？」

「古照今！」

哈大姐想了想，道：「眞好名字嘛！」

古照今道：「名字起自父母，是好是壞由不得自己作主！」

哈大姐微微點頭，道：「古老弟，恕我哈玉芳直言，看你的這身打扮，十分不配你的功夫嘛！」

古照今道：「在下正失業中，只不過……」

在一旁的水道生道：「他現在不失業了，因爲我決定把我的一條船交在他手中。」

哈大姐道：「看來你們之間認識不久嘛！」

古照今道：「是不久，半天

吧！」

哈大姐道：「我相信你們之間未訂打合約了！」

古照今怔了一下，道：「甚麼合約？」

哈大姐道：「也就是你爲他工作，他每月付你多少銀子呀，還有時間上的問題，是一年？兩年？還是三年！」

她這麼一說，古照今轉而看向水道生，雙目中帶着幾分懷疑的眸芒。

水道生却冷冷一哂，道：「怎麼，難道哈大姐想從我這裡挖角？」

哈大姐道：「姓水的，你應知道，今天這一場搏殺並未分出勝負，我這兒的可用之人還多！」

她指指外面，又道：「如果我今天關上門不營業，集中人馬對付你二位，試問你們的勝算有多少？」

水道生果然一楞！

古照今沒有，他冷笑！

哈大姐道：「水先生，我哈大姐今天是衝着這位古兄弟，才把你的兩張押票還你，目的只有一個，我要結交這位古兄弟！」

水道生道：「古兄弟已是我的人了！」

淡淡一笑，哈大姐道：「在你們之間尚未訂下合約之前，我仍有機會邀攬他留在我這裡。」

水道生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把我的一條大海船走黃金般綫的蒼龍號交由古兄弟掌理。」

哈大姐立刻追問：「一月餉銀有多少？」

水道生嘿嘿一笑，道：「船長價碼白銀五十兩，古兄弟掌理，我多加十兩，一月六十兩！」

「一百兩！」

哈大姐毫不考慮的開了價，開價便是一百兩，比之四馬路大街幾家大公司的經理薪水還高一半。

古照今的雙目一厲，心中好不感慨，想着自己在三刀會時候，月薪不過七兩半，還有被人壓在頭上踩着走的味道，令人不由對此刻的時運到來而無限感慨。

果然是「人走時運馬走膘，倒楣人足踢金磚摔死了！」

＊　＊　＊

那年頭上海開埠十幾年，一兩銀子吃得省，足夠吃上三五天，古照今發現，功夫還是能賺錢！

就見水道生一怔，道：「妳打算把他留下來？」

哈大姐道：「不錯，只等古老弟點個頭！」

她還以媚目瞟向古照今。

這光景水道生火了，他拍拍古照今，道：「古兄弟，人嘛，除了銀子之外，義氣更重要吧！」

水道生的話並未令古照今點頭。

古照今的雙目却直視着哈大姐，而令水道生心中一緊，忍不住的沉聲又道：「我給你月薪一百一拾兩！」

「一百二十兩！」哈大姐立刻回應。

水道生雙目一厲，道：「一百三十兩！」

「一百五十兩，另外加上兩名美女侍候！」

古照今心中一震，不知如何是好了！

水道生也不甘示弱的道：「除了一百五十兩銀子的薪餉之外，我水道生的全年收入抽出一成盈利爲分紅！」

古照今全身一震，這光景幾乎可與三刀會三位當家一較高下了！

古照今的心在動了！

哈大姐道：「不論你出多少代價，我的價碼比你的高一成，他呀，我這兒要定了！」

只見她雙手一拍，嚄，側門一邊閃進一位綠衣姑娘來了，這綠衣姑娘巧模樣，秀髮亮，眉兒長，一雙眼兒圓得似月亮，挺直的鼻子俏雙唇，半露美齒蛇樣腰，搖呀擺的擺到了古照今的面前了。

這姑娘剛站定，哈大姐已吩咐：「小雪，我把古兄弟交妳手中了，好好的侍候，叫人把新的衣衫取來，古兄弟需要改頭換面了！」

小雪吃的一聲笑，她這就要伸手去拉古照今了。

水道生忙伸手一擋，道：「我的古兄弟是不適合在你們這兒保鏢的，甚麼玩意！」

水道生太明白一件事了！

水道生明白，如果古照今答應爲哈大姐辦事，那麼古照今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再逼他水道生重新立下兩張押票，到那時他若拒絕，單只一個古照今就叫他難以對付。

水道生還眞的猜對了，哈大姐還眞有這個打算！

只不過就在雙方你爭我奪中，古照今突然一甩手臂，大吼一聲，道：「別吵了，容我好生想一想嘛！」

他忽的轉身便走，拉開門衝出門外，水道生吃了一驚，大叫：「古兄弟，你去那兒？」

他啣尾直追，庭院中一團影子飛落在屋面上，水道生抬頭看上去，早已不見水道生的影子了。

單只這身輕身功夫，也令水道生折服！

哈大姐也奔出來了：「人呢？」

水道生指指屋面，道：「走了！」

哈大姐一聽，嘿嘿冷笑，道：「姓水的，如此說來，你落單了！」

水道生心中暗暗吃驚，但仍然一副不懼的樣子，道：「妳想怎樣？」

哈大姐道：「你以爲我想怎樣？」

水道生道：「押票已撕碎，水道生是不會再立借據的。妳省省吧！」

水道生的手上尖刀平舉胸前了，只要哈大姐出手，他必出刀。

哈大姐哈哈道：「姓水的，你不夠格和我交手，我哈大姐也不會出手！」

她雙手再拍，嚄，這一回來的人更多，三個男子三個女子，他們立刻又把水道生圍起來！

哈大姐得意的笑道：「抓住你，我不怕你不再寫兩張押票，姓水的，你那三條大船我早已打聽清楚，蒼龍號，天龍號，還有個飛龍號均是行駛大海的巨型大帆船，我怎能把到手的鴨子再叫牠飛掉？」

水道生道：「當初妳以賭誘我上當，原來打我三條大船主意呀！」

「你知道得晚了！」

「如果我大吼，必驚動前後兩院的客人，妳難道敢於當衆殺人？」

「哈……」哈大姐笑得花枝亂顫，道：「我當然不會當衆殺人，但我會當衆說你無賴，在我這七巧賭坊耍慜三，輸了銀子寫押票，暗中又動手脚把押票弄走！」

水道生叱道：「胡說八道！」

哈大姐道：「可以叫大夥兒搜呀，押票就在你身上，姓水的，你能怎麼解釋？」

水道生怔住了！

哈大姐又道：「如果你不輸銀子，爲何寫押票？既然寫了押票，爲何又扯碎，而且放入自己口袋？」

水道生咬牙，道：「哈玉芳，妳逼我拚命了！」

哈大姐冷冷道：「你不必拚命，至少你還有一條船是你自己的，你只要再寫下押票兩張，我哈大姐送你出這七巧賭坊的大門，你也依然是我們的客人，你三思！」

水道生叱道：「我水某一思也不思，來吧！」

哈大姐臉色一寒，道：「敬酒不吃吃罰酒呀，你們給我活捉！」

六個人這就要發動了，忽的衣袂振飄，自屋上落下一個人來！

是的，古照今又回來了，立刻令水道生頓覺精神一振，他迎上去，道：「古兄弟，咱們走！」

古照今的重現也令哈玉芳驚喜，她心中正爲失去古照今這樣的高手而不快。

就聽古照今對水道生道：「不，水先生，你走吧！」

水道生怔征的道：「怎麼？我給你那麼好的條件……」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答應哈大姐的條件，我留下來，你……」

他轉而對哈大姐，又道：「哈大姐，放水先生走，我答應留下來！」

哈大姐哈哈一聲笑，他對水道生道：「放你走，乃是不願之事，你應該好好的謝謝古老弟了！」

水道生冷冷的道：「謝不謝乃是我的事，就不用妳哈大姐勞神了！」

「哈……」哈大姐笑得得意。

一個勝利者的笑，是那樣表情。

水道生拉過古照今，他低聲道：「古兄弟，你怎不三思呀？」

「我考慮過了。」

「你這是奔向黑道，走上邪路了。」

這話立刻被哈大姐聽去，不由怒叱道：「甚麼黑道白道，來上海創業的人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賺銀子，只要能賺銀子，賺得叫人無話可說，又何論甚麼黑呀白的？」

古照今道：「哈大姐，由水先生去吧！」

哈大姐道：「你的要求，我當然答應！」

她又對水道生道：「你走吧，還在此囉嗦甚麼？」

水道生冷哼一聲，再重重的看看水道生，轉頭便往七巧賭坊外走了。

他走得眞是氣，除了走路有聲，頭頂上幾乎可以看到火苗子出現！

現在，小雪走過來了，她伸手拉住古照今，笑瞇瞇的道：「你眞好，我們是一家人了！」

古照今心中有疙瘩，他淡淡的一笑，對哈大姐道：「哈大姐，我能爲妳做些甚麼？妳出的價碼……」

哈大姐道：「我出的價碼不只那個數！」

古照今雙目一亮，道：「更多？」

「不錯，更多！」

「多到甚麼數？」

哈大姐吃吃笑了。

她走前去，拍拍古照今，道：「似你古兄弟這種身手，在這賭坊那是大才小用，我可不想埋沒人才，那會令人惋惜的。」

哈大姐這話，立刻令古照今十分舒服，因爲古照今的離開三刀會，便是因爲三刀會三位當家不知他們手下還有像古照今這樣的高手。

（未完・一）

上文提要：梅媚幫小松出氣，鍾華不敵二女被制住，此時却來了清水道人，梅媚想以「奇門遁甲」對付老道，反被震傷內腑，幸好小龍與柳談趕到，方免於難……小龍等一干人潛上嵊泗島，島上洪門中人提防的主要是翁仲的人，反而疏忽了小龍這邊的人，使得他們順利登上此島，捉住了翁仲之女翁明珠，從她口中得知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技遜一籌打落海　無名荒島驚奇遇

錢起也想到，小柳會以兩種不同威力的火器對付他。

當小柳丟出左手的兩顆，直取錢起的上身正中，另兩顆丟向他的腳下時，這使人直覺地想到，丟往腳下的是碰到物體才爆炸，擲向他上身的可能快到他身邊即炸開。

錢起這半年來吃過火器的苦頭，也請教過明家。

至少他能認出了那些形狀的是碰物才炸，那些形狀的出手就炸，所以他去輕輕抓住上身附近兩顆。

當然也同時閃出三步就地一滾「轟轟」炸開。

小柳使了詐，但錢起比他高一層，識破了他的計謀。

他故意顛倒，出手炸的往腳下丟，使他以為那必然是落地才爆炸的一種，落地才炸的，他接住了。

因為落地爆炸的那一種，要有一定的撞碰力道才會爆炸。

錢起接火器的手法像棉花似的柔軟，當然不會有撞擊力。

烟塵四起時，小柳回頭就逃，但被錢起攔道：「小子，你這點道行，還差了一截，跟我走吧！」

這工夫小龍自街角轉出，道：「柳談快走！」

柳談道：「這傢伙不好纏！」

「你不要管，快！」

柳談不敢違抗，立刻向西北奔去。小龍却在此同時向東疾掠。

他必須把錢起引開，使翁明珠等人安全到達那秘密地點。

況且，剛才小柳在此使用火器，必然引人來此。

他要獨戰錢起，就要找個沒有人的地方。

他在前疾掠，錢起不傻，雖然不放過，却也同時指揮部下去追柳談。

小龍在山野中較低的疏林中停下來。

這島不太大，却是嵊泗列島中最大的一個島，長二十餘里，寬八里。漁民及翁仲的大宅在島的中央偏南方，所以東、西及北方多處是荒涼的。

因島上農田甚少，多為岩石及砂石。

小龍停下來，道：「錢起，咱們要見個眞章。」

錢起道：「佩服！」

「錢起，昔年向我外公錢大經施襲的是你和清水道人對不對？」

錢起搖搖頭，道：「不對！」

「你想狡賴？」

「錢某作的事絕不會抵賴！」

「那麼你承認有你一份了？」

「對。」

「另一個呢？估計你一個人絕對辦不到！」

「在當時也許辦不到，也許辦得到，但仍有一位幫手，他就是你

們所想不到的人——我的師叔！」

「清風道人？」

「對，我師父不會作那種事。」

這一點小龍有點相信，上次遇見是清水，竟能約定半年後較技，以五十招為限，若是清風，他不會放過他。

小龍道：「你們為何佔據此島？」

錢起道：「翁仲對付洪門要弄垮我們，我們也能佔他的老巢。」

小龍道：「這就是你們的最大目的？」

「當然，還有甚麼目的？當然，他們燒了我們全國的分堂，我們佔了此島，搜羅一下，也弄他幾十萬兩銀子在手。至於最大的目的，你下輩子也弄不清。」

小龍撤出了軟劍，錢起竟沒撤刀。

「錢起，你……要空手對付我？」

他肯定地點點頭。

小龍心頭一沉，到目前為止，能瞭解錢起的人太少了。沒有人知道他的身手到底有多高。

但小龍總是不信，人的功力，總會有個限度的。

他攻出一招父親的「璇璣劍法」的精純八招之一。

錢起閃了開去。

小龍連續用外公及林莽的劍法都不成。

最後，他用了一招三種劍法揉合而成的劍招。

這一招他暫命名為「三星伴月」。

三大名劍術合而為一，果然非同小可。

劍浪罡山，滾滾而至，劍芒如疾電劃過天際，眨眼而逝，罡勁如山壓濤湧，勢不可當。

錢起一驚，退了三大步。

「小子，這是甚麼劍法？」

錢起看不出他是三種劍法揉合而成的，可見他在揉合這三大劍法上技巧是很不平凡的。

小龍再施出一招「還珠合浦」。

這招更凌厲，又把錢起逼退了五步以外。

可是小龍只研成了這兩招。這兩招雖然已經証明了其威力之大之玄，但錢起畢竟是以赤手應付的。

「小子，你只會兩招？」

這是因為如果小龍會第三第四招，必然乘勝追擊，不會在緊要關頭中途停攻，小龍道：「你還要繼續試？」

「當然！」

「我是不願佔你的便宜，讓你赤手接我的劍招。」

錢起道：「好，有種，我就亮刀！」

錢起撤刀時，小龍非施襲不可。

因為兩招已用完，重複再用，威力已減。

施襲還有其可能，他不能敗，更不能被擒。

當然，他更不能死。

他要重振洪門，也要為父母復仇。

這一招「還珠合浦」凌厲無匹。

錢起倉卒出刀，已稍遲一步，「刷」地一聲，衣襟被掃破，第一招又如冰屑炸開到了眼前。

先機一失，這第二招「三星伴月」也發揮了它應有的威力。

但是，絕對沒想到，錢起果然是個梟雄。

他居然封架閃避過去。

這兩招之威力，他以為是林莽或外祖來接，只怕也沒有這麼輕鬆，而錢起身懷絕技，却屈居在林莽之下，必有重大的目的和原因。

「還有嗎？」錢起道：「這兩招誰教你的？」

小龍以為，研出的招式有五至七招，就有可能擊敗或殺傷錢起。現在他知道，今夜仍然十分凶險。

小龍再次攻上，以三種劍術配合出招，偶爾夾雜上那兩招中的一招，但一用再用，已不靈了。

七十招以後，小龍被逼退了數十步，到了一絕壁邊。

也可以說是一個海溝處。

原來有一道山溝長二三里，海水漲潮時可以深入島上，二里多深，小龍此刻退到這海溝附近。

現在他更體會到錢起的可怕了。

甚至他以為，錢起也許比清風更可怕。

這工夫小龍已堪堪不支，他以為，好像錢起想要多少內力就有多少，想用甚麼絕招也都能施展出來。

小龍全力施為，由於沉疴已癒，幾位前輩又給他輸入不少的內力，此刻的小龍已非同小可了。但是，和錢起比仍差一截。

就在這時，忽然有個少女奔來掄劍就刺。

原來是梅媚。

她和林琴及小松不放心，偷偷溜出來找尋小龍。

柳談都已隨衆人進入秘洞中，小龍逾時不歸，衆人知道不妙。

白倫等正在商量如何派人去找小龍，三女已溜了出去。

三女分道找尋，只有梅媚找對了路子。

其實再加上一個梅媚，也只能支持十招左右。

梅媚發現不妙，只好唸加持咒語施展「奇門遁甲」。

當她雙手合什，兩中指向兩邊

彎下剛剛喊出一個「吽」字時，錢起已攻出淩厲無匹的一招。

這一招即使梅媚未唸咒也在掄劍合擊，也擋不住。

小龍全力護住二人，尤其是梅媚，所以他被掃中左臂，二人同時翻下了海溝中落入海中沉下。

而錢起也並不輕快，由於梅媚已喊出了個「吽」字，法力已顯，他的鞋襪突然崩裂散開，髮髻也散了開來。

錢起吃了一驚，如果此女早來，他就慘了。

赤着脚加上披頭散髮，那情況就大爲不同了。

小龍和梅媚沉下海底，本以爲海溝水不深，不久可以浮出水面，然後看看地形，再逃出錢起的監視。

但是，水深不過三四丈，却因正是退潮，內高外低，回流太强，且有漩渦，小龍耗盡了體力。

至於梅媚，水中功夫更差，二人竟然無法浮出水面。

好在二人都能在水底潛行數里。

梅媚只能潛一里多，小龍可以爲她輸口氣延長時間。

他們被捲出海溝，流入大海。

這兒是列島之間，海底漩流最複雜的地方。

就是「南海龍王」到此，也要十分小心才不會出岔子。

小龍和梅媚二人怎麼成？於是在海底失去力量，隨波逐流，不知流出多遠，依他們估計，足足流出二十里以上。

梅媚在海底只能潛一里多，怎能流出二十里以上？

這是因爲海底暗流奇大，潛游一里的速度，足可流出二十里以上，甚至更遠些，直到二人氣盡，快要窒息，才浮了上來，但因力盡，被巨浪捲在岩石上而昏了過去。

但不久醒來，却不停地嘔吐，因爲灌了不少的海水。

有人以爲，海水就是鹽水，灌幾口鹽水算不了甚麼！

那當然是外行話，海水不是鹽水，只是含鹽份高些而已，只要一喝下兩口海水，必然嘔吐不已，非吐出來不可。

二人發現身子在水面上浮動前進，十分平穩。

這是怎麼回事？向水中一看，竟是四條鯊魚，每兩條架着一個人向岸邊游去。兩小大吃一驚。

其實那是海豚。

海豚在水中游動，若沒看清，往往會誤以爲是鯊魚。

不久，將二人送到沙灘上。

四條海豚不停地人立而起，「吱吱」叫跳。

牠們似乎挺喜歡兩小，兩小這才看出是海豚而非鯊魚。

海豚蹦跳了好久之後才不見了。

兩小吃力地站起來，四下打量，這小島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到東西南北的邊沿，而且只有灌木，多是礁石。

這小島夾在大小不一的島叢之中，最不起眼。

很可能這是個無名島。

大概也不會有人來此，二人蹣跚着上了沙灘。

此刻當然鞋襪都已不見了，人在極大的漩流中流出二三十里，不但鞋襪，有時連衣褲都會被脫去。

好在二人內衣褲還在。

「梅媚……這兒不會有人的。」

「當然不會有人，這兒幾乎寸草不生。」

穿過沙灘，到了邊沿時，忽然小龍一指沙上的足印道：「看，這是不是人類的足印，或者是猿猴？」

二人蹲下來仔細察看，不太清楚，很難說是人類或猿猴的。梅媚道：「如果是人類，也必是女人穿鞋子的脚印。」

「對，這脚印不像男人的，要不就是小孩子的，甚至不像人的脚。」

二人出了沙灘，踏着碎石，以及鵝卵石等，進入此島中心，到處都是岩石，而且奇形怪狀。

偶爾可以看到那頗小而不像人足的印痕。

突然，梅媚打住了，而且也拉住了小龍，混身發抖。

小龍道：「怎麼哩？」

梅媚指指左邊一個石穴中，小龍望去，也不由一凜。

此刻正是黎明以後，島上一草一木都看得很清楚。

這石穴口處高位，呈十五度往下斜，大約在穴內兩丈左右處，隱約坐着一個人，是不是一個人？很難說。

也許是一塊古銅色的石頭，只是樣子像個坐着的人罷了。

梅媚道：「小龍，是人是鬼？」

小龍走近石穴口處望進去，雖是黎明以後了，兩丈多的穴道內仍然很暗，但蹲在穴口望下去就看清了。

他以爲這是一個人，而且是個老女人。

只不過這老女人全身赤裸，肌肉鬆弛，兩個奶子像兩個鬆夸夸的皮袋子重下來，頭髮灰白如亂草，臉上的皺紋很多。

她閉目而坐，單掌豎立胸前，另一手手心向上放在兩腿之間。

這是一種打坐的姿式。

要是不仔細看，像一塊絕對靜

止的石頭一樣。

石穴內隱隱傳來了潮聲，而且好像是很深的穴內傳來的。

「這兒竟然有人……」小龍立刻按住她的嘴唇。

然而這老女人忽然睜開眼來。

別看她眼皮及眼囊鬆弛，而且內陷，但一雙眸子却如冷電一般射出來，兩小不由心頭一寒，尤其是梅媚，嚇得貼緊了小龍。

小龍抱拳道：「晚輩漂流到此，打擾了前輩，實在不敬，尚請前輩原諒……」

老女人打量兩小，一直不說話。

兩小此刻眞不能不想：這到底是人還是妖怪？

是人，尤其是女人，爲甚麼混身一絲不掛？

「你們兩個是甚麼人？」老女人終於出了聲。

似乎由於久不說話，口齒都不流利清晰了。

「晚輩姓龍名秋，這姑娘姓梅叫一個媚字。」

「你姓龍？」

「是的。」

「你爹是甚麼人？」

「家父龍玉，是以前洪門的『龍頭』！」

老女人又把目光移到梅媚身上，道：「妳爹呢？」

「家父梅羣。」

「『梅半天』！」

這老女人能認識這二人，分明十年前也必是武林知名之士。

小龍道：「前輩的大名……」

老女人道：「你們是甚麼關係？」

「我們……」小龍道：「朋友！」

「呸！甚麼朋友，男女之間還有朋友？」

梅媚道：「這麼說老前輩一生沒有過朋友了？」

「放屁！」

梅媚不敢反駁，放屁就放屁吧！

老女人道：「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的丈夫。」這工夫她忽然雙臂一絞，人就飛出了石穴，一把揪住了一個。

兩小大驚，分明這老女人的兩腿已自膝下斷去。

但她兩臂一抖，就飛出兩丈多的穴道，到了洞外還沒落地，直到她揪住了兩小爲止，才落了地。

落地之後，兩小自然也倒地了。

以梅媚來說，她的底子較差，事出陡然易被對方揪住，然而，小龍應該是個年輕高手了？爲何也被揪住？

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老女人飛出穴外時是以七分功力對付小龍，僅以三分功力對付較弱的梅媚。

即使如此，她還是逃不掉。

因爲老女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小龍比梅媚高出很多。

老女人一揪住二人就制住了二人的要穴。

可以說認穴之準，制穴之靈，已到了匪夷所思之境。

老女人以兩隻斷腿站在地上，只有二人三分之二的高度。

老女人的下一步驟使兩小大吃一驚。

原來她把兩小的衣衫全都剝光。

剝光之後，雙臂翻絞，繞着兩小飛了三匝才落下。

似在欣賞兩小的胴體。

是色情狂嗎？當然不是，也許是年老的女人最羨慕年輕人，青春是人生最最可貴的東西，尤其是對失去青春的人更珍貴。

只不過許多人在青春時期却不珍惜它。

兩小甚怒，尤其是小龍道：「前輩，妳這是什麼行爲？怎麼可以剝光我們的衣服，這叫我們如何去尊敬妳？」

老女人怪吼一聲，兩掌一分，竟把二人砸了出去。

而且二人的身子飛出，穴道已解。

二人落地後雙手捂着下體。

老女人雙臂一絞，身子飛起，雙掌一握一放，無形的掌力在兩小的脚下震得沙石橫飛，如此一來，兩小就必須閃避，而且是不停地閃避。

當然，閃避就不能再以手掩着下體了。

很久之後，老女人停手，仰天長笑了一陣，道：「好極了！好極了！這才是乾乾淨淨，光明磊落的人。」

小龍厲聲道：「妳是個瘋子，妳也懂光明磊落？」

「小子，我最懂，而你們却未必懂。」

梅媚道：「光明磊落的人會剝光人家的衣衫？」

「丫頭，怕什麼？人本是光着來的，也會光着回去，人們自會穿衣服開始，就有了邪心，怕人看到身體，那就是不光明，人的身體根本是不怕看，怕看就不是好人，就是心中有賊，意識不潔。」

梅媚道：「這是什麼論調？」

老女人道：「小孩子赤裸着身體，一派天眞，所以我們常用『赤子之心』來形容坦誠率直的人。」

老女人以一雙斷腿走路，她當然也不能老是飛來飛去。

因爲飛是最耗眞力的。

但她不是以腿的斷層直着走，

而是兩隻斷腿斜着交叉行走，所以看起來上身長，下身短，十分滑稽。

這也正是在沙灘上留下怪印痕的原因。

老女人道：「習以爲常之後，就以爲穿衣服是件麻煩而又虛僞的事了，那又何必？況且要穿也沒有了，都已經爛了。」

小龍道：「老前輩在此島上多久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衣衫眞會爛掉的，因爲這兒長年累月刮着鹹雨，衣物最易腐爛的。」

「對！」老女人道：「事實上，第八年我就不穿任何衣物了，因爲也根本無人來此。」

梅媚道：「前輩怎麼會在這荒島上？」

老女人道：「我吃魚，和一種地棗(是一種根生植物，稍苦而甜)，你們先說說自己的遭遇。」

梅媚道：「妳連大名都不肯告訴我們，我們……」

老女人道：「我叫黃烈香，我的丈夫叫尉遲風。」

小龍一驚道：「聽長輩說，尉遲前輩和黃前輩二十年前就是中原武林第一高手了。」

老女人道：「天下沒有第一，但在中原，却也找不到幾個敵手了。」

小龍道：「尉遲前輩呢？」

黃烈香怪笑一陣，又悲嚎了幾聲，道：「他可以說是死了，也可以說是離開了人類的世界了。」

小龍吶吶道：「以上兩句話的意思不是一樣？」

「不一樣。」老女人道：「離開人類他還可以和獸，或者魚類在一起生活，死了就是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了。」

小龍愕然道：「人類能和魚類生活在一起？」

「對！這是事實，但世上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也不相信。」

梅媚道：「我們不信。」

小龍道：「我有點信了。」

黃烈香道：「你爲什麼會相信？」

小龍道：「我想請問前輩一個問題。」

「問吧！」

「人眞能長久生活水中使肺部功能減退而使腮功能增進？甚至閭尾處生出小尾巴，背上長出短鰭？」

黃烈香電目一凝，道：「是誰對你說的？」

「先請前輩回答問題。」

黃烈香怪吼一聲，又飛向小龍。

這一次小龍有備，全力閃避，沒有被她抓住。

黃烈香單臂一抖，划個半圈又飛了回來。

小龍很自然地就施出了剛研成的第一招「三星伴月」。

這一招對付錢起，曾把他逼退了兩三步。

只不過黃烈香一翻身就閃了開去，再次抖手抓到，小龍自然又施出了第二招「還珠合浦」。

這一招又被閃過，第三招沒有了，只好用外公的劍招。

這下子就分出來高下了，黃烈香一把抓住了他，又把他擲在地上。

小龍很難過，沒超過三招就被人制住。

而且制住他只用了三招的人竟是一個失去雙腿的人。

這差距可就太大了。

小龍忿然道：「妳眞是個瘋子，妳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你小子知道了一件不該知道的事。」

「什……什麼事？」

「你剛剛說的那件。」

小龍道：「妳是說一個人和魚類生活在一起而且生理上起了變化的事？」

「不錯！」

「那只是聽人說的呀！」

「聽誰說的？」

「翁仲的女兒翁明珠。」

黃烈香道：「你們若無私心，怎麼會到這島來？」

小龍只好說了被錢起打下海溝的事了。

小龍覺得這老女人可能和翁明珠所說的海底怪物有關連，這眞是難以想像的事。

黃烈香悲笑一聲，道：「錢起？」

「是啊！」

「錢起怎麼會在這兒？」她的表情可怕極了。

小龍只好又說了白前輩等進攻洪幫，而翁仲也正好要推翻洪門，洪門抵擋不住，林莽改邪歸正，而錢起却忽然改變主意派人佔據此列島的事。

黃烈香沉默了一會，道：「原來如此，其實他們佔據此島，並不是心血來潮的突發行爲，而是早有預謀的。」

「有預謀？」

「不錯，猜想他的老婆和小姨子投靠翁仲，也是一項無恥的預謀，目的在於瞭解島上的情形，以及……」

「前輩怎麼不說了？」

「我未說的，你們可能知道了。」

「我們知道什麼？」

「關於元末沉船滿載寶藏的事。」

「是的，這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而且也有意得到它，以便作爲重建洪門全國一百多個分堂的經費。」

黃烈香道：「看來你還算坦白老實。」

「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

梅媚道：「提起錢起，前輩似乎表情十分激動？」

「當然激動。」

「以前輩的年紀和錢起比起來，大約還差二十多歲。」

「正好相差二十歲，他二十歲時，武功已十分了得！」

「前輩對他很熟？」

黃烈香不出聲，只聽到她的牙齒發出「咯咯」聲。

小龍道：「前輩爲何在此島上，雙腿是如何殘的？」

「一言難盡，二十年歲月，唔！穴壁上有記號！」

兩小向岩穴石壁上望去，一道道的痕跡，大概是記載天數、月數或年數的吧？他道：「一天用手指劃一道痕？」

「你們仔細看看，那是用手指劃的？」

「不是手指是……」小龍一驚道：「莫非是用牙齒啃的！」

黃烈香點點頭，道：「我們夫妻得到此處有沉船寶藏的確實消息，且有地形詳圖，我們本是水中好手，却發現船是沉在海底一地穴邊沿處，地穴內寒風砭骨。」

「怎麼？冷得無法忍受？」

「是的，所以潛到那船上只能耽半盞茶工夫。」

「那如何能搬運金磚白銀錠呢？」

「就是這問題，我們要首先鍛煉抗寒體力。」

「怎麼練？」

「當然是自內功下手，也要整天泡在寒水中。」

「不是說那海底穴中有寒水？」

「不，這洞穴內的海水也很寒冷。」黃烈香指指她打坐的岩穴，道：「你們可知道爲甚麼這穴內的水奇涼的原因嗎？」

「不知道，是不是通到海水深處？」

「直通到那沉船旁的海底地穴中。」

「這……這果然很可能是極寒冷的，前輩在此穴鍛煉了很久，應該已可以適應海底洞穴的奇寒了？」

「差不多了！」

「爲甚麼前輩不入海去搬寶藏？」

「這當然另有原因。」

「是甚麼原因？」

「第一，這種一塊一塊的搬運法，固然很慢，總有一天能全部搬到這小島上來，但是將來還要搬到大陸上去是不是？」

「是啊！金銀財寶放在此處是沒有用的。」

「要想一勞永逸，最好是把沉船浮起漂回大陸。」

「這怎麼成，船當初沉下，可能船身已有破損，經過這幾百年的歲月，只怕船身早就腐爛了。」

「船身木料奇佳，加之沉船前不久髹漆過，發現船身並未腐爛，如果能浮起，有破損也能補漏。」

小龍以爲這位前輩連起碼的常識也不知道。船沉而漏水，又如何能浮起來？況且船身一定半埋於海底泥沙之中，這要多少人才能把它弄出泥沙之中？

「我知道你們覺得這件事很可笑是不是？」

小龍道：「晚輩見聞淺薄，實在無法想像。」

黃烈香道：「人類在水底是無法發揮最大力量的，只有倚賴水族們的力量，你們以爲可以笑嗎？」

的確可笑，只是兩小不便表現出來。

黃烈香道：「你們還記得在海中昏迷過去，由四條海豚把你們架到水面上，平平穩穩地送到海灘上？」

兩小點點頭道：「是的，前輩，莫非那是前輩弄的？」

「對！是我們養的！」

「你們？這兒還有第二個人？」

「這兒偶爾有兩個人，要不是兩個人，我如何渡過二十年歲月？」

「是的前輩，人類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生存，精神力量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只不知那一位是誰？」

「就是我的丈夫尉遲風……」

「尉遲前輩現在何處？」

「海底洞穴內……」

兩小失聲驚呼，差點說出「就是那個海裡怪！」

當然，黃烈香能猜到兩小的心情。

「原來那就是尉遲前輩，爲甚麼尉遲前輩在海底居住，而前輩却在陸上，爲何不能在一起？」

「我們每三天見面一次！」

「在哪裡見面？」

「就在這洞穴之中！」

「尉遲前輩不能出水？」

「當然也能，由於肺部功能退化，出水的時間不能超過盞茶工夫，至於爲何一個在水底一個在陸上，說來話長。」

「尉遲前輩當初爲何在水中，爲何不能像前輩這樣生存在這小島上？」

「說來你們也不信。當初我們被人刖去雙腿，尉遲風和我被丟入海中，我被海流送到此島上，他沉入海底。」

「一個人沉入海底能不死？」

「本來會死，但他正好沉入那海底寒穴之中。」

「這……」小龍道：「那不是不久就凍死了？」

「對，一下子就凍昏了過去，也可以說是死了！」

「死了？死了的人還能再活過來？」

「死，也許並非眞正的死，一個人有重病而亡，如果以後有了醫治那重病的醫藥方法，就能治好他，問題是如何能保全他的身體不腐，那就是冷凍。」

「冷凍在地穴中？」

「對。地穴中據說有一種地心寒草，可治百病，尤其是刀創出血之症，只要傷處碰上地心寒草，再重的傷也會很快癒合的。」

「尉遲前輩的腿傷莫非在地穴中癒合而又復活了？」

「對，但經過百日之後，他說地心有寒氣，偶爾也有暖氣，這兩種氣一是代表陰，一是代表陽，正因爲有陽有陰，陰陽交泰，生生向榮，死的也能變成活的，但活了之後發現閭尾長出魚尾，背上有鰭了。」

「尉遲前輩活了後不是應該上岸來找你？」

「當然應該，而且也找過好多次，却沒有找到我。」

小龍道：「是不是沒找此島？」

「對，他沒想到我會漂到小島上來，只以爲我早就死了。」

「於是尉遲前輩就乾脆棲息於海底？」

「是的，他有兩大志願，一是把寶藏弄回大陸岸上，另一件事是報仇，要報仇也要先把寶藏弄走，以免落入壞人之手。」

「兩位前輩知不知道這島已被翁仲盤據十七、八年之久？」

「知道，翁仲和其部下還下水到沉船附近多看過次，都被尉遲風驅使巨大的水族趕跑嚇跑，有一次尉遲風露面，更把他們嚇壞了，他們再就沒有下水。」

梅媚道：「前輩，說要把沉船浮起漂回大陸海岸，又如何能作到？晚輩愚魯，眞是無法想像。」

黃烈香道：「利用水族。」

「大魚及蝦蟹等等？」

「是的，只不過，這不夠。因爲沉船已半埋於泥沙中，要挖開泥沙才成，一定要使一隻巨大的章魚協助才成。」

「巨大的章魚？有多大？」

「牠的頭部最粗處的直徑是一丈二三，牠的腿伸直五丈多長，腿根的直徑爲三尺半，吸盤直徑三尺。」

「是不是利用牠的吸盤吸沙土？」

「對了，如果牠肯幫忙，不須一天就可以把沉船兩旁的泥沙吸淨，也可以把艙內的泥沙吸乾淨，但是……」

「這巨章不合作，尉遲前輩不是可以役使水族？」

「對，但並不能包括所有的水族，尤其此巨章已成了精，可以說通靈了，十分兇猛，別的水族不大敢招惹牠。」

「如無牠幫忙，就無法使船浮起？」

「那要很久很久的時間才能辦到。」

「就算把泥沙吸淨了，又怎能使船浮起，即使能浮起，又怎能把它漂回大陸沿海的海岸上呢？」

「利用大魚，就像海豚一邊一隻架着你們浮在水面，而且還平平穩穩地前進一樣，但那麼大的船，兩條大魚當然不夠，最少要一邊五六條五七丈以上的巨魚。」

小龍道：「前輩，我們可以下水幫忙挖泥沙。」

「不成，那太慢，可能挖了左邊，右邊又淤積起來了！」

「這麼說非找巨章不可了？」

「對！一定要制服牠，我們也在想對策。」

「尉遲前輩可以驅使其他水族對付牠。」

「不成，那巨章太厲害，身藏巨洞中，伸出一兩條腿，就把較小的水族攫進洞內吃了！」

這工夫梅媚道：「我有個辦法。」

「甚麼辦法？」

「用火器炸牠！」

「妳有火器？」

「我身上沒有火器，但我們的同伙有兩三個人身上還有不少火器，這巨章不會不怕爆炸力强大的火器吧？」

黃烈香道：「的確，火器未必能殺死巨章，至少能駭住牠使牠乖乖地就範聽尉遲風指揮的！」

小龍道：「這要回去拿才行。」

黃烈香道：「甚麼人帶有火器？」

「『紅毛火神』金查禮之妻婁梅婁前輩！」

「行！別人我不信，此人的火器我有信心，一定要一種在水中短時間內不會滲水而仍能爆炸的那一種。」

「我回去拿，前輩要不要多找幾位幫手？」

「不要，而且回去也不能提這件事，更不能說遇上我的事，最好的辦法是偸幾件火器，根本沒被任何人看見。」

「這很難，前輩，但我可以試試看。」

「小子，我信任你們，才會叫你回去，換了任何其他世故的人，或者老油子，我都不會放心大膽地讓你回去的。」

小龍道：「謝謝前輩的信任。」

黃烈香道：「這當然是由於我們知道昔年的龍玉和梅翬的爲人之故。你如何回去又如何能回來？」

小龍道：「游泳回去，也潛水回來。」

「暗流凶險，你要小心。」

「晚輩已知何處有强大暗流，何處暗流輕微。」

「甚麼時候回來？」

「三天以內！」

小龍和梅媚珍重道別，她要和他一道回去，小龍以爲她的水性太差，會有危險，至少也會躭誤時間。

況且，這兩位前輩死裡逃生，找了寶藏，也不容許再節外生枝，兩個人一定要留一人在此，算是人質。

小龍潛回嵊泗島上，正是二更左右。

他不知道這兩三天此處發生了何事，就潛入中央大宅中，發現了蕭寧，他恨這個出爾反爾之人。

他決定生擒此人問問。

但此人也十分機警，那是因爲他知道對方的人恨透了他。

蕭寧以前確是白殿卿的心腹。

只不過心腹也未必絕對可靠。他以爲，此島上有清風道人、錢起及內八堂高手，當然，還有同道幫衆。

而白倫這邊，不過二三十人。

但三路人馬有一路人已被俘，另外二路及時撤到秘密洞穴中了。

所以蕭寧以爲，和白殿卿一條心是自尋死路。

小龍要抓蕭寧，這老小子機警地逃入屋中。

這些屋子互相連貫，有的屋中有燈，有的則無。

很快地被他溜了。

但他溜了並非就算了，却召來了高手五人圍捕。

「小子，乖乖地就擒吧！梁砥柱父子、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及郭香都被生擒了。」

小龍不由大吃一驚，道：「你少吹牛！」

「小子，你要不要到關他們的牢房門外看看？是他們的運氣差，遇上了清風道長。」

小龍接了他們三五招，他不以爲這五個人就能制服他，但婁梅被俘，火器必被搜去，和他們糾纏不會有結果。

被搜去的火器放在何處？一時很難找。

唯一可行，而且能儘快拿到火器的辦法是找白殿卿或柳談。但是，小龍那夜並沒同去翁明珠所引導大家去的秘密洞穴。

既爲秘密洞穴，就不會容易找。

小龍內心焦急，不禁險象環生。

附近的人是越來越多，再不走他也脫不了身。

他以新研成的「三星伴月」開出一條血路上了牆頭。

但絕沒想到，牆的另一邊，錢起站在牆下。

小龍知道，被錢起纏上就無法脫身，立刻又折了回來，在數十人當中，又施出第二招「還珠合浦」。

這一招的威力更大，立刻慘呼連連，傷了數人，小龍已竄入屋中，他也學會了蕭寧的方法，由這屋穿入另一屋，居然被他逃掉了。

如果那些火器不是放在錢起身上，必放在錢起的屋中。

在目前，他非走這條路不可。

他生擒了一個小嘍囉，問出錢起的住處。

他當然也住在這大宅之中，却是自成一院落。

小龍小心翼翼地落入院中，發現屋中無燈，也無人聲。

沒有人最好，他先進入上房搜索。

他沒有找到婁梅的火器。

再找廂房也沒有，這工夫却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這院中道：「小龍，你在找甚麼呀？」居然是錢珮珊的口音。

小龍不由一驚，錢珮珊不是和錢珮蘭一起投靠了翁仲了？翁仲不在島上，她怎麼會在這兒？

向外望去，正是錢珮珊。人心難測，眞是一點不假。

小龍道：「阿姨怎會在這兒？」

「我爲甚麼不能在這兒？」

「阿姨可否請進來談話？」小龍是怕被別人聽到交談聲。

錢珮珊道：「就這麼談也可以！」她也許忌憚小龍。

小龍道：「我懂了！妳是和錢珮蘭阿姨虛與委蛇！」

「不錯，丈夫再不好，也不能和別的男人。況且翁仲的野心很大，一是想得到寶藏，二是想奪洪門大權。」

小龍道：「但錢起有資格作龍頭嗎？」

「他沒有資格，試問誰有資格？」

「請問阿姨，你知不知道錢起和翁仲的兩個老婆黃氏及林氏胡來，妳以爲這種淫徒能作龍頭嗎？」

「皇上可以有幾百幾十個老

婆，他才幾個？人總不免有些缺點的，小龍，你身邊還不是也有好幾個女人？」

小龍不願和她扯得太遠。

他要找火器，但直問是不會有用的。

最好的辦法是擒住她，而且還要快點，錢起回來就完了！

他悄悄地繞到錢珮珊身後的屋內，疾撲出來。

錢珮珊大驚，急閃之下，怎奈小龍用的就是「三星伴月」這一招，一般高手是接不下來的，而錢珮珊也不知道他有此奇招。

施襲加上奇招，錢珮珊居然在一招內被制。

她的脈門給扣住了。

「阿姨，如妳合作，我就不難爲妳。」

「不合作呢？」

「把妳交給幾位前輩，妳是知道，有很多人想要妳的命，尤其是在知道妳和錢珮蘭假合作而仍和錢起一條心的情況之下，先不說別人，小松、柳談和范通三人就不會放過妳，因爲他們的長輩都被錢起殘害過。」

錢珮珊道：「如何合作？」

「妻梅妻前輩被人俘了？」

「不錯。」

「她的火器放在何處？」

「大概在錢起身上。」

「不會的，身上放了大量火器，會看出沉重的樣子，不久前我見過錢起，相信他身上即使有也不會太多。」

這工夫小龍忽然聽到錢佩珊的「蟻語蜨音」道：「快把我制住穴道，我身上就有，你可以拿去，錢起在西廂中。」

小龍暗暗一驚，他們就在東廂門口，距西廂不過五六步。

錢起這人太可怕了，他爲何不出面？

小龍用膝部一碰，弄清了東西放在何處。

一旦制住錢佩珊把她放倒，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搜身，錢起必出現。

所以如何能在她一倒下就到手，這很重要。

甚至她還沒有倒下就已到他手中，在她倒下的同時就離開此院。

他用腿一碰再碰，知道兩袖內都有。

他繼續問道：「妳不說是不是？」

他一邊問話，一手已偷偷伸入她的右袖內取出五六顆較小的火器，又道：「不說我可要下手了。」

又伸手進入她的左袖內，且以「蟻語蜨音」道：「阿姨，晚輩得罪，容我以後再向妳謝罪！」

他都已取到了手，這左袖內有大有小，而且大的比小的多。

當然，妻梅身上應不止此數，但他已來不及再找了。

他制住穴道放下錢佩珊的同時，已越牆而去。

錢起絕對沒有想到這小子已得手了。

當然，錢起也絕對想不到小龍要火器的動機。

爲了趕時間，小龍不及再去找柳談，就找兩套衣服，弄些油紙把火器包了七八層，就又下了海，他把梅媚放在那兒也不放心。

錢起這一次就吃了虧，急起疾追。

但因小龍已知錢起在廂房中，所以越過院牆就伏在濃密的樹叢下不動，錢起追過了頭，小龍立刻改變了方向。

* * *

梅媚赤身裸體和黃烈香一起很不自然。

尤其是她那一雙電目怪眼望着她，渾身都不自在。

「丫頭，妳餓不餓？」

「早就餓了！」

「好！我來弄吃的。」

她帶梅媚來到海邊，捂嘴發出怪聲，不久，三五條海豚口啣魚蝦丟在沙灘上。

然後又跳躍，顯示出與黃烈香的友誼。

黃烈香道：「丫頭，把魚蝦撿起來！」

梅媚用黃烈香自編的竹籃盛了一些魚蝦。梅媚道：「前輩，我不習慣吃生的魚蝦，可惜沒有火種。」

「有火種，但我很少用，只有煮地棗時才用。」

「前輩的火種能保留到現在？」

「再保留一百年也能，而且是越久越旺！」

梅媚半信半疑，她們撿了些樹枝樹葉回去，黃烈香先在地下掘出一些棗和一些野生的芋頭，埋在土中，然後在土上放了樹枝和樹葉。

她的雙手搓了一陣，往枯葉上一放，就冒起了煙。

再吹幾下，就起了火苗。

梅媚大爲驚奇，這位前輩的功力太深厚了。

她練的是耐寒內功，而身上卻能發出如此高的熱力。

其實這道理很顯淺，熱與冷是兩個極端，也是兩個起點，它們很懸殊，也很接近，冷到極點會變熱，熱到極點就是冷。

物極必反就是這道理。

在上面烤魚蝦，下面的地棗和芋頭不是也就熟了。

他們一邊吃芋頭、地棗和魚蝦，一邊談話。

（未完・二十）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